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Most Important Book was sponsored by:

EVELYN and Dr. SHMUEL KATZ from Bal Harbour Florida

In loving memory of the AUSCH and KATZ family members

O.B.M. H.Y.D. who perished during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May their greatness be an inspiration to all people of goodwill.

误区和事实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导读

米彻尔·巴德

目 录

误区和事实	1
目 录	2
译者前言	4
原著前言	15
1. 以色列的根.....	16
2. 委任统治时期.....	27
3. 分治决议.....	38
4. 1948 年战争	43
5. 1956 年战争	48
6. 六日战争和消耗战, 1967—1970	52
7. 1973 年战争	64
8. 边界.....	68
9. 以色列和黎巴嫩.....	81
10. 海湾战争.....	91
11. 巴勒斯坦战争, 2000—2005.....	97
12. 联合国.....	111
13. 难民.....	119
14. 人权.....	144
15. 耶路撒冷.....	173
16. 美国的中东政策.....	185
17. 和平进程.....	203
18. 定居点.....	236
19. 军事平衡.....	246

20. 媒体.....	255
21. 非法化以色列运动.....	267

译者前言

翻译背景

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把中国推到了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位置。我们的国家利益已经反映在全球各地。中东地区也不例外。在此语境下，中国正在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建设性参与”当地经济发展的现实。为此，中国需要一个中东战略。

上海交通大学的中东和平研究中心的使命，就是为构建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中东战略，力所能及地从一个大学智库的角度，做一些学术交流互动和出谋划策的工作。

中心的三个主要研究和实践基石是，寻求一个有中国角色的中东和平方案，协调和欧美在中东利益的冲突与合作，设计和实施在中东地区的公共外交活动，参与到中东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去。

中东中心已经为国家各相关部门提供若干建议性政策报告，一些得到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采用和高度评价。中心也为各类国际机构和组织提供过多份战略咨询专案。中心和欧美等国十多个专业智库机构建立了实质性合作伙伴关系。中心欢迎国内各个兄弟单位参与指导我们的工作。

中东的和平不仅仅是巴以和平，还包括其他许多地区和文化间的和平。但是巴以间的和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两个主体间的和平如果能够实现，会带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国际和平，缓解该地区甚至国际上的宗教文化冲突。

对于巴以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几十年来各持一词。作为中国的学术界和有兴趣的读者，目前还没有一个综合全面介绍个中历史缘由和冲突渊源的汉语著作可以阅读参考。这本翻译，是希望能够将以色列这方面的比较标准的自我陈述展现给中文读者。

作者介绍

这本专著的作者是米彻尔·巴德博士。巴德博士是“美以合作会（American-Israeli Cooperative Enterprise, 缩写成 AICE）”的执行主任，是“犹太网络虚拟图书馆”的创办和负责人。他是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评论家，中东研究学者。“美以合作会”是美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犹太院外机构和智库。“犹太网络虚拟图书馆”是网络世界中最全、最集中的免费犹太历史、文化百科全书。作为“美以合作会”的执行主任，巴德博士经常作为各种主流媒体的嘉宾，接受关于巴以冲突和中东问题的采访。而“犹太网络虚拟图书馆”中的内容经常被各

种网络和纸质媒体广泛引用。几乎每一位从事犹太研究、巴以问题研究和中东研究的学生学者，都在网络世界中阅读到过这个虚拟图书馆中的内容。

巴德博士在 1989-1992 年间担任美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犹太院外集团的调研信息部的副主任，并主编了该机构出版的政策消息周刊《近东报告》。在任期间，他在公共场合和国会两院听证会中发表了 60 多次演说。也是在担任这个工作期间，巴德博士开始了他关于本著作的调研工作。他利用统管大量调研人手和 60 万美元的年度调研预算的便利，系统地展开了本作品的核心资料的收集写作工作。

巴德博士受过政治经济学（1981 年获得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1983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政策研究硕士、1987 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良好学术训练。

他不仅在美国的犹太政治中十分活跃，在 1988 年乔治·布什参选美国总统的活动中，还担任过其竞选团队的大量有关外交调研的负责人工作。

巴德博士写作和主编了 23 本专著，内容覆盖巴以冲突、美以关系、中东研究、犹太和以色列历史的许多方面。这 23 本专著中，花费他最多心血，也是他本人最得意的作品，就是我们今天要呈现给大家的这本作品。

他还在学术期刊、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上百篇文章和社论。作为智库的负责人，他还是“美以合作会”的六篇政策建议的作者。可以说，巴德博士是过去近 30 年，并且至今仍然活跃在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核心成员。他的言论、学术和政治观点、思想和公共外交行动，无时无刻不在直接影响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巴以和谈政策。他的这本专著中覆盖的主题和观点，基本代表了美国犹太右派和中间派的关于巴以冲突、中东和谈的方方面面的观点。这本专著可以说是说是从犹太和以色列视角来看的中东和谈的大百科全书。

作品内容介绍

这部专著从两个不同的切入点整理组合了关于巴以冲突的典型误区。第一个切入点是从巴以冲突历史的角度。作者从以色列的根，到委任统治时期，分治决议，之后的 1948 年、1956 年、1967 年、1973 年、1982 年的五次中东战争，一直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巴勒斯坦战争所牵涉到的误区为主线，延伸讨论了这些战争所牵扯到的巴以边界问题。

第二个切入点是以巴以冲突的一批核心问题为纲，涉及到的问题包括难民问题、人权问题、联合国的角色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和平进程、定居点问题、阿以军事制衡问题、媒体报道巴以问题以及最近这些年最热点的非法化以色列运动。这些主题其实牵扯到更多的误区，也包括了作者更多的争论和求证。

应该说，中国读者在媒体、新闻、学术作品中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和巴以关系、阿以关系、美以关系等主题相关的讨论点，都在本作品中得到了覆盖。无论是犹太阴谋论的观点和反驳，还是巴勒斯坦阴谋论的问题和反驳，都得到了讨论。全书一共列举出了 218 个误区和解读，可以说覆盖了作者几十年从事犹太院外集团智库工作所能够想到的和接触到的，他认为需要澄清的所有的问题。

我们这里例举他列出的部分误区：

“巴勒斯坦一直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人是迦南人的后代，比起犹太人，他们很久之前就在巴勒斯坦生活了。”

“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工具。”

“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发展壮大，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遇困境随之恶化。”

“犹太人偷了阿拉伯土地。”

“英国帮助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和平相处。”

“大卫王酒店的轰炸是蓄意恐怖打击平民活动的一部分。”

“分治决议分给了犹太人大部分的土地，包括所有肥沃的地区。”

“1948 年以色列篡夺了巴勒斯坦的所有。”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未拥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因此被拒绝拥有自决权。”

“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人是阿拉伯人；因此，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犹太人开始了与阿拉伯人的第一次战争。”

“批评阿拉伯人攻击以色列的国家只有美国。”

“西方给予以色列的支持使犹太人可以征服巴勒斯坦。”

“阿拉伯的经济抵制是对以色列成立的回应。”

“在年战争之后，阿拉伯政府准备接受以色列。”

“美国帮助以色列在六天内击败阿拉伯人。”

“以色列没必要在年 6 月打响第一枪。”

“六日战争后，巴勒斯坦人愿意协商解决问题。”

“以色列因拒绝萨达特于年提倡的和平共处而错过了建立和平的机会。”

“埃及人和叙利亚是唯一参与了年战争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

“以色列在一场侵略战争中占领的戈兰高地。”

“戈兰高地对以色列而言没有战略意义。”

“如果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叙利亚愿同以色列和平相处。”

“1981年以色列非法吞并了戈兰高地。”

“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军不比从西奈撤军困难。”

“以色列的安全栅栏是为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隔离区。”

“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建设安全围栏来保卫边境安全的国家。”

“安全栅栏应该沿着年之前的边界建造。”

“以色列的安全栅栏可以与柏林墙相比较。”

“1982年，当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时，巴解组织没有对以色列发出任何威胁。”

“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的伤亡人员绝大多数是平民。”

“媒体公正、准确地报道第二次黎巴嫩战争。”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为以色列而争战。”

“在海湾战争中，以色列的低姿态证明它对美国没有战略价值。”

“以色列受益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伊拉克从未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003年，美国犹太人驱使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来帮助以色列。”

“少量以色列人在战役中丧生，而数千无辜的巴勒斯坦百姓被以军杀害。”

“以色列创造了哈马斯。”

“巴勒斯坦并未煽动孩子参与恐怖袭击。”

“巴勒斯坦女性之所以成为自杀性爆炸者是因为她们决心‘解放’巴勒斯坦。”

“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是无道德可言的，也是适得其反的。”

“以色列毫无区分地杀害恐怖分子以及巴勒斯坦平民。”

“根据安理会 242 决议，以色列通过 1967 年战争所占领的领土是‘不予承认的’。”

“242 决议要求以色列恢复到年前的边界。”

“242 决议赞同巴勒斯坦享有自决权。”

“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决议，然而以色列反对。”

“联合国在中东事务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巴勒斯坦在联合国没有发言权。”

“以色列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一样享有同等权利。”

“美国在联合国一直支持以色列。”

“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常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美国的立场。”

“以色列没能执行联合国决议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从 1947 年到 1949 年，有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驱逐。”

“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导致的难民只是巴勒斯坦人民。”

“犹太人并没打算和他们的阿拉伯近邻们和平共处。”

“犹太人驱逐巴勒斯坦人，由此制造难民问题。”

“阿拉伯的入侵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们几乎没有影响。”

“阿拉伯领导人从未怂恿过巴勒斯坦人逃离。”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得不逃离家园，不然便会像戴爱尔·亚新的和平村民那样被全部屠杀。”

“以色列拒绝允许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的住所，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偷走他们的财产。”

“联合国决议呼吁以色列接纳全体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

“希望重返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巴勒斯坦的难民被漠不关心的世界忽视”

“阿拉伯国家为拯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大部分的基金。”

“阿拉伯国家一直很欢迎巴勒斯坦人。”

“数以百万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关在难民营。”

巴勒斯坦人是唯一被禁止返回他们家园的难民。

“所有巴勒斯坦难民必须有选择重返家园的权利。”

“阿拉伯人不可能反对闪米特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闪米特人。”

“在伊斯兰帝国时代生活的犹太人受到阿拉伯人良好的待遇。”

“作为‘圣书的子民’，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伊斯兰法律的保护。”

“现代阿拉伯国家只是反对以色列，但不反犹。”

“以色列歧视它的阿拉伯公民。”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被禁止在以色列购买土地。”

“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阿拉伯人被折磨，殴打和杀害。”

“以色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与在种族隔离严重的南非对待黑人的方式相似。”

“以色列奉行针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政策，堪比纳粹对待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在中东的生活标准最低。”

“以色列人使用检查点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以此羞辱他们。”

“以色列检查点阻止巴勒斯坦人接受医疗照顾。”

“以色列的教科书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教科书一样了充满恶意。”

“以色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应该是一个犹太国家。”

“以色列迫害基督徒。”

“哈马斯尊重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权利。”

“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戈德斯通报告证明以色列是在加沙犯了战争罪。”

“戈德斯通法官仍然相信戈德斯通报告中的以色列犯战争罪的记录。”

“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是集体惩罚。”

“耶路撒冷是个阿拉伯城市。”

“耶路撒冷不一定非得是以色列的首都。”

“和犹太人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愿意让耶路撒冷国际化。”

“国际化是耶路撒冷争端的最佳解决方案。”

“当约旦控制着耶路撒冷的时候，确保了所有的宗教信仰自由。”

“约旦对犹太圣地进行了保护。”

“以色列拒绝穆斯林和基督徒免费进入他们的圣地。”

“以色列拒绝在讨论有关耶路撒冷未来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

“以色列限制了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号决议，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领土’。”

“东耶路撒冷应该成为巴勒斯坦国家的一部分，因为其所有的居民都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犹太人从未在此居住过。”

“美国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巴勒斯坦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圣殿山的考古遗迹。”

“以色列的建立完全是美国施压的结果。”

“美国和以色列毫无共同之处。”

“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美国同以色列交往过密。”

“美国的政策一直对阿拉伯国家充满敌意。”

“美国一贯支持以色列。”

“美国一直确保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时拥有一支有质量优势的军队。”

“美国在援助中东时，总是一边倒的倾向以色列。”

“以色列不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

“美国以牺牲本国工业为代价，向以色列国防承包商提供军事援助补贴。”

“以色列对美国没有战略价值。”

“多年来，美国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有所下降。”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导致袭击事件。”

“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等组织都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

“美国必须‘参与’到推进和平的进程中。”

“埃及人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所有功劳应归功于安瓦尔·萨达特。”

“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冲突的核心。”

“如果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中东地区将和平。”

“一个巴勒斯坦国对以色列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如果以色列结束占领，和平将会到来。”

“巴勒斯坦人从未有机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巴勒斯坦人被要求只拥有 22% 的巴勒斯坦国面积，而以色列则占据 78%。”

“以色列应该被一个单一的双民族国家所替代。”

“巴勒斯坦的教育体系促进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巴勒斯坦人不再反对以色列的建立。”

“巴勒斯坦人已经放弃了摧毁以色列的梦想。”

“因为以色列不允许他们实现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愿望，巴勒斯坦可光明正大的使用暴力。”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只攻击以色列人，他们从不袭击美国。”

“巴勒斯坦从不捏造关于以色列暴行的故事。”

“以色列拒绝撤出戈兰高地导致了与叙利亚和平的终止。”

“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是与黎巴嫩达成和平条约的唯一障碍。”

“以色列拒绝与邻国分享水资源可能会引发下一场战争。”

“沙特阿拉伯是一股和平和温和的势力。”

“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接受。”

“巴勒斯坦人希望生活在一个巴勒斯坦国。”

“阿巴斯是一个对妥协感兴趣的温和政治家。”

“以色列定居点是非法的。”

“定居点是和平的障碍。”

“日内瓦公约禁止在被占领土上建设犹太人定居点。”

“以色列必须拆除所有定居点，否则和平将无法实现。”

“如果以色列吞并定居点，巴勒斯坦国无法保持国土的连贯性。”

“以色列在军事上优于其邻国，因而无所畏惧。”

“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的武器巩固了沙特王国的安全，并没有对以色列构成任何威胁。”

“以色列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意图掩盖其核军火库，并对邻国造成威胁。”

“以色列不必担心拥有核武器的伊朗。”

“伊朗的核计划仅仅威胁到以色列。”

“媒体对阿拉伯世界的报道是客观的。”

“记者关于中东的报道由寻求真理驱动。”

“阿拉伯官方在面对西方媒体和本国人民时一视同仁。”

“以色列无法否认虐囚照片的事实。”

“以色列政策导致反犹太主义。”

“以色列的支持者一味的谴责阿拉伯，从未谴责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民是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坚实的支持者。”

“校园去合法化运动是成功的。”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者倡导和平。”

此书的建设性之外的局限性

如上面说到，这本书囊括了关于巴以冲突的 218 个点。这些点的覆盖面十分周到，基本回答了读者接触过的和能够问到的几乎所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将这本书看做一个巴以冲突的百科全书，因为书的作者是一位犹太人，而且是政治倾向上偏右翼的犹太人，是一位在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十分活跃的智库学者。其观点不仅仅不能够代表所有人的立场，甚至无法代表所有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立场。

更不用说，许多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世界上的穆斯林，更不会认可其观点。毋庸置疑，尽管作者的观点绝大部分是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其立场无疑会在其选材和立论时起到一些难免无法保持绝对中立的影响。有的立场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可以理解，有的则无法容忍了。

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在讨论巴以问题时，往往会更多地从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叙述立场看问题，自然要跳出来辩驳的观点是自己被冤枉了的观点。这难免导致尽管在数量上并不少的 218 个点，在质量上无法构建一个面面俱到的理论体系和统揽全局的架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从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看巴以冲突，有的观点会是重叠的，可能有许多没有被这本书覆盖到的点和面。

作为读者，如果无法将这些点面充分全面地了解，对于了解巴以冲突，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无法做到系统、透彻、中立和精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这本书的出发点是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视角，有着方方面面的局限性，这个系统列举误区并加以解释的思路和努力，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努力的成果，为巴以冲突的解决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泯没的。

后续翻译和写作规划

考虑到上面列出的本书的局限性，我们同时还在筹备翻译一本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文化的视角诠释这个冲突的著作。遗憾的是，经过我们中东和平研究中心得到多方咨询和探究，目前还没有找到一本这样的专著作为蓝本进行翻译。我们希望广大读者看到这里，也不吝赐教。

我们中心还期望在精力和经费充足的情况下，撰写一本完全站在第三方立场的汉语专著。将两家的说辞展现出来的同时，把历史事实中立客观地展现给读者；是非对错，还是留给读者的独立思考来断定。

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的学术尝试，能够为中国的读者更加广泛深入地了解巴以矛盾和冲突历史提供一些基础性的资料。中国作为国际大国，需要关注国际矛盾的解决，巴以冲突是一场历时过百年的冲突，中国如果能够思考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必将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巩固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也有利于

思考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以及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为实现我们自己的中国梦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该翻译工作主要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的三位硕士研究生完成。

我本人做了原著前言的翻译工作，统筹了译稿，针对原著涉及的特殊主题和文化、政治、宗教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由于我们的学术水平的局限，翻译不到位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交通大学中东和平研究中心

原著前言

“真理的最大死敌往往不是故意编造、扭曲和虚假的谎言，而是有说服力和渗透力，并被一次次地重复着的误区。”

—约翰肯尼迪总统¹

我总是被问起关于中东最主要的误区是什么。虽然表述的方式不同，答案总是一个：“以色列不希望和平”。

没有比以色列人更加绝望地期待和平的了，以色列经历了 7 场战争，过去的 60 多年一直在和恐怖主义作斗争。所以以色列在不断地寻求让步，有的时候冒着巨大的风险，希望为冲突找到解决方法。

每次一个新的和平倡议或者方案被提出，我们就充满期待地希望这本 40 多年前出版的《误区和事实》不必再版了。我们仍然对于以色列的邻居们可以接受一个生存在他们中间的犹太国家，并彼此互惠互利充满着希望。不幸的是，“阿拉伯之春”为以色列带来了新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埃及的动乱使得埃以和平协议面临危险，黎巴嫩真主党对黎巴嫩的控制让以色列北部威胁加大，叙利亚的内战使得叙以和平遥遥无期，而伊朗核危机使得整个中东阴云密布。

与此同时，老的误区传说，包括血祭诽谤，一次次被传承，获得新的生命。而与此同时，新的诬蔑又被发明出来。这些诬蔑诽谤如果无人应对，指出真相，我们就无法走向共存的理想。

这本书对于以色列做的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情直言不讳。以色列的朋友们不应该为以色列洗白，但是却应该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说明。当朋友们批评以色列时，他们希望这个国家变好。而贬低以色列的人没有这个目的，他们更加希望的是将以色列非法化，在以色列和它的盟友间挑拨离间，从而毁灭这个国家。非法化以色列运动在近些年愈演愈烈，导致我们决定在本书中加入一章，专门讨论抵制、孤立和制裁以色列的拥护者们的共识。

此最新版覆盖了巴以冲突的历史，并提供了各种共识的文献资料。这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我们尽力使其简短，并将更多的引申阅读放到了犹太网络虚拟图书馆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中。以前版本中的一些附录，如阿拉伯和穆斯林对以色列的态度引文，条约条款文献，联合国 242 号决议以及哈马斯的公约等都可以在这个网上找到。这一版中，关于居住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的信息也被挪出去，挪到了网站上。

¹ 约翰肯尼迪总统 1962 年 6 月 11 日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我们在网上不断地更新着这本书的网络版，并将无法容纳在书中的文献挪到网络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网上提供翻译版本。目前为止，本书的早期版本有了西班牙语、德语、葡萄牙语、俄语、法语、瑞典语和希伯来语译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网上论坛，每周更新相关的事实和共识，以及其他的一些更新。您可以到网上注册以获得更新。

我在此衷心感谢过去几版的出色编辑们，他们是：

Sheila Segal, Wolf Blitzer, Alan Tigay, Moshe Decter, M. J. Rosenberg, Jeff Rubin, Eric Rozenman, Lenny Davis 和 Joel Himelfarb。我还想感谢 Rafi Danziger, Rebecca Weiner, Isaac Wolf, David Shyovitz, Alden Oreck, Elihai Braun, Sarah Szymkowitz, Avi Hein, Joanna Sloame, Stephanie Persin, Ariel Scheib, David Krusch, Jonathan Lord, Allison Krant, Yariv Nornberg, Jennifer Feinberg, Elie Berman, Sybil Ottenstein, Stephanie Kogan 和 Zachary Scheinerman，他们为本书的“美以合作会”网络版做出了贡献。

美以合作会尤其感谢本版的赞助者，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赫伯特·贝尔曼基金会，佛罗里达州巴勒-哈伯的艾弗林和史穆埃勒·卡茨博士，他们以怀念奥士和卡茨两家人的名义捐款，这两家都在二战纳粹大屠杀时被害，愿他们的灵魂安息，愿上帝为他们的鲜血复仇，愿他们的伟大生命感动众人。²

“事实是个固执的东西，”约翰·亚当斯观察到，³“无论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我们的倾向什么，我们的热情出自何方，都无法改变事实和实证。”下面的文字列出了巴以冲突问题中的“固执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确保真理战胜虚妄的最佳武器。

1. 以色列的根

误区

“犹太人对这块叫以色列的土地没有所有权。”

事实

² “愿他们的灵魂安息，愿上帝为他们的鲜血复仇”来自两个英文字母缩写形式：O. B. M. = “of blessed memory,”和 H. Y. D. = “May Hashem avenge his/her blood”。O. B. M. 对应希伯来语的“זיכרונה לברכה”（阴性用法）“זיכרונו לברכה”（阳性用法）。希伯来语的缩写是“ז״ל”。H. Y. D. 对应希伯来语的“ינקום דמה”（阴性用法）和“השם ינקום דמו”（阳性用法）。希伯来语缩写是“ה״ד”。

³ John Adams, “Argument in Defense of the Soldiers in Boston Massacre Trial,” (December 1770).

人们有种普遍的误解：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被毁后，所有犹太人被罗马人强行驱散，但他们 1800 年后又冒然回到巴勒斯坦，想强行要求复原自己的国家。而事实是，犹太人与他们世代代居住过的家园自始至终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至少持续了 3700 年。

犹太人将自己对以色列土地的权利主张建立在至少四点前提上：1) 犹太人定居在并建设了这片土地；2) 国际社会赋予了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政治主权；3) 领土在防卫战中被攻陷；4) 这是上帝承诺给先祖亚伯拉罕的土地。

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毁灭后，犹太民族开始了流亡生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在以色列的生活依旧继续并繁盛着。9 世纪前，大型团体在耶路撒冷和太巴列地区重建。11 世纪，犹太社区在拉法，加沙，阿什克伦，雅法和凯撒利亚等地区繁荣发展。尽管 12 世纪时，十字军屠杀了许多犹太人，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随着大量的犹太拉比（对有学识的人的尊称）和犹太朝圣者移民到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犹太团体逐渐复兴。接下来的 300 年，一些杰出的犹太拉比还在萨法德，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地区建起了犹太团体。

早在 19 世纪初期，即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之前，有不下 10000 的犹太人遍布在今天的以色列地区。⁴ 1870 年起，犹太人开始了长达 78 年的国家建设，这长达 78 年的国家建设全面复兴了犹太国家。

以色列的国际化“出生证明”是经圣经允诺和认可的；自约书亚时期，犹太人就开始不间断定居；1917 年贝尔福宣言；国际联盟授权，包括贝尔福宣言；1947 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以色列 1949 年加入联合国；其它大多数国家承认以色列；而且，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几十年来已被以色列人民建造成了一个的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国家。

“人们宣称以色列有‘生存权’，但却没有人给以色列什么恩惠。

以色列的生存权，就像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 152 个国家，是公理，是毫无保留的。以色列的合法性不是悬浮在半空中等待别人认可的……

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或历史长短，认为别国承认其‘生存权’是个恩惠，或者是个可以协商的妥协。”

——阿巴·埃班⁵

⁴ Dan Bahat, ed. *Twenty Centuries of Jewish Life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The Israel Economist, 1976), pp. 61 - 63.

⁵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1981).

误区

“巴勒斯坦一直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事实

“巴勒斯坦”这个词语被认为出自爱琴海中的岛民。公元前 12 世纪时，一个爱琴海民族在地中海沿岸平原定居下来，这片土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公元前二世纪时，在粉碎了犹太人最后一次起义之后，罗马人第一次将犹太地区（现在被称为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南部）称为巴勒斯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犹太人对以色列这片土地的身份认同感。阿拉伯语词语菲拉斯挺（巴勒斯坦）源于这个拉丁文。⁶

公元前约 1300 年，希伯来人来到以色列土地上，在第一代君王扫罗王将其统一前，他们一直过着部落联盟的生活。第二代君王大卫将耶路撒冷设为首都，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圣殿并巩固了国家的军队、行政、宗教方面的建设。随后，整个国家被所罗门的儿子们瓜分。北国（以色列）的发展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722 年，被亚述人摧毁。南国（犹太）幸存了下来，但最终也在公元前 586 年被巴比伦人占领。公元 135 年，在享有短暂的主权之后，大部分犹太人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园。

犹太民族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独立生活远远超过 400 年，这要比美利坚联合国独立的时间更加长久。⁷实际上，如果没有被外国侵略者所攻占，以色列的历史将超过 3000 年。

巴勒斯坦从来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在第七世纪穆斯林的入侵之后，阿拉伯语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语言。巴勒斯坦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独立的阿拉伯或巴勒斯坦国。1946 年，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菲利普·希提在英美委员会面前作证反对分区时，他说：“历史上没有所谓的巴勒斯坦存在过，绝对没有。”⁸

分区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不认为自己有一个独立的身份。1919 年 2 月，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耶路撒冷举行，为巴黎和会招选耶路撒冷代表时，采用如下决议：

6 Yehoshua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18–1929*, (London: Frank Cass, 1974), p. 4.

7 Max Dimont, *Jews, God and History*, (NY: Signet, 1962), pp. 49–53.

8 Moshe Kohn, “The Arabs’ ‘Lie’ of the Land,”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8, 1991).

我们认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叙利亚的一部分，因为它从未被分离过。我们通过国民、宗教、语言、自然、经济和地理等各种因素与之相连。⁹

1937年，一位当地的阿拉伯领导人，奥尼·贝·阿普杜拉哈迪，告诉皮尔委员会关于巴勒斯坦分区的最终建议：“没有像巴勒斯坦这样的国家！‘巴勒斯坦’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发明的一个术语！圣经中没有巴勒斯坦。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都是叙利亚的一部分。”¹⁰阿拉伯最高联合国委员会的代表认同这种观点，他们在1947年5月联合国大会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巴勒斯坦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几年后，巴解组织的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告诉安理会：“众所周知，巴勒斯坦只不过是叙利亚的南部地区而已。”¹¹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战后现象，这种现象在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才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

误区

“巴勒斯坦人是迦南人的后代，比起犹太人，他们很久之前就在巴勒斯坦生活了。”

事实

巴勒斯坦宣称与迦南人有联系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并且也与历史证据相反。迦南人早消失三千年了，谁知道他们的后代是否存活下来了呢，就算他们的后代真的有存活，也没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谢里夫·侯赛因，伊斯兰教圣地在阿拉伯半岛的守护者，表示巴勒斯坦人的祖先只在该地区生活了1000年。¹²即使是巴勒斯坦人自己都承认与该地区有联系的时间比犹太人晚了很久。例如：1946年，在英美委员会听证会上，他们声称与巴勒斯坦的联系超过1000年，追溯的历史不会晚于公元7世纪征服穆罕默德的那

9 Randall Price, *Fast Facts o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2003), p. 25.

10 Moshe Kohn, “The Arabs’ ‘Lie’ of the Land,”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8, 1991).

11 Avner Yaniv, PLO, (Jerusalem: Israel Universities Study Group of Middle Eastern Affairs, August 1974), p. 5.

12 Al-Qibla, (March 23, 1918), quoted in Samuel Katz, *Battleground-Fact and Fantasy in Palestine*, (NY: Bantam Books, 1977), p. 126.

些追随者。¹³过去的 2000 多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入侵（如十字军东征），这些入侵致使大部分当地居民被杀害，迁移，闹鼠疫，和其他人为或是自然的灾害。当地居民多次更换。在英国托管时期，超过 10 万的阿拉伯人从邻近国家移民至此，这部分人便被认为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

相比之下，没有严肃的历史学家质疑犹太人与以色列超过 3000 多年的联系，或是现代犹太人与古代希伯来人的联系。

误区

“贝尔福宣言没有给犹太人生存于巴勒斯坦的权利。”

事实

1917 年，英国发布了贝尔福宣言：

英国国王陛下的政府支持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将尽最大努力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有一点应该明确：不应损害巴勒斯坦境内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宗教权以及其他国家犹太人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法律包含了贝尔福宣言。它具体指“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的道德正确性。“重组”一词证明了一个事实：巴勒斯坦曾经是犹太人的家园。此外，英国宣布“尽最大的努力促进”犹太移民，鼓励定居和“保护”犹太人的家园。“阿拉伯”一词并没出现在委任统治法规中。¹⁴

1922 年 7 月 24 日，国际联盟（国联）的 52 个国家的政府对此进行正式授权。

误区

“犹太人的定居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备受煎熬。”

事实

13 British Government, Report of the 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Enquiry, 1946, Part VI, (April 20, 1946).

14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129.

许多世纪以来，基本上由大片山丘、沙漠、沼泽构成的巴勒斯坦一直处于人烟稀少，缺乏开发和被广泛忽视的状态。直到 1880 年，据在耶路撒冷的美国领事报道称该地区正继续处于历史性的下降状态，他说“在过去的四十年，巴勒斯坦的人口和财富并没有增加”。¹⁵

一份来自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的报告援引了 1913 年海上平原的一段陈述：

加沙延北走的路是一条只适合在夏天依靠骆驼和手推车进行运输的路……路上没有橙园、果园和葡萄园，直到你走到（犹太村庄）雅布内……房子都是泥做的，四周没有窗户……犁是木头做的……每年收益少的可怜……村里的卫生条件恶劣，教育资源也极度稀缺……朝向海的西部地区几乎是沙漠……这个地区的村庄很少，人也少。许多荒废掉的村庄稀稀落落地散着，疟疾的盛行让许多村民弃村而逃。¹⁶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却无比相信犹太人会改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比如：达乌德·巴拉卡特，埃及人《金字塔日报》的编辑，写道：“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签订协议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口水战战争只会作恶。犹太复国主义者存在于这个国家是必要的：他们带来的财富、知识、智慧和勤奋将毫无疑问复兴整个国家。”¹⁷

甚至有一位重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犹太人的归来将有助于复兴国家。谢里夫·侯赛因，伊斯兰教圣地在阿拉伯半岛的守护者说道：

这个国家的资源仍然处于未开发状态，犹太移民将促进国家资源的开发利用。直到最近，一件最令人不解的事情是，巴勒斯坦人一直离开这块土地，四处流散。他的原生土壤不足以让他们留下，虽然他的祖先在这里居住了 1000 年。同时我们看到犹太人从俄罗斯，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美国等国家涌入巴勒斯坦。原因无疑归功于犹太人敏锐的洞察力天赋。他们知道国家应属于最初的子民（阿布纳·伊希艾斯林），尽管差异存在，但它依然是他们神圣和心爱的家园。这些流亡者（jaliya）回归家园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证明这是一个为他们的同胞开设的实验学校，这些兄弟与他们在田野、工厂、贸易以及其它方方面面共同辛勤劳作。¹⁸

15 Ben Halpern, *The Idea of a Jewish Stat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08.

16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Report, p. 233.

17 Neville Mandel,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8.

18 Al-Qibla, (March 23, 1918), quoted in Samuel Katz, *Battleground-Fact and Fantasy in Palestine*, (NY: Bantam Books, 1977), p. 126.

正如侯赛因所预见，巴勒斯坦的复兴以及人口的增长，这些都发生在大量犹太人返回之后。

1867年，马克吐温访问巴勒斯坦时，将其描述为：“……一个荒凉的国家，土壤足够丰富，但却杂草丛生——一片忧伤的土地……这里荒凉到甚至无法想象可以在这里优雅生活和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完整的道路上行走……几乎没有树或灌木。即使是橄榄和仙人掌这些与贫瘠土壤为伴的朋友，也几乎抛弃了这个国家。”¹⁹

误区

“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

事实

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以一个国家命名的。

历史已经证明：为了确保犹太人的安全，需要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犹太复国主义承认犹太的民族性可被定义为共享的起源、宗教、文化和历史。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实现由100多个国家、近600万犹太人，也是以色列公民共同践行。

以色列法律授予犹太人自动转回国籍的权利，但非犹太人也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入籍程序类似于其他国家。以色列的政策并不是唯一的，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希腊，爱尔兰和芬兰有特殊类别的人，这些人都享有公民权。

以色列的人口中有超过一百万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德鲁兹、巴哈伊教徒、达切尔克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来自埃塞俄比亚，也门和印度的犹太人出现在以色列，这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污蔑的最好驳斥。在一系列历史性的空运中，命名为摩西行动（1984），约书亚（1985）和所罗门（1991）中，以色列解救了20000多名古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区的成员。

犹太复国主义不歧视任何人。以色列有开放、民主的性格，并谨慎保护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与政治权利，反对专卖权。此外，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以色列人、美国人或中国人、黑种人、白种人、甚至是贵族都可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19 Mark Twain, *The Innocents Abroad*, (London, 1881).

“摩西行动”公布后，威廉·萨菲尔写道：

“……历史上第一次，数千黑人不是作为奴隶被铐上锁链，而是被当做享有尊严的公民的方式被送至另一个国家。”²⁰

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公民严格定义本地出身。在阿拉伯国家如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几乎不可能成为归化公民。一些阿拉伯国家法律鼓励外国人入籍阿拉伯，但除开巴勒斯坦人。另一方面，1954年，约旦根据前巴勒斯坦居民国籍，制定了自己的“回归”法律，犹太人除外。²¹

1975年的联合国决议是苏联阿拉伯联合冷战反以色列运动的一部分。几乎所有之前支持决议的非阿拉伯国家成员都道歉并改变了他们的立场。1991年，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废除这项决议，只有少数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以及古巴，朝鲜和越南反对。

误区

“除了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选择另一个国家。”

事实

19世纪晚期，反犹太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复苏的大屠杀行动，破灭了有关平等和宽容的承诺。这加速了犹太人从欧洲移民至巴勒斯坦。

同时，犹太人从也门，摩洛哥，伊拉克和土耳其移民到巴勒斯坦。这些犹太人对西奥多·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或欧洲大屠杀没有意识。他们只是出于“重返锡安”的古老梦想以及对不宽容现状的担忧。听到巴勒斯坦的大门敞开，他们冒着艰难旅行奔赴以色列。

犹太复国主义梦想回到以色列是有深刻的宗教根源的。许多犹太祈祷者提到耶路撒冷，锡安和以色列的土地。不忘记耶路撒冷是圣殿遗址，是犹太教的主要宗旨。希伯来语，摩西五经，《塔木德》中的法律，犹太历以及犹太的节假日都起源于以色列以及围绕它的季节和环境。犹太人向耶路撒冷祈祷，并且诵读祷告“明年在耶路撒冷”度过每一个逾越节。犹太宗教、文化和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在以色列，犹太共同体才可以建造。

20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1985).

21 Jordanian Nationality Law, Article 3(2) of Law No. 6 of 1954, Official Gazette, No. 1171, January 1, 1954..

1897 年，犹太领导人正式组织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呼吁在以色列恢复犹太国家，在这里，犹太人可以找到避难所和民族自决权，复兴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误区

“赫茨尔提出以乌干达代替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国家。”

事实

西奥多·赫茨尔寻求大国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向英国寻求帮助，会见了英国殖民部长约瑟夫·张伯伦和其他人。英国原则上同意犹太人在东非定居。

赫茨尔建议，英国—乌干达项目可作为在俄罗斯面临险境的犹太人的临时应急避难策略。然而赫茨尔也明确表示，这个项目不会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的终极目标，即生存于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实体，但国会提案仍旧引起了一场风暴抗议，几乎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乌干达项目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1905 年，在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这个项目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式否决。

误区

“阿拉伯人认为贝尔福宣言背叛了他们的权利。”

事实

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艾米尔·费萨尔作为阿拉伯领导人，反对土耳其。在1919 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他与哈伊姆·威兹曼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协议承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种族血缘关系和古老的契约”，并认为“通过发展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之间最亲密的协作，是制定完善的民族愿望最可靠手段。”此外，协议将履行贝尔福宣言，并呼吁所有必要的措施“……鼓励和加速大规模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应尽快加紧土地耕作和定居，解决犹太移民问题。”²²

费萨尔在英国战争时期承诺阿拉伯人独立时，条件性地接受了贝尔福宣言，但之后却并未一直践行。

22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NY: Schocken Books, 1966), pp. 246–247;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121.

批评者不予理会魏茨曼-费萨尔协议，因为它从来没有实践过；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可能达成的共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表明犹太和阿拉伯的愿望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

“我们的移民来这里不会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要求当地人为自己工作；我们的移民会给自己的肩膀上犁，会自己花费精力，世世代代劳作来使这里的土地硕果累累。我们渴望这片土地肥沃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犹太农民已经开始教他们的兄弟——阿拉伯农民培养更加肥沃的土地；我们想要进一步教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培养这片土地——‘服务’于它，如希伯来人所做的那样。土地越是肥沃，我们的空间越是广阔。我们不想驱赶他们：我们要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马丁·布伯²³

误区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工具。”

事实

“殖民主义意味着靠剥削别人生活，”也霍绍发特·哈儿卡比写道。“能说这群居住于城市却渴望成为自食其力的农民和劳工的犹太人就是所谓的殖民主义者吗？”²⁴

此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说，鉴于主宰权利的大国们对他们事业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在西方，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外交办事处、国防部门以及大企业都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²⁵

1919年3月3日，哈伊姆·威兹曼向巴黎和会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提案的第二天，艾米尔·费萨尔就在向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未来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信中解释到，他也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看作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同伴，都反对帝国主义。费萨尔写道：

阿拉伯人，尤其是我们中间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赋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深的同情……我们热烈欢迎犹太人回家……我们一起工作。犹太运动是民族主义而

23 From an open letter from Martin Buber to Mahatma Gandhi in 1939, accessed at -GandhiServe.com.

24 Yehoshofat Harkabi, *Palestinians And Israel*, (Jerusalem: Keter, 1974), p. 6.

25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 (NY: Harper & Row, 1983), p. 485.

非帝国主义。在叙利亚我们可以共存，事实上，没有彼此，我们不能真正成功（重点强调）。²⁶

19 世纪 40 年代，犹太地下运动对英国发动了一场反殖民战争。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主要在反犹太人而非驱逐英国帝国主义。

误区

“英国承诺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独立。”

事实

190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是侯赛因·伊本·阿里，麦加的谢里夫。如同谢里夫一样，侯赛因是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之一，负责保护希贾兹伊斯兰教圣地。

1915 年 7 月，侯赛因致信埃及高级事务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告知他阿拉伯参与反对土耳其战争的条款。以下的侯赛因和 麦克马洪之间的信件概述了英国为换取帮助而准备割让给阿拉伯人的地区。

侯赛因与麦克马洪的通信明显没有提及巴勒斯坦。英国辩驳道这是故意遗漏，从而证明在战争结束后他们拒绝给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独立权。²⁷ 麦克马洪解释道：

我觉得我有义务进行明确而有重点的说明，我并没有故意向侯赛因国王承诺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在内阿拉伯的独立性。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承诺中不包括巴勒斯坦，这一点侯赛因国王是能够理解的。²⁸

26 Naomi Comay, *Arabs Speak Frankly o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Printing Miracle Ltd., 2005), p. 8.

27 George Kirk,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NY: Frederick Praeger Publishers, 1964), p. 314.

28 “Report of a Committee Setup to Consider Certai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Henry McMahon and the Sharif of Mecca in 1915/1916,” U.K. Parliament, March 16, 1939

2. 委任统治时期

误区

“英国帮助犹太人取代了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人。”

事实

英国犹太人赫伯特·塞缪尔担任第一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时，考虑到这个国家“目前人口的利益”和“吸收新成员的能力”，限制了犹太移民。¹据说，犹太定居者的涌入迫使了阿拉伯国家的农夫（本地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这块曾经不到一百万人生活的土地，现在支撑超过九百万人。

实际上在1921年，英国限制了巴勒斯坦吸收移民的能力，殖民部长温斯顿·丘吉尔在外约旦隔绝了近4/5的巴勒斯坦土地——将近35000平方英里——来创建一个全新的阿拉伯实体。作为安慰，希贾兹和阿拉伯（现在都是沙特阿拉伯）被划分到沙特家族，鉴于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阿布杜拉在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中有所贡献，丘吉尔任命他为外约旦酋长作为奖励。

英国更进一步限制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仅剩的土地，这与授权（第六条）相矛盾，条款称“巴勒斯坦政府……将鼓励与犹太人机构合作……关闭犹太人的土地结算，包括国家土地和没有利用的荒地。”截至1949年，英国人分配187500英亩可耕种土地中的87500英亩给阿拉伯人，而犹太人分配到4250英亩。²

最终，英国承认关于吸收移民能力的争论是错误的。皮尔委员会说：“1933—36年的大规模移民似乎表明，犹太人已经能够使这个国家吸收犹太人的能力扩大。”³

1 Aharon Cohen,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Y: Funk and Wagnalls, 1970), p. 172;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146.

2 Moshe Auman, “Land Ownership in Palestine 1880–1948,” in Michael Curtis, et al., *The Palestinians*, (NJ: Transaction Books, 1975), p. 25.

3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Report (the Peel Report)*, (London: 1937), p. 300. Henceforth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Report*.

Map 1

Great Britain's Division of the Mandated Area
1921-1923



误区

“英国允许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而阿拉伯移民受到严格控制。”

事实

英国对犹太移民的回应，开创了安抚阿拉伯人的先河。英国限制犹太移民，同时允许阿拉伯人自由进入自己的国家。显然，伦敦没有觉得大量的阿拉伯移民会影响自身吸收移民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因为战争、饥荒、疾病以及土耳其的驱逐而下降。1915年，在巴勒斯坦大约83000名犹太人生活在590000名穆斯林和基督教阿拉伯人里。根据1922年的人口普查，犹太人的口共计84000名，而阿拉伯人口共计643000名。⁴因此，阿拉伯人口呈指数状态增长，而犹太人口停滞不前。

19世纪20年代中期，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波兰和华盛顿的反犹太经济立法实施严格的配额。⁵

1935年，创纪录的移民数量（见下表）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日益严重的迫害的一个回应。然而英国政府认为这个数字太大，因此犹太机构被告知，不到三分之一的数量才能在1936年被批准。⁶

在1939年发布的白皮书中，英国对阿拉伯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十年之内创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并且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犹太移民需局限在75000名，之后就完全停止。它还禁止对犹太人销售95%的巴勒斯坦领土。然而，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个提议。

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⁷

1919	1,806	1931	4,075
------	-------	------	-------

4 Arieh Avneri, *The Claim of Dispossession*, (Tel Aviv: Hidekel Press, 1984), p. 28; Yehoshua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18–1929*, (London: Frank Cass, 1974), pp. 17–18.

5 Porath (1974), p. 18.

6 Cohen, p. 53.

7 Yehoshua Porath,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From Riots to Rebellion: 1929–1939*, vol. 2,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 Ltd., 1977), pp. 17–18, 39.

1920	8,223	1932	12,533
1921	8,294	1933	37,337
1922	8,685	1934	45,267
1923	8,175	1935	66,472
1924	13,892	1936	29,595
1925	34,386	1937	10,629
1926	13,855	1938	14,675
1927	3,034	1939	31,195
1928	2,178	1940	10,643
1929	5,249	1941	4,592
1930	4,944		

相反，在整个强制时期，阿拉伯移民并未受限。1930年，伦敦的霍普·辛普森委员会被派遣调查1929年阿拉伯骚乱时说英国忽视不受控制的来自埃及人，外约旦和叙利亚的阿拉伯非法移民的做法对今后犹太移民的置换带来影响。⁸

1922-36年，西奈的英国总督观察到：“非法移民不仅来自西奈，也来自外约

8 John Hope Simpson, *Palestine: Report on Immigration, Land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30), p. 126.

旦和叙利亚。如果与此同时，来自邻州的同胞不能共同承担这份痛苦的话便很难有一个为阿拉伯人解除痛苦的方案”⁹

1937年，皮尔委员会报告：“土地短缺……由于犹太人收购土地的数量少于阿拉伯人口的增加。”¹⁰

误区

“二战后，英国改变政策，允许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巴勒斯坦定居。”

事实

战争期间，巴勒斯坦的国门仍然紧闭，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欧洲成为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受害者。战争结束后，英国拒绝让纳粹噩梦的幸存者在巴勒斯坦寻求避难所。1946年6月6日，杜鲁门总统敦促英国政府缓解在欧洲难民营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苦难，让政府立即接受100000名犹太移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讽刺地说，美国希望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因为他们不希望太多的人移民到纽约。”¹¹

一些犹太人能够到达巴勒斯坦，但大多数是通过搭乘由犹太反抗组织的成员运行的破旧船只走私去的。1945年8月至1948年5月以色列成立，从欧洲海岸而来的“非法”移民船只共65艘，载有69878人。然而，在1946年8月，英国开始软禁在塞浦路斯营地被捕的犹太人。大约有50000人被拘留在营地，当以色列宣布独立时，其中的28000人仍被关押。¹²

误区

“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发展壮大，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遇困境随之恶化。”

事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口增加了470000，但非犹太人

9 C. S. Jarvis, "Palestine," United Empire(London), Vol 28 (1937), p. 633.

10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Report, p. 242.

11 George Lenczowski,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 Middle East,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

12 Cohen p. 174.

口上升了588000。¹³事实上，永久的阿拉伯人口在1922年到1947年之间增长了120%。¹⁴

阿拉伯人口能快速增长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从邻国移民——37%的人移民至前以色列国家——阿拉伯人想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犹太人使这种生活水平成为可能。¹⁵阿拉伯的人口因犹太人改善的生活条件而增长，他们把沼泽地里的水排干，改善卫生设施和卫生保健。因此，举例说明，穆斯林婴儿死亡率从1925年的201%下降到1945年的94%，平均寿命从1926年的37岁上升到1943年的49岁。¹⁶

阿拉伯人口在那些犹太人创造出新经济机会的城市大量增加。从1922年至1947年，在海法，非犹太人口增加290%，其中131%在耶路撒冷，158%在雅法。阿拉伯城镇人口的增长稍显温和：42%在纳布卢斯，78%在叶宁以及37%伯利恒。¹⁷

误区

“犹太人偷了阿拉伯土地。”

事实

尽管人口在增长，阿拉伯人继续声称他们将流离失所。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巴勒斯坦的部分土地属于生活在开罗，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外居地主。大约80%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债台高筑的农民，半游牧民和流浪者。¹⁸

实际上，犹太人一直在想办法避免采购会让阿拉伯人流离失所的土地。他们基本上利用未开发的便宜的土地，沼泽，最重要的是，没有租户。1920年，劳工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大卫·本·古里安表达了他对阿拉伯农民的担忧，他视阿拉伯农民为“土著人口的最重要的资产。”本-古里安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所接触的土地必须属于农民或农民正在这片土地上劳作。”他主张帮助他们从压迫中解放。“只有当一个农夫决定离开自己的土地时，”本-古里安补充道，“我们应该以一个合适的价格收购他的土地。”¹⁹

13 Dov Friedlander and Calvin Goldscheider, *The Population of Israel*, (NY: Columbia Press, 1979), p. 30.

14 Avneri, p. 254.

15 Curtis, p. 38.

16 Avneri, pp. 264; Cohen p. 60.

17 Avneri, pp. 254-55.

18 Moshe Aumann, *Land Ownership in Palestine 1880-1948*, (Jerusalem: Academic 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1976), pp. 8-9.

19 Shabtai Teveth, *Ben-Gurion and the Palestinian Arabs: From Peace to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2.

直到犹太人买下所有可用的荒废的土地，他们才开始购买耕地。许多阿拉伯人愿意出售自己的土地，因为迁移到沿海城镇的他们需要钱投资柑橘产业。²⁰

1930年5月，当约翰·霍普·辛普森抵达巴勒斯坦时，他说：“他们（犹太人）为土地支付高额价格，他们给某些人的土地支付了大笔法律上无需支付的钱。”²¹

1931年，刘易斯·弗兰彻为英国政府进行了一项调查，为被“剥夺”的阿拉伯人提供了新的小块土地。“英国官员收到超过3000份申请，其中80%被政府的法律顾问判为无效，因为申请者并非是那些没有土地的阿拉伯人。这样筛选出大约600名没有土地的阿拉伯人，其中100人接受了政府提供的土地。”²²

1936年4月，一名叫法奥兹·艾尔·卡乌吉的叙利亚游击队员煽动了新一轮的阿拉伯攻击犹太人的战争，这名游击队员是阿拉伯解放军的指挥官。11月，英国派出由皮尔公爵率领的新委员会展开调查，89名犹太人被杀，300多人受伤。²³

皮尔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阿拉伯抱怨犹太人购买土地是毫无根据的。报告称，“大部分种植橙园的土地在犹太人购买时曾是沙丘、沼泽、荒地……早些时候的土地销售没有证据表明所有者需用拥有的资源或技术来开垦土地。”²⁴此外，委员会发现短缺是“由于犹太人土地收购的数量少于阿拉伯人口的增加。”这份报告的结论是，随着英国政府的努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产生了更高的工资，改善了生活水平，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²⁵

“这是明确的，通过由辛普森委员会和皮尔委员会绘制的两份地图，阿拉伯人一边挥霍地出售自己的土地，一边无用地哀号和哭泣”（原文强调）。

—外约旦的国王阿布杜拉²⁶

甚至在1938年，阿拉伯起义的高潮期，英国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高级专员相信阿拉伯土地所有者正在抱怨犹太人想在出售土地时抬高价格。许多阿拉伯土地所有者被阿拉伯反对派恐吓，他们决定离

20 Porath, pp. 80, 84; See also Hillel Cohen, *Army of Shadows: Palestinian Collaboration with Zionism, 1917–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21 Hope Simpson Report, p. 51.

22 Avneri, pp. 149–158; Cohen, p. 37; based on the Report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Land Settlement in Palestine by Lewis French, (December 1931, Supplementary Report, April 1932) and material submitted to the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23 Netanel Lorch, *One Long War*, (Jerusalem: Keter, 1976), p. 27; Sachar, p. 201.

24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Report (1937), p. 242.

25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1937), pp. 241–242.

26 King Abdallah, *My Memoirs Completed*,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8), pp. 88–89.

开巴勒斯坦，并且将自己的财产卖给犹太人。²⁷

犹太人为小片贫瘠土地向富裕的地主支付过高的价格。“1944年在巴勒斯坦，犹太支付金额在1000美元每英亩到1100美元每英亩之间，主要是干旱或半干旱土地；同年在爱荷华州，丰富的黑土壤的售价约110美元每英亩。”²⁸

截至1947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持有约463000英亩土地。其中约45000英亩土地从委任统治政府获得；30000英亩从各种教堂购买；387500英亩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从1880年到1948年土地购买情况分析得知，犹太人73%的土地是从大地主手中购取的，而非贫穷农民手中购得。²⁹出售土地的人包括加沙，耶路撒冷和雅法的市长。阿萨德·埃勒书凯利，穆斯林宗教学者和巴解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的父亲，拿犹太人的钱建设自己的土地。阿布杜拉国王甚至将土地出租给犹太人。事实上，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包括阿布杜拉最高委员会的成员，都把土地卖给了犹太人。³⁰

误区

“英国帮助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和平相处。”

事实

1921年，哈吉·阿明·艾胡塞尼开始组织敢死队（“牺牲自己”）来恐吓犹太人。哈吉·阿明希望复制凯末尔·阿塔托克在土耳其的成功，将犹太人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境，正如凯末尔将入侵的希腊人驱逐出自己的领土一样。³¹阿拉伯激进分子之所以能够获得影响力，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愿采取有效行动反对他们，直到他们开始反抗英国的统治。

理查德·梅纳茨哈根上校，前英国驻开罗军事情报的首领，后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首席政治官，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官员“倾向于从巴勒斯坦驱逐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英国鼓励巴勒斯坦人攻击犹太人。据梅纳茨哈根上校称，1920年，沃特尔·泰勒上校（1919-23年，巴勒斯坦军事政府的财务顾问）在复活节

27 Porath (77), pp. 86-87.

28 Aumann, p. 13.

29 Abraham Granott, *The Land System in Palestine*,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52), p. 278.

30 Avneri, pp. 179-180, 224-225, 232-234; Porath (77), pp. 72-73; See also Hillel Cohen, *Army of Shadows: Palestinian Collaboration with Zionism, 1917-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31 Jon Kimche, *There Could Have Been Peace: The Untold Story of Why We Failed With Palestine and Again With Israel*, (England: Dial Press, 1973), p. 189.

前几天会见了哈吉·阿明，告诉他“在复活节，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告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不仅在巴勒斯坦政府更在白宫，如果在耶路撒冷的复活节上扰动足够的暴力，无论是波尔斯将军（巴勒斯坦首席管理员，1919 - 20年）还是艾伦比将军（埃及人部队指挥官，1917 - 19年，后任埃及人高级专员）都主张放弃犹太家庭。沃特尔·泰勒解释说，自由只能通过暴力获得。”³²

哈吉·阿明采取上校的建议，煽动暴乱。英国从耶路撒冷撤退了自己的军队和犹太警察，允许阿拉伯暴徒攻击犹太人，并掠夺他们的商店。由于哈吉·阿明公开煽动大屠杀，意图明显，英国决定逮捕他。然而，哈吉·阿明逃脱，并被判处10年缺席监禁。

一年后，一些英国阿拉伯文化学者说服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赦免哈吉·阿明，任命他为穆夫提。相比之下，弗拉迪米尔·雅博廷斯基与他的几个追随者，在骚乱期间成立了一个犹太防御组织，被判处15年监禁。³³

1921年4月11日，塞缪尔会见了哈吉·阿明，确认了“他的家庭和他自身的影响都能归于平静。”三个星期后，骚乱在雅法和一些其他地方发生，43名犹太人丧生。³⁴

哈吉·阿明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控制了巴勒斯坦的所有穆斯林宗教基金。他用自己的权威控制的清真寺、学校和法院。没有一个阿拉伯人可能获得一个有影响力的职位而不忠于穆夫提。他的力量是如此的绝对“没有穆斯林在巴勒斯坦可以出生或死亡而不受制于哈吉·阿明。”³⁵穆夫提的追随者也确保穆夫提对组织性地杀害与犹太人商谈合作的巴勒斯坦人的敌对部族一事没有异议。

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发言人，哈吉·阿明没有要求英国授予他们独立权。相反，在一封1921年给丘吉尔的信件中，他要求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外约旦再次联合。³⁶

由于英国政府对阿拉伯打击犹太人的暴力行为态度松缓，阿拉伯人认为这种暴乱行为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在每一场暴力行为的处置中，英国政府都阻止犹太人保护自己，却很少或根本没有去阻止阿拉伯人的攻击。每次暴力发生，英国调查委员会将尝试找出暴力的原因。但结论总是相同的：阿拉伯人害怕被犹太人所完全取代。为了停止暴乱，委员会建议限制犹太移民。因此，阿拉伯人开始意

32 Richard Meinertzhagen, *Middle East Diary 1917-1956*,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59), pp. 49, 82, 97.

33 Samuel Katz, *Battleground-Fact and Fantasy in Palestine*, (NY: Bantam Books, 1977), pp. 63-65;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97.

34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 (NY: Harper & Row, 1983), p. 438.

35 Larry Collins and Dominique Lapierre, *O Jerusalem!*,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72), p. 52.

36 Kimche, p. 211.

识到，他们总是可以通过上演一场暴乱而停止犹太人涌入。

这种往复循环自1921年5月的一系列暴动后逐步开始。在保护犹太团体免受阿拉伯暴徒侵扰失败后，英国任命海克拉夫委员会调查暴力的原因。虽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阿拉伯人挑起的侵扰，但将攻击原因合理化后的陈述是：“暴乱的根本原因是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不满意，甚至是敌意，这与政治和经济，以及犹太移民和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概念有关……”³⁷暴力的结果之一是一条关于犹太移民的临时禁令颁布。

阿拉伯害怕“流离失所”或“被支配”被作为他们无情攻击犹太和平定居者的借口。请注意，这些暴乱并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激情的启发——民族主义者会背叛他们的英国君主——他们会受到种族冲突和误解的刺激。

1929年，阿拉伯煽动者成功让群众相信，犹太人设计了圣殿山（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策略）。一种在圣庙西墙的犹太宗教仪式，也是圣殿山的一部分，被作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进行暴乱的借口，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驱逐到其他村庄和城镇，包括萨法德和希伯伦。

再一次，英国政府没有防止暴力，暴乱发生后，英国没有保护犹太人。经过六天的混乱，英国终于派部队平息暴乱。此时，几乎整个希伯伦的犹太人已经逃离或被杀害。据统计，133名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399人受伤。³⁸

暴乱结束后，英国下令调查，这才有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其称“移民、土地购买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已经或很可能侵害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施加给非犹太团体的责任就意味着巴勒斯坦的资源必须主要用于阿拉伯经济增长……”³⁹当然，这意味着不仅有必要限制犹太移民，更应该限制土地购买。

误区

“穆夫提不是反犹太者。”

事实

1941年，哈吉·阿明·艾胡塞尼，耶路撒冷的穆夫提，逃往德国，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约希姆·冯·里宾特洛普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他想说服他们把纳粹的反犹计划扩展到阿拉伯世界

37 Ben Halpern, *The Idea of a Jewish Stat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23.

38 Sachar, p. 174.

39 Halpern, p. 201.

穆夫提给希特勒发送了15页的草案声明，他希望德国和意大利关心中东问题。一个呼吁两国宣布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是非法行为。他还提议轴心国“赋予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权力，依据阿拉伯国家的自身利益，运用在轴心国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的问题。”⁴⁰

1941年11月，穆夫提会见了希特勒，并告诉希特勒犹太人是他最大的敌人。纳粹独裁者回绝了穆夫提声明支持阿拉伯人的要求，然而，原因只是因为时机不对。穆夫提对希特勒表示“谢谢你一直以来对阿拉伯人的同情，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事业，以及在公众讲话中明确的表达……阿拉伯人是德国真诚的朋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敌人——犹太人。”希特勒告诉穆夫提自己反对犹太国家的建立，德国的目标是毁灭阿拉伯国家范围内所有关于犹太的人和物。⁴¹

1945年，南斯拉夫试图起诉穆夫提为战犯，控诉他为德国纳粹秘密招聘20000名学生志愿者参与杀害在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1946年，他从法国的拘留中逃脱，以开罗为起点，后至贝鲁特，继续他的反犹太之路。

误区

“大卫王酒店的轰炸是蓄意恐怖打击平民活动的一部分。”

事实

1946年6月29日，英国军队入侵犹太机构，并没收了大量的文档。大约在同一时间，超过2500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被逮捕。一周后，40名犹太人在波兰被屠杀的消息传开，提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英国的限制性移民政策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

作为被视为英国挑衅的回应，伊尔贡决定目标锁定大卫王酒店。酒店里除了客人，还入住了英国军事指挥，是英国犯罪调查部门的所在地。有关犹太机构的运行情况以及他们在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活动的文件就在这个酒店被拿走的。

伊尔贡的领袖梅纳赫姆·贝京强调，他希望避免平民伤亡。事实上，这个计划是警告英国，这样他们才会在大楼被炸毁之前撤离。三个电话被放置，第一个在酒店，第二个法国领事馆，第三个巴勒斯坦，警告，在大卫王酒店安装的炸药很快就会被引爆。

1946年7月22日，电话打过去了。打去酒店的电话很显然是被接听了的，但完

40 “Grand Mufti Plotted To Do Away With All Jews In Mideast,” Response, (Fall 1991), pp. 2–3.

41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Fuhrer and the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 on November 28, 1941, in the Presence of Reich Foreign Minister and Minister Grobba in Berlin,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D, Vol. XIII, London, 1964, p. 881ff in Walter Lacquer and Barry Rubin, *The Israel-Arab Reader*, (NY: Penguin Books, 2001), pp. 51–55.

全被无视。借一位拒绝撤离大楼的英国官员的话来说：“我们不接受犹太人的命令。”⁴²结果，当炸弹爆炸，伤亡情况惨烈：共有91人死亡，45人受伤。其中15名犹太人。在酒店只有少许人在爆炸中受伤。⁴³

与阿拉伯人攻击犹太人的事实相反，阿拉伯领导人的行为被广泛誉为英雄行径，而犹太全国委员会是极力谴责对大卫王酒店的轰炸的。⁴⁴

几十年来，英国否认他们曾被警告。然而在1979年，英国议会成员公布的证据表明，伊尔贡确实发出过警告。他提供的证词表明：一个英国军官听到在大卫王酒店酒吧的其他官员开玩笑，犹太复国主义在威胁总部。这位军官听到谈话立即离开酒店从而幸免于难。⁴⁵

42 Menachem Begin, *The Revolt*, (NY: Nash Publishing, 1977), p. 224.

43 J. Bowyer Bell, *Terror Out Of Zion*, (NY: St. Martin's Press), p. 172.

44 Anne Sinai and I. Robert Sinai, *Israel and the Arabs: Prelude to the Jewish State*, (NY: Facts on File, 1972), p. 83.

45 Benjamin Netanyahu, e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Challenge And Response," *Proceedings of the Jerusalem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July 2-5, 1979, (Jerusalem: The Jonathan Institute, 1980), p. 45.

3. 分治决议

误区

“联合国不公正地划分巴勒斯坦。”

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屠杀的惨烈程度逐渐被知晓。这加速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进度，希特勒大屠杀的幸存者可能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找到避难所。

英国试图找出一个阿拉伯与犹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但他们坚持前者先同意的态度注定无法达成协议，因为阿拉伯人不愿作出任何让步。1947年2月，英国把这个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

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UNSCOP）来设计一个解决方案。来自11个国家*的代表前往该地区，得出一个一直以来明显的结论：缓解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间冲突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七个国家的代表——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瓜地马拉，荷兰，秘鲁，瑞典和乌拉圭——建议成立两个独立的国家，犹太国和阿拉伯国，成立经济联盟，建立耶路撒冷国际化飞地。三个国家——印度，伊朗南斯拉夫——建议单一制国家，其中阿拉伯省与犹太省。澳大利亚弃权。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委员会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不满意，他们也不乐意从犹太国家将耶路撒冷切割出去；不过，他们乐意妥协。阿拉伯人拒绝了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联合国大会特别委员会拒绝了阿拉伯人对统一阿拉伯国家的需求。大多数的分区建议被视为一个更公正的解决方案，随后在1947年11月29日，这种建议以33比13，10票弃权票的结果被采纳。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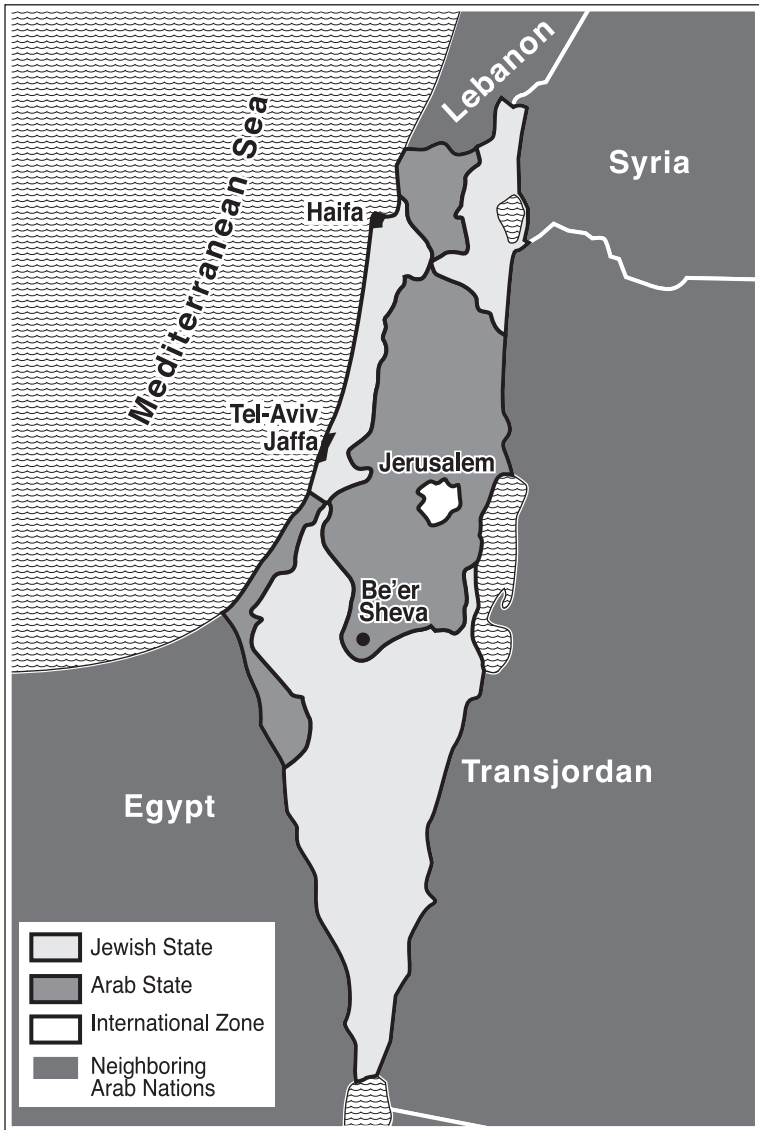
* Australia, Canada, Czechoslovakia, Guatemala, India, Iran, the Netherlands, Peru, Sweden, Uruguay and Yugoslavia.

1 Voting in favor of partition: Australia, Belgium, Bolivia, Brazil, Byelorussian SSR, Canada, Costa Rica, Czechoslovakia, Denmark,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France, Guatemala, Haiti, Iceland, Liberia, Luxembourg,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icaragua, Norway, Panama, Paraguay, Peru, Philippines, Poland, Sweden, Ukrainian SSR, Union of South Africa, USSR, USA, Uruguay, Venezuela.

Voting against partition: Afghanistan, Cuba, Egypt, Greece, India, Iran, Iraq, Lebanon, Pakistan, Saudi

Map 2

The Partition Plan - 1947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81



“很难想象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更少，会如何被一个既成事实所折磨，这个事实就是巴勒斯坦会存在一个团结的、有组织的、道德自治的犹太团体。”

——伦敦时报社论²

误区

“分治决议分给了犹太人大部分的土地，包括所有肥沃的地区。”

事实

分区计划像棋盘一样成交错纵横形态，很大程度是因为犹太人的城镇和村庄遍布巴勒斯坦。这并没有使计划变复杂，现实情况是犹太城镇的高水平生活吸引了大量阿拉伯人口，这确保了任何形式的分区都会导致一个犹太城市包括大量的阿拉伯人口。认识到需要增加额外的犹太人定居点，绝大多数人建议分配国家北部地区的土地给犹太人，如加利利，和位于南部的大而干旱的内盖夫沙漠。剩余部分则是阿拉伯国家。

这些界限完全基于人口统计数据。关于犹太国家的边界问题并未涉及到安全问题；因此，这个新兴国家的边疆设置几乎毫无防御能力。总的来说，整个犹太国家约5500平方英里（约55%的巴勒斯坦），由538000犹太人和397000阿拉伯人构成。大约92000名阿拉伯人住在太巴列，萨法德，海法和贝特·谢安，还有40000贝都因人，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沙漠中。剩余的阿拉伯人口遍布这个犹太国家。这个阿拉伯国家面积将达到4500平方英里，有10000犹太人和804000阿拉伯人。³

批评者声称联合国给了犹太人肥沃的土地，而阿拉伯人却只能拿到丘陵、干旱的土地。事实与之相反，约60%的犹太民族在内盖夫沙漠，而阿拉伯人占领了大

Arabia, Syria, Turkey, Yemen.

Abstained: Argentina, Chile, China, Columbia, El Salvador, Ethiopia, Honduras, Mexico, UK, Yugoslavia.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7–48, (NY: United Nations, 1949), pp. 246–47.

2 London Times, (December 1, 1947).

3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98), p. 292.

部分的可耕作土地。⁴

更复杂的情况是，联合国的大多数坚持，耶路撒冷从这两个州分离出来，并作为一个国际区域来管理。这种安排使100000多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从自己的国家被孤立出来，局限在阿拉伯国家。

据英国统计，70%以上的土地本应该属于以色列，却属于了委任统治政府。英国人离开后，以色列对这些土地恢复控制。另外9%的土地属于犹太人，以及约3%的土地属于成为以色列公民的阿拉伯人。这意味着只有18%的土地属于阿拉伯入侵以色列前后离开国家的阿拉伯人。⁵

误区

“1948年以色列篡夺了巴勒斯坦的所有。”

事实

近80%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土地和犹太民族的家园，按照联盟的定义，1921年被英国分割，并分配给了外约旦。犹太人定居点被禁止。联合国将巴勒斯坦剩余的20多个百分点划分为两个国家。1950年，伴随着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加上埃及人对加沙的控制，阿拉伯人控制了超过80%的领土授权，而犹太国家只剩下光秃秃的17.5%的土地。⁶

误区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未拥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因此被拒绝拥有自决权。”

事实

4 Aharon Cohen,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p. 238.

5 Moshe Aumann, “Land Ownership in Palestine, 1880–1948,” (Academic 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Israel, 1974), p. 18.

6 Historic Palestine comprised what is today Jordan (approximately 35,640 square miles), Israel (8,019 square miles), Gaza (139 square miles) and the West Bank (2,263 square miles).

皮尔委员会在1937年得出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要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间的矛盾则需要将巴勒斯坦分割成独立的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拒绝这个方案，因为这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建立犹太国家的现实，并还要一些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犹太人统治”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皮尔计划的边界处理，因为他们将局限于巴勒斯坦剩余1900/10310平方英里的土地内。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与英国谈判，而阿拉伯人拒绝考虑任何折中的方法。

1939年，英国白皮书呼吁10年内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并且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犹太移民数量限制在不超过75000名。之后，在没有阿拉伯人同意的情况下，没有犹太人能被允许进入。尽管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做了让步，并提供其独立权利——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他们反对白皮书。

按照分区协议，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自决的机会。但这也被拒绝了。

【Map3】

误区

“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人是阿拉伯人；因此，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事实

1947年分区决议时，巴勒斯坦西部整体来看，阿拉伯人确实占了大多数——120万阿拉伯人比600000犹太人。⁷但犹太人在决议划分给他们的地区以及耶路撒冷地区占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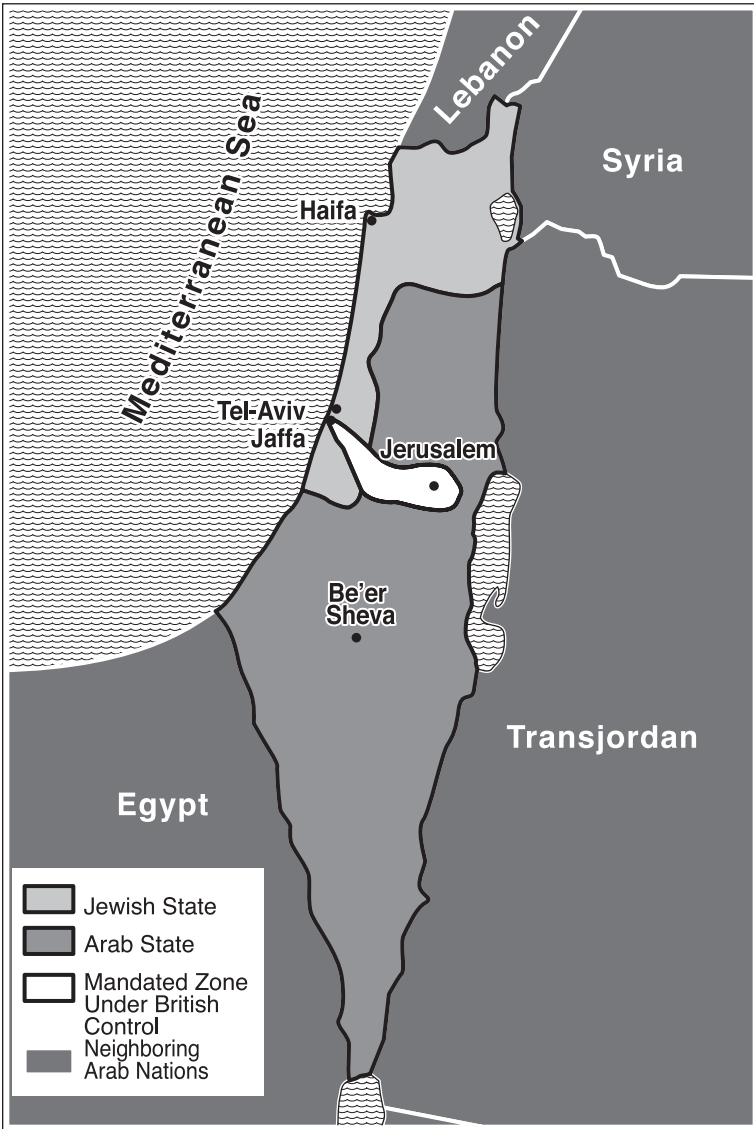
鉴于英国的限制性移民政策，犹太人的数量从未有机会在整个国家中占据过大多数。相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在1922年授权前一直在下降，因为所有周边国家的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是自由的，受益于在犹太复国主义激励下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改善的卫生条件，现呈指数级的增长。

巴勒斯坦分区决议并非仅仅取决于人口，它也基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领土主张不可调和的事实，而最合乎逻辑的妥协是建立两个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年，1947年，阿拉伯联合国成员支持印度次大陆的分区，创建新的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国家。

7 Arieh Avneri, *The Claim of Dispossession*,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4), p. 252.

Map 3

Peel Commission Partition Plan
July 1937



误区

“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阿拉伯人准备妥协。”

事实

随着分区选举临近，这个超越了政治的问题要靠政治解决希望显然很渺茫：阿拉伯人不愿接受一个犹太国家在巴勒斯坦诞生，并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阿拉伯人的立场坚定是显而易见的。1947年9月16日，犹太机构代表大卫·霍洛维茨和阿巴·埃班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与阿拉伯联盟会议秘书阿扎姆·帕夏达成妥协。帕夏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

阿拉伯世界没有想过妥协。霍洛维茨先生，你的计划很理性，也很符合逻辑，但国家的命运不是由理性和逻辑决定的。国家之间永远不会妥协，他们会战斗。你不会通过和平手段或妥协得到任何东西。也许，你可以得到一些，但只能凭借你的武力。我们将试着打败你。我不确定我们会成功，但我们会尝试。我们可以赶走十字军，但另一方面我们失去了西班牙和波斯。也许我们也将失去巴勒斯坦，但是谈到和平解决问题真的为时已晚。

8

8 David Horowitz, *State in the Making*, (NY: Alfred A. Knopf, 1953), p. 233.

4. 1948 年战争

误区

“犹太人开始了与阿拉伯人的第一次战争。”

事实

阿拉伯人明确表示，他们将发动战争以防止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阿拉伯高等委员会主席表示，阿拉伯人将“为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战。”¹两天后，开罗艾孜哈尔大学的圣人呼吁穆斯林世界宣告对犹太人展开圣战。²阿拉伯高等委员会发言人贾马尔·侯赛尼在分区投票之前告诉联合国，阿拉伯人将在“其深爱的国土上流尽最后一滴鲜血……”³

侯赛尼的预言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分区决议后立即得以实现。阿拉伯人开始罢工抗议和煽动暴乱，62名犹太人和32名阿拉伯人在暴乱中丧生，暴力事件继续升级到年底。⁴

第一次大规模攻击始于1948年1月9日，大约1,000名阿拉伯人袭击了巴勒斯坦北部的犹太社区。2月，英国称很多阿拉伯人已经渗透到犹太社区，犹太人缺乏力量把这些阿拉伯人驱赶回去。⁵

战争第一阶段从1947年11月29日持续到1948年4月1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邻国志愿者的帮助下采取攻势，致使犹太人遭受严重死亡，大多数主要道路被切断。

1948年4月26日，外约旦国王阿布杜拉说：

我们在找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中所做出的努力已经白费了。留给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发动战争。我将很荣幸拯救巴勒斯坦。⁶

1948年5月4日，阿拉伯军团攻击艾兹杨村。守卫军将其驱赶回去，但一个星期后阿拉伯军团卷土重来。两天之后，装备简陋且人数稀少的守卫军全线败溃。许

1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1947).

2 Facts on File Yearbook, (NY: Facts on File, Inc., 1948), p. 48.

3 J.C. Hurewitz,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e, (NY: Schocken Books, 1976), p. 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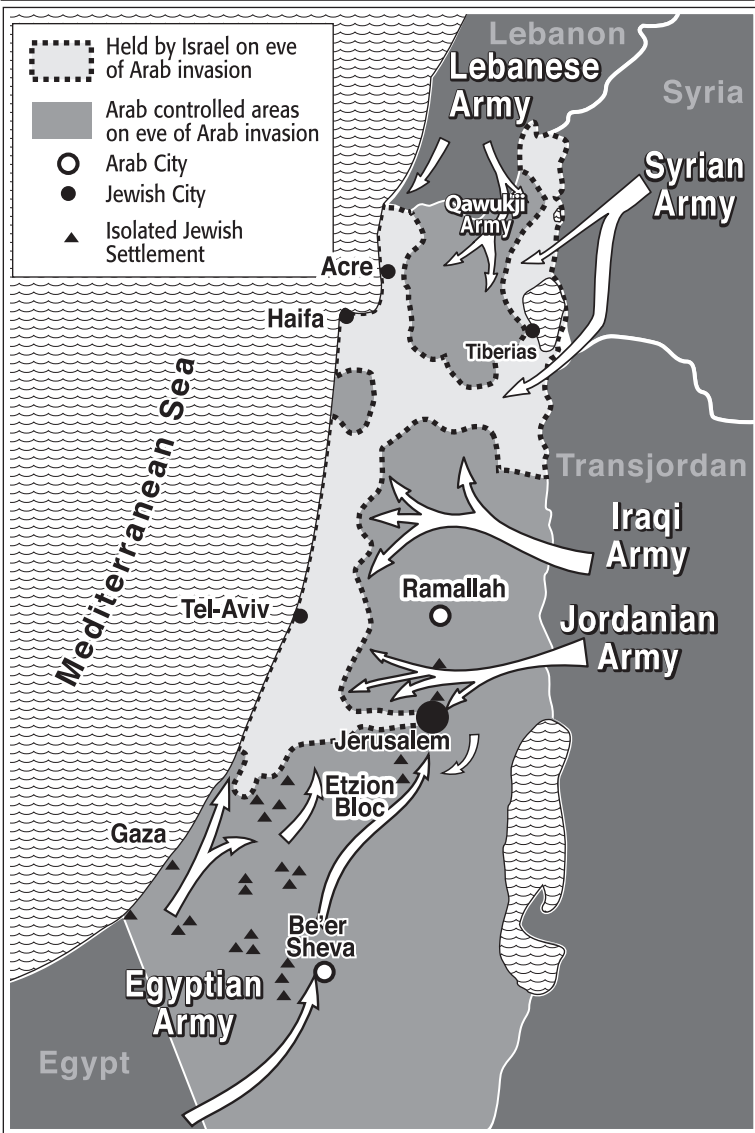
4 Palestine Post, (January 2, 7, 27; April 1; May 1, 1948).

5 Facts on File 1947, p. 231.

6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322.

Map 4

The Arab Invasion
May 15, 1948



多守卫军投降后被屠杀。⁷这发生在信奉以色列独立宣言的阿拉伯常备军入侵之前。

【Map4】

联合国谴责了阿拉伯人的暴力行为。从未被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允许实施这项决议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于1948年2月16日报告安理会称，“巴勒斯坦内外强大的阿拉伯利益促使其反对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并故意通过武力解决问题。”⁸

阿拉伯人回避对战争承担责任。1948年4月16日，贾马尔·侯赛尼告诉安理会：

昨日，犹太人事务局代表告诉我们，他们不是袭击者，阿拉伯人开始发动了战斗。我们不否认这一点。我们告诉整个世界，我们要战斗。⁹

约旦的阿拉伯军团的英国指挥官约翰·巴高特·格拉布承认：

1月初，阿拉伯解放军第一分队从叙利亚潜入巴勒斯坦。部分军队横穿约旦，甚至安曼……他们实则是要火力全开，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置于废墟中。¹⁰

尽管人员数量、组织和武器处于弱势，犹太人从4月1日开始的几周内主动采取进攻直至5月14日宣布独立。哈加纳占领了几个主要城镇，包括太巴列和海法，并暂时打开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分区决议从未被拖延或撤销实施。因此，当英国人最终离开这个国家时，巴勒斯坦犹太国中的以色列于5月14日诞生。与此同时五支阿拉伯军队（埃及人，叙利亚，外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立即入侵以色列。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卜德·阿尔拉赫曼·阿扎姆·帕夏宣布了这次攻击的企图：“这将是一场歼灭战。这会成为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大屠杀，如同蒙古大屠杀或十字军东征一般。”¹¹

【Map5】

7 Netanel Lorch, *One Long War*, (Jerusalem: Keter Books, 1976), p. 47; Ralph Patai, ed., *Encyclopedia of Zionism and Israel*, (NY: McGraw Hill, 1971), pp. 307--308.

8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Special Supplement, (1948), p. 20.

9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S/Agenda/58, (April 16, 1948), p. 19.

10 John Bagot Glubb, *A Soldier with the Arabs*, (London: Staughton and Hodder, 1957), p. 79.

11 “Interview with Abd al-Rahman Azzam Pasha,” *Akhbar al-Yom* (Egypt), (October 11, 1947); translated by R. Green.

Map 5

Armistice Lines
1949



误区

“批评阿拉伯人攻击以色列的国家只有美国。”

事实

在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独立后不久，美国、苏联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已认可其成立并立即谴责了阿拉伯人的侵略行径。美国敦促解决方案以指控阿拉伯人破坏和平。

1948年5月29日，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告诉安理会：

曾组织入侵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已不是第一次了。鉴于其对安理会决议的态度，苏联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有必要更加明确、坚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¹²

7月15日，鉴于其在《联合国宪章》下实施的侵略行径，安理会威胁要传讯阿拉伯政府。此时，以色列国防军（IDF）已成功阻止阿拉伯的进攻，初始阶段的战斗结束了。

误区

“西方给予以色列的支持使犹太人可以征服巴勒斯坦。”

事实

犹太人几乎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而赢得了独立战争。事实上，尽管军事力量受损，他们仍然取得了胜利。

尽管美国大力支持分区决议，但其国务院不愿为犹太人提供保护措施。“否则，”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说，“阿拉伯人可能使用美国生产的武器对付犹太人，或犹太人使用美国生产的武器对付阿拉伯人。”¹³结果，1947年12月5日，美国对该地区实施武器禁运。

国务院中犹太国家的许多反对者认为禁令阻碍了分区决议的实施。然而，杜鲁门总统支持它，因为他希望其可以避免流血事件。然而考虑到英国拒绝洛维特的

12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SA/Agenda/77, (May 29, 1948), p. 2.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DC: GPO, 1948), p. 1249. Henceforth FRUS.

请求——暂停武器出口给阿拉伯人和后续提供额外武器给伊拉克和外约旦的协议，这个想法未免有些天真了。¹⁴

对阿拉伯人来说，获得自己需要的所有武器没有困难。实际上，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受到英国武装、训练，并由英国军官指挥。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与埃及人空军中队的飞机共同飞往以色列-埃及人边界。1949年1月7日，以色列飞机击落四架英国飞机。¹⁵

另一方面，犹太人被迫走私武器，其中大量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当以色列在1948年5月宣布独立时，军队里没有一门炮或一辆坦克。其空军仅拥有九架过时飞机。虽然哈加纳有6000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但只有18900人经过了充分调动和全副武装以准备战斗。¹⁶战争前夕，作战参谋以噶勒·亚丁告诉大卫·本·古里安：“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最好消息是，我们有50%胜算。”¹⁷

阿拉伯摧毁以色列的战争失败了。事实上，由于侵略，阿拉伯人最终得到的领土比如果接受分区决议获得的领土更少。

然而，以色列的成本是巨大的。“许多最有生产力的土地被改造、开采。柑橘园，几十年来作为伊休夫犹太社区的经济基础，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破坏。”¹⁸军事支出总计约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6373名以色列人丧生，近650000名犹太人口的百分之一。

如果西方执行分区决议，或者给予犹太人军事力量，那么许多生命可能就得以挽救了。

1949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了停战协议，从埃及人开始（2月24日），紧随其后的是黎巴嫩（3月23日），约旦（4月3日）和叙利亚（7月20日）。伊拉克是唯一没有与以色列签署协议的国家，而是选择了撤军并移交给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

14 Mitchell Bard, *The Water's Edge And Beyond*, (NJ: Transaction Books, 1991), pp. 171-175; FRUS, pp. 537--39; Robert Silverberg, *If I Forget Thee O Jerusalem: American Jew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NY: William Morrow and Co., Inc., 1970), pp. 366, 370; Shlomo Slonim, "The 1948 American Embargo on Arms to Palestin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Fall 1979), p. 500.

15 Sachar, p. 345.

16 Larry Collins and Dominique Lapierre, *O Jerusalem!*,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72), p. 352.

17 Golda Meir, *My Life*, (NY: Dell, 1975), pp. 213, 222, 224.

18 Sachar, p. 452.

误区

“阿拉伯的经济抵制是对以色列成立的回应。”

事实

1945年12月2日，新成立的阿拉伯联盟委员会正式宣布阿拉伯抵制：“阿拉伯国家不需要犹太人的产品和手工制品。”所有阿拉伯“机构、组织、商人、佣金代理和个人”被呼吁“拒绝交易、分发、使用犹太复国主义产品或手工制品。”¹⁹显而易见，此声明中的术语“犹太”和“犹太复国主义”同义。因此，在以色列建立之前，阿拉伯国家就已宣布经济抵制巴勒斯坦犹太人。

经济抵制于1948年发展后分为三部分。主要抵制是禁止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直接贸易。次要抵制是针对与以色列做生意的公司。最后抵制则针对企业黑名单，这些企业与和以色列有贸易往来的公司做生意。²⁰

抵制的目的是从邻国和国际社会孤立以色列，拒绝可能会增加以色列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贸易往来。毫无疑问，尽管孤立以色列，将犹太国家与其天然市场隔离开，然而其破坏以色列经济并未达到预期的程度。

1977年，国会禁止美国公司配合阿拉伯抵制运动。卡特总统签署法律时说：“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这旨在“结束美国抵制外国产品的行为，为了那些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²¹

抵制逐渐崩溃，只有为数甚少的几个中东国家仍在遵守。当一些国家如卡塔尔，阿曼和摩洛哥与以色列进行贸易协商时，主要抵制——禁止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彻底崩溃。沙特阿拉伯承诺将结束其经济抵制，前提是允许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在赢得许可后，沙特阿拉伯仍继续之前的经济抵制政策。²²与此同时，技术抵制仍旧持续。²³

19 Terence Prittie and Walter Nelson, *The Economic War Against The Jews*, (London: Corgi Books, 1977); Dan Chill, *The Arab Boycott of Israel*, (NY: Praeger, 1976), p. 10.

20 Prittie and Nelson, pp. 47–48; Sol Stern, “On and Off the Arabs’ List,” *The New Republic*, (March 27, 1976), p. 9; Kennan Teslik, *Congress,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Special Interests*, (CT: Greenwood Press, 1982), p. 11.

21 Bard, pp. 91–115.

22 “Congress to Saudis: End Israel Boycott,” *Jerusalem Post*, (April 6, 2006).

23 “Saudis Flout Vow to End Israel Boycott,” *Jerusalem Post*, (May 29, 2006).

5. 1956 年战争

误区

“在 1948 年战争之后，阿拉伯政府准备接受以色列。”

事实

1948年秋季，联合国安理会呼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协商停战协议。由于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本奇坚持以色列与每个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直接谈判，以色列与埃及人，约旦，和叙利亚之间的停战协议在1949年夏季完成签订。之前反对以色列的伊拉克依然拒绝与其签订协议。

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1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各方和平谈判，并成立由美国、法国和土耳其组成的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PCC）。所有阿拉伯代表团对这一决议投反对票。

1949年之后，阿拉伯人坚决要求以色列接受1947年分区边界的决议，并在阿拉伯人结束战争前遣返巴勒斯坦难民。这是他们在经历战争失败后使用的一种新奇方法，即限制责任的战争策略。在这一理论下，侵略者可以拒绝妥协并将赌注压在战争上以赢得一切，因为他们认为即使失败了，他们也可要求恢复原状。

误区

“驱使埃及人 1955 年向苏联寻求帮助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以色列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停止帮助其建造阿斯旺大坝。这开启了中东军备竞赛。”

事实

1955年，愤怒的埃及人总统纳赛尔转向苏联寻求帮助，原因是美国为伊拉克（埃及人仇恨的对手）提供武装力量并推行巴格达条约。纳赛尔反对该协议并与西方组成防御联盟。

埃及人于1955年开始接受苏联集团武器。美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对埃及人的影响并诱导纳赛尔减少购置武器的数量，于是主动提出建造阿斯旺大坝，但纳赛尔增加了购置武器的数量，并一口回绝了美国和平倡议。埃及人开始行使“中立”政策，这意味着纳赛尔旨在尽可能的从东西方获得可能得到的援助，同时保持他攻击西方的自由，以及尽力帮助苏联在阿拉伯和亚非世界获得影响力。

这些行为以及纳赛尔对西方日益增长的敌意使得美国撤回了对建造阿斯旺大坝的协助。随后，埃及人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纳赛尔于1955年完成武器交易后，纳赛尔便紧接着呼吁美国赋予其购置武器的权利，而并不是请求其赠送武器。美国认识到需要维护军备平衡，但它将以色列介绍给法国及其他欧洲的武器供应商。直到1962年，美国才同意向以色列出售其首个重要的美国武器系统，即鹰式防空导弹。

误区

“1956年，以色列无缘无故实施军事袭击。”

事实

停战协议签署后，埃及人仍对以色列保持交战状态。关闭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航运便是其首个表现。1949年8月9日，联合国混合停战委员会支持以色列控诉埃及人非法限制运河航运。联合国谈判官拉尔夫·本奇宣称：“合法运输应不受任何阻挠，并且不应有任何战争封锁，因为这两点与停战协议的内容和精神是一致的。”²⁴

1951年9月1日，安理会命令埃及人向以色列开放运河航运。埃及人拒绝服从。

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拉·赫丁早在1954年就表示：

“阿拉伯人将毫不尴尬地宣布：除非将以色列从中东地图上彻底抹去，不然我们不会满意。”²⁵

1955年，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开始从苏联进口武器构建其兵工厂以用于未来对抗以色列。然而，在短期内他便采用了新战术来发动埃及对以色列的战争。1955年8月31日，他宣布：

埃及人已决定派遣她的英雄们——法老的信徒与伊斯兰教的子孙，来清理巴勒斯坦的土地……以色列边境将不复和平，因为我们需要复仇，一场消灭以色列的复仇。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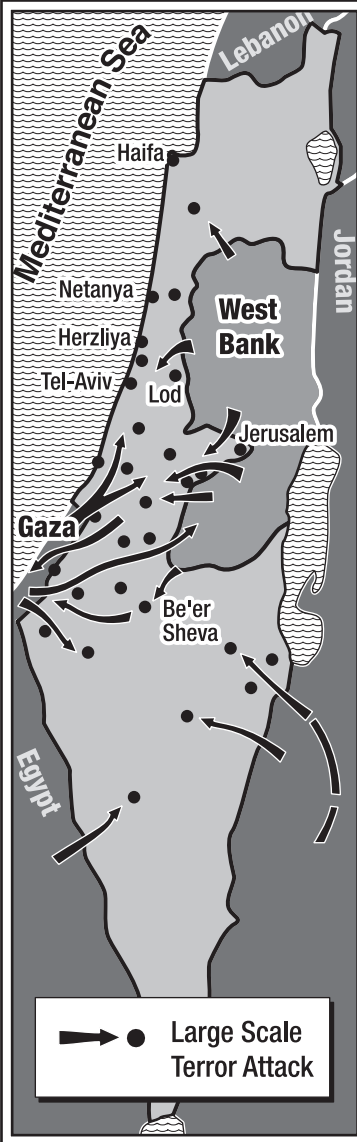
24 “Israel’s Complaint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Suez Canal Blockade; S-2241,”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uly 11, 1951).

25 Al-Misri, (April 12, 1954), cited in, “Mideast-History’s Lesson,” Florida Times Union, (May 7, 2002).

26 Middle Eastern Affairs, (December 1956), p. 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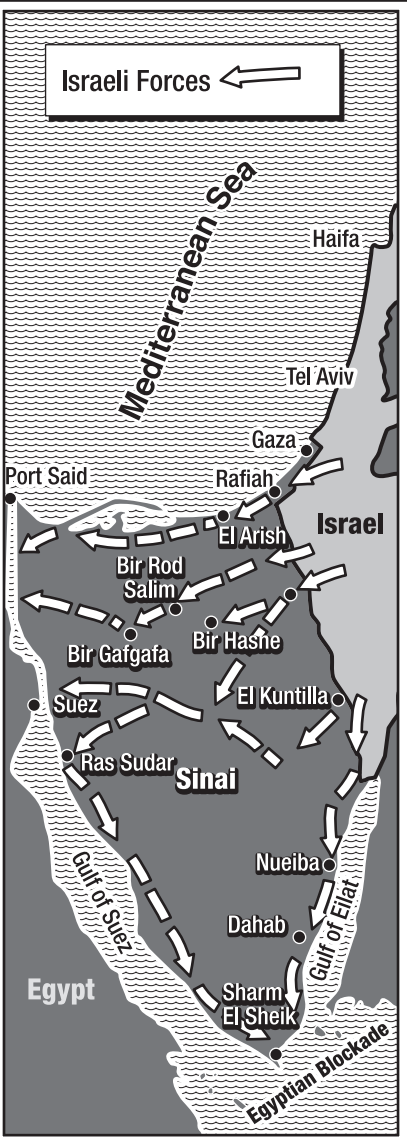
Map 6

Terrorist Attacks
1951-1956



Map 7

The Sinai
Campaign 1956



这些“英雄”是由埃及情报部门训练和武装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或阿拉伯突击队员，他们在以色列边境实施恶意行动，并潜入以色列进行破坏和谋杀。游击队员大部分从约旦基地实施行动，因此，约旦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以色列的报复打击。恐怖袭击事件违反了停战协议条款，即禁止准军事部队发起敌对行动；不仅如此，受到联合国安理会谴责的国家却是以色列，因为其实施了反击行动。

【Map6】 【Map7】

埃及人在蒂朗海峡封锁以色列航道以及1956年7月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使得以色列-埃及人事件持续升级。同年10月14日，纳赛尔明确表示其意图：

我并不仅仅是要与以色列作战。我的任务是拯救阿拉伯世界，防止其在以色列阴谋中毁灭，以色列阴谋在国外扎根。我们的仇恨非常强烈。与以色列讨论和平相处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没有一丝谈判的余地。²⁷

10月25日（不到两周后），以色列便与叙利亚，约旦签署了三方协议并任命纳赛尔为三军总指挥。

在苏伊士运河和阿卡巴湾封锁以色列航运，阿拉伯突击队员加强攻击力度，以及阿拉伯发表黩武言论，促使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攻击埃及人，这一行动是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进行的。这次攻击获得了成功，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加沙地带、大部分的西奈和沙姆·沙伊赫。这次战役共计231名以色列士兵阵亡。

10月30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阿巴·埃班向安理会解释此次挑衅行为：

在这六年里，违反停战协议的交战一直在发生，共计持械抢劫和盗窃案1843例，埃以双方武装冲突1339例，埃及人领土发动的入侵435例，埃及人军事部队及阿拉伯突击队员在以色列蓄意破坏172例。由于埃及人在以色列造成这些恶意行为，使得364名以色列人受伤，101人死亡。仅在1956年，埃及人侵略就造成了28名以色列人死亡，127人受伤。²⁸

误区

“显而易见，美国在苏伊士战争中盲目支持以色列。”

事实

27 Middle Eastern Affairs, (December 1956), p. 460.

28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S/3706, (October 30, 1956), p. 14.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以色列，法国，英国三国秘密计划将埃及人从苏伊士运河驱逐出去而感到心烦意乱。以色列未能告知美国其意图何在，加上无视美国请求其不参与战争，引发了两国的紧张关系。美国随后加入了苏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刚入侵了匈牙利）以强迫以色列撤军。这威胁到以色列失去美国所有援助并受到联合国制裁和驱逐（见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与艾森豪威尔间的交流²⁹）。

美国的施压导致以色列没有从埃及得到任何让步便撤离了其占领的区域。这为1967年的战争播下了种子。

以色列向艾森豪威尔让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对大卫·本·古里安做出了保证。在撤离沙姆沙伊赫这一保卫蒂朗海峡的战略点之前，以色列让美国作出承诺以保持水路航行畅通无阻。³⁰此外，华盛顿赞助联合国创建联合国紧急维和部队用于监督以军撤离的领土。

战争暂时结束了阿拉伯突击队员的活动；然而，几年后一群松散的恐怖组织代替了他们。这些组织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29 Jewish Virtual Library,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History/bgiketoc.html.

30 Janice Gross Stein and Raymond Tanter,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srael's Security Choice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6), p. 163.

6. 六日战争和消耗战，1967-1970

误区

“苏伊士战争之后，阿拉伯政府认可以色列。”

事实

以色列一直表示希望与邻国进行谈判。1960年10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表示将会见首相大卫·本·古里安以协商和平解决方案，这对阿拉伯领导人是一种挑衅。10月15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回答说，以色列正试图欺骗全世界，并重申，埃及人不会承认以色列这一犹太国家。¹

阿拉伯人也同样坚决拒绝协商关于难民的单独处理问题。纳赛尔明确表示，解决难民问题并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以色列的危险，”他说，“在于以色列的存在，正如它正存在于以色列所代表的一切之中。”²

与此同时，叙利亚利用矗立在加利利之上3000英尺的戈兰高地，炮轰以色列农场和村庄。1965年和1966年，叙利亚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而纳赛尔的言辞也变得越来越好战：“我们不会进入巴勒斯坦中覆盖着沙子的土壤，而是进入其饱含鲜血的土地。”他于1965年3月8日说³

几个月后，纳赛尔再次表达了阿拉伯人的野心：“……完整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毁灭以色列。当下目标：完善阿拉伯军事力量。国家目标：消灭以色列。”⁴

误区

“1967年，以色列无缘无故实施军事打击。”

事实

1 Encyclopedia Americana Annual 1961, (NY: Americana Corporation, 1961), p. 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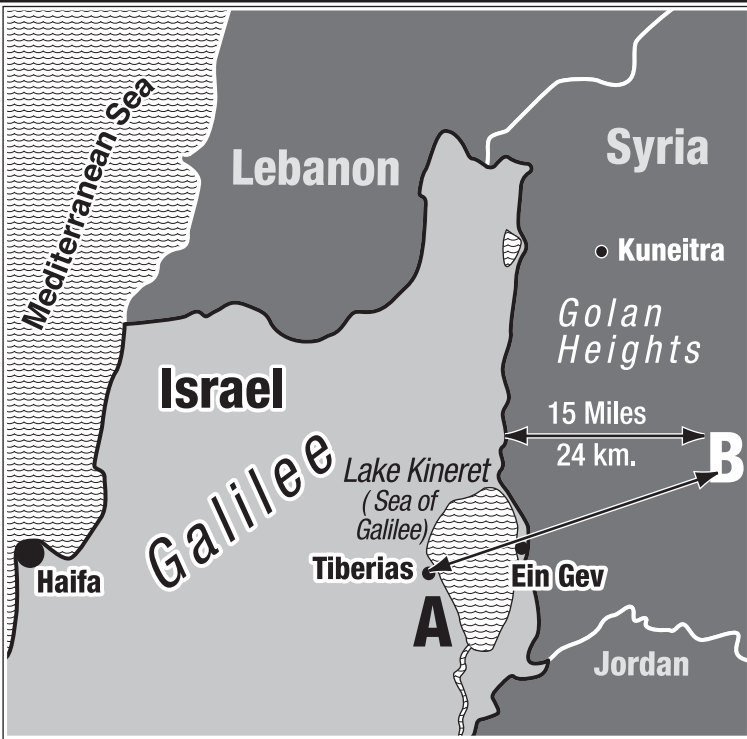
2 Speech by Nasser to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National Assembly, March 26, 1964, quoted in Yehoshafat Harkabi, Arab Attitudes To Israel,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1972), p. 27.

3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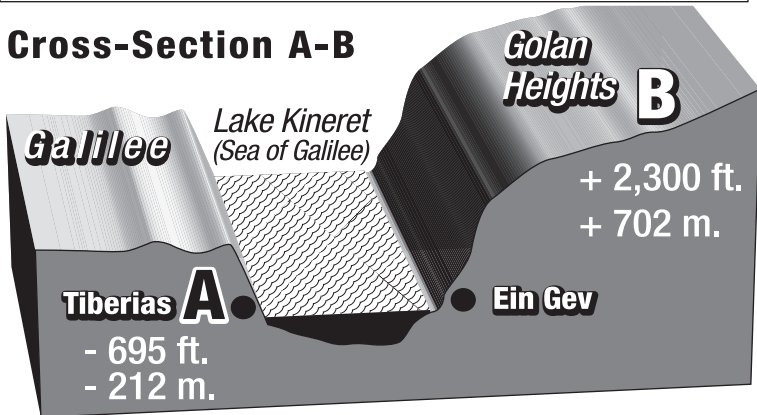
4 Samuel Katz, Battleground-Fact and Fantasy in Palestine, (NY: Bantam Books, 1985), pp. 10-11, 185.

Map 8

The Golan Heights Prior to the 1967 War.
Distances and Elevations



Cross-Section A-B



阿拉伯好战的言论、威胁的行为，以及最终将会发动的战争行径使以色列别无选择地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要成功做到这一点，以色列需要出其不意，哪怕等待阿拉伯人的一次入侵，以色列也将一直处于灾难性的不利中。

【Map8】

除了纳赛尔的口头威胁，以色列还遭受到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袭击。1965年，以色列遭受了35次突袭。1966年增加到41次。1967年的前四个月，共计遭受袭击37次。⁵

与此同时，1967年4月7日，叙利亚在戈兰高地攻击以色列集体农场的行为激起了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在此期间，以色列飞机击落6架叙利亚的米格战机。此后不久，苏联——为叙利亚和埃及人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通知大马士革称以色列集结大规模军事力量准备进攻。尽管以色列否认这一消息，叙利亚决定启用与埃及人签订的防御条约。

5月15日，以色列独立日，埃及人军队开始进入西奈，并集结在以色列边境附近。5月18日，叙利亚部队准备沿戈兰高地展开战斗。

纳赛尔下令联合国紧急部队于5月16日撤退，该部队自1956年一直驻扎在西奈。正如其前任所承诺的不必让联合国大会关注这一事件，联合国秘书长乌坦同意了 这个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军后，阿拉伯人宣布（1967年5月18日）：

今天，保护以色列的国际紧急部队不再存在。我们将不再有耐心。我们不再向联合国控诉以色列。我们对以色列采取的唯一方式全面战争，这将导致犹太复国主义的灭绝。⁶

5月20日，叙利亚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热情回应：

现在，我们的军队已完全准备好击退进攻、开创解放、推翻阿拉伯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叙利亚军队整齐划一地把手指放在扳机上……我作为一名军人，相信是时候开始这场歼灭战了。⁷

5月22日，埃及人在蒂朗海峡关闭了以色列航运和所有开往埃拉特的船只。

这种封锁切断了以色列与亚洲的唯一供应路线，并阻止了以色列主要供应商伊朗对其输送燃油。第二天，约翰逊总统宣布这次封锁违反法律，并尝试组织了一支国际船队来实验，结果失败了。

纳赛尔完全明白，他正在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出手。成功封锁的第二天，他公

5 Netanel Lorch, *One Long War*, (Jerusalem: Keter, 1976), p. 110.

6 Isi Leibler, *The Case For Israel*, (Australia: The Globe Press, 1972), pp. 60–61.

7 Ibid.

然说：“犹太人威胁发动战争。我的回答是：欢迎！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⁸

纳赛尔几乎每天都在挑衅以色列还击。他于5月27日称“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摧毁以色列，阿拉伯人想战斗，”。⁹第二天，他补充说：“我们不接受……与以色列共存……现在的问题不是建立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关系……与以色列的战争实际上从1948年就开始了。”¹⁰

5月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与埃及人签署了一份防御协议。而后，纳赛尔宣布：

埃及人，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在以色列边界蓄势待发……直面挑战，而我们身后则是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科威特，苏丹和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这次的行动将震惊世界。今天，他们将会知道，阿拉伯人为战斗而生，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已到了开展严厉行动而不是宣告的时候了。¹¹

伊拉克总统阿布杜尔·拉赫曼·阿叶夫也加入了口头战争：“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错误，必须被纠正。这是我们消灭耻辱的机会，这个耻辱自1948年以来一直与我们共存。我们的目标是彻底的清除——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¹² 6月4日，以色列加入了与埃及人，约旦和叙利亚的军事联盟。

阿拉伯军队言行一致。约250000人多的军队（近一半在西奈），超过2000辆坦克和700架飞机包围着以色列。¹³

此时，以色列军队已持续三个星期处于警备状态。这个国家不能无限期地充分调动军队，也不能让阿卡巴湾航道被永久封锁。以色列的最佳选择是第一个发动攻击。1967年6月5日，以色列下令攻打埃及人。

误区

“纳赛尔有权对以色列关闭蒂朗海峡的航运。”

事实

1956年，美国向以色列保证其认可犹太国家使用蒂朗海峡的权利。1957年，17

8 Abba Eban, *Abba Eban*, (NY: Random House, 1977), p. 331.

9 Leibler, p. 60.

10 Leibler, p.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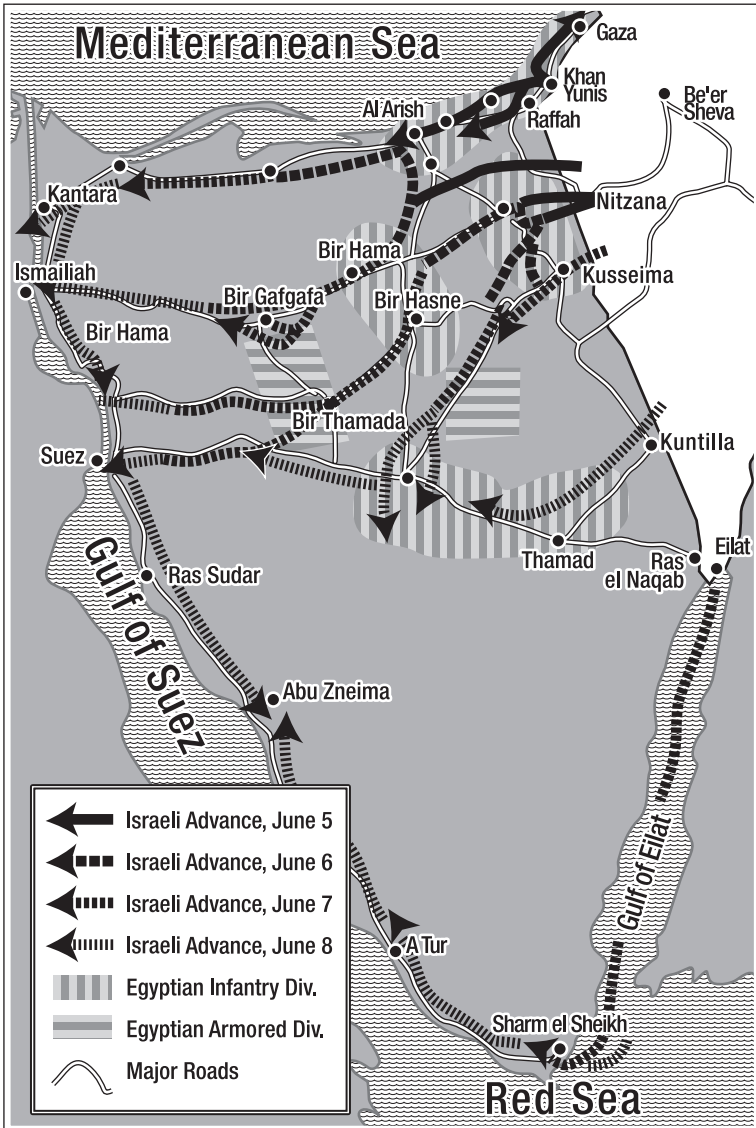
11 Leibler, p. 60.

12 Leibler, p. 61.

13 Chaim Herzog, *The Arab-Israeli Wars*, (NY: Random House, 1982), p. 149.

Map 10

The Egyptian Front
June 5-8, 1967



Map 9

Israel Before June 1967



个海上强国在联合国宣布，以色列拥有海峡过境权。此外，封锁违反了《领海及毗连区公约》，该公约于1958年4月27日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被采纳。¹⁴

封锁蒂朗海峡是1967年开战的原因。以色列的进攻是对埃及第一次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回应。

战后，约翰逊总统承认（1967年6月19日）：

如果没有什么比愚蠢胡闹更能解释这次战争爆发的话，那么该被禁止的其实是武断危险地宣布决定。所有国家必须平等拥有利用海上通道的权利。

¹⁵

【Map9】

【Map10】

误区

“美国帮助以色列在六天内击败阿拉伯人。”

事实

美国试图通过谈判阻止战争，但美国无法说服纳赛尔及其它阿拉伯国家停止他们的好战言论和行动。不过，在战争之前，约翰逊总统警告称：“以色列不会单独面对这一切，除非它决定单干。”¹⁶随后，当战争开始时，美国国务院宣布：“无论思想、言论，还是行动，我们的立场都保持中立。”¹⁷

此外，阿拉伯人错误地指责美国向以色列补给空运物资，约翰逊对该地区实施武器禁运（法国作为以色列的另一位主要的武器供应商，也对以色列实施了武器禁运）。

相反的是，苏联人向阿拉伯人提供大量的武器。同时，科威特，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军队向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前线输送军队和武器。¹⁸

14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Geneva: UN Publications 1958), pp. 132–134.

15 Yehuda Lukacs, Documents o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1967–1983,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7–18; Eban, p. 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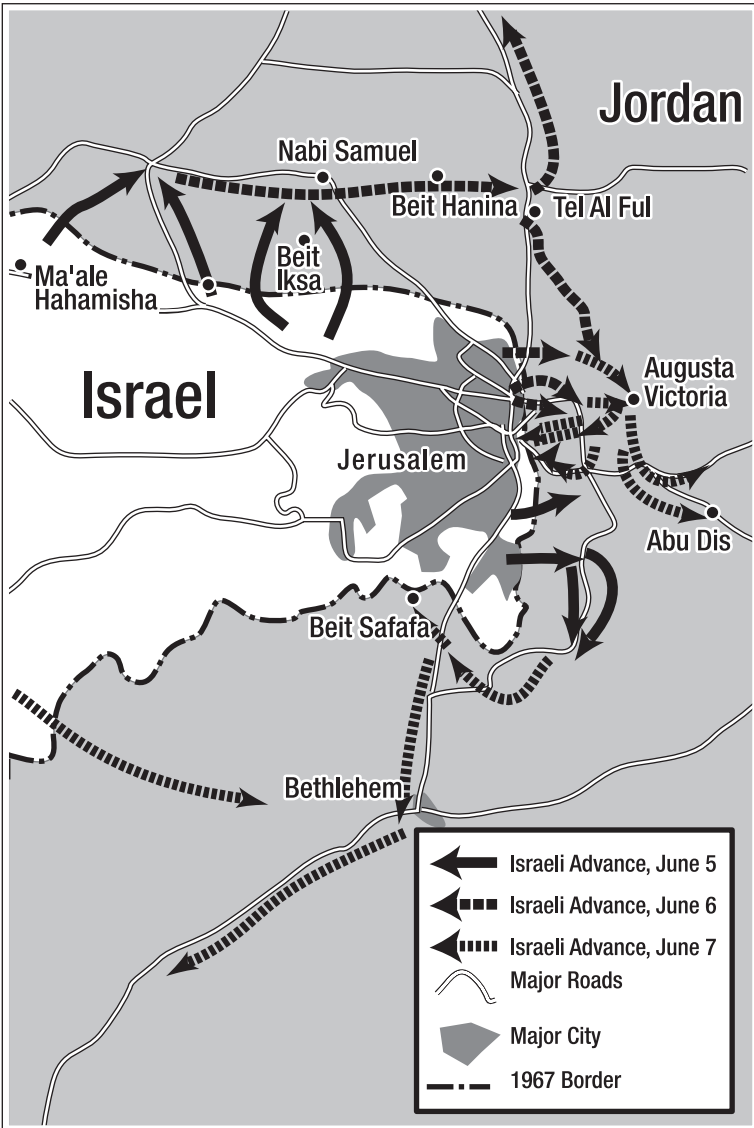
16 Eban, p. 358.

17 Lyndon B.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 299.

18 Sachar, p. 629.

Map 11

The Battle for Jerusalem
June 5-7, 1967



误区

“为占领耶路撒冷，以色列袭击约旦。”

事实

列维·埃斯科尔总理致电约旦国王侯赛因说，以色列不会攻击约旦，除非约旦攻击在前。当约旦的雷达监测到一群从埃及人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时，埃及使侯赛因相信飞机是他们派出的，随后，侯赛因命令炮击西耶路撒冷。然而事实证明这些飞机是以色列的，当时飞机在摧毁埃及人陆地上的空军部队后正往回赶。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袭击了以色列北部边境。

如果约旦没有展开攻击，耶路撒冷的地位在战争中就不会改变。然而，当城市遭到袭击时，以色列就需要捍卫它，在这一过程中，利用这个机会统一城市，结束了东部被约旦占领19年的历史。

误区

“以色列没必要在 1967 年 6 月打响第一枪。”

事实

通过出其不意的攻击，以色列军队设法在战斗打响后的六天就突破敌后战线，并能够向开罗，大马士革和安曼进军。6月10日，停火。

这次胜利付出了非常高成本的代价。在强攻戈兰高地时，以色列遭受115人死亡——大致上等同于美国人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死亡的人数。总之，以色列伤亡惨重——777人死亡，2586人受伤——以色列伤亡人数与总人口比例相当于美国在八年越南战争中伤亡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的两倍。¹⁹尽管以色列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以色列空军的200名战士中有46名死亡。²⁰如果以色列像1973年那次一样等待阿拉伯人先出击，而不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话，那么其付出的代价会更高且不能保证取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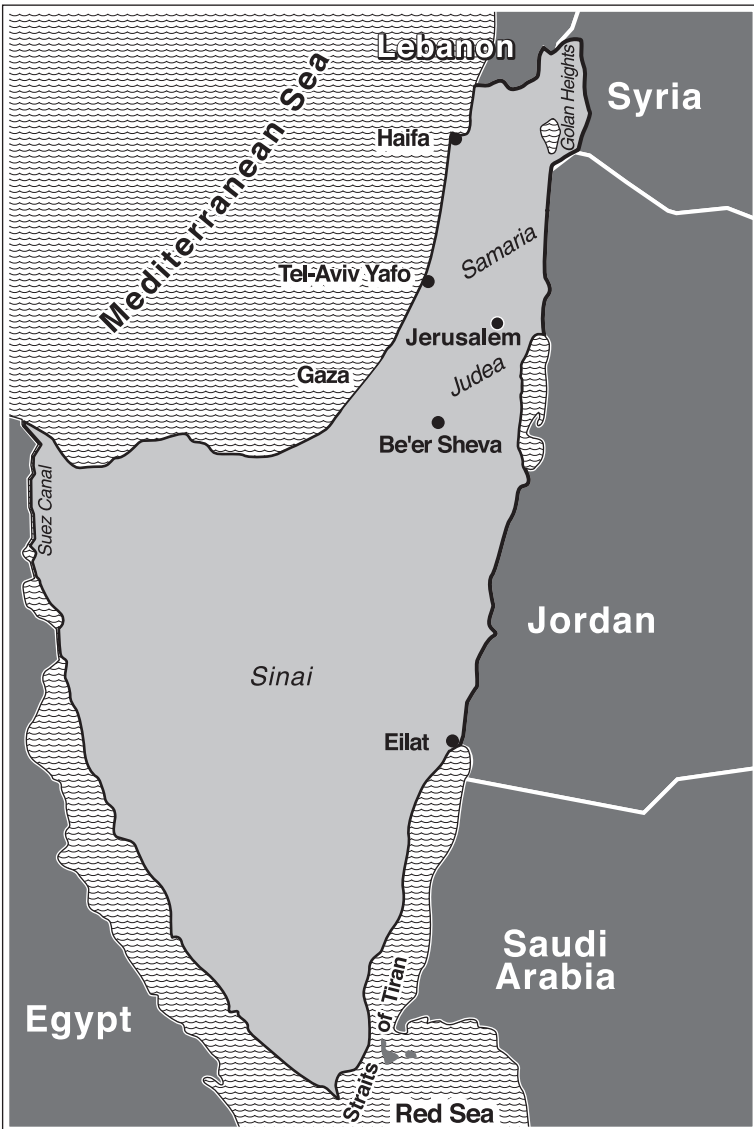
【Map11】

19 Katz, p. 3.

20 Jerusalem Post, (April 23, 1999).

Map 12

Cease-Fire Lines After the Six-Day War
1967



误区

“以色列将爱好和平的阿拉伯村民驱逐出约旦河西岸，并在战后阻止他们回来。”

事实

6月5日约旦发动攻击后，大约325000名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逃走了。²¹约旦公民从一个自认为是其祖国的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免卷入交叉开火的战争中。

一位在杰里科担任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营地管理员的巴勒斯坦难民说阿拉伯政治家已在营地散布谣言，“他们说所有的年轻人会被杀死。人们从收音机上听到说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所以他们觉得也许这将是一次长期的战争，他们想待在约旦。”²²

部分离开的巴勒斯坦人更愿意生活在一个阿拉伯国家，而非在以色列军事统治下。各种巴解组织派系成员逃离以色列以避免被其捕获。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尼尔斯-格兰·格兴去调查情况，发现许多阿拉伯人担心自己不能再从远在国外工作的家庭成员那里收到钱。²³

出于“战略和安全因素”，以色列军队下令少数巴勒斯坦人转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被转移的巴勒斯坦人可以在几天内返回，在其他情况下以色列愿意提供帮助，将他们重新安置到其他地方。²⁴

【Map12】

以色列现在统治的巴勒斯坦人超过75万——其中大多数都仇视政府。尽管如此，9000多名巴勒斯坦人于1967年与家人团聚。最终，60000多名巴勒斯坦人重回故土。²⁵

六日战争结束后，约翰逊总统对结束冲突的下一步要求宣布了自己的观点：

21 Encyclopedia Americana Annual 1968, p. 366.

22 George Gruen, “The Refugees of Arab-Israeli Conflict,” (NY: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March 1969), p. 5.

23 Gruen, p. 5.

24 Gruen, p. 4.

25 Encyclopedia Americana Annual 1968, p. 366.

“很显然，必须撤离军队；但也必须认可国民生命的权利，进一步解决难民问题，释放海上船舶使其无害通过，限制军备竞赛并尊重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26

误区

“1967年战争期间，以色列故意攻击自由号航空母舰。”

事实

以色列攻击自由号航空母舰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发生在1967年全面战争的混乱时期。十个美国官方调查和三个以色列官方调查都最终得出结论：攻击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1967年6月8日，六日战争的第四天，以色列最高指挥部收到报告称，以色列军队在埃勒·阿瑞什遭遇海上袭击，猜测袭击来自埃及军舰，因为他们有一天的作战时间。美国宣布，几天前它已没有海军在战场前线数百英里内作战；然而，自由号航空母舰这一美国情报船在国防情报局与中央情报局的双重指挥下，与第六舰队一起去执行监控战争的任务。由于一系列美国通信失败，自由号航空母舰没有接收到保持在100英里外的指挥信息，船航行至距西奈海岸14英里内。以色列人误以为是这艘船炮击了自己的士兵，于是发动战机和鱼雷艇对其进攻，造成34名自由号航空母舰成员死亡，171人受伤。第六舰队的舰船被命令发射四架拥有战斗机掩护的飞行器来保护自由号航空母舰，但白宫在收到一条消息后便召回了飞机，消息称以色列人向白宫承认他们袭击了自由号航空母舰。

从攻击前到攻击结束后制造的无线电传输磁带都不包含任何关于飞行员在攻击自由号航空母舰前看见了船上的美国国旗这一陈述。在突袭中，飞行员特别强调“她没有国旗！”录音也表明，一旦飞行员通过阅读其船体号码，知道了船的身份，他们就会终止攻击，并离开了这片区域。²⁷

1967年6月13日，中情局发布事件报告，一个过于狂热的飞行员可能将自由号航空母舰误认为是埃及船只。1981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总结道：“虽然这些（以色列通信信号情报）报告透露了一些令人质疑的情节——飞行员关心船的国籍，

26 Lyndon B. Johnso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DC: GPO 1968), p. 683.

27 Hirsh Goodman, “Messrs. Errors and No Facts,” *Jerusalem Report*, (November 21, 1991); Arieh O’ Sullivan, “Exclusive: Liberty attack tapes revealed,” *Jerusalem Post*, (June 3, 2004).

可却排除了任何关于以色列海军和空军故意袭击一艘美国船只的理论。”²⁸

以色列人最初吓坏了，他们以为袭击了一艘苏联舰船，并可能引发苏联加入战斗。²⁹当以色列人确定其攻击的是美国战舰后，他们去特拉维夫向美国大使馆报告，并为美国人提供一架直升机飞往自由号航空母舰，同时提供任何美国需要的帮助以疏散伤员和救助航空母舰。美国接受了以色列提供的帮助，一位美国海军专员被空运到自由号航空母舰。

2003年10月，第一个到达自由号航空母舰的以色列飞行员打破了36年来的沉默，回应了这次攻击。亚提法·斯佩克特准将说，他被告知一艘埃及船舰在加沙海岸附近。“这艘船肯定没有任何可以看见的符号或标志。我所关心的是，它不是我们的船舰。我寻找甲板上是否有巨大的白色十字架，那是我们的海军标志。但这艘船没有，所以这不是我们军队。《耶路撒冷邮报》获得了斯佩克特的无线电传播记录，在这份记录中，他说，“我不能识别这艘船的身份，但无论如何，它是一艘军事船。”³⁰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于1967年7月26日告诉国会：“我们对带领调查组的海军上将很有信心，调查结果显示这次攻击不是故意的。”二十年后，他再次重申那是一次错误袭击，并告诉“拉里·金节目”的一位询问者，他20年来不曾改变主意，因为没有什么可“掩盖”的。³¹

2004年1月，美国国务院召开关于自由号事件的会议，并公布了新的文件，包括1967年6月13日与6月21日的中央情报局备忘录，新文件称，以色列不知道这艘船舰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历史学家大卫·海切说，现有的证据“强烈说明”以色列并不知道其攻击的是一艘美国船。两位前美国官员，第一位是欧内斯特·卡斯特尔，他是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海军专员，以色列对其发送了第一份攻击报告，第二位是约翰·海顿，特拉维夫中情局局长，他也认为自由号袭击事件是一个错误。³²

以色列为这场悲剧道歉，并支付了美国和遇难者家属近13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赔款，该赔款总额由美国国务院计算得出。1987年12月17日两国政府互换外交照会，此事正式结束。

28 “Attack on a SIGINT Collector, the U.S.S. Liberty,” “Special Series Crisis Collection,”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p. 64.

29 Dan Kurzman, *Soldier of Peace: The Life of Yitzhak Rabin*, (NY: HarperCollins, 1998), pp. 224–227; Rabin, p. 108–109;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1991); L. Wainstain, “Some Aspects of the U.S. Invol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risis, May-June 1967,”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February 1968).

30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0, 2003). See also Nathan Guttman, “Memos show Liberty attack was an error,” *Ha’aretz*, (July 9, 2003); Hirsh Goodman and Zeev Schiff, “The Attack on the Liberty,”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1984).

31 *The Larry King Show* (radio), (February 5, 1987).

32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3, 2004);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2, 2004).

许多自由号航空母舰的幸存者仍处于痛苦之中，他们相信这次袭击是以色列故意而为。然而，指控以色列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会故意攻击美国的船舰，因为那时美国是以色列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和支持者。在美以双方紧张的气氛中，一长串的通信混乱可能是更好的解释。

“阿拉伯人说他们想要回自己的领土，但他们不想和我们谈话，他们不想与我们谈判，他们不想认可我们。他们希望通过完美的构想获得和平。”

——阿巴·埃班³³

误区

“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拒绝与阿拉伯人谈判和解。”

事实

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的土地足够超过其拥有的地区三倍之多，从8000平方英里增加到26000平方英里。这场胜利使得以色列统一耶路撒冷并占领西奈，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希望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和平谈判。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表示，愿意让出几乎所有获得的领土，以换取和平。正如摩西·达扬所说，耶路撒冷只需等待一个从阿拉伯领导人打来的电话，便会开始谈判。³⁴

但是在1967年8月，这些希望都破灭了。阿拉伯领导人在喀土穆举行会议，通过了三不规则：“对以色列，不和平相处，不谈判，不认可。”³⁵

以色列前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写道：“以色列的信仰——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经到来——消失了。战事结束后三周，苏伊士运河出现了第一次重大战争”

³⁶

33 Quoted in Alfred Leroy Atherton, Jr.,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Summer 1990).

34 Walter Lacquer, *The Road to Wa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p. 297.

35 “Khartoum Resolutions,” (September 1, 1967),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three_noes.html.

36 Chaim Herzog, *The Arab-Israeli Wars*, (NY: Random House, 1982), p. 195.

误区

“六日战争后，巴勒斯坦人愿意协商解决问题。”

事实

1964年，阿拉伯联盟在开罗创造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作为对付以色列的武器。直到六日战争之前，巴解组织曾参与恐怖袭击，这场袭击造就了战争的势头。巴解组织和其他巴勒斯坦团体为约旦和埃及人而展开活动可不是为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创建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激进主义的焦点是毁灭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于1967年被击败后，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目标。鉴于一百万名阿拉伯人处于以色列统治下，一些巴勒斯坦认为发动一场解放战争的前景已经具备。为此，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约旦河西岸煽动恐怖活动。1967年9月—12月，共发动了61次袭击，大多数指向民用目标，例如工厂、电影院和私人住宅。³⁷

以色列安全部队逐渐能更有效地阻止恐怖分子对以色列及其领土进行破坏。因此，巴解组织开始使用不同的策略——袭击目标转向海外犹太人和以色列人。1968年年初，第一架飞机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

误区

“以色列应为消耗战负责。”

事实

埃及人总统纳赛尔认为，由于大多数以色列军队依靠储备品而活，因此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消耗战。他相信以色列将无法承受经济负担，并且持续的人员死亡会破坏以色列的士气。为了实行这种慢慢削弱以色列的策略，纳赛尔下令一点点攻击以色列，这样就不会引发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

早在1967年7月1日，埃及人就开始炮击苏伊士运河附近的以色列阵地。1967年10月21日，埃及人沉没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造成47人死亡。几个月后，埃及大炮开始沿着苏伊士运河炮轰以色列，以色列军方巡逻队遭伏击。这场血腥的

37 Netanel Lorch, *One Long War*, (Jerusalem: Keter, 1976), pp. 139–146.

消耗战，持续了三年。自1967年6月15日战争开始到1970年8月8日宣告停火的期间，以色列伤亡惨重，共有1,424名士兵和100多名平民死亡，另有2,000名士兵和700名平民受伤。³⁸

误区

“埃及人终止了消耗战并与以色列和平谈判，但耶路撒冷摒弃这些行为。”

事实

1970年的夏天，美国说服以色列与埃及人签订停火协议。停火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谈判。

然而在8月7日，苏联人和埃及人沿着苏伊士运河 32英里深的禁区内安放先进的地对空导弹。这一行为违反了停火协议，协议禁止任何军事设施的引进和安装。1973年，“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防空系统”为埃及人突袭以色列提供了防空覆盖。

³⁹

尽管埃及人违反了停火协议，联合国会谈却依旧继续。这一额外证据表明以色列急于走向和平。然而会谈很快遭遇短路——联合国特使加纳·嘉林接受了埃及对242号决议诠释，呼吁以色列在1967年6月5日前撤军到分界线内。

在此基础上，埃及人于1971年2月20日在一封冲突信中表示愿意“与埃及人签订和平协议”。但是这种表面上的缓和掩盖了埃及人永远不变的民族统一主义和不愿意接受一个真正的和平的思想，从信中所述的一大堆保留条件和前提条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和平协议中的关键语句并没有在埃及人进行发表或广播。此外，埃及人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通过“阐明信件内容不应是冲突而是埃及人政府”这一方式，以色列试图将冲突任务化为间接会谈。但对于埃及政府而言，他们拒绝接受。

就在冲突信事件发生后，埃及人新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开罗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NC）会议上发表演讲。他承诺支持开罗“直到胜利”，并宣布，埃及不会接受242号决议。⁴⁰

在萨达特表示自己已准备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之后的第五天，萨达特的密友、

38 Some historians consider the starting date of the War of Attrition in 1968 or 1969. We are using Chaim Herzog's time frame. Chaim Herzog, *The Arab-Israeli Wars*, (NY: Random House, 1984), pp. 195–221; Nadav Safran, *Israel The Embattled Ally*,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6.

39 Time, (September 14, 1970); John Pimlott,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s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NY: Crescent Books, 1983), p. 99.

40 Cited in, Anwar Sadat, *The Public Diary of President Sadat*, Vol 2. (BRILL: 1978), pp. 33–34..

半官方《金字塔报》的编辑默罕默德·海卡尔写道：

现阶段阿拉伯政策只两个目标。第一，消除1967年以色列侵略的痕迹，让以色列从它占领的所有领土上撤军。第二个目标是消除1948年的侵略痕迹，这意味着的消除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然而，目前这是一个抽象的，没有决定的目标，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执行第一目标前已错误地开始执行第二目标。⁴¹

只有以色列投降并履行自己所有要求，萨达特才愿意签署和平协议。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表示萨达特对和平协议并非真正感兴趣。

41 Al-Ahram, (February 25, 1971)

7. 1973 年战争

误区

“以色列应为 1973 年战争负责。”

事实

在1972一整年以及197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威胁将要发动战争，除非美国强迫以色列接受他对242号决议的诠释——所有以色列军队撤离于1967年占领的土地。在一次1973年4月的采访中，萨达特再次警告将恢复与以色列的战争。¹但是，由于他在1971年和1972年曾发出同样的战争威胁，多数观察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

美国发起的休战过去了三年，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联合国开办了一次新的和平对话。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新的战争前景已经远离。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犹太历中最神圣的一天——埃及人和叙利亚合起向以色列发起突袭。调动到以色列边界的军队相当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全部军力。²在戈兰高地，大约有180辆以色列坦克面临1400辆叙利亚坦克的冲击。沿着苏伊士运河，不到500名以色列保卫者遭到80000名埃及人攻击。

以色列在战争的头两天处于防御状态，之后调动储备并最终击退了入侵者，同时深入攻击叙利亚和埃及人。阿拉伯国家迅速从苏联获得海上和空中补给，并拒绝了美国立即停火的建议。因此，美国开始为以色列提供补给。两周后，联合国安理会将埃及人从灾难性的失败中救出，但联合国安理会在战争期间未能采取行动，因为那时战争趋势有利于阿拉伯国家。

10月22日，安理会通过第338号决议，呼吁“有关各方停止一切战斗并立即终止所有军事活动。”投票当天，以色列军队已切断并隔离了埃及人第三军队，且有能力和摧毁它。³

尽管以色列国防军最终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这场战争被认为是以色列外交和军事的失败。共计2688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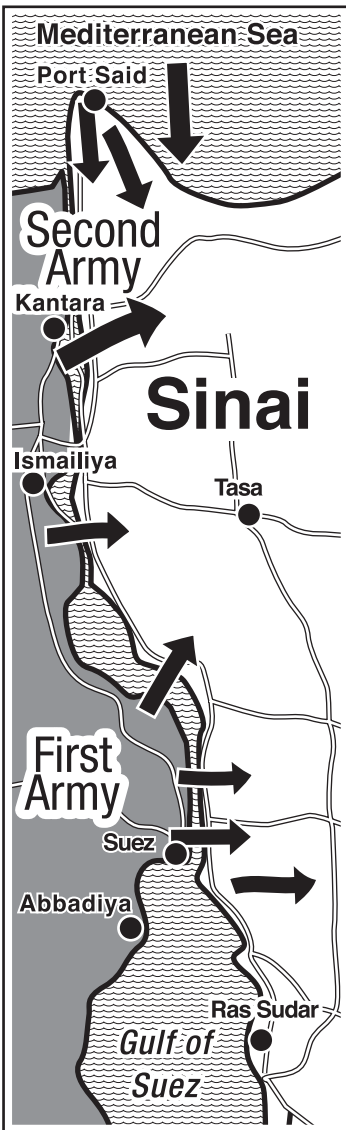
【Map13】

1 Newsweek, (April 9,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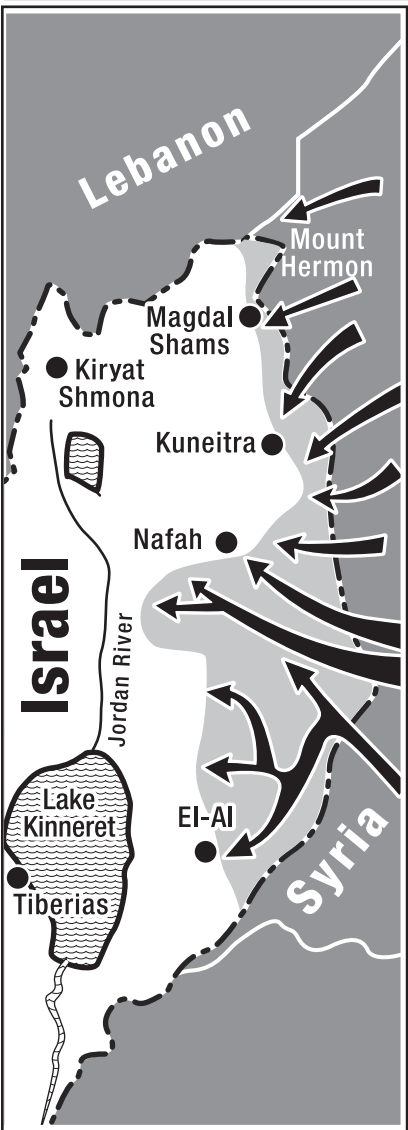
2 Chaim Herzog, *The Arab-Israeli Wars*, (NY: Random House, 1984), p. 230.

3 Herzog, p. 280.

Map 13 Egyptian Attack
Oct. 6, 1973



Syrian Attack
Oct. 6, 1973



误区

“以色列因拒绝萨达特于 1971 年提倡的和平共处而错过了建立和平的机会。”

事实

1971年，埃及人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提出其可能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前提是以色列需返还所有受争议的领土。

修正主义历史表明：由于未能积极回应萨达特的提议，以色列错过了创建和平和避免1973年战争的机会。然而事实与其相反，萨达特听起来并非是一位对和平感兴趣的领导者。他威胁说如果没有实现政治解决就会发动战争，且要求以色列在西奈撤离所有军并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同时，他宣布将永远不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他也不愿意谈判，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惹恼其在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的金融赞助者，并可能失去权力。此外，萨达特不会在1971年建立和平，因为这样的和平会被认为是软弱和耻辱。⁴

1972年，在以色列拒绝其提议后，萨达特称自己一定会发动战争并已准备好牺牲一百万名士兵与以色列展开对决。⁵一年后，他将这一威胁付诸行动。

“所有国家都应发动战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人将摧毁所有的人类组织、文明，以及好人们正努力去做的工作。”

——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⁶

4 Shlomo Aronson, “On Sadat’s Peace Initiatives in the Wake of the Yom Kippur War”; Mitchell Bard, *Will Israel Survive*, (NY: Palgrave, 2007), pp. 8–9.

5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747.

6 *Beirut Daily Star*, (November 17, 1972).

误区

“埃及人和叙利亚是唯一参与了 1973 年战争的阿拉伯国家。”

事实

至少有九个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四个非中东部国家，积极参与埃及人-叙利亚战争。

赎罪日战争的前几个月，伊拉克将一个中队的猎人战机转移到埃及人。战争期间，18000名伊拉克战士与几百辆坦克部署在戈兰高地中央，10月16日向以色列阵地发起攻击。⁷早在10月8日——战争的第三天，伊拉克的米格战机就已在戈兰高地上开始运作。

除了担任经济担保人，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还为战争提供人力。沙特阿拉伯派出约3000部队的一个旅前往叙利亚，这支部队一路杀往大马士革。同时，利比亚将法国生产的幻影战机派往埃及人，这违反了巴黎禁令——不允许转移巴黎制造的武器。⁸

1973年12月，叙利亚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在国民大会上讲述了一个例子以证明叙利亚军队无上英勇：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一名从阿勒波招募来的士兵亲手杀害了28名犹太士兵，就像屠宰绵羊一般。他的战友都见证了这次屠杀。他用斧一把斧头屠杀了其中三名犹太士兵，并砍掉了他们的脑袋……他与一名士兵面对面打斗，扔下斧头试图拧断他的脖子，并当着同伴的面吞噬他的肉。这是一个特例。我需要单独授予他共和国奖章。同样，我也会将这个奖章授予任何一位杀死28名犹太人的士兵，我将欣赏他的英勇行为，并对其表示敬意。”⁹

其他北非国家对阿拉伯和苏联呼吁其援助前线作出了回应。阿尔及利亚派出三个中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个装甲旅和150辆坦克。大约1000——2000突尼斯士兵被安置在尼罗河三角洲。苏丹在埃及人南部安置了3500名士兵，摩洛哥将三个旅派往前线，其中包括2500名前往叙利亚的士兵。

7 Trevor Dupuy, *Elusive Victory: The Arab-Israeli Wars, 1947-1974*, (NY: Harper & Row, 1978), p. 462.

8 Dupuy, p. 376; Herzog, p. 278; Nadav Safran, *Israel The Embattled Ally*,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99.

9 Official Gazette of Syria, (July 11, 1974).

叙利亚防空部队使用黎巴嫩的雷达小组。黎巴嫩也允许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其领土上向以色列平民定居点开炮。巴勒斯坦人在南部前线与埃及人和科威特人作战。¹⁰

在10月份发生的战斗中，参与最少的可能是约旦国王侯赛因，表面上看侯赛因一直不知晓埃及人和叙利亚战争计划。但是，侯赛因在最好的部队中派出两支——第40装甲旅和第60装甲旅——前往叙利亚。10月16日，这支部队在南部驻扎，捍卫从安曼到大马士革的主要路线并沿着库奈特拉-萨沙路线攻击以色列。三架约旦炮台和近100辆坦克发动了这次袭击。¹¹

10 Herzog, pp. 278, 285, 293; Dupuy, p. 534.

11 Herzog, p. 300.

8. 边界

误区

“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改变了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独立国家之间的政治和边界现状。”

事实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法国和英国的强权建立，中东国家的边界被西方列强任意划定。联合国分治计划给以色列分配的的地区全部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下——奥斯曼帝国从1517年到1917年间一直统治着巴勒斯坦。

当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法国接管了这片现在被称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土地。英国接管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1926年，边界被重新划分，黎巴嫩从叙利亚分离。

英国任命了在叙利亚曾被法国废黜的费萨尔酋长为伊拉克这个新王国的统治者。1922年，英国建立了领土包含所有巴勒斯坦和约旦河以东的外约旦酋长国，目的是为了在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战争中，家族被击败的阿布杜拉酋长有一个王国可以统治。直到二十世纪，没有一个与以色列接壤的国家是独立的。许多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是在以色列独立之后才相继独立的。¹

误区

“以色列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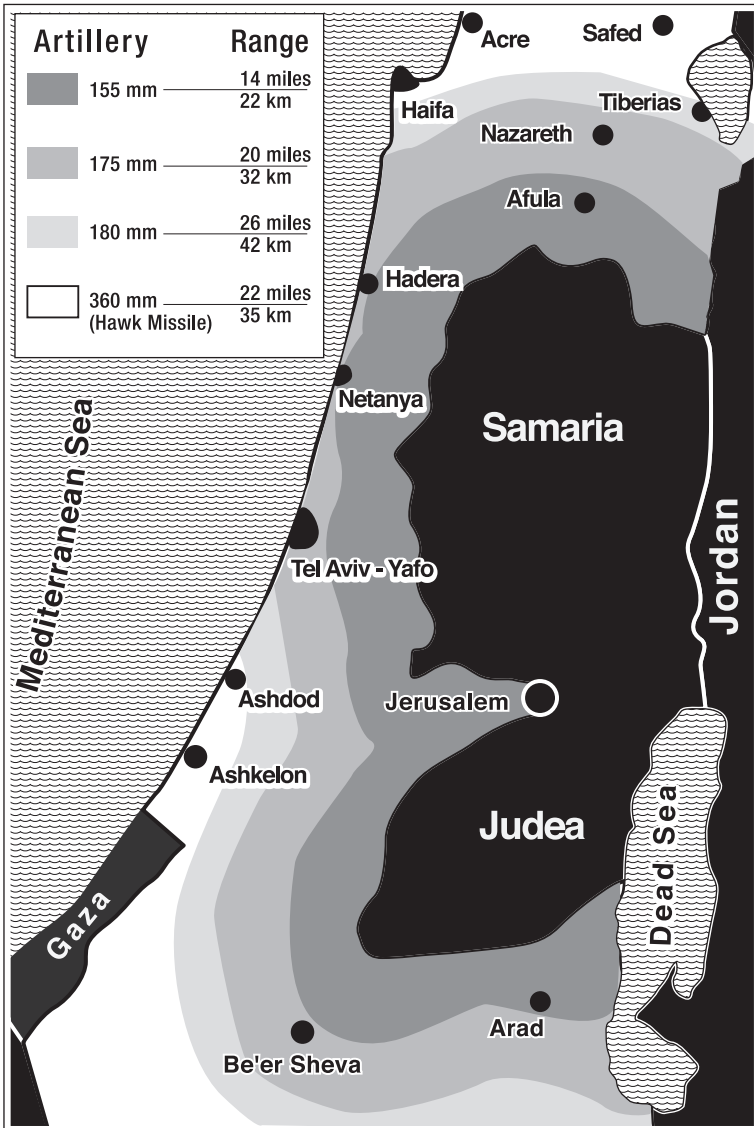
事实

以色列的边界由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了分治决议时决定。在一系列的防御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许多额外的领土。大多数情况下，以色列从这些领土中撤出。

¹ Egypt didn't achieve independence until 1922; Lebanon, 1946; Jordan, 1946; and Syria, 1946. Many of the Gulf states became independent after Israel: Kuwait, 1961; Bahrain, 1970;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1971; and Qatar, 1971.

Map 14

Missile and Artillery Ranges From West Bank Positions



作为1974年脱离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将1967年与1973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归还叙利亚。

根据1979年的以色列-埃及人和平条约，以色列第三次撤出西奈半岛。以色列已经从大部分在独立战争中占领的沙漠地区撤出。

【Map14】

1956年苏伊士冲突中，以色列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之后，一年后，以色列将半岛割让给埃及人。

1983年9月，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大部分地区到阿瓦利河以南。1985年，除了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一个狭窄的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2000年，连这个狭窄的安全区以色列也单方面放弃了。

与巴勒斯坦，约旦签订和平条约后，以色列同意从1967年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领土上撤出。小部分土地归还约旦，超过40%的土地割让给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巴勒斯坦签署的协议还包括在1994年以色列撤离于1973年从埃及人夺取的加沙地带。

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最后达成协议：95%撤离约旦河西岸，100%撤离加沙地带。此外，伊扎克·拉宾总理和他的继任者提供以几乎所有军队撤出戈兰高地，换取与叙利亚的和平相处。

2005年8月，以色列军队和平民撤离加沙地带，领土被转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控制。此外，在撒玛利亚北部四个社区，覆盖面积比整个加沙地带大许多，也作为撤离计划的一部分被疏散。因此，以色列已经撤出大约94%于1967年占领的领土。

谈判继续，针对剩下的6%（约1600平方英里）的有争议的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的最终解决方案。以色列的意愿做出领土上的让步以证明自己的和平目的，而不是扩张。

误区

“以色列在一场侵略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

事实

从1948年到1967年，叙利亚控制戈兰高地，并把它作为一个军事要塞，叙利亚军队可以从这里任意攻击胡拉河谷的以色列平民，这种行为迫使生活在集体农场的

孩子们睡在防空洞。此外，以色列北部的许多公路只有使用地雷探测装置排除地雷后才能通过。在1966年末，一个青年在黎巴嫩边境附近踢足球时被地雷炸成碎片。在一些情况下，袭击由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发起，叙利亚允许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在自己境内操作。²

以色列多次向联合国混合停战委员会抗议叙利亚的轰炸行为，叙利亚本应被强行执行停火协议，都失败了。例如，1966年10月，以色列到联合国，要求停止法塔赫的攻击。来自叙利亚大使的回应是挑衅：“我们的责任不是阻止他们，而是鼓励和加强他们。”³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叙利亚的侵略。一个温和的安理会决议对此类事件表示“遗憾”，这项决议被苏联否决了。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报复行为受到了联合国的谴责。“正如安理会所担忧的，”历史学家内塔奈尔·洛尔赫写道：“那是一个在以色列的领土上杀害以色列人的解禁期。”⁴

六日战争开始后，叙利亚空军试图炸毁海法的炼油厂。当以色列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战斗，叙利亚炮兵则在加利利东部轰炸以色列部队，并且装甲部队向戈兰高地后胡拉山谷的村庄开火。

1967年6月9日，以色列向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军队开火。6月10日，下午晚些时候，以色列完全控制了这块高地。以色列占领战略高地的行动发生在叙利亚发起挑衅的19年后，发生在没有成功获得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对抗侵略者的支持之后。

误区

“戈兰高地对以色列而言没有战略意义。”

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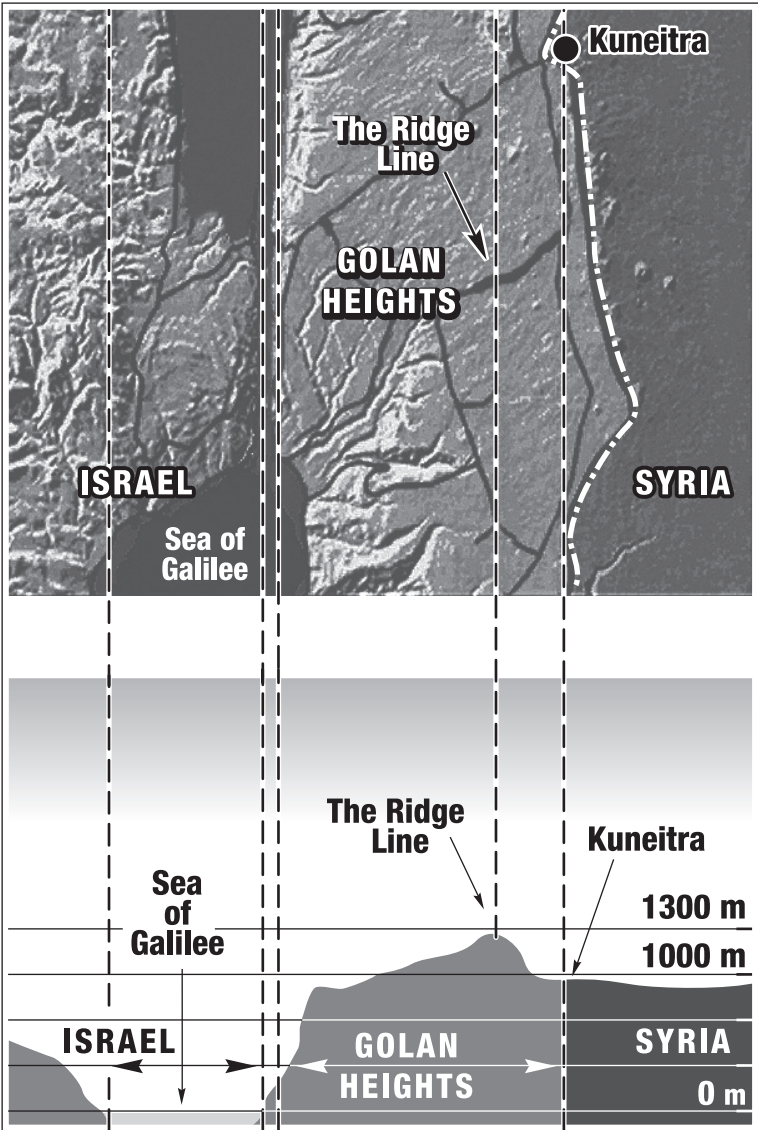
叙利亚——却步于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马士革火炮射程——自1974年以来一直保持戈兰高地的安静。但在这段时间里，叙利亚支持了许多恐怖组织，并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这些恐怖组织从黎巴嫩和其他国家攻击以色列。这些恐怖组织包括民主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DFLP），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黎巴嫩真主党和解放的人民阵线（PFLP-GC）。此外，叙利亚仍部署成千上万的部队——

2 Netanel Lorch, *One Long War*, (Jerusalem: Keter, 1976), pp. 106–110.

3 Anne Sinai and Allen Pollack,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NY: American Academic Association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1976), p. 117.

4 Lorch, p. 111.

Map 15 The Golan Heights Ridge Line



相当于其军队的75%——在以色列前方附近的高地上。

从西方的戈兰高地，只有大约60英里——没有大的地形障碍——到海法和阿科勒，这两座城市是以色列的工业中心。戈兰高地——从400上升到1700英尺并在西部部分接壤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俯视胡拉河谷，以色列最富有的农业区域。在友好邻邦的手中，高地几乎没有军事重要性。然而，如果由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控制，戈兰高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以色列的战略噩梦。

【Map15】

在六日战争之前，当以色列在加利利的农业定居点遭到来自戈兰高地的袭击，以色列选择反击叙利亚受到了地理位置的高度的限制。“反炮兵火力受限于难以从胡拉山谷观察到敌方情况；空袭被严密部署的叙利亚阵地很好的化解，并且，地面攻击这个阵地……以色列需要更多地主力军队，并伴随着重大人员伤亡和严重政治后果的巨大风险，” 美国陆军上校（退役）欧文·黑芒特观察到。⁵

1967年，当以色列最终承担着这些风险袭击了叙利亚阵地，以色列遭受了115人死亡的惨重伤亡——大致为美国人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被杀的数量。

向叙利亚放弃戈兰高地，加上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这些可能危及以色列的预警系统针对突然袭击做出反应。以色列在黑门山的最高点建立了雷达系统。如果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并重新安置这些设施到加利利低地，他们战略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误区

“如果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叙利亚愿同以色列和平相处。”

事实

在阿萨德总统将讨论叙利亚可能会做些什么作为回报之前，叙利亚的立场没有动摇：以色列必须完全退出整个戈兰高地。阿萨德从来没有表示任何和解意愿，即使以色列满足了他的需求。

在不知道叙利亚准备让步的情况下，以色列同样坚信它不会放弃任何领土。以色列愿意交易戈兰高地的部分或全部取决于叙利亚同意正常化两国关系，并签署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将带来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

退出戈兰高地所引起的对于地形的担忧可以通过非军事化抵消，但以色列需要

5 Sinai and Pollack, pp. 130–31.

一个防线以将损失减到最小。更深层次的非军事化，更好的早期预警，更灵活的以色列都与这条边境息息相关。

除了军事安全，以色列人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至少，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关系应该与以色列和埃及人建立的关系相似；理想情况下，他们将更接近以色列和约旦所建立的和平关系。这意味着超越最低限度的交流大使，航班链接，创建一个以色列和叙利亚将感到舒适互访的环境，并从事贸易，寻求其它形式合作的友好国家。

在过去的谈判中，以色列已表示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勾勒出协议大纲，并已经坐在谈判桌边等待叙利亚同意交换土地的和平与安全。同时，以色列内部存在大量反对其撤出以色列高地的声音。许多人的期望是，公众舆论将催生真正的和平，如果叙利亚签署一项协议并采取措施，如结束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关闭在大马士革的总部的恐怖组织。舆论将决定是否订立条约，因为内塔尼亚胡总理在任期期间通过的一项法律，要求任何协议需全民公投批准。

与此同时，叙利亚继续建立其军事力量，试图建立一个核武器计划，走私武器到黎巴嫩的真主党，并允许恐怖组织保留在大马士革的总部，所有这些举动增加了以色列对阿萨德意图的担心。叙利亚的动荡引发了政权更迭的可能性；然而，叙利亚政府及其对以色列的态度没有戏剧性的变化，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安全将取决于其保留军事对戈兰高地的控制。

“从严格的军事的角度来看，为了提供军事防御性的边界，以色列需要保留一些占领的领土。”

——国防部备忘录

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1967年6月29日

误区

“1981年以色列非法吞并了戈兰高地。”

事实

1981年12月14日，以色列的国会投票决定占取戈兰高地。以色列平民法律法，扩展适用于戈兰高地的居民，取代自1967年以来的军事权威对该地区的统治。法律

Map 16

Relative Size of the Golan Heights



并不排除以谈判的形式解决最终的领土情况。

法律批准后，黑斯廷斯学院法律系教授朱利叶斯·斯通写道：“没有一则国际法需要一个合法的军事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在合法的主人被‘制造’之前永远等待政府控制和永久的占领……许多国际律师们真的想知道，以色列等待的耐心会持续多久。”⁶

【Map16】

“保护耶路撒冷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占领高地。飞机从安曼机场起飞在两分钟半抵达耶路撒冷，所以我完全不可能保护整个国家，除非我拥有那块高地。”

——托马斯·凯里中将（退役），运营总监

海湾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⁷

误区

“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军不比从西奈撤军困难。”

事实

几页以色列与埃及人的和平条约致力于安全部署。例如，第三条条约附件涉及侦察飞行被允许的领域，第五条允许在特定区域建立预警系统。

给以色列撤离提供信心的安全保障，只有当西奈解除武装时才有可能。他们为以色列提供超过100英里的人烟稀少的沙漠作为大型缓冲区。今天，埃及人边境距离特拉维夫60英里，距离以色列最近的大城市耶路撒冷70英里。

地区局势是完全不同的。超过二百万阿拉伯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许多人在拥挤的城市或是难民营。其中大部分都是靠近以色列城市，如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巴勒斯坦人的火箭能够威胁到这些城市，就像威胁到本-古里安机场一样。

约旦河西岸不会落入敌对的邻居的手中，这对以色列很重要。近年来来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恐怖分子的渗透，这些恐怖分子可怕的行为，如自杀式炸弹袭击，

6 Near East Report, (January 29, 1982).

7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7, 1991).

说明了危险的存在。2011年埃及人起义提醒人们做出永久的领土让步的领导人的任期是短暂的这一风险的存在。以色列必须考虑在未来敌对政权执政的可能性，巴勒斯坦人可能在未来将会拥有更先进的可以支配的武器的可能性。

尽管有风险，以色列从奥斯陆西岸撤出超过40%的军队。在过去的谈判中，以色列愿意放弃97%的土地作为与巴勒斯坦人进行最终决议的回报。然而，以色列不会回到1967年之前的边界，如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所要求的那样。

【Map17】

误区

“在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时代，防御性边界是不现实的。”

事实

历史表明，空袭从未击败过一个国家。国家只会被军队征服并占领土地。其中一个例子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科威特泛滥成灾并在几小时内被占领。尽管多国部队轰炸伊拉克接近六个星期，直到盟军部队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长驱直入科威特，科威特才得以解放。防御性边界是指那些会阻止或妨碍这样类似的地面攻击的边界。

阿拉伯国家想要以色列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这将极有可能引起潜在的侵略者发动针对犹太国家的袭击——譬如说他们经常在1967年之前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将损失的广泛的雷达预警系统，这些雷达预警系统建立在犹大地区和撒玛利亚的山上。后来，一个充满敌意的邻居强行控制了这些山脉，其军队可以将以色列一分为二：从那里，只有大约15英里——没有任何主要的地理障碍——到地中海。

在他们的最窄处，1967年的边界在以色列海岸9英里内，距离特拉维夫11英里，距离贝尔谢巴10英里，距离海法21英里，距离耶路撒冷一英尺。

为了保卫耶路撒冷，1967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报告，以色列需要将边境“定位到东部的城市”。⁸

控制约旦河谷也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天然的安全屏障，可以有效地充当反坦克壕沟，”军事分析师安东尼·科德斯曼说。“这道防线将为以色列在一场战争中提供充足的时间动员军队，确保以色列能够控制约旦河西岸。”他补充说，牺牲对高于约旦河西岸的高地的线路控制，这样使以色列国防军更难进行战略部署，并增加了约旦，叙利亚，或是巴勒斯坦部队

8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une 29, 1967, cited in “Israel’s Requirements for Defensible Borders,” Major General (Res) Yaakov Amidror, pp. 25–26.

Map 17

Flying Times to Israel



在高地部署的风险。⁹

即使是在弹道导弹的时代，战略纵深至关重要。雅费战略研究中心，一个以色列智囊团主张和平解决问题，总结说：“早期预警站和部署地对空导弹塔可以提供发出空袭警报所需的时间，并警告人口采取措施躲避导弹袭击。他们甚至会让敌人导弹在飞行途中被拦截……只要这样的导弹携带常规弹头，他们就可能造成痛苦的损失和损害，但他们不能决定一场战争的结果。”¹⁰

【Map18】

误区

“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

事实

不幸的是，在政治用语方面，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词语的滥用增强了对以色列不利的因素。如“约旦河西岸”这个例子，“占领”这个词已经被那些极度希望抹黑以色列的人频频滥用。它还为辩护者提供了一种方式试图将恐怖主义解释为“抵抗占领”，举个例子，如果妇女和儿童在公交车、披萨店或购物中心死于自杀式炸弹袭击，这将为阿拉伯人的困境负责。

考虑对于“占领者”一词的消极定义，阿拉伯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尽可能多的使用这个词或是该词的变形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对犹大地区和撒玛利亚的领土更为精确的描绘是“有争议的”地区。

“对于得克萨斯州的人来说，首次访问以色列大开眼界。在最近处，从地中海到旧的停火线只有8英里：比从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的顶部到底部的距离还要短。1967年以前整个以色列只有靠近基督圣体节的国王牧场的六倍那么大。”

——乔治·布什¹¹

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有争议的领土并不是指那些控制他们的党派所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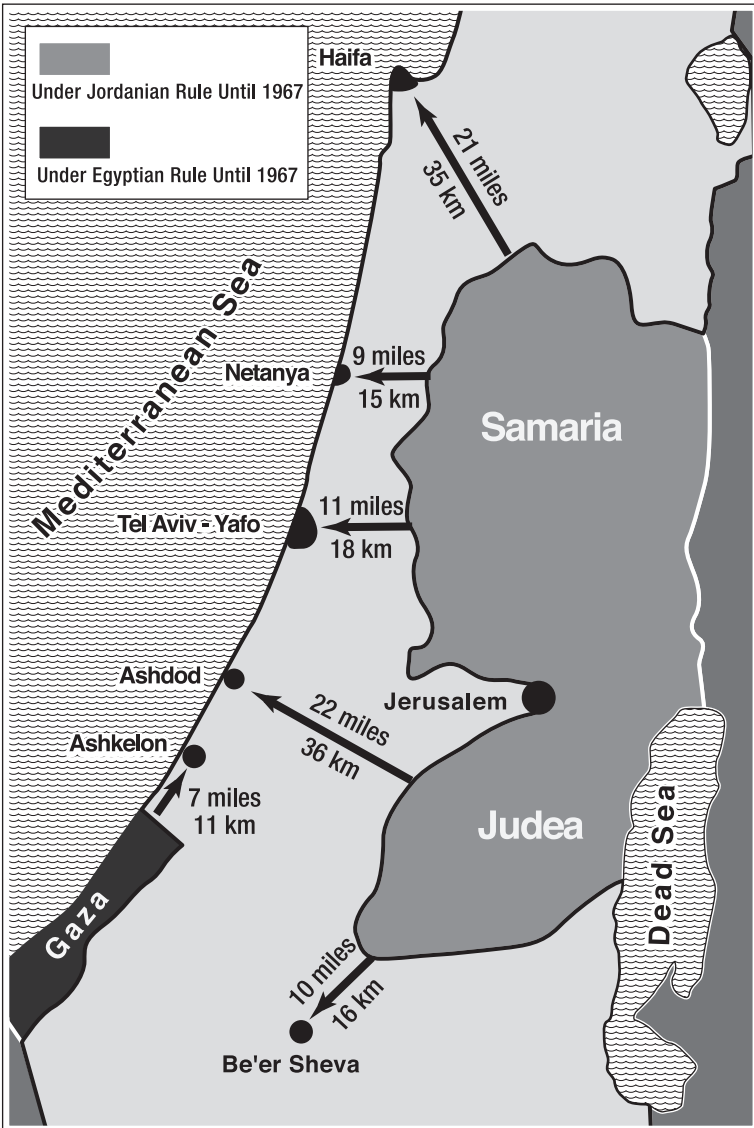
9 Anthony Cordesman, “Escalating to Nowhere: The Israeli-Palestinian War—The Final Settlement Issues,” (DC: CSIS, January 13, 2005), p. 15.

10 Israel’s Options for Peace, (Tel Aviv: The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9), pp. 171–72.

11 Speech to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May 3, 2001).

Map 18

Distances Between Israeli Population Centers and Pre-1967 Armistice Lines



的土地，这是真的，备受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就是一个例子。¹²

占领通常是指外国控制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之前的主权在另一个国家手里。以约旦河西岸为例，它没有合法的主权，因为约旦从1948年到1967年就非法占用了这片领土。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巴基斯坦——承认约旦的行动。巴勒斯坦人从未要求约旦停止占领并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区分以征服的方式获得土地还是以自卫的方式获得土地同样重要。一个国家攻击另一个国家，然后拥有了其征服的领土是一种侵略行为。一个国家通过捍卫自己的国家而获得的领土就不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就是以色列的情况，以色列特别对侯赛因国王说，如果约旦远离1967年的战争，以色列不会打击他。侯赛因忽视了以色列的警告，并袭击了以色列。以色列在抵御攻击的同时，赶走了入侵的约旦军队，最终，控制了约旦河西岸。

阿拉伯的要求——以色列必须撤出所有在1967年赢得的领土——被拒绝，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授予以色列有权要求至少部分土地来划定新的防御边界。

从奥斯陆，将以色列视为一股侵略力量这种观点受到进一步削弱，因为以色列将约旦河西岸的几乎所有的民政当局转变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保留权力来控制自己的外部安全及其公民安全，但约旦河西岸98%的巴勒斯坦和100%的加沙受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权威的控制。以色列在多大程度上在该地区保持军事武装决定于巴勒斯坦人不愿意停止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结束的领土争端的最好办法是让巴勒斯坦人协商最终解决方案。

误区

“以色列的安全栅栏是为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隔离区。”

事实

以色列不愿意建立一个安全围栏，并拒绝了35年了。如果有人要为此负责，那会是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在1967年战争之后，一条没有物理障碍物来防止恐怖分子的渗透的前线边境将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分离。由于数十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和针对平民的日常恐怖袭击，以色列决定在“绿线”（1949年的停火线）附近构建一个安全围栏来阻止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越过边境。

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sular Information Sheet: India, (February 2011).

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建设安全围栏。住在“绿线”的以色列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支持建设安全栅栏来防止小偷、破坏者或是恐怖分子渗透。事实上，安全围栏引起了一些以色列阿拉伯城镇日常生活的革命，因为安全栅栏带来了宁静，这使得经济活动大幅上升。¹³

安全栅栏不是牢不可破。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设法克服障碍；然而，安全栅栏使入侵变得更加困难，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攻击的数量。从最开始2000年9月的暴力事件到2003年7月底建设第一个连续的安全围栏，在这34个月中，撒玛利亚为基地的恐怖分子进行73起袭击事件，造成293名以色列人死亡，1950人受伤。从2003年8月安装第一段开始到2004年6月底，这之间的11个月，只有三起袭击达到目的，所有三起袭击发生在2003年上半年。从数据上看，安全栅栏在拯救生命方面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2002年，施工开始之前，457名以色列人被谋杀；2010年，8名以色列人丧生。

误区

“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建设安全围栏来保卫边境安全的国家。”

事实

出于安全目的建造栅栏并不是不合理的或不寻常的。以色列已经沿着与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接壤的边界建设了安全栅栏，所以建立一个屏障分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是革命性的。大多数国家有安全栅栏来保护他们的边界，少数几个国家在政治争端中使用障碍：

美国建造栅栏阻挡墨西哥非法移民。

西班牙建造栅栏将休达和梅利利亚飞地从摩洛哥分离来阻止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人们进入欧洲。

印度在克什米尔建造了一个460英里的屏障来阻止巴基斯坦的渗透。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之间建立了沿着未定义的边界区域的60英里障碍，这道障碍用来停止走私武器；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之间也建造了一的500英里的边境围墙。

土耳其在亚历山大勒塔南部省份建了一个屏障，这片区域之前在叙利亚境内，并且叙利亚声称这片土地是自己的。

13 Yair Ettinger, “Highway, fence spur growth in Wadi Ara,” Haaretz, (July 14, 2004).

在塞浦路斯，联合国赞助的一个安全栅栏来加强岛上的分裂。

英国建造的障碍在贝尔法斯特分隔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¹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谴责以色列的障碍后，联合国宣布计划建立自己的围墙来提高其纽约总部的安全。¹⁵

误区

“安全栅栏应该沿着 1967 年之前的边界建造。”

事实

让人诟病的是：正在建造的安全栅栏超越了以色列1967年之前的边界，但所谓的“绿线”不是一个国际公认的边界，这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停火线。以色列最高法院在其建造障碍物的路径上裁决，沿着“绿线”建造围栏是一个政治举措，建造障碍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预防恐怖。

栅栏的路线必须考虑地形、人口密度、每个地区的威胁评估。要最大程度地有效的保护以色列，围栏还必须包含一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

大部分的栅栏大致沿着“绿线”建造。在一些地方，栅栏在“绿线”内侧。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是否在艾瑞叶附近建立栅栏，艾瑞叶是一个容纳约20000人的小镇。将艾瑞叶包含在内，栅栏就会延长大约12英里到约旦河西岸。在短期内，以色列决定在艾瑞叶周围建立一个单独的栅栏。

巴勒斯坦人抱怨建造栅栏是“既成事实”，但在任何与巴勒斯坦人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大多数栅栏内的区域预计将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以色列谈判代表一直设想未来的边境可以针对1967年的边境做一些修改，以确保安全风险最小化和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在该州的数量最大化。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得出结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的最佳解决方案是栅栏隔离。

原来的路径一再被修改。由于2004年6月最高法院决定，建造栅栏的路线修改靠近1967年的停火线，这会使巴勒斯坦人的负担不那么繁重。安全栅栏现在将覆盖约500英里，将只包含7%的约旦河西岸——不到160平方英里——在“以色列境内”，而2100平方英里将在“巴勒斯坦境内。”到目前为止，超过320英里的栅栏已经建造完成。

14 Ben Thein, “Is Israel’s Security Barrier Unique?” *Middle East Quarterly*, (Fall 2004), pp. 25–32.

15 United Nations, (May 6, 2004).

大约有99%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栅栏的巴勒斯坦一侧。正在尽一切努力排除巴勒斯坦村庄从围墙内的区域，并保证没有领土被吞并。用于建设安全栅栏的土地是出于军事目的的征用，不是没收，土地仍然是业主的财产。法律程序允许每一个业主签署文件来反对征用他们的土地。此外，出于以色列使用了他们的土地，以色列预算2200万美元来补偿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尽力减少施工带给巴勒斯坦人的负面影响，以色列提供农业领域的通道，允许农民继续培养他们的土地，在过境点允许人们的运动商品的转移。此外，给业主提供土地和树木损害使用补偿。承包商负责移植树木。到目前为止，有60000多棵橄榄树被重新安置。

尽管以色列尽了最大的努力，建造栅栏对附近居民还是造成了一些损害。以色列最高法院接受了巴勒斯坦人的不满申诉（非以色列公民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统治政府不得不改变耶路撒冷附近的栅栏路径来减少对当地居民伤害。虽然法院的裁决对政府保障人口安全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花费了更昂贵的费用，消耗了更长的时间，但是总理立即接受了判决。

如果巴勒斯坦人决定谈判结束冲突，那么栅栏可能会被拆除或移动（如同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即使没有任何改变，理论上可以在93%的约旦河西岸上（巴勒斯坦行政机构现在100%的控制了加沙地带）建造一个巴勒斯坦国。2000年，在戴维营，这非常接近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的97%的领土。这意味着当其他困难的问题仍有待解决时，领土的争端方面谈判将减少大约90平方英里。

误区

“以色列的安全栅栏可以与柏林墙相比较。”

事实

尽管批评人士试图将安全栅栏描绘成一种“柏林墙”，但它们总归是不同的。首先，不像柏林墙，栅栏不是为了隔离一个种族的人，从德国人中分离德国人，或否认种族内希望自由这一边。以色列的安全栅栏分隔两国人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并提供自由与安全。第二，尽管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有充分的准备，并且20%的以色列人已经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说他们不想接受任何犹太人，并呼吁约旦河西岸排斥犹太人。第三，建造栅栏不是为了防止一国的公民逃跑；仅仅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免遭恐怖分子骚扰。

最后，大多数的障碍将会是一个链条型栅栏，类似于曾在美国使用的类型，结合地下和远程传感器、无人机、战壕、地雷和警卫队路径。不到3%（约15英里）是一个30英尺的混凝土墙，建立在一片区域上是为了阻止巴勒斯坦狙击手射击以

色列汽车。

9. 以色列和黎巴嫩

误区

“1982年，当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时，巴解组织没有对以色列发出任何威胁。”

事实

1981年7月巴解组织多次违反了停火协议。截至1982年6月，当以色列国防军进入黎巴嫩，巴解组织反复炮击以色列城镇，使生活在以色列北部的居民难以忍受。

在接下来的11个月，巴解组织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加沙，沿着黎巴嫩和约旦边境策划了270起恐怖行动。29名以色列人死亡，超过300人在袭击中受伤。¹在加利利频繁的袭击迫使成千上万的居民逃离家园，或者大部分时间待在防空洞。

15000 - 18000名巴解组织成员在黎巴嫩的多处位置安营扎寨。其中约5000 - 6000名为外国雇佣军，来自像利比亚，伊拉克，印度，斯里兰卡，乍得和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²巴解组织拥有一个兵工厂，包括迫击炮、喀秋莎火箭炮、一个广泛的防空网络。以色列后来在黎巴嫩发现了足够的轻武器和其他武器，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五个旅。³巴解组织也带来了数以百计的T-34坦克进入该地区。⁴叙利亚允许黎巴嫩成为巴解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给黎巴嫩带来了地对空导弹，给以色列带来了又一个危险。

以色列的罢工和突击队袭击都无法遏制巴解组织军队的增长。以色列并不会坐以待毙，与其等待更致命的平民攻击，不如先发制人，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

在1982年6月4日—5日以色列发起攻击之后，巴解组织用更猛烈的火炮袭击以色列加利利的人口。6月6日，以色列国防军进入黎巴嫩试图驱赶恐怖分子。

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以色列行动进行辩护：“主权国家不能容忍这些集结在边境的军事力量无止境地一次次炮击和空袭。”⁵

1 Jillian Becker, *The PLO*,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4), p. 205.

2 Becker, p. 205.

3 *Jerusalem Post*, (June 28, 1982).

4 Quoted in Raphael Israeli ed., *PLO in Leban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 p. 7.

5 Henry Kissinger, “From Lebanon to the West Bank to the Gulf,”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1982).

误区

“以色列应该为发生在撒布拉和撒提拉的巴勒斯坦难民大屠杀负责。”

事实

黎巴嫩右翼基督教民兵应为1982年9月16日——17日的屠杀负责。这此屠杀发生在两个贝鲁特地区的难民营。以色列军队允许黎巴嫩长枪党进入撒布拉和撒提拉铲除坐落在那里的恐怖分子群。据估计，这个地方有多达200名的武装人员在营地工作，多年来由巴解组织掩护，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⁶

当以色列士兵命令黎巴嫩长枪党撤离时，他们发现数百人死亡（黎巴嫩警方称，据以色列情报估算，有460到700或800不等）。黎巴嫩称，死者中包括35个妇女和儿童。其余为男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⁷这些杀戮是针对谋杀黎巴嫩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和他的25名追随者的复仇行动，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和他的25名追随者在同一周的早些时候死于爆炸袭击。⁸

以色列允许黎巴嫩长枪党进入营地作为转移权力到黎巴嫩的一部分，并接受承担这一决定的责任。以色列政府为了应对公众的愤怒和悲伤而成立的卡亨调查委员会发现以色列对没有预料到黎巴嫩长枪党的暴力行为负间接责任。随后，国防部长艾瑞叶·沙龙辞职，军队参谋长、拉夫勒·艾坦将军被开除。

卡亨委员会宣布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以色列民主做出了伟大贡献……很难想到世界上有这样的政府能够对这样一个充满困难和耻辱的事件完成公共调查。”⁹

讽刺的是，当300000以色列人抗拒杀害时，阿拉伯世界对此毫无反应。而中东之外，反对以色列大屠杀的国际抗议却爆发了。罪行累累的黎巴嫩长枪党也难幸免于这场谴责。

相反，1985年5月，当穆斯林民兵袭击了撒提拉和布尔吉-埃勒·巴拉吉奈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时，有一些意见得到关注与重视。据联合国官员称，635人死亡，2500人受伤。据报道，在叙利亚支持的什叶派阿玛勒武装力量和巴解组织的两年战争中，超过2000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许多平民。没有针对巴解组织或屠杀叙利亚及其盟友的抗议。1990年10月当叙利亚军队占领了黎巴嫩的基督教控制区域，国际上的反应也相当温和。8小时的冲突中，700名基督徒被杀——这是最糟糕的

6 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 *Israel's Lebanon War*,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p. 70.

7 Becker, p. 212.

8 Schiff and Yaari, p. 257.

9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8, 1983).

一场黎巴嫩内战。¹⁰这些杀戮发生在1975—1982年黎巴嫩内战期间，估计有多达95000人死亡。¹¹

误区

“以色列并没有完全撤出黎巴嫩。”

事实

尽管联合国裁决以色列完成了其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坚持认为，以色列仍然持有一块基本无人居住的，被称作沙巴阿农场的黎巴嫩领土。¹²

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战略山头建造了一系列观察点，认为土地被叙利亚占领；然而，叙利亚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说法。争议对每个阿拉伯政党都有好处。“对叙利亚来说，这意味着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可以用来使以色列人失去平衡；对黎巴嫩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问题施加压力的方式，就像使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黎巴嫩囚犯回归。对于黎巴嫩真主党而言，这是一个保持其民兵武装和活跃的理由，为抵抗运动提供一个现成的新目标，否则就没有了抵抗。”¹³

“如果他们来自沙巴阿，我们不会停止与他们的战斗。我们的目标是解放黎巴嫩真主党1948年的边界……‘犹太人’可以回到德国或他们原来的地方。”

——真主党发言人哈桑·艾载丁¹⁴

2005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以色列-黎巴嫩接壤处的暴力事件，并重申黎巴嫩对沙巴阿农场的要求是“与安理会决议相悖”的，确认以色列彻底从黎巴嫩撤军了。

2008年11月，黎巴嫩真主党国际关系主管纳瓦弗·穆萨为告诉挪威驻黎巴嫩大使，以色列北部的部分属于黎巴嫩。他提到，2000年以色列部队从黎巴嫩南部撤

10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1990).

11 Becker, p. 212.

12 “Security Council Endorses Secretary-General’s Conclusion on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Lebanon as of 16 June,” UN Press Release, (June 18, 2000).

13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0, 2001).

14 Jeffrey Goldberg, “In the Party of God,” New Yorker, (October 14, 2002).

Map 19

Israel's Border with Lebanon
(in 2000)



军后联合国所接纳的蓝线、边界划分只是一个“撤军线”。穆萨为的评论已经被理解为黎巴嫩真主党要求沙巴阿农场以外的领土，他们希望领土可以扩展到以色列北部。¹⁵

【Map19】

误区

“黎巴嫩遵守联合国 1701 号决议，没有对以色列造成直接威胁。”

事实

2006年8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01号决议，用以回应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决议呼吁黎巴嫩政府“保护边界和其他入口点的安全，来阻止未经许可而进入黎巴嫩的武器及相关器材。”

2007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建立了黎巴嫩边境独立评估小组（LIBAT）评价黎巴嫩对1701号决议的服从情况。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机构的整体状况是，（黎巴嫩检查）他们在停止武器走私方面的表现只能被描述为不那么符合预期情况。”¹⁶

委员会发现黎巴嫩边境警察中普遍的腐败现象，这导致导弹与武装分子可以轻松穿过叙利亚-黎巴嫩边境。当报告提及“有人也许会预料到偶然扣押的武器就会发生了。如果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就是纯属巧合。这种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其说明了联合国对黎巴嫩试图终止非法武器流入黎巴嫩的行动怀疑。¹⁷

黎巴嫩不践行1701号决议，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稳定造成直接威胁。自2006年战争以来，大量的武器（包括火箭，能够引人注目的南至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南部），从叙利亚和伊朗被走私到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公开宣布，只要以色列仍然是威胁，黎巴嫩真主党就不会解除武装。他还声称已经准备好成千上万的火箭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军方估计数量约20000左右）。¹⁸黎巴嫩真主党走私和储备武器，与黎巴嫩边境官员合谋，这种行为威胁到亲西方的黎巴嫩政府。如果联合国不采取措施来确保其决议的实施，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新的暴力冲突的风险将会增加，黎巴嫩真主党将有可能接管以色列。

15 Yoav Stern, “Hezbollah: Large Swaths of North Israel Belong to Lebanon,” Haaretz, (November 4, 2008).

16 Lebanonwire, Independent Border Assessment Team Report, (June 2007).

17 Lebanonwire, Independent Border Assessment Team Report, (June 2007).

18 Uzi Mahnaimi Zarit, “Hezbollah ‘has stockpiled rockets’ on Israeli border,” Timesonline. The Sunday Times. (June 10, 2007).

误区

“战争中，以色列军队故意伤害受黎巴嫩真主党煽动而起的平民。”

事实

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发起战争三周后，人权观察发表了一份报告，指控以色列在黎巴嫩无差别攻击平民。¹⁹人权观察的报告不是基于第一手信息；相反，信息来自采访收集以色列袭击的“目击者和幸存者”，这些人告诉人权观察，以色列攻击的既不是黎巴嫩真主党战士，也不是该地区的其他合法军事目标。”

就算调查人员没有在爆炸现场发现黎巴嫩真主党的在场证据，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恐怖分子没有去过那里，因为任何武器、文档或尸体在人权观察抵达现场之前都有可能被移除。分析师乔舒亚·穆拉维奇柯说，“人权观察没有可靠的方法来评估目击者告知的真实性，这些目击者当中部分是同情黎巴嫩真主党，部分是害怕黎巴嫩真主党。事实上，没有方法可以确保他们不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骨干，因为该组织成员通常不穿制服或显示身份徽章。”²⁰

对“故意”杀戮平民的无礼指责，人权观察也没有确凿证据。相反，大量证据显示以色列努力避免伤害非战斗人员，比如，在他们攻击之前发放宣传单警告平民撤离该地点，对更容易被地毯式轰炸的社区进行精确攻击，关于因目标地区有平民存在而保留火力的以色列飞行人员报告。

电视观众都能看到从平民区发射火箭的画面，还能看见武器和武装分子在本应和平的社区的照片。许多目击者告诉记者的故事与人权观察的报道非常不同。举一个清真寺兵器库的例子，战士把联合国部队当作盾牌。²¹人权观察毫无疑问地听取被采访的黎巴嫩人民的话，但是没有相信以色列人民提供的证据，比如在平民区战斗时缴获的武器和显示了被袭击地区的火箭发射和部署情况的视频。

人权观察无视基本的道德和法律的区别。集团没有区分黎巴嫩真主党的挑衅行动和以色列的自卫反应，或者黎巴嫩真主党的蓄意针对平民和以色列努力避免平民的伤亡。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权观察不注意对比战斗人员的目标。黎巴嫩真主党宣布的目标之一是消灭以色列，而以色列的目标是生存和保护其公民。

19 Human Rights Watch, “Fatal Strikes: Israel’s Indiscriminate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in Lebanon,” Vol. 18, No. 3, (August 2006), p. 3.

20 Joshua Muravchik, “Human Rights Watch vs. Human Rights: The cynical manipulation of a worthy cause has a history,” The Weekly Standard, (September 11, 2006).

21 Alan Dershowitz, “What Are They Watching?” New York Sun, (August 23, 2006).

人权观察的虚假指控以及类似的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的照片被2006年11月以色列情报和反恐专门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进一步破坏。这份出版物提供了丰富的文档和摄影的证据“黎巴嫩真主党的一贯模式，故意将战士和武器混淆在平民中间。”这也表明黎巴嫩真主党在此次行动中“非常清楚会随之而来的平民伤亡”。²²

误区

“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的伤亡人员绝大多数是平民。”

事实

通过2006年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媒体通过黎巴嫩官方报道了伤亡总数，但这个总数并未得到证实。当被杀害的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的数量被提及时，它总是与限定词，如“以色列说”或“以色列声称”一同出现。然而，证据显示，很可能一半以上的伤亡并非无辜平民，而是黎巴嫩真主党战士。

据黎巴嫩高等救济委员会所知，黎巴嫩在战争中死亡的总数是1191。²³在这里没有区分平民和恐怖分子。媒体报道通常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它考虑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的利益，夸大平民伤亡人数，以此抹黑以色列形象，从而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的观点，即以色列的袭击是不成比例及无差别对待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隐瞒伤亡人数来增强其声望，宣传绝大多数的损失是以色列造成的，而少部分损失是由自己造成的。

真相逐渐被揭露，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黎巴嫩官员估计，在过去的三周中，500战士被杀，另有1500人受伤。黎巴嫩官员也透露，许多受伤的黎巴嫩真主党正在叙利亚的医院接受治疗，以此去隐瞒伤亡的真实程度。一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竭力掩盖其伤亡，因为它想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正处于胜利的阶段，”
“如果人们知道黎巴嫩真主党的真实的伤亡情况，他们可能会得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结论。”²⁴

22 Dr. Reuven Erlich (Col. Ret.), “Hezbollah’s use of Lebanese civilians as human shields: the extensive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positioned and hidden in populated areas. From within the Lebanese towns and villages deliberate rocket attacks were directed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Israel.”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at the Center for Special Studies (C.S.S), (November 2006).

23 Lebanese Higher Relief Council, (December 6, 2006).

24 Con Coughlin, “Teheran fund pays war compensation to Hezbollah families,” Daily Telegraph,

《科威特时报》引用了一份报告，说黎巴嫩真主党“到目前为止，掩埋了超过700个战士，并且还有更多。”²⁵军事专家约翰·齐根说黎巴嫩真主党损失可能高达1000名，是其总数的五分之一。²⁶

这些信息资源与以色列所提供的信息一致。以色列军事情报前高级官员，少将雅科夫·阿米多哦，说：“以色列通过名字和地址确认440名死亡的游击队员，但经验表明，以色列伤亡人数是敌人真正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阿米多哦估计，“黎巴嫩真主党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700人。”²⁷三周后的后续报告表示，以色列已经确认了532名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的名字，并且估计至少有200人被杀。²⁸

这些报告表明，在战争中伤亡的人至少有一半是战士。这个数字更有可能接近60%，这意味着大多数死亡的是恐怖分子。这加强了以色列的立场，它确实对黎巴嫩真主党造成重大损失，平民伤亡不是故意或不加区分的攻击所导致的结果。

不幸的是，许多平民被杀死，通常是因为他们被当作了人体盾牌。当然，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没有攻击以色列或绑架并谋杀其士兵，那么不会有人死亡

误区

“媒体公正、准确地报道第二次黎巴嫩战争。”

事实

记者在报道黎巴嫩战争的过程中非常过分，在于他们透露了自己的偏见，这种偏见似乎是基于对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臣民的与日俱增的同情。然而，更严重的是其中的一些记者允许自己被黎巴嫩真主党利用。在第一场黎巴嫩战争中，巴解组织对记者威逼利诱并提出了很不错的价钱。黎巴嫩真主党向巴解组织学到了这一招，现在，他们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记者的所见所讲。

例如，CNN的尼克·罗伯特森被带到一个叫贝鲁特的地方，并被告知建筑废墟是由于以色列空袭平民目标造成的。他把此当作事实并重复断言。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曾藏在建筑里，是否是一个火箭车间，或是喀秋莎火箭炮的藏身之处，黎巴

(August 4, 2006).

25 Kuwait Times, (August 30, 2006).

26 John Keegan, “Why Israel will go to war again—soon,” Daily Telegraph, (November 3, 2006).

27 UPI, (September 7, 2006).

28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7, 2006); Steven Stotsky, “Questioning the Number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 Lebanon,” CAMERA, (September 7, 2006); Wikipedia.

嫩真主党领袖的故乡，或指挥中心。事实上，他甚至不知道以色列是否应该对他所报道的损坏负责。

罗伯特森后来承认，他的报告一直受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他承认，是别人告诉了他拍摄的内容与地点。“我们去了他们指定的地方，我们确实没有时间进入房屋或抬起废墟看看下面是什么。”罗伯特森说黎巴嫩真主党控制贝鲁特南部。“你不要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进入这片区域。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验证那里的人的身份，例如一个人白天是出租车司机，晚上是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战士。”与他在广播中所报道的不同的是，罗伯特森告诉CNN的可靠的信息源，“毫无疑问，炸弹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设施。”²⁹

罗伯特森的CNN的同事，安德森·库柏，一位坚持公平和正义的记者，揭露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谎言。他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只不过是胡编乱造”，并举例道他参加一个黎巴嫩真主党安排的参观，在参观中，黎巴嫩真主党安排了一些救护车。他们被告知要打开警报，然后救护车开走了，他们貌似要去救受伤的平民，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单纯的来回行驶。³⁰

《时代》杂志撰稿人克里斯托弗·艾尔布里顿明确表示，记者了解游戏规则。“向南沿海岸线，黎巴嫩真主党发射喀秋莎火箭炮，但我不愿意说太多。黎巴嫩真主党有每个记者的护照复印件，并且他们已经与我们中一些人发生争辩并威胁了我们。”³¹

在没有任何胁迫的情况下，《华盛顿邮报》的托马斯·里克斯对战争发出了最令人发指的指控，以色列故意使黎巴嫩真主党的发射装置完好，因为以色列平民死亡会帮助以色列打好公关战。³²

以色列的形象被以下这个建议涂上焦油，针对黎巴嫩基督教地区，暗示说以色列杀害无辜的基督徒，而不是限制其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穆斯林袭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例如，一起发生在“在城市边缘主要是基督教东区”的以色列罢工事件，导致10人死亡。然而接下来，报告说，以色列打击“清真寺附近的一座建筑”³³。

图像有巨大的力量，但它们也可以产生误导或者虚假。一张照片中一个婴儿从废墟中被拖出来时，出现在全世界的头版，这也许是假的。³⁴参与摄影师之一，

29 CNN, (July 23, 2006). Also, corrected transcripts from broadcast.

30 Anderson Cooper, “Our Very Strange Day With Hezbollah,” AC 360 (CNN), (July 23, 2006).

31 Tom Gross, “The media war against Israel: The Jewish state is fighting not one enemy but two: Hezbollah, and those who peddle its propaganda,” National Post, (August 2, 2006).

32 CNN, (August 6, 2006).

33 CNN, (August 7, 2006).

34 Reuven Koret, Hezbollywood Horror: “Civil Defense Worker” doubles as Traveling Mortician,” Israelinsider.com, (August 3, 2006) and “Hezbollywood? Evidence mounts that Qana collapse and deaths were staged,” Israelinsider.com, (July 31, 2006); EU Referendum, (July 31, August 1, August 5, 2006).

阿登纳·哈吉，被发现篡改了至少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改变了在以色列轰炸贝鲁特之后的越来越深的建筑冒烟，一些其他改变，显示以色列飞机发出了三个信号弹，而不是一个。路透社承认对这些照片做过修改，摄影师被停职，并从其数据库中删除所有的照片。³⁵

黎巴嫩记者通过以色列空袭的建筑近拍以及重复广播相同图片来夸大在贝鲁特以及其他地方的毁坏情况。“你认为贝鲁特已经开始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后的德累斯顿和汉堡，”星期日电讯报记者汤姆·格劳斯观察到，但他指出，“仔细看看空中的卫星照片以色列在贝鲁特地区的目标，表明某些特定的建筑住房真主党指挥中心在这个城市的南部郊区已经挑出。其余的大部分的贝鲁特，除了用来运送黎巴嫩真主党武器进出黎巴嫩的机场跑道等战略点，其他几乎没有被动过。”³⁶

当以色列袭击杀死联合国观察员被作为头条时，黎巴嫩真主党使用联合国职位作为盾牌的报道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例如，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名加拿大士兵报告说，他的团队本来观察到“大多数在我们巡逻基地里面和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静态位置”并指出以色列军火不是因为故意，而是由于战术需要。”³⁷

多年来，阿拉伯宣传学到的一个可靠方法来得到媒体关注：当以色列人在附近时尖叫“大屠杀”。8月7日，新闻媒体重复黎巴嫩总理法伍德·斯尼奥拉的声明：以色列“大屠杀”，在空袭胡拉的村庄的时候造成40人死亡。后来得知死亡只有一个。³⁸

这里有一些在战争中被媒体忽视事实的：

二百万以以色列生活在火箭的威胁下，其中包括大约700000以色列阿拉伯人。

300000多名以色列人流离失所。

整个以色列百分之十五的人口住在防空洞

大约5500房屋被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毁坏。

以色列的旅游产业，从巴勒斯坦战争中终于开始复苏，再次满目疮痍。

三个主要宗教的重要城镇受到抨击，包括太巴列，拿撒勒和萨法德。

由火箭引发的火灾摧毁了以色列16500英亩的森林和牧场。

35 Ricki Hollander, “A Reprise: Media Photo Manipulation,” CAMERA, (August 9, 2006).

36 Tom Gross, “The media war against Israel: The Jewish state is fighting not one enemy but two: Hezbollah, and those who peddle its propaganda,” National Post, (August 2, 2006).

37 “A Canadian soldier’s report from South Lebanon,” CTV.ca, (July 26, 2006)..

38 AP, (August 7, 2006) and Amos Harel, “One Dead in IDF Strike in Beirut Southern Suburb,” Haaretz, (August 7, 2006)

战争从来不易被隐藏，冲突的双方都希望通过媒体表明立场。然而，一个负责的媒体，不会简单重复其听到的事情，它首先力求确保报告的准确性。

10. 海湾战争

误区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为以色列而争战。”

事实

前总统乔治·布什宣布展开沙漠风暴行动，以色列的批评者声称，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和他的支持者促使华盛顿向伊拉克发动战争来消除其作为一个军事威胁。布什总统明确美国的立场，然而，在他1990年8月2日的演讲中，称美国“长期以来的切身利益”在波斯湾。此外，伊拉克的“赤裸裸的侵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¹

在海湾危机中，总统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美国的利益——主要石油供应——受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威胁。

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总统发起战争的决定。例如，1991年1月16日，华盛顿邮报/ABC新闻民意调查发现，76%的美国人赞成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22%的人不赞成。²

的确，以色列认为伊拉克对其安全产生严重威胁，鉴于其领导强硬派阵营。战争开始后，以色列的担心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伊拉克在其平民中心发射39颗飞毛腿导弹。

以色列从来没有要求美国军队加入自己的战斗。尽管以色列军队准备参加海湾战争，但他们并没有去，因为美国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即使在飞毛腿导弹袭击的挑衅发生之后，以色列同意采取美国不回应的建议。

误区

“在海湾战争中，以色列的低姿态证明它对美国没有战略价值。”

事实

在海湾战争中，以色列从未被期许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官员知道阿拉伯人不会允许以色列帮助保护他们；他们也知道美国军队将不得不进行干预，因为海湾战争不能保护自己。

以色列的姿态反映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决策以应对美国的请求。然而，它确实帮助美国成功作战，击退伊拉克的入侵。例如：

1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 1990).

2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7, 1991).

警告：它将采取军事措施，如果伊拉克军队进入约旦，以色列，实际上，保证邻国的领土完整反抗伊拉克侵略。

美国受益于使用以色列制造的哈维·纳普空射导弹的b - 52轰炸机。与此同时，海军使用以色列先锋无人机侦察。

以色列提供扫雷车，被用来为盟军通过伊拉克雷区扫清道路。

移动式桥梁直接从以色列飞到沙特阿拉伯受雇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基于系统性能的观察，以色列的建议促使几个软件更改，这些更改加强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

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开发了保形油箱，增强飞机f-15的范围。这些都是用于墨西哥湾。

美国的一个军方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已经实施了各种以色列修改方案来提高全球F16战斗机的性能，包括结构改进，软件的变更，增强起落架能力，广播和武器装备上的修改。

一个以色列生产的瞄准系统被用来增加眼镜蛇直升机的夜晚作战能力。

以色列手工制造的霰弹非常成功的在战斧导弹上使用。

美国军队使用的夜视镜由以色列提供。

低空预警系统在以色列生产和改进，在黑鹰直升机上使用。

以色列向美国提供军事和医疗设施。美国船只利用海法港船厂维护和支持自己通往海湾地区。

1981年以色列摧毁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因此，美军并没有面临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的情况。即使在其低调的模式中，与以色列合作是非常宝贵的：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多年来专注于伊拉克，比美国情报部门的情报更仔细。因此，在伊拉克的军事活动方面，以色列人能够为华盛顿提供详细的战术情报。例如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说，美国利用以色列提供的伊拉克西部的情报搜索飞毛腿导弹发射器。

误区

“以色列受益于 1991 年的海湾战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事实

以色列确实受益于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伊拉克军事能力的破坏，但成本是巨大的。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以色列不得不增加国防预算保持部队高度戒备状态。伊拉克导弹袭击证明了以色列谨慎的合理性，其保持空军一直飞行。战争需要的

国防预算增加超过5亿美元。并需要另一个亿美元提高民防。

损害由39枚“飞毛腿”导弹造成，导弹大规模的降落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在大特拉维夫地区，大约有3300套公寓和其他建筑物受到影响。大约有1150人被疏散，这些人被安置在12家酒店，每晚成本为20000美元。

除了军事防备和财产损失的直接成本以外，因以色列残疾人无法在紧急条件下工作，以色列经济也受到了许多的影响。在战争期间，经济运行不超过75%的正常能力，导致净亏损32亿美元。³

最大的成本源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共有74人死于飞毛腿攻击。2人死于直接击中，4人窒息于防毒面具，剩余的死于心脏病。⁴

联合国委员会处理伊拉克赔偿索赔，追溯到1991年海湾战争，超过3100万美元支付给以色列的企业和个人。1999年的决定源于1992年安理会呼吁伊拉克补偿海湾战争的受害者。⁵早在2001年，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向以色列支付7400万美元，作为海湾战争中伊拉克飞毛腿导弹攻击造成损失的赔偿。委员会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10亿美元赔偿的大部分经额。⁶

误区

“伊拉克从未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事实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激进主义的领导人，也是以色列最好战的敌人之一。1990年4月2日，萨达姆的言论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我向上帝发誓我们将让我们的炮火吞噬一半以色列，如果它试图通过任何方式反对伊拉克。”萨达姆说，他的国家的化学武器的能力，其实是可以与美国，苏联抗衡的，他会消灭那些用“双重化学”原子弹威胁伊拉克的任何人。⁷

几天后，萨达姆表示，与以色列的战争不会结束，直到所有以色列持有的领土归还到阿拉伯的手中。他还说，伊拉克可能从不同的地点向以色列发射化学武器。⁸伊拉克领导人也做出了令人震惊的披露，如果以色列袭击了伊拉克，伊拉克的指挥官可以在没有征询最高指挥部意见的情况下对以色列发动自由攻击。伊拉克空军的负责人随后说，如果这个犹太国家对伊拉克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突

3 Near East Report, (February 4, 1991).

4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7, 1992).

5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April 15, 1999).

6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June 22, 2001).

7 Nick Williams, “Iraq Threatens Israel With Use of Nerve Ga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3, 1990).

8 “Iraq Said to Have Standing Orders for Attack on Israel,”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8, 1990).

袭。他被命令袭击以色列⁹

1990年6月18日，萨达姆在巴格达一个伊斯兰教义会议上说：“如果他们攻击伊拉克或是阿拉伯国家，我们将用我们拥有的所有武器侵袭‘以色列’。”他宣称“巴勒斯坦已经被偷了”，并告诫阿拉伯世界“从犹太复国主义中，恢复巴勒斯坦被篡夺了的权利，恢复耶路撒冷的自由。”¹⁰

萨达姆的威胁曝光后，英国和美国企图阻止走私美制“孤光放电充气管（krytron）”核触发器到伊拉克。¹¹英国军情六处的情报服务在三年前准备一个秘密评估，侯赛因下令全面发展核武器。¹²1988年后，萨达姆·侯赛因使用化学武器对付自己的库尔德人，几乎没有人怀疑如果他有机会他会对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使用核武器。

1990年4月，英国海关官员发现一些导管将被加载到一艘伊拉克包租的船，这些导管被认为是一门巨型大炮的一部分，这门巨型大炮可以使巴格达以高抛物线向以色列或伊朗发射核或化学导弹。¹³伊拉克否认正在建造一门“超级大炮”，但是战争结束后，证实伊拉克正是在建造这样一件武器。¹⁴

伊拉克从其与伊朗的战争中慢慢浮现出来，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最佳装备的军队。实际上，伊拉克有一百万个善战的军队，700多架作战飞机，6000辆坦克，弹道导弹以及化学武器等。尽管美国及其盟国迅速地赢得了胜利，但在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一个巨大的核化武器建造项目的证据之后侯赛因巨大的军械库才被清理干净。¹⁵

伊拉克还为一些恐怖组织基地提供帮助，这些恐怖组织威胁以色列，包括巴解组织和阿布·尼达勒的法塔赫革命委员会。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威胁说如果自己的国家遭到袭击则要袭击以色列。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发起战争，1990年12月他说，“无论以色列是否参与，特拉维夫将会是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¹⁶1991年1月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会见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基兹被问到如果战争开始，伊拉克是否会袭击以色列。他直言不讳地回答：“是的，绝对是的。”¹⁷

9 UPI, (April 22, 1990).

10 Baghdad Domestic Service, (June 18, 1990).

11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 1990).

12 Washington Times, (April 3, 1990).

13 Reuters, (April 12, 1990).

14 “Iraq’s 165-ft-long Supergun Examined by UN Inspectors,” Houston Chronicle, (August 13, 1991).

15 Washington Post, (August 8, 1991).

16 AP, “Iraq: First Target Tel Aviv,”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24, 1990).

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cluding Press Conference Transcript,” (January 9, 1991), p. 6.

最终，萨达姆将自己的威胁付诸行动。

误区

“萨达姆·侯赛因从未对获得核武器感兴趣。”

事实

1981年，以色列确信伊拉克正在逐渐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以色列相信这件抢先制作的武器将无疑针对自己，于是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摧毁了乌西拉克核反应堆。当时，以色列受到了广泛的批评。6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谴责这次袭击。批评使伊拉克核计划的危险最小化，声称因为巴格达已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允许其设施被检查，以色列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

直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官员开始公开承认伊拉克发展核武器，而且远比以前所认为的更接近目标。再次，许多批评者认为政府只是在寻找与伊拉克的开战的理由。

几个月后，在盟军已经宣布伊拉克的核设施遭到破坏后，联合国核查人员发现萨达姆核武器项目的发展程度比以色列所认为的更为迅猛。分析师认为伊拉克没有能力为制造炸弹进行铀浓缩活动，但是萨达姆的研究人员使用多种方法（包括一种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方法），这些方法被认为至少可以使伊拉克建造一颗炸弹。

误区

“2003年，美国犹太人驱使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来帮助以色列。”

事实

部分美国主导对伊拉克在2003年发动战争的反对者宣称，美国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说服总统乔治·W·布什出于以色列的利益而发起军事行动的决定负有一定责任。事实上，布什总统认为伊拉克对美国构成威胁，是因为伊拉克被认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追求拥有核武器的能力，核武器可以直接被用来反对美国人或可能被移交给恐怖分子，这些恐怖分子将利用核武器阻挠美国实现目标。除去萨达姆·侯赛因也是为了消除恐怖主义的一部分。

伊拉克战争将伊拉克人民从一个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中解放出来。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一个许多人反对美国行动的地方，也没有阿拉伯领导人为萨达姆·侯赛因辩护。

的确，以色列将受益于消除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在1991年对以色列发射了39枚导弹，这个政权为巴勒斯坦人提供资金鼓励他们袭击以色列，并领导一个阿拉

伯国家联盟致力于毁灭以色列。然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确也受益于铲除萨达姆，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允许盟军使用他们国家作为行动基地的原因。

谈到美国犹太人的角色，有一点很重要，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不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强烈的支持者。但相反的是，犹太人团体部门的分工如一个国家的部门类别，大多数犹太组织有意避免对这场战争持任何态度。与此同时，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最初支持总统针对伊拉克的政策。¹⁸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著名的布什政府中的犹太官员推动了战争；但是，只有少数政府官员是犹太人，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总统的高级顾问——国防部长、国务卿、副总统或国家安全顾问——是犹太人。这些战争的反对者采取古老的方法指责犹太人为了一项他们不同意的政策，而非解决实质性的争论。

18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War in Iraq: 2003–2008,”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19, 2008).

11. 巴勒斯坦战争，2000—2005*

误区

“2000年9月，艾瑞叶·沙龙到访圣殿山，成为巴勒斯坦战争的导火索。”

事实

出于对巴勒斯坦发言人的相信，民众认为在利库德领导者艾瑞叶·沙龙和“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士兵”的拥护追随下，穆斯林圣地高贵的避难所（*Haram al-Sharif*，即圣殿山）受到侵犯与玷污，由此长达五年的“巴勒斯坦人民第二次起义”爆发。这次暴力事件通过对以色列军队无原由地发动攻击，他们侵占巴勒斯坦领地，并对那些手无寸铁，唯有靠扔石头自卫的巴勒斯坦人民进行“大屠杀”。而那时唯一能够阻止这场暴乱的也正是以色列人自己的主动停战和从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兵。

真相却大不一样。

伊玛德·法路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通讯部部长承认，发生于沙龙来访后的暴乱其实早在七月就策划好了，远远早于沙龙的“挑衅”。“自从戴维营返程起，阿拉法特早就开始策划这场暴乱，当时阿拉法特主席对美国前总统展开反击，拒绝美国条件。”¹同样地，2010年，哈马斯的穆罕默德·扎哈尔也称，在和平谈判失败后，阿拉法特便开始着手指示巴解组织发动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²

“沙龙造访阿克萨清真寺并没有引发‘巴勒斯坦人民第二次起义。’”

——米切尔报告的结论（2001年5月4日）³

*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second, or al-Aqsa intifida, the war was never formally declared, but began in September 2000 with a surge of Palestinian terrorist attacks in Israel. The war also had no formal ending resulting in a cease-fire or peace agreement.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succeeded in suppressing the violence to the point where the war had petered out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2005.

1 Jerusalem Post, (March 4, 2001).

2 Khaled Abu Toameh, “Arafat ordered Hamas attacks against Israel in 2000,”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28, 2010).

3 Conclusion of the Mitchell Report, (May 4, 2001).

暴乱始于2000年9月28日沙龙的到访圣殿山之前。比如，来访的前一天，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内特扎利姆汇合点被杀害。次日，在约旦河西岸的卡尔基亚城，一名巴勒斯坦警员开枪杀害了与其共同巡逻的以色列警员。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方媒体劝诫巴勒斯坦人发动攻击。9月29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电台，巴勒斯坦之声，发出通告“全体巴勒斯坦人行动起来，共同保卫阿克萨清真寺。”巴勒斯坦政府关闭了所有学校，用公共汽车将学生们送到圣殿山一齐加入到有组织的暴乱当中。

临近哈桑纳节（犹太新年，9月30日），犹太人的新年。数以百计的犹太人正在圣庙西墙做礼拜，这时数以千计的阿拉伯人开始向以色列警卫和犹太信徒们砸砖块和石头。之后暴乱蔓延到乡镇、村庄直至整个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国内治安部长什络莫·本阿米在批准沙龙到访一犹太教最圣神的地方之前，首先向巴勒斯坦安全局局长贾布里勒·拉朱卜请示，并获得了他的准可，只要沙龙不走进清真寺，就没问题。之后拉朱卜声明，巴勒斯坦警察在沙龙的参观期间⁴不会阻止任何暴力行为，这使保护沙龙的举措显得很有必要。

沙龙并未企图走进任何一家清真寺，并且其历时34分钟的参观也是在该区域对游客正常开放时间里进行的。最终有1500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吼着口号，企图煽动局势。1500名左右的以色列警察也在现场，时刻准备阻止暴乱发生。

干扰沙龙参观访问的行动是有限的，顶多是砸砸石头。在余下的一天，圣殿山及其附近的人们继续砸着石头，导致28名以色列警察受伤。而那天并没有巴勒斯坦人受伤的记录。信徒礼拜完的第二天，巴勒斯坦人便发动了这场精心策划好的意义重大的暴动。

“从哲学上来讲，我和恐怖分子的区别就在于，恐怖分子试图杀害我和我的妻儿，然而我只想打击他一个人，给他妻儿留个活口……因为即使是杀害了哪怕一个无辜的人，那也是不幸的，我们应该极力避免。”

——以色列高级空军飞行员⁵

4 Israel Radio,(October 3, 2000), cited by Independent Media Review & Analysis, <http://www.imra.org.il/story.php3?id=4750>.

5 Christian Lowe and Barbara Opall-Rome, “Israel Air Force Seeks Expanded Anti-Terror Role,” Defense News,(March 28, 2005).

误区

“少量以色列人在战役中丧生，而数千无辜的巴勒斯坦百姓被以军杀害。”

事实

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巴勒斯坦的伤亡人数高于以色列，然而，在巴勒斯坦的恐怖袭击中，巴勒斯坦越来越多地使用强有力的自杀性炸弹致使更多的以色列人民丧生，巴以的伤亡人数差距随之缩小。2005年9月末，战役非正式地结束了。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民和1061多名以色列人民丧生。在如此不成比例的巴勒斯坦伤亡人数中，除了大部分主要死于暴动外，还另有一部分是属于主动送命，一支缺乏训练的非正规的恐怖分子攻击另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死伤结果无可避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总习惯拿百姓当做挡箭牌，这便是众多平民不幸身亡的主要原因。

然而，比起伤亡总数，更具揭示意义的是伤亡者的具体身份。根据一项调查，巴勒斯坦的非战斗人员大多是十几岁的男生和年轻男性。根据调查，“这完全与以色列‘任意将妇女与孩子设为攻击目标’的控诉相违背”。“唯一能够合理解释这样一种情况的说法就是：巴勒斯坦的男人和男孩自己参与了与以色列武装势力的这场战争。”⁶

相反，在以色列非战斗的伤亡人员中，妇女和老人的死伤数量充分表明巴勒斯坦随意袭击，并且已经到了见到是以色列人就进行杀戮的地步。以色列军队并未设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为袭击对象，然后巴军确有瞄准以色列平民。

“古兰经警示我们注意犹太人的仇恨，并将其至于伊斯兰教敌方名单之首，这确有道理……穆斯林已经做好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耶路撒冷和阿卡萨的伊斯兰本性！”

——谢赫杨·艾勒-阿德里斯⁷

6 “An Engineered Tragedy: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asualties in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September 2000-June 2002,” Inter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June 2002).

7 Quoted in Sharm El-Sheikh Fact-Finding Committee First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Israeli Foreign Ministry, (December 28, 2000).

误区

“以色列创造了哈马斯。”

事实

犹太人和哈马斯的产生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组织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埃及兴起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

1978年，哈马斯在以色列由艾哈迈德·亚辛亲王进行合法注册，正式成为穆斯林联盟。最开始，这个组织主要参与一些社会福利活动，但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了，并以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尤其是加沙地带的难民生活而闻名。

虽然哈马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破坏以色列，可是它主张将此设为未来的目标，它更直接的关注的是通过它的慈善和教育活动征服人们的心灵和思想。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约旦和沙特阿拉伯。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确信犹太人在援助哈马斯，并期望它能引发一场内战。因为哈马斯一开始并未进行恐怖行动，犹太人没有将其看做一个严重的短期威胁，有些犹太人相信在加沙的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将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瓦解带来有利影响，正如最终发生的一样。

哈马斯一定不会相信这场战争是在以色列的支持下爆发的（哈马斯当然不会相信它是被以色列所支持的）。早在1988年2月，这个组织就特别交代了当遇到与辛贝特交涉的情况时成员应该如何行动。哈马斯还发放了好几个指导性文件，教属下如何面对以色列人，并在他们面前保守秘密。

以色列的援助多是被动大于主动。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干涉哈马斯的活动或是阻断资金由国外流入组织内部。⁸也许它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它的保安部队渗入到哈马斯组织内部，可同时，约旦也在积极地支援哈马斯，目的是为了逐渐瓦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加强约旦在领土上的影响力。

虽然有一些犹太人在1987年12月暴乱发生之前非常关注哈马斯，但他们不愿意干涉伊斯兰教组织事务，他们担心这会因违背巴勒斯坦宗教自由而承担责任。一直到起义爆发，当哈马斯积极参与到暴力事件中时，他们才开始被视为一个潜在的、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更大的威胁。这样的转变发生在1988年夏天，当时犹太人发现哈马斯正在囤聚实力建立地下组织。哈马斯发布了毁掉以色列盟约的号召。此时，很明显，哈马斯并没打算推迟解放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它的关注点正从慈善和教育慢慢移到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活动上。哈马斯从那时起就已经在向以色列发起恐怖袭击了。⁹

8 Richard Sale, " Hamas history tied to Israel," UPI, (June 18, 2002).

9 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Israel's Third Front*.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pp. 227–239.

误区

“巴勒斯坦并未煽动孩子参与恐怖袭击。”

事实

大多数发动选择使用恐怖主义的的巴勒斯坦人，或者是出于希望“结束占领期”，或者是出于希望毁掉以色列，这样做，他们毫无顾忌的选择了谋杀，而不是其他任何手段来达到这两个目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甚至利用小孩来做这些肮脏可耻的事情。

2004年3月15日，以色列安全部队抓住了一个企图通过路障走私炸弹的十一岁男孩。纳布勒斯赞姆活动家答应他如果他成功地将一个用螺栓堵住的装满炸药的包递给检查关口另一边的一个女人的话，他就能得到一大笔钱。如果男孩被拦截调查了，那么派遣他的恐怖分子打算用手机立刻引爆男孩携带的炸弹，连着附近的士兵和男孩一齐炸掉。一个很有警觉的以色列士兵阻止了这个计划，当恐怖分子试着远程地引爆炸弹时，炸弹似乎出了故障，没有爆炸。一周后，也就是2004年3月24日，一个14岁的巴勒斯坦小孩儿在纳布卢斯镇¹⁰的入口哈瓦拉准备通过以色列军队检查站口时被发现携带爆炸物品。

仅在一年之后，2005年5月22日，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再次被抓，他在哈瓦拉检查站关口被发现系的腰带上拴着两枚管式炸弹。数天后，一个十五岁的小孩也因为携带有两枚管式炸弹在检查站口被抓。然而，还有另一个于2005年六月四日被抓的十六岁少年，他企图走私一枚炸弹和一只自制的手枪。七月，另一个十四岁男孩被发现携带三枚装满炸药、弹片和玻璃珠的管式炸弹。¹¹

这些只是在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发动战恶意利用小孩的一些例子。年轻的巴勒斯坦青年被日常地洗脑并被强迫加入到殉难的狂热队伍中。

“利用小孩来执行或帮助完成任何武装攻击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事情。我们呼吁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公开谴责这些行为。”

——国际特赦组织¹²

尽管我们偶尔声称恐怖只是“恐怖分子”所提倡的行动，但事实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直煽动青年加入暴力行动。孩子们被教育最大的光荣作为殉教者为真主阿拉战斗而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定期播放电视节目，鼓励孩子接受这个理念。

10 Associated Press; Jerusalem Post; New York Post, (March 16, 2004); CNN.com (March 24, 2004).

11 Jerusalem Post,(May 25, July 5, August, 29, 2005).

12 Amnesty International, Press Release, (March 24, 2004).

一部电影利用穆罕默德·阿尔杜拉，一名死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军队交火的孩子，表明死后的生命才是极乐世界。电影中的阿尔·杜拉在游乐园中，海边嬉戏，放风筝。阿尔·杜拉还邀请观众们跟随他，以他为榜样。类似歌颂舍希德的美德的信息还能在学校教科书里和穆斯林牧师的布道中看到。¹³

这种教化作用持久。根据一份巴勒斯坦的报纸的调查，百分之79-80的孩子对民意测验的人说他们想要成为舍希德。¹⁴

现在巴勒斯坦的小孩儿们在玩死亡游戏，他们争着看谁才能当上舍希德。他们也像美国小孩收集棒球卡片那样收集“恐怖分子卡片”。巴勒斯坦卡片制造商仅仅两年时间就卖出六百万张卡片。“我每天都能从孩子那儿搜到上百张卡片然后烧掉。”纳布卢斯小学的一位教师沙赫尔·赫恩第说道，“他们将孩子们变成了极端分子。”¹⁵

“一位鼓舞基地组织的伊斯兰狂热分子说：‘我们不是试图与你谈判，我们正在视图摧毁你……’他们希望整个西方社会的基础——现世民主，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宽容与多元论——用基于对古兰经扭曲和教条式解说的神权政体来替代……从任何方面来讲，我们试着安抚恐怖分子都是错误的。这不会保护我们，因为对于恐怖分子来说，没有什么比意识到自己的靶子是软弱和恐惧的更好的刺激。并且这只会削弱我们正试图保护的机构，让恐怖分子们看到我们正如他们频频宣称的那样，我们护卫我们所珍爱的生活的方式是多麼堕落和怯懦。”

——伦敦每日电讯报¹⁶

许多假装执行真的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年轻人都牺牲了。二十多个自杀性炸弹袭击者都没有超过十八岁。2001年至2004年3月，不下四十名参与策划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未成年人被捕。那些年里，共有二十二起枪击和爆炸事件是未成年人所为。例如，十一岁到十四岁的若干青少年企图从埃及走私军用品到加沙地带；在阿夫拉，三个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准备进行射击攻击时被捕；一名十七岁孩子

13 Itamar Marcus, “Ask for Death,” The Review, (March 2003).

14 Al-Hayat Al-Jadida, (June 18, 2002).

15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25, 2003).

16 London Daily Telegraph, (March 14, 2004).

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企图进行自杀性袭击。仅在2005年的前五个月，在约旦河西岸，超过52名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在试图通过检查站口时被捕，他们被搜到携带爆炸腰带或是企图走私武器。¹⁷

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终于巴勒斯坦家庭对此进行了抗议。三位被送去执行阿夫拉袭击的孩子中，其中一位的母亲在谈及到孩子给她留下的信件时，说道“我儿子不知道如何写这样的信，也从未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一些成年人为他写了这封信。”孩子的父亲补充说，“没有人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被送去屠杀。我相信在这种非法活动中招募孩子的人绝对不会招募他自己的孩子。”¹⁸

马丁·弗莱彻采访了一位在哈瓦拉检查站口被拦截的十五岁小孩的父母。他的父母表达了他们对阿克萨殉道者团体的愤慨，称这些实施者是犯罪分子，真主阿拉会惩罚他们。记者也采访了这个男孩，并读了男孩母亲的信，母亲让他坦白，并告诉以色列有关送他的人的所有信息。¹⁹

误区

“巴勒斯坦女性之所以成为自杀性爆炸者是因为她们决心‘解放’巴勒斯坦。”

事实

也许有一部分巴勒斯坦女性赞同恐怖主义的理念，相信炸掉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们可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但其他许多女性是被那些残酷成性又巧语操纵的巴勒斯坦人敲诈勒索才去执行自杀性袭击的。

超过二十个巴勒斯坦女性参与到了自杀性爆炸袭击中。恐怖分子组织之所以要招募她们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女性的可疑性稍小些，以色列士兵对她们的搜查会比较有保留。

一些女性是被说服参与恐怖袭击的，以此来恢复她们在社区中已受损的名誉，如果她们得了个坏名声或是做了什么羞辱家门的事情。在阿拉伯社会，耻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些滥交、通奸、未婚怀孕或是做了什么被认为不当的行为的女性可能会受到排斥或是严厉的惩罚。（比如，丈夫可能会因所谓的“名誉犯罪”受辱而杀死妻子。）

恐怖组织运用情感勒索来劝服这些脆弱的女性，声称只要对犹太人进行自杀性

17 London Daily Telegraph, (March 14, 2004).

18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9, 2004).

19 MSNBC, (May 27, 2005).

袭击她们便可以恢复她们或她们家庭的名誉。以色列情报解密的一份报告中说法塔赫成员甚至去勾引女性，当她们怀孕后便利用这种情况勒索她们去犯那些十恶不赦的罪。报道引述了两个案件，一个是来自伯利恒的21岁女孩。她在耶路撒冷马汉·耶胡达引爆自己，六人死亡，至少六十人受伤。另一个来自德海设难民营，她炸毁了耶路撒冷超市，致使两人死亡，22人受伤。²⁰

这些事例显示出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不仅对敌人，就连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也一样残忍无道。

误区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允许爱好和平的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言论自由。”

事实

民众不敢公开反对巴勒斯坦民族统一主义和巴勒斯坦政府的恐怖行动。主要阻碍之一是他们将面临被谋杀的威胁。早在1990年第一次起义之后，被同伴杀害的巴勒斯坦人人数大于死在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交锋的人数。巴勒斯坦战争期间，恐吓和谋杀被用来压制异己。通常是那些寻求和平或希望结束恐怖的人被贴上“通敌者”的标签，如果他们幸运，则是被巴勒斯坦当局逮捕。若不幸，则是被谋杀，并常以可怕而公开的方式，比如把他们吊死在公共广场的灯柱上，让看到的人都知道，若有同样的敢于背叛为毁灭以色列而奋斗这一事业的，是此等命运。

“如果穆斯林自称我们反对暴力，那为什么我们不在大街上示威公开反对自杀式爆炸呢？为什么诱使我们抗议法国头巾禁令就这么容易，而让我们自己抵制奴隶制，砸石头和自杀式爆炸就几乎不可能呢？我们的集体良知在哪里？”

—穆斯林作家伊莎德·曼吉²¹

巴勒斯坦民众不需要对和平感兴趣而成为暴力的目标，他们只需要对法塔赫政党的统治表达反对态度或是给予挑战。比如说，在拉马拉的比尔·宰特大学的学生选举使哈马斯伊斯兰集团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获得比法塔赫更多的选票，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法塔赫成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就会攻击以色列团体成员和他们的

20 “Blackmailing Young Women into Suicide Terrorism,” Israeli Foreign Ministry, (February 12, 2003).

21 Pearl Sheffy Gefen, “Irshad Manji, Muslim Refusenik,” *Lifestyles Magazine*, (Summer 2004), p. 29.

支持者。安全部队向人群开火，100多名学生受伤。²² 当总部设在加沙的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里亚德基地·阿加在巴勒斯坦电视台上公然批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在以色列脱离之后未能实施法律程序和秩序后，即被抓捕。²³

在两方交战中 巴勒斯坦被杀害的人数并不确切。然而 特赦 国际报道称“大量巴勒斯坦人民”被违法杀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始终未能调查清楚这些杀人案件，没有将罪犯绳之以法。”²⁴专门管理巴勒斯坦人民相互之间杀戮的巴勒斯坦组织，独立人权委员会，记录在2002年有43起此类谋杀，2003年56起，2004年93起。截止2005年十月，共有151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超过了死在巴以冲突中的人数。²⁵

继巴勒斯坦战役后，杀戮还在持续。据独立人权委员会统计，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在法塔赫和哈马斯交战期间，巴勒斯坦派系杀死了大约616名巴勒斯坦人。从2008年1月至2011年3月，至少5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谋杀，部落争斗，帮派暴力，隧道坍塌（埃及到加沙），武器滥用，酷刑，报复行动和公共安全。²⁶

误区

“电视里拍摄的一位父亲保护自己孩子的画面证明了以色列毫不犹豫地杀害无辜的巴勒斯坦小孩。”

事实

也许巴勒斯坦战役最生动的画面就是：一位巴勒斯坦父亲竭尽全力又毫无希望地保护着他的儿子免受炮火。以色列因12岁穆罕默德·艾勒-杜拉的死而受到普遍谴责，但随后的调查则发现，男孩很可能死于巴勒斯坦的子弹。

这位父亲和他的孩子隐蔽之处临近加沙地带内特扎利姆交合点，巴勒斯坦的射击中心。巴勒斯坦警员从这个方位及周围向以色列国防军 的位置射击之后又转向火力朝向射击源。就在火力交锋中，这名巴勒斯坦儿童被击毙。

与传统的观点相反，这起事件的镜头并没直播，而是在公之于众前就已被编辑过了。尽管当时在该地区有大量摄影记者，但仅仅只有一位在法国第二电视台工作的巴勒斯坦记者记录下这起射击事件。

22 NewsFirstClass, (December 12, 2003).

23 Khaled Abu Toameh, “PA arrests academic voicing criticism,” Jerusalem Post, (July 5, 2005).

24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2002, The State Department, March 31, 2003; B’tselem, Amnesty International, January-December 2002; Jerusalem Post, (August 25, 2002).

25 Mohammed Daraghme, “Palestinian Vigilante Killings on the Rise,”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6, 2005).

26 “Over 600 Palestinians killed in internal clashes since 2006,” Reuters, (June 6, 2007); “Monthly Reports on Violations of HR,”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http://www.ichr.ps/etemplate.php?id=12>, accessed March 28, 2011.

2000年11月2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发现阿尔·杜拉很有可能是被巴勒斯坦军队杀害而非以色列国防军的军火。这也被德国广播电视台发起的独立调查结果证实，他们称阿尔·杜拉的死亡被巴勒斯坦方面审查，使画面看似他被以军所杀害，而实际上他的死是由巴军的炮火造成的。²⁷

詹姆士·法洛斯重新看了一遍这起报道，发现“这起射击的物理证据在各方面都没法证实是以色列国防军前哨开的火。”另外，他引出了许多未经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一些人认为整起事件是被筹划过的。比如，法洛斯问，“为什么没有小男孩被射击后的画面？为什么在他明知道快死了还从父亲膝盖那儿冒出来扣手捂着眼睛呢？为什么一名巴勒斯坦警员的一个耳朵上带着一个秘密服务式的耳机？为什么有一个巴勒斯坦警员在画面中挥着手朝其他人叫喊，像是在导演一出情景剧？为什么以阴影长度为准的葬礼画面是出现在视时射击之前的呢？为什么在他们被射击后父亲身上并无鲜血呢？为什么在男孩被击中前，有一个听起来像是那个在法国第二电视台工作的摄影记者的声音用阿拉伯语叫了一声“男孩死了”？为什么立即出现的救护车看上去是冲着所有人去的除了阿尔·杜拉？”

28

法国新闻周刊《快报》的总编辑丹尼斯·吉姆巴尔和多克·安·斯托克电影公司影的制片人和所有人丹尼尔·乐康特看到了未经编辑的射击录像，称那男孩不可能是被以军击毙的。“要从那个位置上击毙孩子的只可能是巴军。如果这些是以色列军队开出的弹头，这些弹头将会非常奇怪，因为它们需要绕个拐角。”²⁹

尽管证据证明这起射击的报道是不正确的，但法国第二电视台拒绝撤销这则报道。

“我认为当你被恐怖分子袭击并且知道恐怖分子的身份时，你可以回溯到恐怖袭击的原因，你应该有所回击。”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³⁰

27 CNN, Israel Defense Forces, Jerusalem Post,(November 27, 2000);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March 21, 2002).

28 James Fallows, “Who Shot Mohammed al-Dura?”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2003).

29 Eva Cahen, “French TV Sticks by Story That Fueled Palestinian Intifada,” CNSNews.com, (February 15, 2005).

30 News Conference, (September 12, 2001).

误区

“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是无道德可言的，也是适得其反的。”

事实

巴勒斯坦准备采取自杀性爆炸的方式来杀害无辜的犹太人，所以以色列试图从其手中解救这些平民几乎不可能。有一个解决的策略就是一直追求与巴勒斯坦谈判，用土地换取和平和安全，从而化解所有的冲突。在以色列归还了大部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事实上交出了所有的剩余地区之后，无论如何，巴勒斯坦依然选择用武力迫使以色列屈服来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

以色列可采用的第二个策略是“练习隐忍”，也就是说，不去回应巴勒斯坦的袭击。在受到残忍无道的攻击而选择宽容大度的时候，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表示称赞。然而，这种隐忍也许能博得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赞许，却一点也无法减轻受害者的痛苦，或是防止进一步的恐怖袭击。

“2004年暗杀 Hamas 头目艾哈迈德·雅思亲王被世界视为以色列人亵渎圣人的事件。当这位残疾人做完晨祷，坐着轮椅准备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被以色列的军火暗杀。由于操作秘密，没有文件可以解释他的死因，告知他曾是一名主要恐怖分子，两天前曾将两名加沙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送到阿什多德港，企图制造一起存有燃料和硝酸盐的大爆炸。或者说他早就在之前就导致了许许多多以色列人死亡，没有上百也有好几十。

——专栏作家哈尔斯·古特曼³¹

并且，这些让以色列学会隐忍的国家遇到同样的情形也往往表现的同样激烈。比如，二战后，英国人杀害纳粹军队，并在北爱尔兰自治区瞄准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1986年4月，在美国判定利比亚就是制造西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事件（一名美国人死，200人伤）的罪魁祸首之后，美国对利比亚发起了一系列攻击，包括总统穆阿马尔·卡扎菲的家。卡扎菲逃掉了，但他的幼女被杀害了，他的另外两个孩子也受伤了。里根总统振振有词地称其为抵御利比亚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的自卫行动。“就自卫行动来说，任何受害于恐怖袭击的国家都有固有权利进行武力回击，以防新一轮的恐怖行动。我认为我们必须让卡扎菲知道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我们不会让他逃脱责任的。”³²美国政府1998年企图暗杀本拉登，为了报复他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美国大使馆爆炸中的主谋角色。2003年

31 Hirsh Goodman, “A Lesson Learned,” Jerusalem Report, (September 19, 2005).

32 Ronald Reagan, “Ronald Reagan on Libya,” Ronald Reagan.com, Posted (June 5, 2004).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布什下令对伊拉克政治领导发动“攻击”，他的行政机构称锁定了许多其它的基地组织操作员时，杀本拉登就会变得毫不迟疑。³³同样，奥巴马政府使用无人机杀死塔利班武装和恐怖分子，并于2011年发现本拉登，将其杀害。³⁴

不久前，以色列做出了第三个选择——清除恐怖袭击的主谋。这项政策受到绝大多数公众的认可（2001年八月以色列《国土报》民意测验中百分之七十的人支持总方针，2003年类似的比例人数明确支持刺杀赫马斯领导人的行动）根据2001年八月美国中东信息网络的民意测验结果，美国公民同样支持这项政策。调查发现百分之73的受访者觉得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那些恐怖分子计划实施爆炸行动或是攻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杀他们也是合理的。³⁵

少将副参谋长摩西·亚阿隆这样解释这项政策：

没有审讯那就肯定不会有死刑。我们没有为那些一个月前发动攻击的人复仇。我们做的是针对那些用武力恐吓我们的人。我们宁愿逮捕他们，并且已经拘留上千个。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巴勒斯坦也不让我们做到，所以我们别无办法只能防卫我们自己。³⁶

以色列政府在采取定点清除政策前也会通过一个合法程序。以色列的总检察长回顾此政策并断定这是合乎以色列和国际法的合法行为。³⁷

定点清除恐怖分子有诸多好处。首先，它给恐怖分子敲响警钟：以色列不能再被恣意妄为的攻击，因为恐怖分子知道，如果他们将别人设为目标，他们自己也成了目标。其次，这也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先发制人地攻击对方可清除那些即将危及以色列的人。虽然这些人也确实可以找人替代，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知道他们也将被列为靶子，并且一国领导人是容易替换的。再次，这让恐怖分子抓不到方向。极端分子再不能平淡无事地计划操作阴谋；相反，他们必须一直处于变动中，时时刻刻提高警惕关注动向，更为艰难地执行他们的计划。

当然，这一政策也会付出代价。除了会有国际上的谴责，以色列还要冒风险揭露出常提供抓恐怖分子线索的告密人身份。士兵有时也必须参与高风险的操作，会偶尔导致人财两空的悲剧。

对“定点清除”谴责最多的说法就是他们这样做不好，因为他们这样只会造成一种恶性的暴力循环，恐怖分子也会再次报复的。这也许是最不能引起重视的一种争议，因为那些为了成为烈士参与自杀性爆炸的人总能为他们的行为找到合适的理由。他们决意炸掉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33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and 18, 2001).

34 “Drones are Lynchpin of Obama’s War on Terror,” Der Spiegel, (March 12, 2010).

35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August 31, 2001).

36 Jerusalem Post,(August 10, 2001).

37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December 3, 2001).

案例分析

2002年8月，我们掌控了哈马斯—谢赫·亚新的领导权以及他的所有军事指挥官。在一个三层楼高的房子里，我们将他们整个领导层，共16人，全是最重要的恐怖分子，关在一个房间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2000磅重的炸弹去消灭他们。只要想想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全在一个屋子里的情形就知道了。然而，由于以色列政策及其媒体所受到的种种谴责，以及考虑到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也没法幸免于难，我们最终没有用2000磅的炸弹，而是用一个小得多的炸弹引爆了建筑。炸弹激起大量飞尘和噪音，他们全都跑掉了，我们错过了机会。因此，道德困境始终存在。³⁸

误区

“以色列毫无区分地杀害恐怖分子以及巴勒斯坦平民。”

事实

无辜平民死于反恐抗战总会是一种悲剧。然而，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抓到了恐怖分子，凶手没有躲在非战斗人群里，平民也拒绝保护这些杀人犯的话，平民是不会处于危险之中。

以色列其实根本没有不加区分地攻击巴勒斯坦地区。相反，以色列国防军在尽最大努力很小心地锁定那些企图攻击以色列平民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军队在精确攻击目标上已有经验，然而总会有出错的时候。恐怖分子从未因攻击平民而感到抱歉，并且会故意针对他们，与之相比，以色列却一直都在调查产生错误的原因并采取行动防止再次发生。

以色列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使用军事力量反恐或在个过程中有时无意伤害到平民的国家。比如，就在美国官员谴责以色列因追击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而伤害了许多无辜平民的同一天，新闻爆出美国轰炸了阿富汗的一个小村庄，主要是冲着塔利班领导人去的，但却杀害了一个婚礼上的48位平民。在这两个事例中，错误的情报是制造悲剧的原因之一。

³⁸ Amos Yadlin, "Ethical Dilemma's in Fighting Terrorism," Vol. 4, No. 8, JCPA, (November 25, 2004).

“上周在加沙，成群的孩子欢闹歌唱，大人们向他们抛洒着糖果。欢庆的原因是一桩发生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爆炸案，爆炸杀害了至少七人，其中五人是美国人，伤残至少80人。”

——历史学家麦克·奥伦³⁹

恐怖分子自己根本不在乎会伤及到多少无辜巴勒斯坦平民，并且平民所受的伤害基本上是由他们造成的。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1977年修正案的
第51条到1949年日内瓦会议的规定，即禁止利用平民来“护卫、推动和阻碍军事行动。”⁴⁰

39 Michael Oren, “Palestinians Cheer Carnag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7, 2002).

40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ractice Relating to Rule 97—Human Shields,” ICRC, Additional Protocol #1.

12. 联合国

误区

“根据安理会 242 决议，以色列通过 1967 年战争所占领的领土是‘不予承认的’。”

事实

1967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 全体一致采取242决议， 建立指导阿以和平协定谈判的法则。

决议提出的第一点是“因战争所获的领土是不予承认的”。有些人认为那就是让以色列撤出所有占领的领土。相反，这个引用显然只适用于战争中的进攻方。如果不是这样，该决议将激起侵略进攻。如果一国攻击另一国，防卫国击退进攻并在过程中获得领土，按照前述解释，防卫者要归还所占土地。如此一来，侵略者几乎就没有损失可言，因为他们避免了战败的主要后果。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胜利者商议求和，失败者寻求无条件投降的战争。”

——阿巴·伊班¹

正如第三段所述，242决议的最终目的是达成一个“和平且可接受的处理方案”。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项基于解决原则而定的谈判协议，而非一方强加条款的协定。这也是338决议所隐含的意思，根据 亚瑟·戈德堡，1967年美国大使带领代表团赴联合国。²这项决议是在1973年战争后被采纳的，它呼吁各方立即且同时停止战火，开始谈判协商。

误区

“242 决议要求以色列恢复到 1967 年前的边界。”

事实

1 Abba Eban, Abba Eban, (NY: Random House, 1977), p. 446.

2 “Middle East Peace Prospec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9, 1985).

242 决议中最受争议的条款是要求“以色列军队从近期冲突中所占的领土上撤退。”这与第二条明确的条款相关联，即要求“终止所有索赔和交战状态”并承认“该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相处，不受威胁和武力行动侵扰”。

决议并未将以色列的撤离作为阿拉伯行动的先决条件，也并未明细以色列要放弃多少占领领土。安理会并没有说以色列必须撤出六日战役后占领的“所有”领土。其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苏联代表希望的就是那样，称这种排除寓意着“那部分领土可以留在以色列手中。”阿拉伯国家则奋力争取能将“所有”二字加进去；当委员会拒绝他们的提议时，他们便认定决议里其实就已包括这二字。起草这项批准协议的英国大使卡拉登勋爵在投票结束后宣称：“只有决议能约束我们，我们认为这份协议再清楚不过了。”³

这个不带“所有”二字的字面含义反复被参与起草的人称作是正确的决议。1969年10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告诉下议院决议所设想的撤离并不指“所有领土”⁴。当之后被问及英国的态度时，卡拉登勋爵说：“要求以色列恢复其1967年6月4日的位置是不对的，因为这些位置是不合需要和虚设的。”⁵

同样，美国大使亚瑟·戈德堡解释道：“关于撤军的字眼，‘这’或‘所有’和‘六月五日，1967年……这些明显的遗漏并非意外所致，要求从占领区撤军的决议只说了撤军却没有定义撤军的程度。”⁶

决议明确呼吁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平相处。主要条件就是以色列从1967年所占领土上撤军。自从以色列放弃西奈、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时，其撤出了大约百分之九十四的领土。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已经算部分履行了242决议的义务了。

阿拉伯国家也反对“安全和公认的边界”的呼吁，因为他们担心这就意味着要和以色列进行谈判。1967年八月，当阿拉伯联盟在喀土穆宣布了三个“不”时，即明确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戈德堡大使解释称这个呼吁是被明确包含在内的，因为双方都应促使“和平协定中的边界调整不包括以色列全部军队撤离占领区，因为他们之前的边界已被证明很不安全了。”但问题是，以色列是否必须放弃任何额外的领土。既然和平协定已在埃及和约旦间签订，以色列已经撤出国际界线黎巴嫩，唯一遗留的边界争议便是和巴勒斯坦（甚至在242决议中都没有提及）及叙利亚之间的了。

在戈兰高地上与叙利亚的争端。以色列反复表达了期望通过谈判达成妥协来换取和平的愿望，然而，叙利亚拒绝考虑哪怕能稍微推动一丁点的和平条例，除非以色列首先同意全面撤离。242决议下，如果以色列没有和叙利亚达成和平协

3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1382nd Meeting (S/PV 1382), United Nations, (November 22, 1967).

4 Eban, p. 452.

5 Beirut Daily Star, (June 12, 1974).

6 Speech to AIPAC Policy Conference, (May 8, 1973).

议，以色列没有义务从戈兰的任何地区撤离。

同时，其他阿拉伯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和利比亚继续与以色列保持战争状态，或是拒绝给予以色列外交上的认同，即便他们并未与以色列有任何领土争端。但这些国家却在以色列撤出1967年前的边界一事上存在条件关系（至少在口头上）。

“有些人呼吁就像六月四日那种情形一样单一简单地解决就行……这并不是寻求和平的办法，而是再度敌对的做法。”

——总统林登·约翰逊

1967年6月19日讲话⁷

误区

“242 决议赞同巴勒斯坦享有自决权。”

事实

242决议中并未涉及巴勒斯坦问题。他们只是在242决议第二篇的第二条中被提及，条款呼吁“公正解决难民问题。”但没有任何地方指明巴勒斯坦被附有任何政治权利或领土。

误区

“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 242 决议，然而以色列反对。”

事实

阿拉伯国家习惯上称他们接受242决议——按照他们的定义——要求以色列从争议领土上无条件撤退。

材料中半字没提巴勒斯坦人，他们气愤之极，反对决议。⁸

⁷ “Address by President Johnson at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Conference of Educators,” (June 19, 1967).

⁸ Joel Beinin,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

相反，1968年5月1日，阿巴·伊班大使向安理会表达了以色列的立场：“本国政府已经表示接受安理会决议促进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协议。我也有权重申，我们愿意在协议所包含的各方面问题上寻求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致。”

一直持续了接近二十五年多，直到1993年9月签署原则声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才最终同意242和383的决议应该成为与以色列谈判的基础。

误区

“联合国在中东事务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事实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阿拉伯苏联第三世界集团加入，共同形成了一个在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说队伍。在联合国大会中尤其如此，这些基本上是独裁或专政的国家常常一起投票来通过攻击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决议。

1975年，在阿拉伯国家和苏联集团的鼓动下，大会通过了3379决议，决议诽谤犹太复国主义，将其归为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

美国大使馆丹尼尔莫伊尼汉称该决议是一种“淫秽行为”。以色列大使哈伊慕·海尔错格告诉他的同伴代表，这个决议是“基于怨恨、错误和自大的”。他说希特勒听到联合国关于这种措施的辩论将感觉回到家一样。⁹

199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投票111比25（13张弃权票，17位代表缺席或是没有投票）废除3379号决议。但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投票赞成废除决议。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谴责这次投票与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相比联合国系统里的其他国家，以色列实际是更多调查委员会、特别代表和报告员的目标。人权委员会经常采用一些有关以色列的不成比例的决议。在机构的所有谴责中，接近百分之四十九只涉及以色列（总共38项决议），然而像伊朗、利比亚这样的流氓国家各自只被谴责过一次，叙利亚在2011年夏天叙利亚军队开始屠杀本国公民之前从未被提及过。¹⁰

2005年3月，安理会 发布了对伊斯兰圣战组织在特拉维夫实施自杀性爆炸的一则前所未有的谴责。与以色列的行为引出决议不同，安理会 只发布了一则“政

http://www.merip.org/palestine-israel_primer/intro-pal-israel-primer.html.

9 Chaim Herzog, *Who Stands Accused?*, (NY: Random House, 1978), pp. 4-5.

10“Human Rights Actions,” *Eye on the UN*, accessed on April 27, 2011, at [http://www.eyeontheun.org/browse-un.asp?ya=1&sa=1&u=344&un_s=](http://www.eyeontheun.org/browse-un.asp?ya=1&sa=1&u=344&un_s=0&ul=1&tp=1&tpn=Resolution&hc=1&av=19&mn=1&mx=38&ta=78)

<http://www.unwatch.org/site/c.bdKKISNqEmG/b.3820041/>.

策声明”敦促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立即采取可靠合理措施找到应为这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的人”并将其绳之于法。它还鼓励“进一步持续采取措施防止其他恐怖行为的发生。”¹¹声明要求安理会 所有15个成员国的同意。其中一个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 在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引用被删除后签署了同意。委员会从没有通过一项谴责恐怖分子对以色列暴行的决议。

2005年8月，正当以色列准备从加沙地带撤退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生产出许多材料来欢庆以色列的撤退。其中包括横幅，上面写着“今天是加沙，明天就是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 新闻机构报道

因此，没有记录表明联合国在解决阿以冲突上发挥了有益作用。

“是什么让安理会变得更像是一场抢劫而非一场政治辩论或是努力解决问题。”

——前联合国大使珍妮·科克帕特里克¹²

误区

“巴勒斯坦在联合国没有发言权。”

事实

事实上巴勒斯坦除了获得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以及大多数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外，巴勒斯坦人自1975年以来在联合国还被给予特殊待遇。那年，联合国大会授予巴解组织 常驻代表地位并建立了支持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委员会”。实际上，该专项小组是巴解组织宣传部门的一部分，负责发行邮票，组织会议，并筹备电影和决议草案来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1976年，该委员会建议“全面实施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他们要回到巴勒斯坦的归属以色列的部分。” 它还建议将11月29日设为“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的国际日”，11月29日正是1947年联合国投票划分巴勒斯坦的日子。从那时起，联合国被观察到反以色列的演讲、电影和展览的存在。忽略美国的反对意见，巴勒斯坦的一个特殊部队已成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

1988年，巴解组织在联合国大会的组织更名，成为指定的“巴勒斯坦”。十年

11 “Policy Statement by Security Council on Terrorist Attack in Israel,” Press Release SC/8325, United Nations, (February 28, 2005).

12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1983).

后，联合国大会投票给了巴勒斯坦一个特殊的身份，即大会185个成员国里没有投票权的成员。

巴勒斯坦代表现在可以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进程的问题，共同起草中东和平决议，并拥有答辩权。他们仍然还未有投票权，也不能向联合国机构如安理会推荐候选人。

2011年，巴勒斯坦领导人到联合国寻求对基于1967年边界及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承认。通过利用国际机构来规避谈判，巴勒斯坦人试图避免承认以色列以及结束冲突，并说服联合国迫使以色列屈服于他们的要求。

误区

“以色列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一样享有同等权利。”

事实

以色列是唯一一个从区域集团被排除的联合国成员。地理上，它属于亚洲集团，然而，阿拉伯国家禁止它的加入。不能成为一个区域组织的成员，以色列就没办法在安理会或是其他重要的联合国机构名正言顺的坐上位置。40年来，以色列是唯一一个从区域集团被排除的联合国成员。

2000年，当以色列接受临时加入西欧和其他国家区域集团时，以色列被联合国机构排除的情况有了突破。西欧和其他国家区域集团是唯一的地缘政治而非纯粹的地理区域集团。西欧和其他国家区域集团27个成员分别有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共同之处是共享西方民主。这一历史性的一步成为以色列参与进安理会的开始。以色列2005年正式申请加入委员会，但直到2019年下一届席位才可获得。

误区

“美国在联合国一直支持以色列。”

事实

许多人认为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凭借其投票就成为以色列值得依赖的支持者。然而，历史可鉴，美国经常在安理会上反对以色列。

美国1972年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对以色列的控诉上才首次使用否决权。从1967年到1972年，美国对24项决议（大部分都对以色列持批评意见）表示支持或弃权。从1973年到2010年，安理会在中东问题上通过了约130个决议，大多数都

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美国总共只否决了 43 个决议，赞成和弃权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决议，从而支持了安理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态度。¹³

美国官员常常试图说服主办人改变决议的措辞，以允许他们否决或弃权。这些决议依旧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但可能不至于太过片面导致美国感到有义务投否决票。例如，2011年，巴勒斯坦呼吁安理会判定将以色列定居点定义为非法的，要求冻结定居点建设。联合国美国大使试图说服巴勒斯坦改变措辞，但遭到拒绝。在否决了这项决议之后，美国大使苏珊赖斯仍然批评以色列政策。¹⁴

2002年7月，美国改变了政策，宣布在中东问题上，若安理会的决议既没有谴责巴勒斯坦恐怖事件，也没有指认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阿克萨殉道者团体这些理应对攻击负责的组织的的话，美国将全部否决。美国还表示，决议必须标注任何以色列的的撤退都与安全形势有关，双方必须共同寻求协商解决方案。¹⁵ 阿拉伯国家仍然可以应付得来如此情形，他们可以对联合国大会持异议，而在联合国大会中，多数票决可以使不具约束力的决议通过，几乎任何反以色列的决议受到支持也是可以保证的。

误区

“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常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美国的立场。”

事实

2010年，摩洛哥是支持美国投票最多的阿拉伯国家，但也只占据决议的百分之35的投票。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也只有百分之32是在投票支持美国。2010年，作为一个团体，阿拉伯国家在接近百分之70的决议上投票反对美国。叙利亚排在名单的最下面，百分之84都在反对美国。与之相反的是，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在联合国最大的盟友。以色列2010年有百分之92都支持美国的投票，超过了美国主要盟友的支持水平，如英国，法国，他们仅在百分之73的决议上支持美国。¹⁶

“联合国一直是基于公正和平等这样的普世原则的世界组织的形象。事实上，

13 U.S. State Department

14 Richard Grenell, “Susan Rice Fails to Convince the Palestinians, and Offers a Rebuke to Israel,”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7, 2011), accessed April 27, 2011,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ichard-grenell/susan-rice-fails-to-convi_b_824897.html; “United States vetoe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on Israeli settlements,” UN News Centre, (February 18, 2011).

15 Washington Post, (July 26, 2002)

16 “Voting Practices at the un—2010,” U.S. State Department.

在关键时候，它也不过是第三世界独裁的执行委员会。”

——前联合国大使珍妮·科克帕特里克¹⁷

误区

“以色列没能执行联合国决议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事实

联合国的决议是由政治机构发布的文件，并且需要根据这些机构的宪法加以阐释的。联合国的投票不是基于法律原则，而是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因此，联合国的决议代表的也是政治上的而非法律上的观点。当决议被视为一种表达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或是主要的，强大的，备受尊重的国家的观点时，该决议可以拥有道德和政治力量。

联合国宪章（第十条和第十四条）特别授权了 联合国大会只给出不具备约束力的“建议”。大会决议只有涉及预算和内部程序问题时才被认为具有约束效力。

而 安理会 决议的合法性就更模糊了。有一点直到现在都不清楚，到底是所有安理会 决议都具约束力还是只有那些在采用了宪章¹⁸ 第七章。在宪章的第二十五条中，联合国成员有义务“按照现行宪章执行安理会的决定”。但很不清楚的是哪一些决议是由这些“决定”而制的。这些决议是仍然由国家发出的政治声明，而非由国际法学家发出的法律认定。

以色列从没有违反过任何安理会的决议，并且安理会也从未因以色列的不服从而制裁它。

¹⁷ Jerusalem Post,(September 5, 2001).

¹⁸ Bruno Simma, ed., The 宪章 of the un: A Commentar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37-241; 407-418.

13. 难民

误区

“从 1947 年到 1949 年，有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驱逐。”

事实

1947 年到 1949 年，由于各种原因，巴勒斯坦人离开家乡。成千上万的富有的阿拉伯人得知大战在即便匆匆逃离，还有大部分是出于响应阿拉伯领导的号召，给行进的军队让道，另外一些则是被驱逐出境的，但是大多数人的离开仅仅是出于不想被卷入战争交火中。

许多阿拉伯人声称有 800000 到 1000000 的巴勒斯坦人在 1947 年到 1949 年成为了难民。英国在上次 1945 年的人口普查中发现大约在巴勒斯坦全境内有 120 万个永久阿拉伯居民。以色列政府 1949 年进行的一项人口普查统计表明有 160000 阿拉伯人生活在战后的新州。1947 年，总共 809100 名阿拉伯人住在同一地区。¹这意味着不超过 650000 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成为难民。由联合国调停者在巴勒斯坦得出的报告表明，这个难民数字甚至更低——472000。²

误区

“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导致的难民只是巴勒斯坦人民。”

事实

虽然听过的大多都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而很少有说从阿拉伯国家逃离的犹太人。他们的情况也一直不稳定。在 1947 年联合国辩论期间，阿拉伯领导人威胁他们。例如，埃及代表告诉联合国大会：“一百万犹太人在穆斯林国家的生活将受到区域划分的危及。”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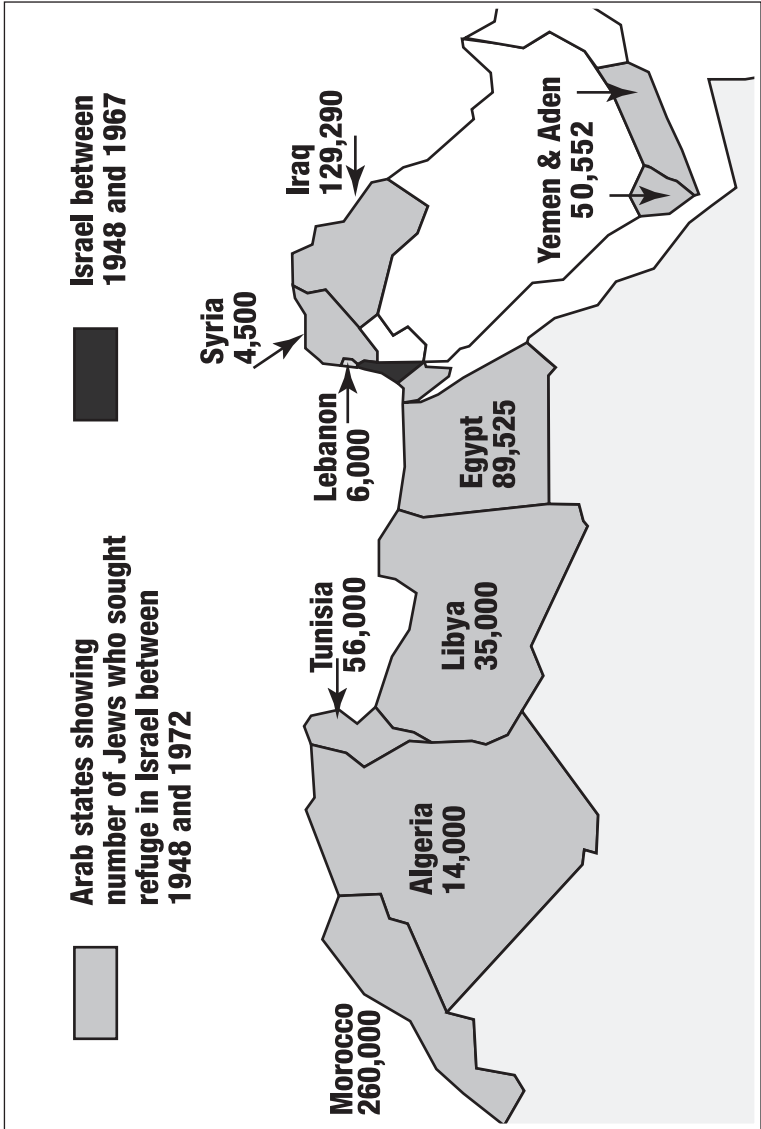
这些年随着以色列的独立，从阿拉伯国家逃离到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几乎是离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两倍。许多犹太人只被允许可以带比衬衫多点的东西。这些难民压根儿没有期待被遣返回国，很少听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一直是难

1 Arieh Avneri, *The Claim of Dispossession*,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4), p. 272; Benjamin Kedar, *The Changing Land Between the Jordan and the Sea*, (Israel: Yad Izhak Ben-Zvi Press, 1999), p. 206; Paul John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NY: Harper & Row, 1987), p. 529. Efraim Karsh analyzed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 statistics and concluded the total number of refugees was 583,000–609,000. Karsh, “How Many Palestinian Refugees Were There?” *Israel Affairs*, (April 2011)

2 Progress Report of the un Mediator on Palestine,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Members of the un, un大会 Official Records: Third Session, Supplement No. 11 (A/648), Paris, 1948, p. 47 and Supplement No. 11A (A/689 and A/689/Add.1, p. 5; and “Conclusions from Progress Report of the un Mediator on Palestine,” (September 16, 1948), U.N. doc. A/648 (part 1, p. 29; part 2, p. 23; part 3, p. 11), (September 18, 1948).

3 “Ad Hoc Committee on Palestine – 30th Meeting,” un Press Release GA/PAL/84, (November 24, 1947).

Map 20

Jewish Refugees from Arab States
1948-1972

民。1948年到1972年，在820000犹太难民中，有586000人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以安置在以色列，期间并未收到曾经没收他们财产的阿拉伯政府的赔偿。⁴

【Map20】

因此，以色列认为，任何关于补偿巴勒斯坦难民的协议都必须也包含阿拉伯对犹太难民的赔偿。直到今天，阿拉伯国家拒绝向成千上万被迫放弃他们财产逃离那些国家的犹太人支付任何赔偿。到2010年，在914个联合国大会决议中，直指巴勒斯坦难民的中东冲突问题（百分之17）的至少有153个，但没有一个提到从阿拉伯国家逃离的犹太难民。⁵

若再看看文化和地理迁移上的不同经历，犹太难民和巴勒斯坦难民的感受差距会更明显。大多数犹太难民跋涉了数百数千英里去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弹丸之国。而大多数阿拉伯难民则从未离开过巴勒斯坦，他们只需走几英里就能到休战的另一边，继续留在他们曾共通语言、文化和种族的广袤阿拉伯国家之内。

误区

“犹太人并没打算和他们的阿拉伯近邻们和平共处。”

事实

很多时候，犹太人领导都呼吁阿拉伯人呆在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的公民。1947年10月2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会上有这么一则呼吁：

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维护和平，建立一个犹太人和拉伯人都能共赢的合作关系。正是此刻，在这里，从耶路撒冷本身来说，这个呼吁必须传遍阿拉伯国家，让他们与我们携手并肩，共创和平与平等主权的进步。⁶

11月30日，在联合国区域划分投票结束后的第二天，犹太机构宣布：“在我们今天目睹的这种自发的欢庆背后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社会寻求和平的愿望，与实现与阿拉伯人友好合作的决心……”⁷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也表示希望巴勒斯坦人继续留在自己的家中，成为新国家的平等公民：

在肆意侵略中，我们也呼吁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在基于完全和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机构及体制应有的代表性上，为国家的和平与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我们愿意伸出和平之手，与周边国家及其人民睦邻友好，邀请他们

4 Avneri, p. 276.

5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4, 2003).

6 David Ben-Gurion, *Rebirth and Destiny of Israel*, (NY: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4), p.

7 Atalia Ben Meir,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Issue and the Demographic Aspect,” *Israel and A Palestinian State: Zero Sum Game?*, (ACPR Publishers: 2001), p. 215.

与独立犹太国家合作一起寻求并维护共同利益。

误区

“犹太人驱逐巴勒斯坦人，由此制造难民问题。”

事实

如果1947年阿拉伯人接受了联合国协议，那么不会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就会已经是以色列的邻国之邦。难民问题的责任应当落在阿拉伯人身上。

阿拉伯大批离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联合国分区决议声明不久后的几周。第一批离开的大约有30000人，都是很富裕的阿拉伯人，他们预期到了即将来临的战争便逃到邻国等待战争结束。另外一些来自巴勒斯坦各个城市不太富裕的阿拉伯人们逃到了全是阿拉伯人的城镇和他们的亲戚朋友呆在一起。⁸1948年1月末，大批逃离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等委员会要求邻国拒绝给这些难民办理签证，并且封锁边界。⁹

1948年1月30日，雅法报纸《阿什·沙阿布》报道称：“我们第五版第一次讲的全是那些抛掉房子和事业寻找其他生活地的人们……在看到困难的刹那他们便溜之大吉，逃避本应共同承担的痛苦。”¹⁰

另一份雅法报纸，《阿斯·沙里奇报》（1948年3月30日）指责邻近特拉维夫的阿拉伯村民们“这种‘抛弃村庄’的行为简直是让我们颜面扫地。”¹¹

同时，在海法的阿拉伯国家委员会的领导人哈吉·尼美尔·艾勒-卡提布说在雅法的阿拉伯士兵正在残害当地居民。“他们抢夺个人和家庭。使生活没有价值可言，女性没有尊严可言。这种情况让许多阿拉伯居民们选择在英国坦克的保护之下逃离居住的城市。”¹²

约翰·巴高特·格拉布，约旦阿拉伯地区指挥官说：“在村民们还没有收到进一步战争的胁迫时他们就已经陆续弃村而逃了。”¹³

8 Joseph Schechtman, *The Refugee in the World*, (NY: A.S. Barnes and Co., 1963), p. 184.

9 I.F. Stone, *This is Israel*, (NY: Boni and Gaer, 1948), p. 27.

10 Shmuel Katz, *Battleground: Fact and Fantasy in Palestine*, (Taylor Publications Ltd: 2002), p. 10.

11 *Ibid.*

12 Avneri, p. 270

13 *London Daily Mail*, (August 12, 1948) cited in Shmuel Katz, *Battleground: Fact and Fantasy in Palestine*, (Taylor Publications Ltd: 2002), p. 13.

那些描述在重大战役中大量阿拉伯人逃离的同时代的新闻报道，显然未提及任何犹太人军队的强行驱逐。阿拉伯人常被报道为“逃离”或是“疏散”他们的家园。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常被控诉为“驱逐和赶走”阿拉伯城镇居民，如太巴列、海法等小镇。真相则截然不同。这两个城市按照联合国分治协议是规划在了犹太边境内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均为之而战。

1948年4月19日，犹太势力抓住了太巴列，在英国军队的监督之下，整个阿拉伯6000人口全部疏散。之后犹太社区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我们并没有驱逐他们；他们自己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没有让公民动他们的财产。”¹⁴

四月初，有大约25000阿拉伯人在法瓦兹基地不正规军队的防卫下离开海法地区，传言说阿拉伯空军将要很快炸卡尔迈勒山周边的犹太地区。¹⁵4月23日，哈加纳占领了海法。4月26日，一则来自海法的英国警讯解释道：“所有努力都归功于犹太人。他们劝服阿拉伯人继续保持正常生活，继续开放商店和企业，并且他们会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¹⁶事实上，大卫·本·古里安将果尔达·梅厄送到了海法，让她试着说服阿拉伯人留下，但她不能说服他们，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评价为阿拉伯斗争事业上的叛徒。¹⁷战争最后，有5000多巴勒斯坦人离开了。

“在犹太人朝着撒玛利亚和东耶路撒冷方向占领拉什米亚桥并进行剿杀前，成千上万的阿拉伯男女老少乘着汽车、卡车、小车或步行，不顾一切地向东部城郊逃离，希望尽快到达阿拉伯边境。数千人利用着每一个能用的竹筏、划艇，沿着海滨向阿科勒逃离。”

——纽约时报（1948年4月23日）

叙利亚联合国的代表，法雷斯·艾勒-库瑞，打断了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讨论，形容对海法的侵占就像“大屠杀”一样，并且称这次行动是“进一步表明如果分治计划有效的话‘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是在消灭犹太国家内的阿拉伯人”。

14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48).

15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332; Avneri, p. 270.

16 Secret memo dated April 26, 1948,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regard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in Haifa, cited in Shmuel Katz, Battleground: Fact and Fantasy in Palestine, (Taylor Publications Ltd: 2002), p. 13.

17 Golda Meir, My Life, (NY: Dell, 1975), pp. 267-8.

然而，第二天，联合国英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先生告诉代表们，在海法的战斗是由几天前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持续进攻所引起的，并且关于大屠杀和驱逐的报道都是错误的。¹⁹

当天（1948年4月23日），贾马尔·侯赛尼，巴勒斯坦更高的委员会主席，告诉联合国安理会，取代接受哈加纳的停火提议，阿拉伯人“更愿意放弃他们的房屋，他们的财产，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离开该镇。”²⁰

海法的美国总领事，奥布里·利平科特在1948年4月22日写道，例如，“当地穆夫提主导的阿拉伯领导人”正敦促“所有阿拉伯人离开城市，而大多数人都照做了。”²¹

1948年7月6日，军队发布命令明确表示，不准拆除或焚烧阿拉伯的城镇和村庄，也不准把阿拉伯居民驱逐出他们的家园。²²

哈加纳确实使用了心理战术去刺激阿拉伯人离开一些村庄。以噶艾勒·阿隆，帕拉马赫的指挥官，说他派了犹太人去邻近的村庄告诉阿拉伯人有大批犹太军队在加利利，意图烧掉胡拉湖区域的所有阿拉伯村庄。阿隆告诉阿拉伯人现在离开还来得及，他们也确实照那样做了。²³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拉马德-罗德地区，以色列军队试图保护他们的侧翼，减轻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压力，迫使一部分阿拉伯人去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地区，那个地区被阿拉伯军团占领。“这两个城镇是阿拉伯不正规单元的基地，曾频繁袭击犹太车队和附近的定居点，有效地禁止了犹太人交通进入通往耶路撒冷的主干道。”²⁴

正如所叙述的那些发生在城市里的大批阿拉伯人的情况，这些情况显然都是个例外。他们只说明了一小部分巴勒斯坦难民的原因。驱逐并不旨在赶出整个阿拉伯人口；他们发生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是用作防止任何反对以色列军队的后卫行动的威胁，并确保清晰的沟通渠道。历史学家本尼·毛里斯指出，“一般来说，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并无需面对由于驱逐造成的道德困境；多数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军队到达家园和以色列指挥官被迫面对困境前就已经离开

18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48).

19 London Times, (April 24, 1948).

20 Schechtman, p. 190.

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 1948, Vol. V, (DC: GPO, 1976), p. 838.

22 Tom Segev, 1949: The First Israel is, (NY: The Free Press, 1986), pp. 27-8.

23 Yigal Allon in Sefer ha-Palmach, quoted in Larry Collins and Dominique Lapierre, O Jerusalem!,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72), p. 337; Yigal Allon, My Fathers House, (NY: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1976), p. 192.

24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23-5.

了”。²⁵

误区

“阿拉伯的入侵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们几乎没有影响。”

事实

一旦1948年5月的入侵开始，巴勒斯坦的大多数剩余的阿拉伯人都去了邻国。令人意外的是，巴勒斯坦人并未扮演一个很有战略挑战性的“第五纵队”角色，在境内与犹太人进行战斗，而是选择逃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地带，但是信誓旦旦终有一天能够回来。一位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慕沙·阿拉米，针对逃离的阿拉伯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们逃离了家园，各处四散，一无所有，但仍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阿拉伯军队即将进入巴勒斯坦，拯救整个国家，使其恢复到过去的秩序，惩戒入侵者，把那些压迫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合着梦想与危险通通扔进大海。1948年5月14日，大批阿拉伯人站在通向巴勒斯坦边界的道路上，欢迎行进的军队。数周后，已经足够可以完成圣战了，但阿拉伯军队什么也没做。阿科勒，萨拉番德，利达，拉穆勒，拿撒勒，南方大多数城市和北方所剩的全从他们手中溜走。于是梦想破灭了。²⁶

当战争蔓延到那些先前处于荒芜沉静的地区时，阿拉伯人开始看到了失败的景象。当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时，阿拉伯的飞行开始增加——5月15日后有超过300000的航班起飞，以色列有大约160000的阿拉伯人离开。²⁷

尽管到1940年11月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已经离开，有些人仍然选择离开哪怕战争停止。特拉维夫和贝尔士巴之间的法鲁贾村镇的3000名阿拉伯人的疏散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

局外人看来，随着以色列-埃及停战之后采取适当的决策，可能有利于阿拉伯人口留下。他们声明以色列政府已经给予了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证。然而，埃及、外约旦甚至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都没有试着给过法鲁贾的阿拉伯人们一两条建议。²⁸

25 Morris, p. 592.

26 Middle East Journal, (October 1949).

27 Terence Prittie, “Middle East Refugees,” cited in Michael Curtis, et al, *The Palestinians*, (NJ: Transaction Books, 1975), p. 52.

28 New York Times, (March 4, 1949).

误区

“阿拉伯领导人从未怂恿过巴勒斯坦人逃离。”

事实

尽管修正主义历史试图否认巴勒斯坦人是被怂恿离开家园的，但充足的证据表明，后来成为难民的巴勒斯坦人确实是被告知离开家园的，为了给行进中的阿拉伯军队让道。事实上，近几年更多的巴勒斯坦坦率承认了这个事实。

常常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在1948年10月2日报道称：“过去居住在法海的62000名阿拉伯人如今已不到5000或6000。他们会选择逃离到安全的地方是有诸多原因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最高阿拉伯指挥官发出命令，让阿拉伯人们撤退……很明显这是暗示那些留在海法接受犹太人的保护的阿拉伯人将被视为背叛。”

“难民问题是巴勒斯坦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直接后果。”

——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²⁹

《时代》关于在海法的战斗（1948年5月3日）的报道也差不多：“大批撤退中，一部分是由于害怕，一部分是由于阿拉伯领导人的指令。这种撤退使得海法的阿拉伯区成了一个幽灵城市……通过撤退阿拉伯工人，阿拉伯领导人希望能够让海法瘫痪。”³⁰

自1947年12月开始，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说：“阿拉伯官员下令在几个地区的特定村庄进行全面疏散，以防居民‘诡诈地’默许以色列的统治或是妨碍阿拉伯军队的部署任务。”他总结道，“毫不夸张地说，早期阿拉伯发起的疏散对剩下的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士气低落和最终大批离去有着很重大的作用。”³¹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国家委员会，根据1948年3月8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指示，下令在耶路撒冷四处居住的妇女、小孩和老人离开他们的家园：“任何抗令的……都是圣战的阻碍……将阻碍战士们在这个片区的战斗。”1948年4月至7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同时还下令撤退“几十个村庄和除去数十个家庭的家属”“入侵的

29 The Guardian, (February 21, 2002).

30 “International: On the Eve?,” Time Magazine, (May 3, 1948).

31 Morris, p. 590.

阿拉伯军队偶尔也会下令整个村庄撤离，以免挡了他们的道。”³²

莫里斯还表示，5月初阿拉伯军队分队下令疏散所有贝珊小镇的妇女和孩子。据报道，阿拉伯解放军团还下令撤离海法南部的另一个村。关于那些妇女和儿童离开，莫里斯说，“这是为了打消那些留下来保护家园和田地的男人们的士气的，最终就能撤离村庄。这种双重撤离——先是妇女和儿童，数周后是男人们——在库米亚等海法地区周边和其他地方发生着。”

在叙利亚首相哈雷德·艾勒·阿兹姆1948至1949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阿拉伯让难民离开的事实：

“自1948年，我们一直在要求难民返回家园。但是鼓励他们离开的人也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让他们离开和我们上诉到美国希望他们返回，这之间只相差几个月而已。”³³

谁下的命令？如伊拉克总理奴里所说，领导人们宣称：“我们要用我们手中的枪打破这个国家，消灭掉任何犹太人寻求躲避的地方。阿拉伯人应该让他们的妻儿躲到安全的地方去，直到我们的战斗结束。”³⁴

坐落在伦敦的阿拉伯联盟办公室的秘书爱德华·阿提亚在他的书《阿拉伯人》中写道：“这次大规模的撤离部分是因为阿拉伯人的信念被不按真实情况报道的阿拉伯新闻机构及不负责任的一些阿拉伯领导人的话语所煽动。他们告诉阿拉伯民众，只需要撤离几周，阿拉伯军队就能打败犹太人并重新进入，拿回属于他们国家的财产。”³⁵

“难民们相信这次撤离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也许在一或两周之内就能够返回家园。”希腊东正教天主教主教乔治·哈奇姆阁下告诉《贝鲁特报》（1948年6月16日）。“他们的领导人答应了他们，阿拉伯军队会很快粉碎‘犹太复国主义团伙’，大家无需恐慌或担心长期的流放。”

“阿拉伯国家怂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们暂时离开家园，为了不挡行进中的阿拉伯军队的道路。”据约旦的报纸，菲拉斯挺报道。（1949年2月19日）

一位难民引用约旦报纸，阿德·蒂法（1954年9月6日），“阿拉伯政府告诉我们：出去，我们才能进来，所以我们就出去了，但他们也并未成功。”

32 Middle East Studies, (January 1986); See also, Morris, pp. 263, 590–2.

33 The Memoirs of Haled al Azm, (Beirut, 1973), Part 1, pp. 386–7.

34 Myron Kaufman, The Coming Destruction of Israel, (NY: The American Library Inc., 1970), pp. 26–7.

35 Edward Atiyah, The Arab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5), p. 183.

“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阿扎姆·帕沙，向阿拉伯人保证对巴勒斯坦和特拉维夫的攻占就如同散步一样轻而易举。”纽约黎巴嫩报纸埃尔·胡达（1951年6月8日）的哈比卜·伊萨说道。“他指出，他们已经在边界地区了，数百万犹太人花在土地和经济发展上的数百万财富都将成为战利品。把犹太人扔到地中海那边去将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给他们一个贴心的建议就是让他们暂时撤离，住在邻国，以免入侵的阿军伤害到他们。”

在犹太人对戴爱尔·亚新攻击后，犹太人暴行的故加剧了阿拉伯人的。本地居民缺乏安稳人心的领导人；他们的发言人处在安全的邻国领导他们，这没让他们觉得平静反而更加担心了。地方军事领导人更无稳定人心的本事。一个例子就是萨法德阿拉伯军事指挥官前往大马士革。第二天，他的军队便从市镇撤出。当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毫无防备时，他们仓皇而逃。

“巴勒斯坦的军事力量被迅速且巨大地摧毁了，哈加纳在连续的战斗中证明着自己无人能战胜的魄力，”本尼·莫里斯指出，“正如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份报告所述，阿拉伯的士气崩塌，被宽泛化、盲目、恐慌所取代，或者说被一种“逃逸的神经质的心态”所取代。”³⁶

瓦利德·艾勒-卡姆哈维博士是前巴解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同意“这是一种各个领域的集体恐惧，道德崩溃和混乱，驱逐着太巴列、海法和其他城镇村庄的阿拉伯人”。³⁷

恐慌遍布巴勒斯坦，之前一小部分难民最后成了洪流般的一大批难民，直到临时政府宣布以色列独立，难民数超过了200000。

甚至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也在他的回忆录中指责巴勒斯坦领导人没有解决好难民问题：

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是，大部分领导人在用虚假的和未经证实的承诺去麻痹民众，告诉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告诉他们8000万阿拉伯人和4亿穆斯林会神速地前来援救。³⁸

这些言论又继而被巴勒斯坦人最近的声明加固，他们受够了许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学者捏造的说辞。例如，阿斯玛·贾比尔·巴拉司马，回想起她1948年从以色列起飞的航班：

我们在“灾难年”（1948）的夏季初听到了枪火爆炸声音。他们告诉我们：犹太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地区，我们最好撤离，之后等战争结束再返回。的确，我们当中那些锅里还正烧得旺的人，那些丢下了大批羊群的人，那些留下了金银财宝的人，都撤离了，基于我们假设几个小时后就可以返回。

³⁹

36 Morris, p. 591.

37 Yehoshofat Harkabi, Arab Attitudes to Israel, (Jerusalem: Israel Universities Press, 1972), p. 364.

38 King Abdallah, My Memoirs Completed,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8), p. xvi

39 Al-Ayyam, (May 16, 2006), quoted in Itamar Marcus and Barbara Cook, “The Evolving Palestinian Narrative: Arabs

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一位阿拉伯居民解释了1948年他们全家逃离以色列的原因：

阿拉伯政权通过电台不断告诉我们：‘远离战线。只是十天或最多两个星期的问题，之后我们会把你们带回到这里的（耶路撒冷附近地区）。’然后我们对自己说，‘这还算很短的时间吗？两个星期？太久了！’这就是当时我们的想法。而现在，50年都已经过去了。⁴⁰

穆罕默德·艾勒-哈巴什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方报纸的一名记者。他写道：

……在1948这个“灾难年”的起初，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分子们向我们保证，流亡的时间不会太长，它不会持续超过几天或几个月，然后难民们就可以重返家园。若没有这些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的阿尔库富人式的承诺，大多数人都不会离开的。随后，日子一天天过去，几个月，几年，几十年，承诺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不再有效……（阿尔库富人，在阿拉伯传统里被理解为失信或撒谎的人。）⁴¹

另一名巴勒斯坦记者贾瓦德·艾勒·巴世提解释了下“灾难”的原因：

以下是发生的事情：阿拉伯与以色列的第一场战争打响，“阿拉伯救世军来了并告诉巴勒斯坦人们：‘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清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国家。你们离开你们的家园，几天后就可以安全返回了。也离开他们，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战斗使命（摧毁以色列）不用伤害到你们。’显然，当意识到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完全是个错误时已为时已晚。阿拉伯的作战像是打算导致一场“巴勒斯坦的灾难”。⁴²

“阿拉伯军队入侵巴勒斯坦，看似想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暴政下保护巴勒斯坦人民，但相反，他们放弃了他们，迫使他们移民，离开他们的家园，并把他们仍进类似过去犹太人住过的贫民窟的监狱里。”

——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 阿巴斯⁴³

Caused the Refugee Problem,”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May 20, 2008).

40 Palestinian Authority TV, (July 7, 2009), quoted in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Bulletin, (July 23, 2009).

41 Al-Hayat al-Jadida, (December 13, 2006), quoted in Itamar Marcus and Barbara Cook, “The Evolving Palestinian Narrative: Arabs Caused the Refugee Problem,”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May 20, 2008).

42 Al-Ayyam, (May 13, 2008), quoted in Itamar Marcus and Barbara Cook, “The Evolving Palestinian Narrative: Arabs Caused the Refugee Problem,”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May 20, 2008).

43 Falastin a-Thaura, (March 1976).

误区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得不逃离家园，不然便会像戴爱尔兰·亚新的和平村民那样被全部屠杀。”

事实

联合国决定 耶路撒冷是一所国际城市，除开因区域划分协定而分割的阿拉伯和犹太人国家。150000名犹太居民不断忍受着军事压力；25000名犹太人生活在耶路撒冷老城，他们都是曾被持续封锁在阿拉伯五个月之后在1948年5月29日被迫投降的人们。在投降之前，通过围攻耶路撒冷，犹太人护卫队试图到达该城解决四月就已经岌岌可危的粮食短缺。

同时，自1947年12月以来，阿拉伯军队就忙于零星散乱和无组织的潜伏，开始有组织地尝试切断连接特拉维夫和该城市唯一供给路线的公路。阿拉伯人控制了若干战略有利位置，从这里可以俯瞰公路，使他们可以向试图到达被围困城市的装满物资的护卫队开火。戴爱尔兰·亚新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大约2600英尺高，能远望到周边附近，并且所处地点离耶路撒冷 不到一英里。⁴⁴

4月6日，纳赫什行动开展为了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作为行动的一部分，戴爱尔兰·亚新村庄也被包括在将被攻占的阿拉伯村镇的名单里。接下来的几天里，哈加纳 指挥官大卫·沙勒提耶勒写信给雷希和伊尔贡的领导：

我得知你计划攻打戴爱尔兰·亚新。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总体规划里的一步，即需要对戴爱尔兰·亚新的攻占和掌控。我并不反对你实施行动，倘若你有能力把控那个村镇。如果你没有能力这样做的话，我想提醒你，不要炸毁那个村镇，这样会导致居民们流离失所，废墟和荒芜的房屋被外国军队占有……而且，如果外国军队接管了村镇，这将打乱我们建立机场的总体规划。⁴⁵

伊尔贡 决定在4月9日攻打戴爱尔兰·亚新，然而 哈加纳 还在忙于卡斯特勒之战。这是第一个攻打阿拉伯人的伊尔贡主战。之前，伊尔贡和 曾集中攻打英国人。

根据 伊尔贡 的领导人 梅纳赫姆·贝京，此次组织里将派100人攻打；根据其他作者的说法，两个组织共动用132人。贝京陈述，在攻打进村庄之前，配备有扬声器的小型敞篷卡车到村庄口，广播警告平民迅速撤离该区，许多人进行了撤离。⁴⁶大多数作家说其实根本没有广播警告，因为那个配置了扬声器的卡车在还没发出警告之前就滚进了水沟里。⁴⁷其中一名战士说，水沟被填满后卡车继续向村庄行进。“我们其中一个拿着扬声器用阿拉伯语叫喊，告诉居民让他们放下

44 Walid Khalidi, *Palestine Reborn*, (I.B. Tauris: 1992), p. 289.

45 Dan Kurzman, *Genesis 1948*, (OH: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70), p. 141.

46 Menachem Begin, *The Revolt*, (NY: Nash Publishing, 1977), pp. xx-xxi, 162-3.

47 See, for example, Amos Perlmutt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Menachem Begin*, (NY: Doubleday, 1987), p. 214; J. Bowyer Bell, *Terror Out of Zion*, (NY: St. Martin's Press, 1977), pp. 292-6; Kurzman, p. 142.

武器赶紧逃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听见，我感觉这种方法没有任何效果。”⁴⁸

与修正主义历史说整个小镇充满了和平的无辜者背道而驰的是，证据表明居民和外国军队都对袭击者开火了。一位伊尔贡战士是这么讲述他的经历的：

我们小组冲进了第一排房屋。我是进入村庄那一队里的其中一个，还有好几个家伙和我一起互相鼓励一起前进。在街道的尽头我们看到一个穿着卡其色衣服的男人一直往前跑。我以为他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我追上他告诉他说，“往那个房子冲。”他突然转身，拿起他的步枪开始射击。他是一名伊拉克士兵，我被击中了脚。⁴⁹

战斗激烈地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伊尔贡41人伤亡，其中四人死亡。

令人意外的是，在“屠杀”之后，伊尔贡护送了一位红十字会的代表通过小镇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纽约时报》关于战斗的后续描述实际上和 贝京的说法一致。《纽约时报》称超过200名阿拉伯人被杀害了，40人被抓，70名妇女和小孩被释放。整篇报道里没有屠杀的任何暗示。⁵⁰

“矛盾的是，犹太人说 400 个村民里大约有 250 个被杀害了，然而阿拉伯幸存者说死亡数 1000 人里只有 110 人。”⁵¹通过走访村庄的每户人家，比尔泽特大学的研究得出，107 个阿拉伯平民死亡，12 人受伤，另加 13 名“战士”，证据显示死亡数量比所称的人数要少，并且村庄里有军队驻扎。⁵²其他阿拉伯消息源随后透露这个数字可能更低。⁵³

事实上，袭击者从村庄开出了一条逃生路口，至少有200名居民安然无恙逃走了。比如，上午9点30分，在开战约五个小时后，雷希疏散了40名老人、妇女和小孩，将其带进卡车送到谢赫·巴德尔的一个基地。之后，阿拉伯人被带到了东耶路撒冷。看到阿拉伯人在犹太人手上，也帮助因战斗中的挫折而沮丧的耶路撒冷士兵提高了士气。⁵⁴另外有消息称70名妇女和小孩被带走交给了英国人。⁵⁵如果目的是为了屠杀居民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被疏散。

在剩下的阿拉伯人假装投降然后向犹太军队射击后，一些犹太人不加选择地杀害了阿拉伯士兵和平民。没有确切消息到底多少妇女和小孩被杀害（《纽约时报》报道称，有大概一半的受害者；他们最初的伤亡人数来自伊尔贡），但他们也在

48 Uri Milstein, *History of Israel's War of Independence*, Vol IV,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p. 262.

49 Milstein, p. 262.

50 Dana Adams Schmidt, "200 Arabs Killed, Stronghold Taken,"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48).

51 Kurzman, p. 148.

52 Sharif Kanaana and Nihad Zitawi, "Deir Yassin," Monograph No. 4, *Destroyed Palestinian Villages Documentation Project*, (Bir Zeit: Documentation Center of Bir Zeit university, 1987), p. 55

53 Sharif Kanaana, "Reinterpreting Deir Yassin," *Bir Zeir university*, (April 1998).

54 Milstein, p. 267.

55 Rami Nashashibi, "Dayr Yasin," *Bir Zeit university*, (June 1996).

伤亡人数之中。

至少有一些妇女是被杀害了的，他们成为了敌人的靶子，因为有一些男人为了躲避攻击假扮成女人。据伊尔贡指挥官所说，例如，攻击者“发现了那些假扮成女人的男人便开始对着没来得及进入到集囚室的女人们射击。”⁵⁶另外一则故事来自哈加纳成员的，他无意中听到一群从戴爱尔兰·亚新而来的阿拉伯人说道“犹太人发现了阿拉伯人男扮女装。犹太人也搜查了妇女。人群中有一个被搜查的人发现自己被抓住时，拿出手枪向犹太军官开枪。他的朋友一怒之下，疯狂地向四面八方扫射，杀害了附近的阿拉伯人。”⁵⁷

与当时和之后的一些阿拉伯宣传相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妇女受到过强奸。然而，每一个被访村民都拒绝承认这些宣传说法。就像其他许多说法一样，这是又一个深思熟虑的宣传策略，但却事与愿违。1948年在巴勒斯坦广播服务中心工作的哈扎姆·奴瑟比，承认受命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导人侯赛因·卡利堤，被派去编造指控暴行的言论。1948年戴爱尔兰·亚新的居民阿布·穆罕默德告诉卡利堤说“这里没有强奸，”但卡利堤回复说，“我们必须这么说，这样阿拉伯军队才会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巴勒斯坦人。”五十年后奴瑟比告诉BBC，“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人民会如何反应。当他们听说妇女们在戴爱尔兰·亚新被强奸时，巴勒斯坦人就惊恐逃离了。”⁵⁸

犹太机构，一旦得知到袭击将至，马上便会表现得“恐怖和厌恶。”它还写了封信给外约旦的国王阿布杜拉，表达了机构的恐慌和不认同。

阿拉伯电台广播记述了随后几天和几周里发生的事情。阿拉伯高等委员会希望对戴爱尔兰·亚新大屠杀的报道进行夸大，这样才能震怒阿拉伯国家的人们从而对他们的政府施压干涉巴勒斯坦事务。相反，这种影响加速了新一轮巴勒斯坦人的大批离去。

来自戴爱尔兰·亚新的报道登出来仅仅四天，在去哈达萨医院的路上一支阿拉伯部队突袭犹太人护卫军，杀害了77个犹太人，包括医生、护士、病人和医院主任。另外的23人受伤。这样的预谋屠杀事件并未引起太大注意，也并未被那些对戴爱尔兰·亚新事情反应迅速的人所提及。而且，尽管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对犹太社区这样的攻击造成了至少500名犹太人被杀害，但犹太人并未逃离。

巴勒斯坦人知道，尽管他们的言论与之相悖，但犹太人并未试图歼灭他们；否则，他们不会被允许撤离太巴列，海法或者任何其他被犹太人占领的小镇。而且，巴勒斯坦人可以在附近的城镇找到避难所。然而，犹太人没有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战斗到底。许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阿拉伯很想歼灭犹太人，作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的阿布德·阿尔拉赫曼·阿扎姆巴夏在埃及报纸的一次采访中发出声明（1947. 10. 11）：“个人来讲，我希望犹太人不要

56 Yehoshua Gorodenchik testimony at Jabotinsky Archives.

57 Milstein, p. 276.

58 “Israel and the Arabs: The 50 Year Conflict,” BBC Television Series, (1998).

将这样的战争武力强加于我们，因为这会成为一场毁灭之战。它将是一个重大的屠杀历史，正如谈到蒙古人屠杀事件或十字军东征那样。”⁵⁹

戴爱尔兰·亚新的引用作为主要的反以色列宣传沿用了数十年，因为此次事件独一无二。

误区

“以色列拒绝允许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的住所，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偷走他们的财产。”

事实

以色列不可能简单同意允许所有巴勒斯坦人返回，但是始终寻找着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大卫·本·古里安（1948年8月1日）这样表达了以色列的立场。

当阿拉伯国家准备决定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这个问题作为综合问题的一部分，会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提出，并且对关于涉及到犹太人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反索赔以适当考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长期感兴趣的是以色列和它的邻居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和平的基础，犹太人联合会在阿拉伯国家中真实的位置和命运，阿拉伯政府对于他们侵略战争的责任和对赔偿的倾向，这些关于居住在以色列领土内的前阿拉伯居民是否应该被允许返回居住地，在什么范围内，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的问题非常重要。⁶⁰

以色列政府并不是对难民的困境漠不关心。一项法案被通过，设立了一个管理机构负责那些被抛弃的财产，“防止非法占领空房子和营业场所，管理那些没有所有权的财产，以及保护那些无人耕作的废弃的田地和保存农作物……”⁶¹

遣返的隐含危险并没有阻止以色列人同意一些难民返回，并且收回了客观的人数作为签署和平条约的条件。1949年，以色列提出允许那些在战争期间分散的家庭返回，开放难民在以色列银行被冻结的账户（最终在1953年开放），以此来赔偿撂荒地和遣返100000难民。⁶²

阿拉伯国家拒绝了以色列所有的让步。他们不愿意采取那些可能被视为承认以色列的任何行动。他们将遣返作为了谈判的先决条件，以色列对此表示拒绝。最后的结果就是难民营里囚禁的难民。

尽管阿拉伯国家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以色列确实解冻了阿拉伯难民总价值超过1000万美金的银行账户，用现金支付了成千上万的赔偿款，并且授予了数千英亩

59 “Interview with Abd al-Rahman Azzam Pasha,” Akhbar al-Yom (埃及), (October 11, 1947); translated by R. Green.

60 Sachar, p. 335.

61 Schechtman, p. 268.

62 Prittie in Curtis, pp. 66–7.

土地作为替代的占有的财产。

误区

“联合国决议呼吁以色列接纳全体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

事实

联合国受理了难民问题并在 1948 年 12 月 11 日采取了 194 号决议。其呼吁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或通过直接谈判，或在由决议建立的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帮助下，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第 11 点解决方案如下：

那些希望重返他们家园并且和邻邦和平相处的难民，应该被允许尽快这样做，并且应该赔偿那些选择不返回的难民，此外，那些在国际法律和依衡平法原则内的财产损失和破坏应该由政府妥善处理或有关部门负责。指示调节委员会加快遣返，移民和难民的社会经济康复和赔偿……（重点补充）。

强调的词语表明了联合国承认以色列不能遣返可能威胁其安全的敌对群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像之前所有的难民问题一样，要求至少一些巴勒斯坦人留在阿拉伯境内。此外，决议使用“应该”一词代替“必须”，在法律条款上不是强制性语言。

在难民问题上，决议满足了以色列主要的忧虑和关切。如果这些难民经准许可以无条件遣返回国的话，以色列会视其为潜在的第五纵队。以色列认为难民的安置问题属于全面和平协议里面是可协商的部分。正如哈伊姆·威兹曼总统所解释的：“鉴于真正的和平已建立，阿拉伯国家也在尽其责任，我们也迫切希望尽快解决安置问题。”阿拉伯问题只能通过中东地区全方位发展计划才能得以解决，即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各自做出自身贡献。⁶³

“巴勒斯坦人对‘返回权利’的要求完全是不现实的，这只能通过经济补偿和阿拉伯国家的重新安置才能得以解决。”

——埃及总统斯尼·穆巴拉⁶⁴

当时以色列没有人料到难民是一个主要问题。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会安置大部

63 New York Times, (July 17, 1949).

64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6, 1989).

分人，剩余一些妥协的人可以在整体方案中得到解决。然而，相比于1947年，阿拉伯国家在1949年不再甘心妥协。事实上，他们一致拒绝联合国的提议。

联合国关于难民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48年的夏天，以色列完成其军事胜利之前，因此，阿拉伯人仍然相信他们能赢得战争，并且让他们难民凯旋归来。阿拉伯高等委员会秘书艾米勒·高瑞这样表示了阿拉伯的立场：

“很难想象当难民被以色列占领的时候会被送回到家园，后者会将他们当做人质并且进行虐待。这提议是那些应该负责的人对责任的一种逃避。它将作为阿拉伯承认以色列及分治的第一步。”⁶⁵

阿拉伯人要求联合国维护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他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东西的缺少，直到失败的结局变得清晰。之后阿拉伯人重新解释了第194号决议，给予难民遣返的绝对权利，并且要求以色列此后一直接受这个解释。无论怎么解释，194号决议，就像其他的联合国大会一样，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

误区

“希望重返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事实

当在1948年初计划建立一个国家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导希望这个新的国家能包括相当的阿拉伯人口。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些难民得到了一个留在家园的机会，成为一个新国家的一部分。大约160000阿拉伯人选择了这样做。遣返那些逃离的人，用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是话来说，相当于“愚蠢的自杀”⁶⁶。

在阿拉伯国家里，在以色列内的难民被认为潜在的第五纵队。正如一份黎巴嫩报纸写的那样：

难民的回归应该创立一个大阿拉伯集体，这会作为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特征的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为了复仇和审判的那一天，组成一个强大的第五纵队。⁶⁷

阿拉伯人相信难民的回归几乎可以确保以色列的毁灭，埃及部长穆罕默德·沙拉这样表达他的观点：

大家都知道和明白阿拉伯要求将难民遣返回巴勒斯坦，意味着他们的返回是作为家园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更清晰地说，他们的意思是对以色列⁶⁸进行清除。

65 Telegraph (Beirut), (August 6, 1948), quoted in Schechtman, pp. 210–11.

66 Moshe Sharett, "Israel's Position and Problems," Middle Eastern Affairs, (May 1952), p. 136.

67 Al Said (Lebanon), (April 6, 1950), cited in Prittie in Curtis, p. 69.

68 Al-Misri, (October 11, 1949), cited in Nathan Feinberg,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Law,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70), p. 109.

在苏伊士战争之后难民的困境仍然没有改变。事实上，连说辞也保持了一致。1957年，叙利亚难民在胡姆斯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声明：

任何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基于保证难民权利消灭以色列，将被视为亵渎阿拉伯人民和叛国⁶⁹的行为。

看同时期的美国革命，在此期间许多终于英国的殖民者逃到了加拿大。英国希望新成立的共和国允许支持者返回来认领他们的财产。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2年11月26日在一封信中拒绝了英国谈判代表理查德·沃德的建议：你的部长要求我们应该再次把那些我们最痛苦的敌人接到怀里，并且帮那些摧毁我们财产的人归还他们的财产：他们留给我们的伤口还在流血！⁷⁰

误区

“巴勒斯坦的难民被漠不关心的世界忽视”

事实

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1月19日表决，为巴勒斯坦难民建立联合国救济会，向难民分发援助。从那时起，150多条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决议被采纳，大约17%的决议有冲突⁷¹。

1949年12月8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处被后来的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所代替。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继续发起救助计划，直接替代救济的公共工作，促进经济的发展。计划的支持者设想直接救济几乎要被公共工作完全取代，剩余的一部分救济工作由阿拉伯政府提供。

然而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它试图用一个经济方法解决一个政治问题。无论难民还是阿拉伯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都明显没有准备在大规模开发项目上进行合作，这些项目该机构预见为一种减轻巴勒斯坦局势的行为。阿拉伯政府和难民本身不愿意提供任何会被视为促进重新安置的计划。他们更喜欢坚持自己对194号决议的解释，即最终会被遣返。

由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⁷²

操作领域	办公营	登记难民数	营内注册难民数
------	-----	-------	---------

69 Beirut al Massa, (July 15, 1957), cited in Katz, p. 21.

70 Benjamin Franklin, *Memoi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1, (M'Carty & Davis: 1834), p. 463.

71 Melissa Radler, "UN Marks Partition Plan Anniversary with anti-Israel Fest,"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4, 2003).

72 UNRWA, (as of December 30, 2010).

约旦	10	1, 999, 466	350, 899
黎巴嫩	12	455, 373	227, 718
叙利亚	9	495, 970	149, 822
约旦河西岸	19	848, 494	206, 123
加沙地带	8	1, 167, 361	518, 148
机构总数	58	4, 966, 664	1, 452, 709

误区

“阿拉伯国家为拯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大部分的基金。”

事实

当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没有收到国际援助的时候，巴勒斯坦通过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接收了数百万美元。最初，美国捐助了 2500 万美元，以色列也捐助了几乎 300 万美元。整个阿拉伯国家承诺的总额接近 600000 美元。在前 20 年里，美国提供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资金，而阿拉伯国家只出了一小部分。

多年来，以色列向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捐赠了比多数阿拉伯国家更多的资金。沙特人直到1973年才和以色列的贡献相当；科威特和利比亚 直到1980年。在将整个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的责任转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后，1997年以色列不再控制任何难民营，这也导致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的停止。

2010年，美国捐赠给了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超出12.3亿的现金结算的2.28亿美金（约占20%）。自从1950年开始，美国已经贡献了超过40亿美元，从而成为目前为止最大的捐助者。尽管口头上对巴勒斯坦人支持，但仅有两个阿拉伯国家位列联合国难民救济工程局的前十大捐助者，其他九个阿拉伯国家只进行了名义上的捐款。有意思的是，联合国难民高级事物委员会，掌控全世界除巴勒斯坦

以外的难民，其2011年的结算只有27.8亿美金。⁷³

难民除了接受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的年度资助外，巴勒斯坦行政机构已经在国际援助中接受了数百万的美金，大多数资金来自欧洲，美国和本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

在接受了大量的援助（在2009年接近14.5亿美元）后，巴勒斯坦行政机构还收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令人震惊的是，超过50万在巴勒斯坦行政机构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人仍然被自己的领导人迫留在肮脏的营地。巴勒斯坦行政机构连仅一户人家搬出难民营后可供永久居住的房屋都没建成。在加沙地带，撤离前，巴勒斯坦一直坚持让以色列拆除犹太人所有的房子，这样他们就可以为难民修建公寓大楼。但六年过去了，一块砖瓦都没铺起来。

误区

“阿拉伯国家一直很欢迎巴勒斯坦人。”

事实

谁也没有料到难民问题会持续到1948年战争过后。小约翰·布兰福德，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的发起者1951年11月29号在他的报告中写到，他预计到1952年7月份阿拉伯国家政府将承担救助责任。此外，布兰福德强调要结束救援行动：“持续的救援行动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们堕落的萌芽。”⁷⁴在1952年，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设立了2亿美元的基金，为难民提供住房和工作，但是这个行动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

同时，约旦是唯一一个接纳巴勒斯坦人并且给予公民身份特权的阿拉伯国家（加沙地带的居民被排除在外）。阿卜拉国王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约旦人是一个民族。到1950年，他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并在官方公文当中禁止使用巴勒斯坦这一术语。⁷⁵2004年，约旦开始撤销巴勒斯坦人的公民身份，就是那些没有经过以色列许可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⁷⁶

尽管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在叙利亚存在足够的居民居住空间，但是除了那些有可

73 UNRWA,

http://www.unrwa.org/userfiles/file/fimnancial_updates/2009/Total_Contributions_to_UNRWA_2009_All_Donors.pdf;
“Biennial Programme Budget 2010-2011 of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17, 2009), <http://www.unhcr.org/4abc7cc19.html>

74. Schechtman, p. 220

74. Schechtman, p. 220.

75 “Speech to Parliament – April 24, 1950,” Abdallah, pp. 16–7; Aaron Miller, *The Arab States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6), p. 29.

76 Khaled Abu Toamed, “Amman Revoking Palestinians Citizenship,” *Jerusalem Post*, (July 20, 2009).

能会拒绝遣返的难民大马士革拒绝考虑接受任何难民。叙利亚也在1952-54年之间拒绝安置85,000名难民，尽管国际基金已经为其支付了该项目。伊拉克也被预计能够接纳大量的难民，但事实证明其并不情愿。同样，黎巴嫩坚称国内没有足够的空间提供给巴勒斯坦人。

1948年战争结束后，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和20多万的当地居民，但拒绝巴勒斯坦人迁入埃及或迁往别处。沙特阿拉伯广播把埃及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做法比作了希特勒占领欧洲的暴行。⁷⁷

“阿拉伯国家不想解决难民问题。他们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疮口，作为一种对联合国的轻蔑和反抗以色列的武器。不管难民是死是活，阿拉伯的领导者们都毫不关心。”

——约旦的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前领导人亚历山大·加罗伟先生

1952年4月⁷⁸

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几乎没有变化。阿拉伯国家政府依然经常对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提供就业，住房，土地和其他福利，当然巴勒斯坦人除外。例如，在面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时，沙特阿拉伯选择的不是招募失业的巴勒斯坦难民来缓解问题，而是招募了成千上万的韩国人及其他亚洲人来填补职位的空缺。

这种情况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更是愈演愈烈。科威特，这个雇用了大量的巴勒斯坦人工作而否认他们公民身份的国家，驱逐了3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出境。“如果这些人对安全造成了危险，那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有权利驱逐那些我们不需要的人。”科威特驻美国大使萨乌德·纳斯尔·艾勒-萨巴说过。⁷⁹

今天，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没有社会和公民权利，并且只能有限地接触到公共健康和教育的设施。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完全依赖主要提供者——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供应的教育，卫生，救济和社会服务。一些知名的外国人认为，法律禁止巴勒斯坦人从事70多个工作和职业。⁸⁰

巴勒斯坦难民认为联合国有责任改善他们的状况，然而，许多巴勒斯坦人对来

77 Leibler, p. 48.

78 Alexander H. Joffe and Asaf Romirowsky, “A Tale of Two Galloways: Not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unRWA and Zionist Historiograph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September 2010).

79 Jerusalem Report, (June 27, 1991).

80 UNRWA

自阿拉伯同胞的援助并不满意。有些人，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袖慕沙·阿拉米所质疑的那样：“阿拉伯各国政府阻止阿拉伯难民在本国工作，关闭门户并且将监禁在他们在难民营的做法是可耻的。”⁸¹然而大多数难民将他们的不满聚焦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上面。这些难民因自己的困境指责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那些被征服了的阿拉伯军队。

“我简要地参观了在巴拉塔难民营的 20000 居民。该营地是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这里属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的管辖范围内……巴拉塔的孩子，像类似加沙和邻近阿拉伯国家难民营的孩子一样，从小就被灌输着一种思想，即终有一天他们将成功重返祖先在地中海的故园，然而在等待救赎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禁止巴拉塔居民在营地的官方边界之外建设自己的家园。”

——索尔·斯特恩⁸²

误区

“数以百万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关在难民营。”

事实

到 2011 年，在巴勒斯坦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难民人数已经上升到将近五百万人，是 1948 年离开巴勒斯坦的难民人数的数倍。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登记难民，约 500 万人，居住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58 个公认的难民营中。其他三分之二的登记难民生活在东道国城镇的里面和周边地区，或者在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们通常生活在官方难民营的周围。⁸³

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的这些年里，一如既往地做了许多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住进永久性房屋。但是巴勒斯坦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难民营里沮丧和痛苦的居民给各种恐怖派系提供人力资源。此外，阿拉伯国家经常力推联合国关于禁止以色列迁移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决议。⁸⁴他们宁愿保持巴勒斯坦人作为以色列“压迫”标志的象征。

81 Musa Alami, "The Lesson of Palestine," *Middle East Journal*, (October 1949), p. 386.

82 Sol Stern, "Mr. Abbas, Tear Down This Wall!" *Jewish Ideas Daily*, (September 28, 2010).

83 UNRWA

84 Arlene Kushner, "the un's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Azure*, (Autumn 2005).

记者妮蒂·格罗斯访问了加沙，向一位官员询问营地没被拆除的原因。她被告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做出了“政治决定”，即直到与以色列的最终地位谈判发生之前，不为住在难民营的超过 65 万的巴勒斯坦人做任何事情。⁸⁵

自 1993 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已经获到数十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但并没有让难民进入永久性房屋居住。为什么难民现在还待在难民营中呢，答案只有一个：阿拉伯政府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想让他们留在那里。

“如果难民返回以色列，以色列将不复存在。”

—加麦尔·纳赛尔⁸⁶

误区

巴勒斯坦人是唯一被禁止返回他们家园的难民。

事实

二战结束后，1250 万德国人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出境，只允许带走他们可以随身携带的财产。他们没有收到没收财产的赔偿。二战对波兰的边界和人口的影响被认为是“既成事实”，可能无法在战后得到扭转。如今在德国没有人为数百万被驱逐者和他们的子孙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国家请愿，尽管事实上，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曾在那些地方住了数百年。

被二战严重影响了的另一个国家是芬兰，当时她被迫放弃几乎八分之一的土地，并从苏联吸纳了超过 40 万的难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11%）。与以色列不同，这些都是战争的失败者。他们不会得到安置上的任何援助。

土耳其在 1950 接受了 15 万来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难民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更好的例子。土耳其对待他们的难民以及阿拉伯政府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差异可以看出各自政府态度的不同。得·梅因纪事报曾记录到：

土耳其的难民问题比叙利亚或黎巴嫩更严重，与埃及面对的问题差不多……但你很少听到关于土耳其的问题，因为土耳其人重新安置这些难民的工作完成得很好……最大的区别是精神层面。土耳其人，不愿意将他们视为要承担的负担，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责任，并着手尽快处理。⁸⁷

85 Jerusalem Report, (July 6, 1998).

86 Katz, p. 21.

87 Editorial, Des Moines Register, (January 16, 1952).

如果阿拉伯国家想减轻巴勒斯坦难民的痛苦的话，他们应该采取与土耳其类似的态度。

另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是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 1947 年的分裂导致。八百万印度教徒逃离巴基斯坦，600 万穆斯林逃离印度，他们害怕成为各自国家的少数族群。像巴勒斯坦人一样，这些人想避免被卷入到吞噬他们的国家暴力之中。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相反，无论如何，人口的交换被认为是两个国家内部的公共关系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尽管难民数量巨大以及所涉及的两个国家相对贫困，没有特殊的国际救援组织建立起来以帮助他们重新安置。

“……如果有一个巴勒斯坦国的话，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怎么可能希望他们的潜在公民被遣返到另一个国家呢？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最初讨论遣返的议题时，建立巴勒斯坦国本身就希望渺茫。在可能建立新兴国家的前提下，巴勒斯坦人必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将自己视为一个合法的‘国家’，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保留他们自定义的‘被压迫，无国籍难民’身份。他们确实不能同时拥有两个身份。”

——弗雷·德斯皮格尔⁸⁸

误区

“1967 年，以色列驱逐了更多的巴勒斯坦人。”

事实

在无视以色列“远离战争”的警告之后，约旦的国王侯赛因对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发起攻击。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估计在登记的居民中有 175000 人再次逃离和大约 350000 人首次逃离。大约 200000 逃亡到约旦，大约 115000 人逃亡到叙利亚，约 35000 人离开西奈前往埃及。大部分逃离的阿拉伯人来自约旦河西岸。

以色列允许一些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返回。在 1967 年，超过 9000 个家庭团聚，到 1971 年，以色列已经重新接纳 40000 名难民。相比之下，1968 年 7 月，约旦禁止打算留在东岸的人们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移民。⁸⁹

当安理会授权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派遣一位代表调查战后平民福利问题时，他命令这项任务需研究调查阿拉伯国家的犹太少数民族和以色列占领区内阿拉伯人

88 Jerusalem Report, (March 26, 2001).

89 UNRWA Annual Reports, (July 1, 1966–June 30, 1967), pp. 11–19; (July 1, 1967–June 30, 1968), pp. 4–10; (July 1, 1968–June 30, 1969), p. 6; (July 1, 1971–June 30, 1972), p. 3.

的医疗问题。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拒绝联合国代表执行此项调查。⁹⁰

“难民返回以色列领土的要求必须被拒绝，因为如果发生，将会出现两个巴勒斯坦国家，就再也没有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了。”

——阿莫斯·奥兹⁹¹

误区

“所有巴勒斯坦难民必须有选择重返家园的权利。”

事实

根据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统计，截至2011年，有近五百万名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有义务接纳部分或全部的人吗？

目前以色列的人口约770万，有580万是犹太人。如果每个巴勒斯坦难民都被允许搬到以色列，人口将超过1200万，犹太人比例将从75%降至46%。犹太人在自己的国家将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这正是他们在1948年极力避免的情况，于是联合国明确排除决定一个分治的巴勒斯坦。

当前的和平谈判是基于联合国的242决议。除了242决议中第二篇章第二条款呼吁“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提及巴勒斯坦人。通用术语“难民”也可能被应用于阿拉伯土地上的犹太难民。

此外，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现在住在历史古老的巴勒斯坦。这是一个包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约旦的区域。当巴勒斯坦人要求重返巴勒斯坦时，他们并非仅指该地区，而是指他们1948年之前居住的地方。这些家园现在或者消失或者被人占据。

甚至连德高望重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承认，坚持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返回以色列是错误的。比如，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萨利·努赛贝赫认为，难民应该被安置在未来的巴勒斯坦，而“不是去破坏作为主要是犹太人国家的以色列的存在。否则，一个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作何解释？”⁹²在巴勒斯坦谈判小组的解密电文中，巴

90 Maurice Roumani, *The Case of the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A Neglected Issue*, (Tel Aviv: World Organization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1977), p. 34.

91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3, 2001).

92 “Meeting Minutes: President Abbas Meeting with the Negotiations Support unit,” (March 24, 2009).

勒斯坦行政机构主席穆罕默德·阿巴斯也对此表示承认。“基于难民的数量”他说，“要求以色列接纳 100 万或者 500 万人是不符合逻辑的，这将成为以色列的末日。”⁹³

在一份和平协议的内容中，以色列表示愿意接收一些难民，就像本-古里安 50 多年前会做的一样。如果创建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即使不是全部，大多数难民也会被允许迁移到这里来，但巴勒斯坦领导层对于吸纳这些人没有丝毫兴趣。

93 Amos Oz, “Israel Partly at Fault,” Ynetnews, (March 29, 2007).

14. 人权*

误区

“阿拉伯人不可能反对闪米特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闪米特人。”

事实

“反犹分子”这个术语于1879年出现于德国，由威廉·马尔提出，意指这一时期的反犹太主义的表现，赋予了仇恨犹太人一个更加科学、好听的名字。¹“反犹太主义”已被接受和理解为由犹太民族的仇恨。字典中定义该术语为：“从理论，行动或实践活动上针对犹太人”和“对犹太人作为一个宗教或种族少数群体的敌意，往往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歧视”。²

阿拉伯人不可能是反犹太主义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闪米特人的说法是一种语义扭曲，它忽视了阿拉伯歧视和敌视犹太人的现实。像任何其他人一样，阿拉伯人确实是反犹太主义。

“阿拉伯世界是无拘束的、无耻的、不隐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反犹太主义的最后堡垒。希特勒的神话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发表。纳粹大屠杀要么被最小化要么被否认……当以色列人被描绘成魔鬼的化身时，阿拉伯世界会如何与以色列达成协议，这实在是很难搞清楚。”

——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³

* The situation of Jews in Arab/Islamic countries today can be found online in the Jewish Virtual Library at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anti-semitism/arabjewtoc.html>.

1 Vamberto Morais, A Short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NY: W.W Norton and Co., 1976), p. 11; Bernard Lewis, Semites & Anti-Semites, (NY: WW Norton &Co., 1986), p. 81.

2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3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0, 2001).

误区

“在伊斯兰帝国时代生活的犹太人受到阿拉伯人良好的待遇。”

事实

在伊斯兰王国延续的近 1300 多年里，尽管身在伊斯兰国家犹太社区的犹太人的遭遇总体来说比那些呆在欧洲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要好一些，但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迫害和屈辱并不会感到陌生。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所写的：“黄金时代的平等权利是一个神话，信仰它是“犹太人同情伊斯兰”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⁴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在公元622年前往麦地那市吸引信徒追随他的新信仰。当麦地那市的犹太人拒绝承认穆罕默德为他们的先知时，两个主要的犹太部落被驱逐出境。在627年，穆罕默德的信徒杀害了大约600到900个男性，并将幸存的犹太人妇女和儿童分离开来。⁵

穆斯林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反映在记载伊斯兰信仰的圣书——古兰经——的各种经文中。“主把卑贱和贫困笼罩降在了他们（以色列的子民）上，他们遭受真主的恼怒而归回。那是因为他们确不信真主的种种显迹和无故杀害许多圣人，那是因为他们悖逆。他们原是越法过分的。”（第2章61节）。据古兰经所说，犹太人尝试引入腐败（5:64），他们一直不听话（5:78），并且是真主、先知和天使（2:97-98）的敌人。”

犹太人通常受到他们的邻居穆斯林的蔑视；为维持两群体之间和平共处就必须要求犹太人屈服和降低身份。在第九世纪，巴格达的伊斯兰教主阿尔穆塔瓦基勒为犹太人指定了一个黄色的徽章，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纳粹德国⁶设下先例。

在伊斯兰社会，当犹太人被认为过得太舒适，反犹太主义就会浮出水面，这往往伴随着灾难性的结果。1066年12月30日，约瑟夫·哈那吉德，西班牙格林阿达的犹太大臣，被一群阿拉伯暴民钉在十字架上，这群暴徒接着又损毁了城市的犹太区，屠杀了5,000名居民。这次骚乱是由穆斯林传教士煽动的，这些传教士曾愤怒地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过度犹太政权。

与此类似的情况在1465年也有发生。当一名犹太副大臣被控以“一种冒犯的方式”对待穆斯林妇女后，菲斯的阿拉伯暴徒屠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只留下11个活口。”这次杀人事件在整个摩洛哥⁷引发了一波类似的大屠杀。

4 Bernard Lewis, *Islam in History: Ideas, People and Events in the Middle East*, (IL: Open Court, 2001), p. 148.

5 Bat Ye'or, *The Dhimmi*,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3-44.

6 Bat Ye'or, pp. 185-86, 191, 194.

7 Norman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P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79), p. 81; Maurice

8世纪，在阿拉伯土地上对犹太人的其他屠杀行为均发生在摩洛哥，那里整个社区都被穆斯林统治者伊德瑞斯一世清除。在12世纪北非，哈德人要么强行迫使社区人们改变信仰，要么就摧毁社区；1785年在利比亚，阿里·布尔兹·巴夏谋杀了数百名犹太人；1805年，1815年和1830年，在阿尔及尔，犹太人被大量屠杀。在1864年和1880年之间，在马拉喀什，摩洛哥，3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⁸

在埃及和叙利亚（1014，1293-4，1301-2）、伊拉克（854 - 859，1344）、也门（1676）法令规定损毁犹太会堂。尽管古兰经已被禁止传阅，犹太人还是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在也门（1165年和1678年），摩洛哥（1275，1465和1790年至1792年）和巴格达（1333和1344）等地，等待他们的便是死亡。⁹

19世纪，犹太人在阿拉伯领土的境况达到了最低点。犹太人在北非大多数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摩洛哥）被迫住在犹太贫民区。摩洛哥包含伊斯兰犹太人聚居区的最大的犹太社区，在那里，当在犹太区以外的区域走动时，犹太人被迫赤脚或穿稻草鞋。甚至穆斯林儿童也参与侮辱犹太人的活动，他们通过投掷石块或以其他方式骚扰他们。反犹太主义的暴力事件频繁越发，许多犹太人以叛教的罪名被处决。在奥斯曼帝国¹⁰反犹太主义的祭祀杀牲仪式的指控成了家常便饭。

正如著名的的东方学者G. E. 冯·格鲁恩鲍曼评论的那样：

将相当大数量的高级别、拥有权力，和巨大的金融影响力，以及显著卓越的学识成就的犹太要人或市民的名字聚集在一起不是什么难事，同样的事情在基督徒身上也同样适用。但编制那些受迫害、被任意征用、被强制改变信仰或屠杀的名单也同样不是件难事。¹¹

误区

“作为‘圣书的子民’，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伊斯兰法律的保护。”

事实

这种说法是植根于传统概念上的“契约民”（“被保护的人”），该说法是当初穆斯林征服者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承诺，以此换取他们对穆斯林的归降。然而，正如法国当局雅克·埃吕尔曾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问：‘保护免受谁的侵害？’”

Roumani, *The Case of the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A Neglected Issue*, (Tel Aviv: World Organization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1977), pp. 26-27; Bat Ye'or, p. 72.

8 Stillman, pp. 59, 284.

9 Roumani, pp. 26-27.

10 Bernard Lewis, *The Jews of Isla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8.

11 G.E. Von Grunebaum, "Eastern Jewry under Islam," *Viator*, (1971), p. 369.

当这个‘陌生人’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答案只能是：免受穆斯林人的侵害。”¹²

遭受穆斯林统治的人民经常面对死亡和改变信仰这两种选择，但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们拥护圣经，作为契约民（受保护的人）实践他们的信仰通常是被允许的。在确保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穆斯林受到公平待遇上，这种“保护”的作用太小。相反，保护政令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是，作为一个异教徒，他不得不公开承认真正信徒——穆斯林——的优越性。

作为每年的人口税，早期伊斯兰征服的“贡品”（或*jizya*）标志着契约区的归顺。¹³

后来，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劣势地位在一系列的管辖契约区的行为规范后得到了加强。契约民被禁止嘲笑或批评古兰经、伊斯兰教和默罕默德，在穆斯林中传教也是不被允许的，也不能触摸穆斯林女人（虽然穆斯林男子可以找非穆斯林教徒作为自己的妻子），违者以死刑论处。

契约民被排除在公职和军式服务之外，禁止他们携带武器，不准骑马或骆驼，不准建立犹太教堂，他们的教堂不能比清真寺高，建造的房屋也不能比那些穆斯林人的房屋高，不能在公共场合喝酒。他们被迫穿与众不同的衣服，不允许大声祈祷或哀悼，因为可能会冒犯穆斯林教徒。契约民必须对穆斯林教徒毕恭毕敬，例如，总是将道路的中央让他们走。契约民不允许出庭作对穆斯林人不利的证词，契约民的证言在以色列法庭上是无效的。当为自己辩护时，契约民将不得不花大价钱收买穆斯林证人。因此当契约民受到穆斯林人侵害时，他们几乎没多少追索权。¹⁴

到了二十世纪，契约民在穆斯林国家的地位并没有显著改善。H. E. W. 杨，摩苏尔的英国副领事，1909年这样写道：

穆斯林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态度是主人对奴隶的态度，

只要能他们保证自己的地位，他们对待奴隶有一定高贵的容忍度。一旦有任何主张平等的迹象，都会被迅速压制。¹⁵

误区

“现代阿拉伯国家只是反对以色列，但不反犹。”

事实

¹² Bat Ye'or, p. 30.

¹³ Bat Ye'or, p. 14.

¹⁴ Bat Ye'or, pp. 56–57.

¹⁵ Bat Ye'or, *Islam and Dhimmitude: Where Civilizations Collide*,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7.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已多次明确表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仇恨。例如，在1937年11月23日，沙特国王伊本·萨乌德告诉英国上校H. R. P. 狄更斯：“我们对犹太人的仇恨要追溯到耶稣对他们的谴责起，因为他们迫害和拒绝主耶稣，以及随后他们抛弃耶稣选定的先知。他补充说：“一个穆斯林如果杀死一个犹太人，或他自己被犹太人杀害，那么他一定会立即进入天堂，进入到万能真主的安乐境地。”¹⁶

当希特勒在1935年提出纽伦堡种族法时，他收到来自阿拉伯世界各个角落祝贺的电报。¹⁷ 后来，在战争期间，他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就是耶路撒冷的穆夫提。

犹太人从来不容许住在约旦。管制约旦占领的西岸的民事法律第6号明确规定：“只要不是犹太人，任何人都可以是约旦的国民。”¹⁸

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人发现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已被用来教育西岸阿拉伯儿童，书里面充满了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描绘了对犹太人的仇恨。¹⁹

据对叙利亚教科书的研究，“叙利亚教育系统将对以色列及犹太复国主义的仇恨扩展到针对所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反犹太主义启用古老的伊斯兰图案来描述犹太人千古不变的奸诈本性。其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所有的犹太人必须被消灭。“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²⁰的阿拉伯语翻译版本在东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被广泛传阅，成为畅销书。巴勒斯坦国家信息服务的官方网站上也公布了“锡安长老议定书”的一个阿拉伯语翻译版本。²¹

阿拉伯官员也诉诸于血液控诉。例如，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说，犹太人“有一段时间，他们将非犹太人的血液就着面包一起吃。这种事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我在巴黎进行访问，警方发现5个被谋杀的孩子。他们的血液被抽干，事实证明，是一些犹太人谋杀了他们，以便采取他们的血液，并在当天就着面包吃。”²²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周六（5月5日）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也算恶劣的——论证，论证为什么他和他的政府不值得被尊重，不值得与美国或任何其他民主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在大马士革迎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时，阿萨德先

16 Official British document, Foreign Office File No. 371/20822 E 7201/22/31; Elie Kedourie, *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Mansell, 1980), pp. 69–72.

17 Howard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79), p. 196.

18 Jordanian Nationality Law, Official Gazette, No. 1171, Article 3(3) of Law No. 6, 1954, (February 16, 1954), p. 105.

19 *Modern World History*, Jordan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66, p. 150.

20 Meyrav Wurmser, *The Schools of Ba'athism: A Study of Syrian Schoolbooks*, (Washington, D.C.: Middle East Media and Research Institute (MEMRI), 2000), p. xiii.

21 Aaron Klein, “Official PA site publishes ‘Protocols’ in Arabic,” *WorldNetDaily*, (May 21, 2005).

22 Al-Mussawar, (August 4, 1972).

生发动对犹太人的攻击，这可能会被列为在教皇环游世界的这二十年前最无知、粗鲁的讲话。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同耶稣基督的苦难相比，阿萨德先生说犹太人‘试图消灭所有宗教的原则，以同样的心态，他们出卖了耶稣，他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背叛并杀死先知默罕默德。’带着这样的诽谤，叙利亚总统不仅玷污了他的国家，同时也侮辱了教皇。”

——华盛顿邮报社论²³

巴勒斯坦官员恶言毁谤，其中包括这样的一种说法：在西岸，以色列人倾倒有毒废物，向巴勒斯坦人销售致癌的果汁，在约旦河西岸，他们放纵野猪毁坏庄稼，让巴勒斯坦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从飞机里抛给加沙儿童有毒的糖果，并在检查站使用了“放射性间谍机器”，炸死一名巴勒斯坦女人。²⁴

阿拉伯或穆斯林新闻报道几乎完全由各中东国家政府控制，定期发布反犹太主义的文章和漫画。如今，它仍然是在埃及常见的反犹太主义出版物。例如，《金字塔日报》发表文章，指责利用巴勒斯坦儿童的血液烤面包。²⁵

反犹太主义的文章也会定期出现在约旦和叙利亚的报刊上抨击内容主要围绕对大屠杀的否认、犹太复国主义大屠杀的“推广宣传”以及犹太复国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丑恶对比展开。

2001年11月，在阿拉伯世界范围内第二热门的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讽刺小品。一个影射艾瑞叶·沙龙的角色饮用阿拉伯儿童的血液，怪诞的是，正统犹太人袖手旁观。阿布扎比电视台也播出了一个小品，描述的是吸血鬼德古拉咬了沙龙一口，但吸血鬼死了，因为沙龙的血已被污染。²⁶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媒体也含有煽动性的、反犹太主义的材料。下面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电视上播出一则启示广告的例子：

“这些新的蒙古人占领巴勒斯坦的行为是多么可恶，占领了它的土地和圣地，在这个神圣，祝福和净土上，他们所犯下杀戮，暗杀，破坏，没收，犹太化，骚扰和分裂祖国等种种罪行，是不可匹敌的种族主义……和20世纪的纳粹主义最明确的证明。犹太人，是阿拉真主及其使者的敌人！是所有人的敌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敌人……”²⁷

23 Washington Post, (May 8, 2001).

24 Middle East Media and Research Institute (MEMRI); Al-Hayat Al-Jadeeda, (May 15, 1997); Jerusalem Post, (May 23, 2001); Palestine News Agency Wafa, (April 28, 2005).

25 Al-Ahram, (October 28, 2000).

26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9, 2001).

27 Palestinian Authority television, (January 29, 2010), cited in “PATV Sermon: Jew are Enemies,” Palestinian Media

甚至巴勒斯坦的纵横天字谜也被用来诋毁以色列的合法地位，攻击犹太人。例如，暗示犹太人特征的是“背叛”。²⁸

误区

“以色列歧视它的阿拉伯公民。”

事实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享有平等的投票权，事实上，它是中东地区中，少数阿拉伯妇女可以投票的地方之一。在2011年，在以色列议会中阿拉伯人持有120个席位中的14个席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承包了各种政府职位，其中包括以色列驻芬兰大使和特拉维夫的副市长。奥斯卡·阿布·拉扎克被任命为内政部总干事，是第一位当上核心政府首席执行官的阿拉伯公民。艾瑞叶·沙龙的初始内阁中还包括第一届阿拉伯部长萨拉·塔里夫和担任政务委员的德鲁兹人。阿拉伯人也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2005年10月，一位阿拉伯教授被任命为海法大学副校长。

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一样，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超过30万阿拉伯儿童在以色列学校上学。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在国内只有一个阿拉伯国高中。如今，已有数百个阿拉伯学校。²⁹

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公民之间的唯一合法区别是前者必须服务于以色列军队而后者不是必需的。这是为了让阿拉伯公民以在需要时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同胞。尽管如此，贝都因人曾经服务于空降部队和其他阿拉伯人自愿的军事任务。实行义务兵役制适用于德鲁兹和切尔克斯社区，但也是出于他们自愿。

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一些经济和社会差距是由于后者没有在军队服役。退伍军人有资格获得许多不提供给非退伍军人的福利。此外，军队在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确实在以色列人服役期间获得就业上的优势。此外，如建筑和货运这样的行业纷纷由以色列阿拉伯人掌控。

虽然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偶尔参与了恐怖组织活动，但一般情况下都表现为忠诚的公民。在1967年、1973年和1982年的战争中，他们没有从事破坏活动或有不忠的行为。有时候，事实上，阿拉伯人自愿承担后备军人的义务。在始于2000年9月的巴勒斯坦战争期间，以色列阿拉伯人第一次加入到大规模的抗议中。

235年间美国一直是独立的，但仍然没有整合所有不同的社区。即使在民权立

Watch, (February 1, 2010).

28 Jonathan Krashinsky, “Even Palestinian Crosswords Reject Israel,”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March 15, 2001).

29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法通过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歧视也并没有根除。因此在仅有的63年中以色列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并不奇怪。

误区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被禁止在以色列购买土地。”

事实

本世纪初，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建立了犹太国家基金，为了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作为犹太人定居点。而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后，获得的这片土地被政府接管。以色列总面积的92%属于国家，由土地管理机构管理。它不出售给任何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境内的其余8%为私人拥有。例如，阿拉伯宗教基金（穆斯林慈善捐赠）拥有穆斯林阿拉伯人专门受益和使用的土地。政府土地可以由任何人租用，不分种族，宗教或性别。以色列的所有阿拉伯公民都有资格租用政府土地。

200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还裁定，政府不能基于宗教或种族的考虑分配土地，并且不得阻止阿拉伯公民选择居住的地方。³⁰

同时，在1996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穆夫提，伊克里马·撒布里，发出伊斯兰教令，禁止出售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的财产给犹太人。任何人违反该命令就要被处以死刑。那年至少七个土地掮客被打死。³¹

1997年5月5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司法部长弗莱·阿布·米戴安宣布，任何人割让一寸土地给以色列都将被处死刑。同月晚些时候，两名阿拉伯土地掮客被打死。一年后，另一名涉嫌出售土地给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被杀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还逮捕了涉嫌违反了约旦法律（在约旦河西岸生效）的土地经销商，法律规定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土地。³² 2008年，一个伊斯兰法官更新裁决，禁止巴勒斯坦人向犹太人出售房产，最近，2010年6月，一名巴勒斯坦人因为被控卖土地给以色列人而被关押10年。³³

30 Alan Dershowitz, *The Case for Israel*, (NY: John Wiley & Sons, 2003), p. 157.

31 Jerusalem Post, (August 19, 2002).

32 U.S. State Department, *Human Rights Report for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1997, 1998.

33 Khaled Abu Toameh, "Islamic judge issues fatwa against Arabs voting in Jerusalem,"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6, 2008); Ma'an News Agency, (June 30, 2010).

误区

“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阿拉伯人被折磨，殴打和杀害。”

事实

对任何人来说，监狱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在美国的机构，囚犯的抱怨比比皆是。以色列的监狱可能跻身于世界上最严密的审查机构之列。原因之一是政府允许红十字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定期检查他们。

以色列法律禁止任意逮捕公民。此外，直到被证明有罪，否则被告都被认为是无辜的，他们拥有人身安全及其他程序上的保障令状的权利。以色列没有政治犯，并且他们坚持保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几年前，一些囚犯，尤其是阿拉伯人涉嫌参与恐怖行动，他们均使用被批评为过分的严厉审问方法。以色列最高法院在1999年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禁止使用被认为是滥用的多种措施。³⁴

死刑已经只被申请一次，是在阿道夫·艾希曼的案件上，他被认为是该为“最后方案”买账的人。即使在穷凶极恶的恐怖主义行为之后，也没有阿拉伯人被处以极刑。

“以色列政权是没有种族隔离的。这是民主的一个特例。”

——南非内政首席部长曼戈苏图·布特莱齐³⁵

误区

“以色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与在种族隔离严重的南非对待黑人的方式相似。”

事实

即使在以色列国家成立之前，犹太领袖也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在南非盛行的处境。

³⁴ “Torture and Ill Treatment as Perceived by Israel’s High Court of Justice,” B’Tselem, (May 6, 2010).

³⁵ Haaretz, (September 23, 2003). Newsview, (March 23, 1982).

正如1934年大卫·本·古里安告诉巴勒斯坦民族慕沙·阿拉米的那样：

我们不希望造成在南非这样的情况，那里的白人是业主和统治者，而黑人是工人。如果我们不是什么工作都做的话（不管简单困难、技术非技术的都做），如果我们仅仅就是地主的话，那这也不会是我们的故乡。³⁶

今天，在以色列，犹太人是多数，但阿拉伯少数人充分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代表政府的所有分支权利机构。阿拉伯人的代表在以色列议会 拥有席位，并担任了内阁，高层次外交部（如驻芬兰大使）和最高法院里的职位。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皮肤的颜色决定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出生直至死亡。即使组成了绝大多数的人口，南非黑人不能投票，不是国家的公民。法律决定他们可以在哪里居住，工作，上学，旅游。而且，在南非，政府杀害抗议其政策的黑人。相比之下，以色列允许行动、集会和言论自由。一些政府的最苛刻的评论者正是以色列阿拉伯人，这些人是议会的成员。

“目前以色列的形势和种族隔离严重的南非之间的差距，在一个非常人性的层面被强调重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婴儿出生在同一个产房，用同样的设施，由同一医生和护士照顾，在和病房的母亲相邻的病床。两年前，我曾在耶路撒冷的医院进行大手术：外科医生是犹太人，麻醉师是阿拉伯人，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餐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进餐，并坐同一火车、公交车和出租车出行，并参观对方的家。难道这些可能发生在任何种族隔离制度下？当然不能。”

——本杰明·波格伦³⁷

巴勒斯坦人的领土的情况是不同的。国家的安全要求、领土的暴力起义，迫使以色列施加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地带的阿拉伯居民的限制。这种设限在1967年前在以色列边境内是没有必要的。以色列的政策不是基于种族的结果，而是巴勒斯坦人仇恨的结果。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阻碍以色列的生存权，而黑人没有寻求破坏南非，他们想要破坏的只有种族隔离制度。

如果以色列给予巴勒斯坦人充分的公民资格，这将意味着该地区已被吞并。以色列政府没有准备好迈出这一步。相反，通过谈判，以色列同意给予巴勒斯坦当局对自己的事务的渐增的权利。使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公民，这很

36 Shabtai Teveth, *Ben-Gurion and the Palestinian Arabs: From Peace to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40; Haaretz, (September 23, 2003).

37 Benjamin Pogrud, "Apartheid? Israel is a democracy in which Arabs vote," Focus 40, (December 2005).

可能将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主要阻碍巴勒斯坦独立的不是以色列政策，而是巴勒斯坦领导人不愿意放弃恐怖主义，不愿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尽管他们批评苛责政府，当被问及他们最崇拜的政府是什么时，80%以上的巴勒斯坦人一致表示是以色列政府，因为他们可以近距离看到以色列繁荣的民主，以及阿拉伯公民在此享有的权利。与此相反，巴勒斯坦人把阿拉伯政权，包括他们自己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放到了最末位。³⁸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耶路撒冷东部的巴勒斯坦人申请了以色列公民身份，假如可以选择的话，与巴勒斯坦相比，很多人说他们宁愿住在以色列。例如，在对耶路撒冷东部的阿拉伯居民进行的民意调查中，35%的人选择住在以色列，30%的人愿意未来生活在巴勒斯坦国家，40%的人考虑移动到另一个街区，成为以色列公民，而不是巴勒斯坦公民，54%的人说，如果他们的邻里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他们就不会搬到巴勒斯坦。³⁹

“直到今天还有因国家的灾难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留下影响深远的悲剧，只有犹太人可以理解。这是非洲的问题。只要回想起奴隶贸易的所有那些可怕的事件，涉及到整个人类，只因为他们是黑人，像牛，被俘虏、被偷、被贩卖。他们的孩子在陌生的土地，在作为被蔑视和敌视的对象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皆因为他们的肤色不同。我不惭愧地说，虽然我这样说可能会暴露自己受人嘲笑，那一次，我亲眼目睹了犹太人的救赎，我的子民，我还要协助救赎非洲人。”

——西奥多·赫茨尔⁴⁰

误区

“以色列奉行针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政策，堪比纳粹对待犹太人。”

事实

38 James Bennet, “Letter from the Middle East; Arab Showplace? Could It Be the West Bank?”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03). The last time the question was asked was in 2002.

39 Daniel Estrin, “Jerusalem Palestinians taking Israeli citizenship,”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2, 2011); Jackson Diehl, “Why Palestinians want to be Israeli citizen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2, 2011).

40 Golda Meir, My Life, (NY: Dell Publishing Co., 1975), pp. 308–309.

这也许是以色列的批评者做出的最可恶的断言。纳粹的目标是集体灭绝在欧洲的每一个犹太人。以色列寻求与巴勒斯坦和平睦邻地相处。超过一百万的阿拉伯人以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身份生活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的领土中，有98%的人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民政管理。以色列政策的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公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免受恐怖运动的侵害。他们从未有过计划去迫害，消灭或驱逐巴勒斯坦人民。

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对比，一个诗人提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新共和国的文学编辑利昂·维斯提耶这样评论道：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纳粹主义的观点，没有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像认为月亮和奶酪是同样的。它不仅是大错特错，这也是引人注目的愚蠢行为。我不会得罪自己（那将是自我仇恨言论！）通过耐心地解释以色列国与第三帝国不同的原因，除了说，相比犹太人在德国的控制下所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发生在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人身上，并且在付出大量的血汗努力为巴勒斯坦人民寻找和平和正义，解决这一野蛮的冲突的人中，以色列人的数量相当大，其中包括以色列总理。没有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正当理由能辩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说法。⁴¹

在争端领土的人口结构图上看，指控的谬误也是十分清晰的。批评者做出关于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或种族清洗的蛮横评论，而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成倍增长。例如，在加沙，人口由于1994年7月的731000增加至2011年的1657155，同比增长127%。增长率为3.2%，是增长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所有有争议的领土（它们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中，1950年的人口为1006000，1970年的人口为1094000，2011年人口增长到3736210。⁴²

误区

“巴勒斯坦人在中东的生活标准最低。”

事实

在约旦占领约旦河西岸19年和埃及占领加沙之后，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官员采取措施改善巴勒斯坦人的居住条件。开设大学，共享以色列农业创新，引进现代化的便利设施进，卫生保健显著提升。超过100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就业，并获得和以色列工人同样的工资，这些都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41 The New Republic, (December 30, 2002).

42 July 2011 estimates, The World Factbook 2011.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1. Accessed March 11, 2010,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gz.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we.html>.

20世纪90年代暴力升级，从2000年开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挑起战争，巴勒斯坦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保护其公民免受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和其他恐怖分子的危害，以色列权力机构被迫采取了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最严重的第一步是限制巴勒斯坦进入以色列的劳工数量，以减少恐怖分子伪装成工人溜进该国的风险。这增加了失业率，继而对巴勒斯坦经济的其他部分产生了负面的溢出效应。

然而，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最近西岸经济仍增长超过7%，在2009年，是世界上212个国家和地区中，增长率最佳排名位列第26位。中东地区第二位，是以色列增长率的二倍。这一显著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来自西方的持续援助，经济改革的实施，以及以色列在行动上安全限制的放松。⁴³

即使当时经济处于一个低迷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比许多他们的邻居过得更好。在世界上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最近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在人均寿命、教育程度和调整后的实际收入方面，巴勒斯坦行政机构位列第110位。报告将其以及大多数其他中东国家（仅海湾酋长国的排名“高”）放置在“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的范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排名仅低于埃及（# 101），高于叙利亚（# 111）和摩洛哥（# 114）⁴⁴。几乎没有巴勒斯坦人愿意在邻国的阿拉伯人交换位置。好吧，也许有一个例外。也许他们可能会向往排在联合国第15名的国家——以色列——的生活标准。

“我是一个骄傲的以色列人，和其他许多非犹太人的以色列人一样，如德鲁兹，巴哈，贝都因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人，都住在文化最多元化的社会，享有中东地区唯一真正的民主。像美国一样，以色列社会离完美还差得远，但是……通过任何您选择的准绳——教育机会，经济发展，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权利，言论和集会自由，立法代表——以色列的少数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中东任何其他国家。”

——贝都因人外交官以实玛利·哈立德⁴⁵

43 The World Factbook 2011.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1. Accessed March 11, 2010,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we.html>.

44“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10,”un, (January 2010). Accessed March 11, 2010, at

http://arabstates.undp.org/contents/file/PHDR2010/PHDR_Book_Eng.pdf; <http://hdr.undp.org/en/data/profiles/>.

45 Ishmael Khaldi, “Lost in the blur of slogans,” SFGate.com, (March 4, 2009).

误区

“以色列人使用检查站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以此羞辱他们。”

事实

国家来保护他们的边界并建立检查站以防止有人非法进入他们的国家，这并不是稀奇的事。美国在边境和机场设有检查点，正如美国人在9月11日所看到的那样，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并非万无一失的安全防范措施。

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检查站。通过从事攻击以色列公民的暴力恐怖活动，他们已经迫使以色列设立障碍，使其尽可能地阻碍恐怖分子进入以色列或经过一些地区进行暴力活动。对一个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来说该检查站是很不便利的，但也能防范恐怖行动，拯救生命。

例如，2008年10月5日，在纳布卢斯附近的哈瓦拉检查站，一名巴勒斯坦男子被发现包裹里有两个管道炸弹。6月8日，一名18岁的巴勒斯坦人在同一检查站因持有六管炸弹，弹药盒，子弹和火药袋被捕。“在这个检查站查找炸弹是例行公事……每一天，我们发现刀具等凶器，”军警马修·罗恩·比萨列说。就在三个星期前，另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哈瓦拉因持有五管炸弹被捕，他将其绑在胸前充当炸药带。⁴⁶

“人们评判民主政治的优劣，一般不通过士兵的迅敏反应去判断，他们都是些在巨大的挑衅环境下的年轻男子和妇女。而是通过法庭反应的形式去评判，以审判室的冷静程度去评判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对此反应巨大。这是第一次在中东地区的历史中，有一个独立的愿意倾听的阿拉伯人不满的司法机构，该机构被称为以色列最高法院。”

——艾伦·德肖维茨⁴⁷

2008年11月10日，在叶宁外的泰希尔检查站，以色列士兵抓捕了一个企图走私

⁴⁶ Efrat Weiss, “IDF thwarts smuggling of pipe bombs,” Ynetnews, (October 5, 2008); Yaakov Katz and jpost.com Staff, “Palestinian bomber arrested near Nablus,” Jerusalem Post, (June 8, 2008).

⁴⁷ Speech to AIPAC Policy Conference, (May 23, 1989), cited in Near East Report, (October 16, 1989).

通过管道炸弹的巴勒斯坦人。⁴⁸

2011年1月9日，一名巴勒斯坦在德考特检查站向士兵收费后被打死。他背着一个管道炸弹和其他引爆装置。⁴⁹

2011年3月9日，在塔普阿赫检查站，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包里带有五管炸弹和3个燃烧瓶，后被发现。⁵⁰

夸张的媒体报道和反以色列的宣传曾暗指以色列检查站骚扰巴勒斯坦妇女。不幸的是，作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女性也不能被忽视。边防警察在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检查站，例如，逮捕一名推着婴儿车，该名巴勒斯坦女子怀里藏着手枪，两名弹药夹和一把刀。⁵¹

商业品，食品，药品，救护车和医务人员继续自由流通，只是受到连续不断的攻击。前往以色列上班的巴勒斯坦工人也可以经过适当的身份鉴别通过，只有出于安保需要才进行设限。

设障并不是为了要羞辱巴勒斯坦人，而是为了保证以色列公民的安全。通常情况下，当以色列放宽政策，取消检查站，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便会抓住机会，发动对以色列无辜平民的新的攻势。尽管如此，以色列拆除了120多个无人值守的检查站，并在过去两年里有人值守的检查点的数量从41个减少到14个。⁵²

误区

“以色列检查站阻止巴勒斯坦人接受医疗照顾。”

事实

以色列已经制定检查站的一个原因便是一一防止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渗入以色列。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履行拆除恐怖主义网络和公路线路图义务，其安全部队采取足够的措施以防止巴勒斯坦人策划和发动攻击，那么检查站将被拆除。

以色列试图平衡他们在安全上的顾虑与巴勒斯坦人的福利，尤其在巴勒斯坦人

48 Efrat Weiss, “Palestinian Caught with Pipe Bomb near Jenin,” Ynetnews, (November 10, 2008).

49. “IDF Thwarts Terror Attack at Bekaot Crossing,” IDF Spokesperson, (January 9, 2011).

50. “Explosives and Molotov Cocktails Discovered at Tapuach Junc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rch 9, 2011).

51. Maariv, (October 14, 2003); Efrat Weiss, “Palestinian girl hides gun in undies,” Ynetnews, (April 15, 2005); Ali Daraghme, “Woman Found Hiding Grenade Under Baby,”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2, 2005); Center for Monitoring the Impact on Peace, Newsletter, (February 2004).

52 “UN: Israel has dismantled 20 percent of West Bank checkpoint,” Associated Press, (June 16, 2010); “Israel, the Conflict and Peace: Answers to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30, 2009).

医疗需求的问题上特别敏感。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指导方针，任何需要紧急医疗服务的巴勒斯坦人是允许通过检查站的。病况的严重程度由检查站指挥官决定，指挥官如果有任何疑问，按照有利于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做决定。除非有安全问题，否则巴勒斯坦人也被允许参与以色列的日常医疗护理活动当中。即便如此，巴勒斯坦人有提出诉求的权利，他们也有其他选项可以选择，如移民到邻国。

在以色列检查站救护车仍然被截查，因为它们经常被用作运送恐怖炸弹，许多在以色列引发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凶手通过驾驶或乘坐红十字会救护车的方式蒙混过关。例如：

2001年10月，尼达尔·纳扎尔在卡尔基亚的 Hamas 运动中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他是一名巴勒斯坦红色新月组织的救护车司机，在几个西岸城镇为 Hamas 指挥部当报信者。⁵³

2002年1月，在耶路撒冷拥挤的雅法街道上，瓦法·伊德里斯将自己引爆身亡，成为第一批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之一。她是巴勒斯坦红色新月组织的救护车司机，穆罕默德·哈巴巴村，坦兹人员一路送她执行使命。她离开西岸的时候也是躺在救护车里面。⁵⁴

2002年3月27日，担任红色新月组织救护车司机的坦兹成员因在他的救护车发现炸药被抓获。一个孩子伪装成病人随着孩子的家人骑行在救护车旁边。爆炸物在“生病”的孩子躺着的担架下被发现。⁵⁵

于2002年5月17日，在拉马拉附近的一个检查站，在一辆红色新月组织的救护车上发现了一个爆炸带。一般同类型的炸弹用于自杀式爆炸袭击，该炸弹隐藏在一个担架上，一个生病的孩子正躺在上面。该辆救护车司机，伊斯兰教徒贾布里勒，已经被以色列国防军通缉，并承认这不是第一次用救护车来运送炸药或恐怖分子。在当天发出的一份声明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他们“理解以色列当局的安全担忧，并一直承认他们有权检查救护车，只要它不过度拖延医疗后送。”救护车上的生病乘客被士兵护送到附近的医院。⁵⁶

2002年6月30日，在拉马拉，以色列军队发现10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嫌疑人躲藏在两辆救护车。士兵拦住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他们被抓获。⁵⁷

2003年12月，纳布卢斯和伯利恒医院的一名化学家拉希德·塔里克·阿尔尼

53 Israel Foreign Ministry, "Use of Ambulances by Palestinian Terrorists," (February 14, 2002).

54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 2002).

55 Israel Foreign Ministry.

56 "Bomb found in Red Crescent Ambulance," Ha'aretz, (March 29, 2002).

57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June 30, 2002).

米尔从医院获取用于制造炸弹的化学品给哈马斯，并承认他用救护车运送化学品。他还表示，为避免被抓，哈马斯指挥官就躲在医院里。⁵⁸

2004年12月，一个哈马斯特工带着一份伪造文件声称自己是一名癌症病患者，需要以色列医院治疗，后被安保部队抓捕。哈迈德·A-卡里姆·哈迈德·阿布·利西亚将与另一名恐怖分子碰面，已从以色列境内盟友那里获得武器准备进行袭击。同月，阿克萨殉道者团体的一名成员到尼坦亚附近铁轨厂准备在铁轨上安装炸弹，并试图用假证件表示他需要医治从而想进入以色列。2005年3月另一个谎称自己是肾脏捐献者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因策划自杀性爆炸被捕。⁵⁹

“以色列医院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给予巴勒斯坦人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最经的暴动期间，巴以全面合作告一段落，虽然如此，巴以双方仍作此努力。”

——巴勒斯坦产科、妇科医生伊泽丁·阿布拉西博士⁶⁰

2005年6月20日，瓦法·萨米尔·易卜拉欣·巴斯试图通过埃雷兹过境走私炸药带但被逮捕。在检查站时巴斯引起的士兵怀疑，生物扫描仪检测出她藏有炸药。当她意识到他们已经发现了炸药带，她试图引爆但未成功。⁶¹

基于人道主义，巴斯几个月前曾由于烹饪事故造成大量烧伤，入住在贝尔谢巴的索罗卡医学中心进行治疗。她被捕后，她承认，法塔赫阿克萨殉道者团体已授意她用她的个人医疗文件，进入以色列进行自杀式袭击。在以色列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时，巴斯说，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烈士”，而她的目的是要杀死40或50个，或者尽可能多的年轻人。

自1996年成立以来，名为“救助孩子的心”的以色列人道主义组织已治愈了加沙超过900名患有心脏病的儿童。⁶²

伊泽丁·阿布拉西博士，是一名来自加沙地带贾巴尔亚难民营的巴勒斯坦妇产科医生，在索罗卡医院任职，他写道，他“激怒于愤怒的玩世不恭和致命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攻击。”阿布拉西博士说，他在医院的遗传研究所里做过研究，

58 “Palestinian Use of Ambulances for Terro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22, 2003).

59 “Attack by Female Suicide Bomber Thwarted at Erez Cross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une 20, 2005).

60 Jerusalem Post, (July 1, 2005).

61 Jerusalem Post, (July 1, 2005); BBC, (June 21, 2005).

62 “Developments in Policy Towards the West Bank and Gaza in 2010,” IDF Spokesperson, (March 2011).

并和那里同事们关系很好。“我表达我的一个观点，每当我在医院访问巴勒斯坦病人，”他说：“我也为其他加沙居民看病，甚至把药物从索罗卡拿到加沙地带需要的病人那里……可是在那一天，当她打算引爆炸弹那天，两名在加沙巴勒斯坦人正病危，等待被送去索罗卡接受紧急治疗。”

阿布拉西博士补充说，瓦法是被派来刺杀以色列一个重要人物的，而这个人来自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治疗疾病。如果以色列医院现在决定禁止巴勒斯坦人寻求治疗，那么事情会怎样？如果他们自己的亲人，在以色列需要药物治疗，却被拒绝治疗，他们会怎样？”⁶³

使用这种战术，巴勒斯坦人意识到了保留检查站的必要性，并迫使以色列进行更严格的检查，但是却出现了另外一个恐怖分子使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深受困苦的案例。

尽管在其他情况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试图利用“医路线”的优势，渗透到以色列。2010年，18,000多名加沙巴勒斯坦人，175,000多名约旦河西岸的人，允许到以色列的医院，使用世界上最好的设备接受治疗。这中间有7,500名儿童。许多这些患者在这里重获新生，而这在巴勒斯坦境内是得不到的。⁶⁴

案例分析

想像一个19岁的士兵指挥一个检查点。救护车到了，里面是一个女人，似乎是怀孕了。该女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丈夫也很着急。但士兵已经被告知说救护车的孕妇不是真正的怀孕。据情报说，在救护车担架下藏匿着一名被通缉的恐怖分子，正打算利用炸药带制造一起自杀式袭击。那天天气炎热，车队很长。他的指挥官通过无线电双向冲他大喊，“不要让救护车通过，因为车里有恐怖分子！”比图片情况复杂的是，图片里有新闻录像人员存在。

这名士兵不得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决定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只有19岁，没有医疗培训。他知道，如果他让救护车通过，里面藏着恐怖分子，那么无辜的人会死，他会有辱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特殊的救护车里没有恐怖分子，而他会耽误一个真正的孕妇去医院，母亲和宝宝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

63 Jerusalem Post, (July 1, 2005).

64 Yaakov Katz, “Gaza plan: Fill tankers, cut supplies,”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4, 2008).

你会怎么做呢？

误区

“以色列的教科书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教科书一样了充满恶意。”

事实

对于未来的最大希望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儿童在更深入的了解和彼此的宽容的基础上成长。不幸的是，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教科书，尤其不提倡两者共存。相比之下，以色列教科书提倡和平与宽容。巴勒斯坦人就是巴勒斯坦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受到了尊重。伊斯兰圣地和犹太圣地同样为人们所称道。刻板印象被避免，教育应反对偏见。

20余年前，一些以色列教科书把阿拉伯人塑造得很刻板，这是事实。然而，在公立学校，目前使用的教材却有很大的不同。为避免偏见和以偏概全，以色列的教材已经有所改变。在一个七年级的课程中，学生有下列问题：

很多人认为：鸽子是追求和平的鸟。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偏见：人们不加考察就去相信它。这存在很多偏见。例如：

- 1、犹太人控制世界，并利用所有人。
- 2、黑人是低级人种，他们当不了科学家。
- 3、阿拉伯人只懂得武力……

准备好口头解释这些观点存在偏见的原因。⁶⁵

在一个小学生课本的阅读理解中，学生阅读一个犹太女孩是如何被一名阿拉伯妇女所营救。书中写道，“阿拉伯人就像犹太人一样……它们之中有可恶的人，有正派的人……他们不应该被贴上某种标签。”⁶⁶

以色列人不认为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民族，而相反，以色列教科书却在解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起源。例如，九年级的文字写道：“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民族

⁶⁵ I understand, 1993, p. 259.

⁶⁶ What is the Interpretation? Comprehension B, pp. 184-188.

主义运动遍布中东。许多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也开始形成国家意识。换句话说，人们认为他们虽然不是更大的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但也是巴勒斯坦民族。”⁶⁷

虽然巴勒斯坦教科书省略了犹太人对世界的贡献，但以色列教科书认同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成就。其中有一篇文章强调了阿拉伯人的文化缔造者角色：“……他们第一个发现传染病的存在。他们首次建立公立医院。因为它们对众多科学领域有相当大的贡献，有许多学科至今还使用阿拉伯的名字，如代数。”对以色列贡献的认可也体现在另一篇文章中：“伊斯兰宗教也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对麦加的朝圣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这有助于根据天体辨别方向。朝圣的责任心推动了地理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游记题材的创作。这些书，加上阿拉伯人高超的绘制地图技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至今，很多商人使用阿拉伯语词汇，如商场，检查和关税。”⁶⁸

巴勒斯坦教科书也否定圣地与犹太教有关系，而以色列的文本尊重阿拉伯/穆斯林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色列大部分的土地，尤其是耶路撒冷，已经存在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思想。无论在宗教方面，还是在地域方面，伊斯兰教已经发展并蔓延。由于伊斯兰教吸收越来越多的被他征服的世界人民，所以它进行了改编并伊斯兰化，吸收了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包括以色列土地的神圣性，植物群和水的圣洁，生与死的神圣性等。从那个时候起，所有这些成为了正统的伊斯兰教的一部分。”⁶⁹

以色列教科书包含许多观念，与传统的研究都有冲，并且批判以色列政策。书中从多个视角讨论了许多有争议的话题，如领土、难民问题，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地位。⁷⁰

以色列、埃及和约旦之间的和平条约，内容详尽，意义深远。和巴勒斯坦达签订的同意书也被提及。以色列学校用的地图册上也显示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⁷¹

以色列教材包含了模拟游戏，以此来帮助学生理解一个问题的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个游戏，要求学生分成2组分别代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记者团，并准备在联合国上讨论区域划分协定的报告。学生接着要讨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记者报告的差异在哪里。⁷²

以色列不是完美的国家，例外总是存在的。在极端正统派学校，教科书使用了一些以偏概全和庇护术语。这些学校占到以色列教育系统的不到10%。以色列相同的监督机构也指出巴勒斯坦教科书的问题，还公布了需要从教科书删除的不适

67 The Twentieth Century—On the Threshold of Tomorrow, Grade 9, 1999, p. 44.

68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Vol. b, 1994, p. 220.

69 H. Peleg, G. Zohar, This is the Land—Introduction to Land of Israel Studies for the Upper Grades, 2000, pp. 161–162.

70 From Exile to Independence—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Recent Generations, vol. 2, 1990, p. 312.

71 Center for the Monitoring of Peace, “Newsletter,” (December 2003).

72 K. Tabibian, Journey To The Past—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Dint of Freedom, 1999, p. 294.

当引用。⁷³

误区

“以色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应该是一个犹太国家。”

事实

称以色列为“犹太国”，往往让人很不舒服，因为它暗示了一种神权，因此，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灭亡被一些人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以色列不是神权政治，它依法治国，法律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起草。它信奉犹太价值观，秉承许多犹太的宗教习俗（如节假日）。但类似美国和其他国家，形成了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也有明确的宗教元素（例如，美国虽然政教分离，但承认圣诞节作为一个节日）。以色列没有国教，人们享有信仰自由。反而因它的犹太特性受到攻击，所有把伊斯兰教当作官国教的阿拉伯国家却被视为合法。

为什么犹太人不能拥有一个国家？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他们有共同的血统，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没有人认为阿拉伯人无权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不只是一个，是二十一个），或者瑞典人和德国人，或者天主教徒无权拥有一个由神权主义者（教皇）领导的国家（梵蒂冈）。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民族主义中唯一不合法的形式，是纯粹的偏见。特别具有讽刺意味是，因为犹太人独立国家比最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涌现领先几千年，犹太民族应该被质疑。

一个社区应该是一个国家内的大多数，并力图保持这一地位，这是很正常的。其实，这是真实的，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此外，社会通常反映多数人的文化认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以色列经历暴力分割的时候建国，但没有人认为这些国家是非法的，因为一个是印度教占多数，一个是穆斯林占多数，或者说，没有人认为这些国家不应该受这些社区的影响（例如，在印度，奶牛不应该被视为神圣的）。

美国展开了一场关于教会和国家界限的轰轰烈烈的争论。类似的关于“犹太教堂和国家”的讨论也在以色列进行，带来哲学的分歧，关于以色列能否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民主国家，是否遵守安息日，是否实行结婚和离婚法，以及宗教机构的预算。然而，大多数犹太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以色列是，而且必须保持，一个犹太国家。阿拉伯公民也明白，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虽然他们但愿它不是，但他们依然选择了生活在那里（没有什么阻止阿拉伯人迁移到世界上190多个非犹太国家中的任意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意识到，如果犹太人在以色列不占大多数，以色列将不再有犹太人的性格，或充当受迫害的犹太人的避风港，那也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协定的内容之一。

73 Center for Monitoring the Impact on Peace, Newsletter, (February 2004).

误区

“以色列迫害基督徒。”

事实

虽然基督徒在类似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不受欢迎，并且大部分都被赶出了黎巴嫩的老家，但他们在以色列继续受到欢迎。基督徒在以色列一直是少数，但它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基督徒一直增长的唯一中东国家（人数从1948年的34,000至今天的150,000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自由政策。

基督教团体虽然已经越来越多地选择使自己的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机构纳入国家结构，但通过自身的坚持，仍然是以色列众多宗教团体中最自治的团体。基督教社区的教会法庭管理个体事务，如结婚和离婚。宗教事务部尽量避免干涉他们的宗教生活，但保留基督教社区内的服务部门，以解决今后的问题和需求。

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有基督教教会保护基督圣地的权利，被称为“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圣地自行管理权”，如今权利依然有效。

从1948年到1967年，约旦控制老城的时期里，基督教权利受到侵犯，以色列的基督徒被禁止出入圣地。基督徒的人口从25000降到12646，下降了近一半。从那以后，人口开始慢慢增长。

一些基督徒认为以色列修建的安全防护给他们带来不便，但他们并未因宗教信仰而受到伤害。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处于防护的地方。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受到了一些伤害并有权获得赔偿。与此同时，以色列已采取措施，尽量减少防护对基督徒的影响。例如，为了方便安全检查与往来于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站点。在其他领域也特别修建了城门，允许朝圣者参观防护中的巴勒斯坦的宗教场所。以色列经常移动防护路径以适应基督徒的要求，比如罗色利学校回应女修道院院长的请求，转移到了以色列境内。最终，耶路撒冷及其周围22个基督教场所中有19个迁移到了防护线内，这主要是想避免因移动栅栏而涉入约旦河西岸或损害穆斯林的财产权。⁷⁴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批评者忽视了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岌岌可危的基督徒，特别是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局期间，约50000基督徒生活在300万穆斯林中。在巴勒斯坦，基督徒总人数自1967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不过，这一比例从1950年占阿拉伯人口15%下降到今天刚刚超过1%。如今，四分之三的伯利恒基督徒生活在国外，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是穆斯林。相比之下，在以色列的基督徒人口自1967

74 Danny Tirza,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Interests in Setting the Route of the Security Fence in Jerusalem," Jerusalem Viewpoints,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8).

年以来增长了约114 %。⁷⁵

乔纳森·阿德尔曼和 阿戈塔·库伯曼 提醒注意，亚西尔·阿拉法特 “试图通过描绘他自己为第一个激进的巴勒斯坦武装敢死队（游击队）来抹去历史上的耶稣。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把伊斯兰教当作国教，使用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代码，甚至允许正式任命神职人员在清真寺宣称基督徒（和犹太人）为异教徒。” 这个作者补充道，“充满挑衅的伊斯兰言论和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恐怖行为……这些都不能为基督徒带来宽慰。”

大卫·拉布指出，“巴勒斯坦基督徒被许多穆斯林认为是黎巴嫩的基督徒，是 以色列潜在的第五纵队。事实上，在2000年巴勒斯坦战争开始的时候，巴勒斯坦穆斯林袭击了加沙的基督徒。” 拉布还写道，“在伯利恒和邻近的拜特·撒胡尔，反基督教的涂鸦并不少见，他们宣称：‘周六人（犹太人）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周日人（基督徒）’；基督教墓地都被损毁，寺院的电话线被切断，在修道院也有过破门而入的事件。” 200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躲在伯利恒的教堂里，危及神社，挑起与以色列军队的紧张对峙。

阿拉法特去世后，梵蒂冈电台记者格拉齐亚诺·莫塔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去世的时候，当时的政治、行政和警察结构常歧视基督徒。” 莫塔说，基督徒“长时间迫于穆斯林激进分子的压力同意起义。” 此外，他还报道说：“在某些情况中，穆斯林侵占原属于天主教的房屋和土地，而且通常政府缺乏在针对年轻女性的暴力以及侵犯基督教信仰方面的干涉。”⁷⁶

对于批评家来说，如果有兴趣，找到基督徒在巴勒斯坦行政机构被虐待的证据并不难。但与在以色列享受言论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基督徒不同的是，陷入困境的巴勒斯坦基督徒都不敢说话。“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当抱怨穆斯林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时候，基督教的代言人连姓名都不敢暴露……在不宜公开的报道中，他们谈及骚扰和恐怖战术，主要是抢劫和掠夺基督徒和他们的财产的暴徒团伙，而且巴勒斯坦治安保卫人员对其行为进行保护。”⁷⁷

亚当·加芬克尔说：“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把以色列看作是防止他们所在的伊斯兰教海平面上升的一种保护。” 基督徒也很少公开抱怨，加芬克尔说，“因为阿拉伯基督徒在大多数伊斯兰文化中有点被边缘化，他们往往以他们的方式行事，比阿拉伯人更像阿拉伯人，而且有时故意引领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的宣传运动。”⁷⁸

75 Alex Safian, “New York Times Omits Major Reason Christians are Leaving Bethlehem,” (December 24, 2004), CAMERA; “The Palestinian Christian Population,” JCPA Background Paper, (2011).

76 “Christians in Palestine Concerned About their future Zenit,” Zenit News Agency, (November 14, 2004).

77 Maariv, (December 24, 2001).

78 Adam Garfinkl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Modern Israel: Myths and Realities*, (NY: M.E. Sharpe, 1997), pp. 108 & 110.

一个已经公开的基督徒，来自拜特·撒胡尔的记者萨米尔·库姆斯叶告诉意大利晚邮报说，基督徒被强奸、绑架，以及土地和财产勒索。库姆斯叶列出了 93 条 2000 年至 2004 年反基督教暴力事件的清单，并特别提到他家乡的一个 17 岁女孩被法塔赫成员强奸的情况。“尽管受害者家庭抗议，”他说，“但四个成员没有一个被捕。因为羞耻心，她的家人被迫迁往约旦。”他补充说，“在过去的 3 年里，140 个土地征用的例子几乎都是激进的伊斯兰团体和巴勒斯坦警察成员所为”，而基督教在伯利恒的人口数量比重已经从 1950 年的 75% 下降到目前的 12%。“如果情况继续下去”库姆斯叶警告说，“20 年后，这里就没有我们了。”

79

误区

“哈马斯尊重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权利。”

事实

在加沙，在超过一百万穆斯林人口中，只有约 2,000 名是基督徒。随着哈马斯迫害的加剧，导致人口出现下降。

2007 年 6 月 14 日，加沙地带的玫瑰姐妹学校和拉丁教会被哈马斯枪手掠夺和烧毁，他们用火箭推进榴弹冲进大楼洗劫一空。加沙的拉丁社区领导曼纽尔·穆萨拉峰表示愤慨，圣经的副本被烧毁，十字架被毁，电脑等设备被盗。同年，加沙唯一的基督教书店的主人被杀。⁸⁰

“我希望我们的基督教邻居能够理解新的哈马斯政策意味着真正的改变。如果他们想在加沙和平居住，就必须准备好接受伊斯兰统治。”及哈迪亚·萨拉菲亚的领导谢赫·阿布·萨克尔，这样说。及哈迪亚·萨拉菲亚是建立“军事翼”以强制法律执行的穆斯林运动。他说：“伊斯兰法的施用包括酒精禁令以及女人在公共场所遮面的要求。”⁸¹

对基督徒表以担忧的以色列批评家，如吉米·卡特，一直忽略了整个中东地区穆斯林对基督徒持久的歧视以及虐待的情况。因此，当巴勒斯坦的穆斯林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一直保持沉默，这毫不奇怪。

所有地区的基督教立场一直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逃离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79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8, 2005); Harry de Quetteville, “‘Islamic mafia’ accused of persecuting Holy Land Christians,” Telegraph, (September 9, 2005).

80 Khaled Abu Toameh, “Gaza’s Christians fear for their lives,” Jerusalem Post, (June 18, 2007); “Catholic compound ransacked in Gaza,” Associated Press, (June 19, 2007)

81 Aaron Klein, “‘Christians must accept Islamic rule,’” WorldNetDaily, (June 19, 2007); Daniel Schwammenthal, “The Forgotten Palestinian Refugee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8, 2009).

误区

“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事实

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美国人以色列人认为理所应当的自由，即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同性恋权利和妇女权利。以色列与这些权利被剥夺无关，无论如何，它们都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封锁。

正如这本书在其他部分的记录，非穆斯林经常受到歧视，基督徒被哈马斯赶出加沙地带。记者不准自由报道，关于领导的评论受到骚扰、监禁或禁止报道。2010年12月的调查显示，在约旦河西岸，只有27%的巴勒斯坦和19%的加沙人说，他们可以批评官员，而不必有所害怕。⁸²同性恋者不被接受，许多人逃到以色列避难。妇女经常受到歧视，荣誉谋杀仍然在发生。

虽然人权组织过度专注于以色列如何对待巴勒斯坦人，却经常忽视巴勒斯坦人对自己人民的虐待。虽然以色列可能被指责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痛苦，但是，剥夺领土内这些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和人权，巴勒斯坦领导人应该对此负责。

误区

“戈德斯通报告证明以色列是在加沙犯了战争罪。”

事实

这个报告发布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说：“要求很不平衡，这种单向要求不能接受……该报告85%的内容侧重于对以色列特殊而严厉的谴责，很少针对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和其暴行。”⁸³

戈德斯通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进行事实调查任务，并判断2008年12月到2009年1月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期间，以色列的筑铅行动在加沙地带有没有任何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事件发生。当证监会发表了一个报告，严厉批评以色列的时候，没有人感到惊讶，因为证监会隶属于早就声名狼藉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满腹指责和偏见，而且委员会其中一个成员，克里斯汀·钦肯，此前曾被指控犯有战争罪。⁸⁴

82 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 December 16–18, 2010; see also “Palestinian Public Opinion Poll #38.”

83 “Excerpts from Interview with U.N. Ambassador Susan E. Ric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2009) and “Israel’s Bombardment of Gaza is Not Self-Defence—It’s a War Crime,” The Sunday Times, (January 11, 2009).

84 Bernard Josephs, “Dispute Over ‘Biased’ Gaza Inquiry Professor,” thejc.com, (August 27, 2009).

根据几乎所有关于巴勒斯坦和非政府组织未经核实的575页报告，大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通带领一个4人团队，戈德斯通委员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以色列入侵加沙的问题上，却未能充分提出引起入侵的挑衅——受哈马斯火炮轰炸三年之苦的以色列城镇和村庄——引发了以色列的行动。因为判断以色列犯有战争罪是片面的要求，所以以色列政府并没有与委员会合作。⁸⁵

委员会忽视了新闻媒体对哈马斯活动的解释，它更依赖于对以色列行动持批判性态度的媒体报道，如一直备受争议的《人权观察》（HRW）。因为有泄露的消息称《人权观察》通过兜售反以色列报道的方式来筹集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资金，因为更加名声扫地，并且其“资深军事专家”马克·加尔拉斯科是纳粹记录录的收藏家。⁸⁶

走访加沙的时候，该委员会由哈马斯官员陪同⁸⁷因此，一切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调查人员没有尽力调查哈马斯在筑铅行动之前和期间的活动。同样不惊奇的是委员会当时得出报告：没有发现哈马斯向居民区发射火箭弹的证据，也没有发现当以色列国防军在附近时恐怖分子向巴勒斯坦村镇发射迫击炮，当反坦克导弹和机枪的证据，或者是他们控制巴勒斯坦民房伏击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证据。事实上，报告中提到哈马斯“警察”是平民百姓，赦免其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火箭攻击和在加沙的非法活动。⁸⁸这直接与记者提供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参与所有非法活动的大量照片、视频和报告相反。⁸⁹

一项反驳戈德斯通论断的战后研究发现，许多哈马斯战士们装扮成了平民，有些则出现在在部队发射迫击炮和火箭筒的视频里。该报告还记录了哈马斯利用几十个清真寺作为军械库、指挥中心和火箭弹的发射区的情况。也有证据发现哈马斯战士把平民作为盾牌。⁹⁰

讽刺的是，当哈马斯内政部长法特希·哈马德承认在2010年的战争中损失了600多人的时候，哈马斯损害了戈德斯通和坚持认为战争的受害者大多是平民的其他以色列批评者们的行为。这与以色列国防军统计的数字709一致，随后，它公布

85 “Israel’s Initial Reaction to the Report of the Goldstone Fact Finding Mission,”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5, 2009).

86 “UN Smears Israeli Self-Defense as War Crimes,” Gerald M. Steinberg,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6, 2009).

87 “Israel’s Analysis and Comments on the Gaza Fact-Finding Mission Report,”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5, 2009).

88 “Israel’s Analysis and Comments on the Gaza Fact-Finding Mission Report,”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5, 2009).

89 “Analysis: Block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Gaza War,” Jonathan D. Halevi,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21, 2009.

90 “ Hamas and the Terrorist Threat from the Gaza Strip: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Goldstone Report Versus the Factual Findings,” Intelligence &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March 2010).

了战争期间被杀害的1166名巴勒斯坦人的名单。⁹¹

甚至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主任约翰·侯尔姆斯都曾批评哈马斯在“鲁莽又愤世嫉俗地利用民用设施，……并且不分皂白地对平民开火，”他把这定性为“对国际法的明显违反。”⁹²

由于没有坚持要哈马斯为针对以色列平民而负责，该报告基本上宣布恐怖主义袭击为合法行为，自我防卫为非法行为。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死亡已经成为一个妇女擅长的行业，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这样。老人擅长这个行业，圣战者和儿童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为了挑战犹太复国主义者轰炸机，这就是为什么会形成以妇女，儿童，老人和圣战者作为人肉盾牌来挑战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轰炸机的原因。这好像他们正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敌人说：我们渴望死正如你渴望生一样。”

——哈马斯的国会议员法特希·哈马德⁹³

以色列不需要外人来告诉它该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如何考察其军事行动。以色列人民希望他们的士兵能坚持最高的道德标准，他们要求对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探讨，即使结果可能是尴尬的。在加沙的战争不是例外。以色列已经审查了各种费用，并对有不当行为的士兵采取行动，并会继续这样做，不需要那些预设以色列人有罪然后再去证明的各方干涉。

误区

“戈德斯通法官仍然相信戈德斯通报告中的以色列犯战争罪的记录。”

事实

2011年4月1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社论，理查德·戈德斯通法官收回了他的指责。他曾指责以色列蓄意以平民为目标，并且2008年12月在加沙与哈马斯的对抗中犯下了战争罪。⁹⁴ 575页报告的主要作者保留自己的名字，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

91 “IDF releases Cast Lead casualty numbers,” Jerusalem Post, (March 28, 2009).

92 “Top UN official blasts Hamas for ‘cynical’ use of civilian facilities,” Haaretz, (January 28, 2009).

93 “Hamas MP Fathi Hammad: We Used Women and Children as Human Shields,” Al-Aqsa TV, cited in Dispatch #1710, MEMRI (February 29, 2008).

94 Richard Goldstone, “Reconsidering the Goldstone Report on Israel and War Crim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 2011).

托调查发生在加沙冲突期间的对犯罪行为的指控。现在戈德斯通承认以色列的批评者做了诋毁丑化以色列的工作，他们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并错误指责了以色列。戈德斯通承认“如果我早知道这些，戈德斯通报告会大不相同。”⁹⁵

该报告错误声称以色列引起了一场“旨在惩罚，羞辱和恐吓平民的蓄意攻击”，这成为以色列批评者妖魔化犹太国家和贬低其自我防卫的工具。⁹⁶ 戈德斯通现在承认：“平民不是被[以色列]作为一个政策问题故意针对”，并且在成千上万的火箭弹和导弹射向它的城市发生后，以色列有“权利和义务捍卫自身及其公民免受此类攻击。”⁹⁷事实上，理查德·坎普上校，阿富汗前任驻港英军总司令2009年向戈德斯通委员会证明“以色列国防军为保障战区平民的权利所做的努力比战争史上任何其他军队都要多。”⁹⁸

戈德斯通承认，以色列方面的伤亡索赔也证明是正确的。“以色列军方的数字与哈马斯最近提供的很接近。”他指的是近期，哈马斯承认，正如以色列坚持的，大部分在战斗中被杀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和非旁观者。⁹⁹

戈德斯通也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牵扯进来，并指出其最初的任务是“歪曲攻击以色列。”他说他“希望我们能全方位调查加沙冲突，这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开启平等对待的新时代，但是理事会对以色列历史的偏见是不能怀疑的。”

100

“我们所说的一切被证明都是真实的。以色列并没有故意针对平民，它有合适的调查机构。与此相反的是，哈马斯有意指挥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并且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查……戈德斯通改变了主意，这一事实必然导致[戈德斯通报告]被永远地搁置。”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¹⁰¹

戈德斯通现在也理所当然地集中批评哈马斯。戈德斯通写道，“以色列相对来

95 Ibid.

96 Editorial, “Mr. Goldstone Recant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 2011).

97 Richard Goldstone, “Reconsidering the Goldstone Report on Israel and War Crim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 2011).

98 Colonel Richard Kemp, “Goldstone Gaza Report”, un Watch, (October 16, 2009).

99 David Harris, “ Hamas Admits Up to 700 Fighters Killed in Operation Cast Lead”, The Israel Project, (November 1, 2010).

100 Richard Goldstone, “Reconsidering the Goldstone Report on Israel and War Crim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 2011).

101 Barak Ravid, “Netanyahu to UN: Retract Gaza War Report in wake of Goldstone’s Comments”, Haaretz, (April 2, 2011).

说被非法火箭和加沙迫击炮袭击的受害人数不太多并不能就此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的犯罪行为。”¹⁰²他补充说，哈马斯在冲突中的行为是故意的，“有目的又不加区分的”，他严厉批评他们未能调查出任何战争罪行的指控。相反，戈德斯通承认以色列“奉献了大量资源去调查”对不当行为的指控。

虽然姗姗来迟，但戈德斯通的撤回还是很及时的，因为哈马斯已恢复对以色列平民的火箭弹袭击，而且以色列可能会再次被迫配合哈马斯来保护自己的公民。然而，由戈德斯通报告引起的对以色列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公众抗议，高校论坛和官方声明已经引用了报告中公布的“证据”来诋毁以色列及其勇敢的战士。不幸的是，就算放弃他的报告也阻止不了基于其错误的声明引起的反以色列的宣传浪潮。但戈德斯通应对论坛使用他所有的报告负责并以正视听。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美国应该要求公开谴责戈德斯通报告行为并把它从记录中删除。

误区

“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是集体惩罚。”

事实

国际法要求以色列许可食品，衣物和药品通过通道供十五岁以下儿童、孕妇和产妇。如果以色列有理由相信哈马斯会拦截这些商品，而且敌人将受益，即使这些规定都可能被禁止，以色列也不必提供这些用品，它的义务只是允许他人转让供给品。

此外，法律上并没有禁止以色列切断对加沙提供燃料和电力，也没有禁止扣留商用项目或密封边框。以色列也没有义务提供任何最小量的供应以防止“人道主义危机”。

一些批评者把以色列的行动称为“集体惩罚”，但是，集体惩罚是指针对个人或集体的强制的刑事型处罚，基于另一方有罪的基础上。然而，以色列没有这样做。以色列没有义务与敌对领土维持开放的边界。停止贸易关系或禁运是国际外交的常见手段，并且从来不被看作是“集体惩罚”。¹⁰³

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并且通过提供人道主义物资做到了国际法没有要求它所做的援助。

102 Ibid.

103 Abraham Be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Gaza: The Assault on Israel’s Right to Self-Defense,” (January 28, 2008) and “Is Israel Bound by International Law to Supply Utilities, Goods, and Services to Gaza?”, (February 28, 2008), Jerusalem: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ffairs.

15. 耶路撒冷

误区

“耶路撒冷是个阿拉伯城市。”

事实

犹太人三千年来一直住在耶路撒冷。自19世纪40年代起，他们就是这里规模最大的居民。耶路撒冷这座城包括圣庙西墙的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

耶路撒冷历来都不是阿拉伯部落的首都。实际上，阿拉伯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阿拉伯都是一潭死水。

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它不是省会城市，也不是穆斯林文化中心。对于犹太人来说，整座城市都是神圣的，但是穆斯林敬畏的只有一个地方是圆顶清真寺，而不是这个城市。英国作家克里斯多夫观察到，“对于穆斯林来说，耶路撒冷和麦加、麦地那市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是拥有圣地的地方。”他也注意到，除了圆顶清真寺，耶路撒冷没有其他象征穆斯林的东西。¹

耶路撒冷的人口²

年份	犹太人口	穆斯林人口	基督教人口	全部
1844	7,120	5,000	3,390	15,510
1876	12,000	7,560	5,470	25,030
1896	28,112	8,560	8,748	45,420
1922	33,971	13,411	4,699	52,081
1931	51,222	19,894	19,335	90,451

1 Encounter, (February 1968).

2 John Oesterreicher and Anne Sinai, eds., Jerusalem, (NY: John Day, 1974), p. 1;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Jerusalem Foundation; Municipality of Jerusalem; JTA, (May 20, 2009). Totals include those classified as “other.”

1948	100,000	40,000	25,000	165,000
1967	195,700	54,963	12,646	263,309
1987	340,000	121,000	14,000	475,000
1990	378,200	131,800	14,400	524,400
2009	476,000	247,800	15,200	760,800

误区

圣殿山一直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而犹太教和这个地方毫无关系。

事实

在 2000 年戴维营峰会上，亚西尔·阿拉法特说，圣殿山³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犹太教堂。一年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指出，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一个巴勒斯坦教士，这样告诉德国《世界报》：“没有一点儿迹象显示犹太圣殿在这个地方存在过。整个城市，甚至没有一个石头表明犹太人的历史。”⁴

这些观点被一本《圣殿山圆顶和阿克萨清真寺区域指南》的观点所反驳。这本书是 1930 年由最高穆斯林委员会出版的。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理事会权威在英国掌权期间，在导语中写道，圣殿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之一。它的神圣由来已久。它与所罗门圣殿一样，是无可争议的。人们普遍认为，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卫为耶和華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说这是所罗门的圣殿。但这是一个谎言。”

³ Interview with Dennis Ross, Fox News Sunday, (April 21, 2002).

⁴ Sheik ‘Ikrima Sabri, PA-appointed Mufti of Jerusalem, Interviewed by German magazine Die Welt, (January 17, 2001), [Trans. MEMRI].

1996年，在有关描述所罗门马厩的文章中，伊斯兰圣地官邸转换成一个新清真寺，“无疑很少人知道这个房间的早期历史。这日期可能早于所罗门圣殿的建设。根据约瑟夫斯，它在公元70年是存在的，那时征服耶路撒冷，它是犹太人避难的地方。”⁶

更权威的一本书，伊斯兰教的经典圣书古兰经，描述了所罗门建设第一寺（34:13），讲述了第一和第二庙宇破坏的情况（圣经17:7）。

犹太人与圣殿山的联系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并且植根于传统和历史中。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艾萨克捆绑在一座坛上祭祀给上帝的时候，地点一定要在摩利亚山（即今天的圣殿山）上。第一殿最神圣的地方包含原来的约柜，直到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毁灭之前，第一个和第二个圣殿都是犹太宗教和社会生活的中心。第二圣殿毁灭后，圣殿山依次被几股势力控制。早期被穆斯林控制时，圆顶清真寺于七世纪建在了古庙的遗址上。

误区

“耶路撒冷不一定非得是以色列的首都。”

事实

自从以色列国王大卫定耶路撒冷为首都，已经过去3000多年了，这座城市对犹太人来说意义重大。旧城的圣殿山被犹太人崇拜和祈祷。几千年来，犹太人一天三次，祈祷“耶路撒冷，你的城市，我们欢乐重返，”并重复诗篇作者的誓言：“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三千年来，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心中的希望和渴望。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耶路撒冷这样，在历史、文化、宗教、意识以及犹太人生活方面，具有如此主导性影响。在几个世纪的流亡中，耶路撒冷仍然活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心中。犹太历史，是古老的荣耀的象征，是一种精神满足和现代复兴。犹太人的心里和灵魂中会产生一种思想：如果你想要一个简单的词来象征全部的犹太历史，这个词就是耶路撒冷。”

——特迪·科勒克⁷

5 Leon and Jill Uris, Jerusalem,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81), p. 13.

6 “A Brief Guide to the Haram al-Sharif, Jerusalem,” Supreme Muslim Council, (1925).

7 Teddy Kollek, Jerusalem,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1990), pp. 19 - 20.

误区

“和犹太人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愿意让耶路撒冷国际化。”

事实

1947年，联合国提出巴勒斯坦问题，建议将耶路撒冷的所有都国际化。梵蒂冈和许多主要天主教代表团极力促成这种局面，但联合国最后做出决策的关键原因是：苏联集团阻碍外约旦国王阿布杜拉和他的英国庇护人，否认阿布杜拉对耶路撒冷的控制。

经过深入的自我反省，犹太当局接受国际化，并希望在短期内能保护此城市免受流血事件和冲突的破坏。自从分治决议呼吁全民公投十年以来，因为犹太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期望这座城市以后会纳入以色列。但是，阿拉伯国家都强烈反对耶路撒冷国际化，他们也同样反对分治计划。

1948年5月，约旦入侵并攻占了耶路撒冷东部，第一次把这座城市纳入自己的历史，使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千千万万犹太人被迫流亡。就这样，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包括让耶路撒冷国际化的提议，不得而终。

你应该让犹太人拥有耶路撒冷，因为正是犹太人，耶路撒冷才世界闻名。

——温斯顿·丘吉尔¹

误区

“国际化是耶路撒冷争端的最佳解决方案。”

事实

解决耶路撒冷的矛盾问题看似如此棘手使一些人重燃起将该城市国际化的想法。奇怪的是，这个想法在约旦控制着古城和禁止犹太人和以色列穆斯林圣地的19年里，几乎没有得到支持。

耶路撒冷是有争议的，或者说这座城市对以色列以外的人也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城市属于他人或应由一些国际政权统治。这种国际化也没有先例。

¹ Sir Eveyln Shuckburgh, *Descent to Suez; Diaries 1951-56*, (London, 1986).

最接近国际化的城市是战后柏林，当时有四大国共同控制，但事实证明那是一场灾难。

即使以色列人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但是什么样的国际集团会被委托保护以色列已经能够担保和提供的自由？当然不是联合国，因为联合国自分治计划以来就无法理解以色列的顾虑。以色列依靠的只有美国的支持，也只有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的否决权可以保护以色列免受其它国家的政治恶作剧。

误区

“当约旦控制着耶路撒冷的时候，确保了所有的宗教信仰自由。”

事实

从 1948 年至 1967 年，耶路撒冷由以色列和约旦分而治之。以色列把西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约旦占领着东部。由于约旦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城市就像两个武装营地，充满混凝土墙壁和掩体，铁丝网，雷区和其他军事防御工事的气息。

根据 1949 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约旦和以色列人成立委员会，安排恢复最高法院的正常文化和人道主义职能，恢复橄榄山公墓的使用，和免费的圣地以及文化机构。然而约旦违反了协议，不允许以色列接近圣庙西墙和犹太人将死者埋了 2500 多年的橄榄山公墓。

在约旦统治下，“以色列基督徒在季节性朝圣圣地时受到了各种限制”。在耶路撒冷，特迪·科勒克指出，“只勉强允许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有有限的游客短暂地参观旧城和伯利恒。”²

1955 年和 1964 年，约旦政府制定法律，严格控制基督教学校，包括限制新开学校，国家也控制了学校财务状况和教师的聘任以及古兰经被教的需求。1953 年和 1965 年，约旦颁布法律废除了基督教宗教和慈善机构在耶路撒冷获得房地产的权利。

1958 年，为了给获得国王侯赛因政府支持的亲王选举铺平道路，警察抓捕了亚美尼亚族老选民，并将他从约旦驱逐出境。由于类似这些高压政策，许多基督徒迁出了耶路撒冷。1949 年，他们的人数是 25000，1967 年 6 月，数字下降到不到 13000。³

1967 年，耶路撒冷统一的时候，以色列政府取消了这个歧视政策。

2 Kollek, p. 15.

3 Kollek, p. 16.

误区

“约旦对犹太圣地进行了保护。”

事实

1948年至1967年，犹太圣地被当时统治者约旦亵渎。侯赛因国王允许在橄榄山公墓建设道路洲际酒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坟墓被随处可建的公路破坏掉。墓碑，原本是用来纪念拉比和圣人的，却成为工程师供约旦阿拉伯军团的人行道和军营的公共厕所（后来以色列解放了这座城市，石头上的铭文仍可见）。

老城的古犹太区被毁坏，58个耶路撒冷犹太——一些已经历时几个世纪——的教堂被销毁，成为废墟，有的变成了马厩和鸡笼。在圣庙西墙旁边，还建起了贫民窟。⁴

误区

在以色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宗教自由受到限制。

事实

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废除了所有由约旦制定的歧视性法律，采用自己严格的标准，来维护宗教圣地。以色列法律规定：“谁做任何可能会违反自由访问宗教的神圣地方的事情，都会被监禁5年。”以色列也授予各宗教圣地的管理部门相应的宗教权力。比如，穆斯林瓦戈夫来负责圣殿山的清真寺。

美国国务院注意到。以色列法律支持信仰自由，政府也尊重公民的这种权利。⁵

“我也尊重事实，以色列允许有多种信仰，每个周五一千名穆斯林公开在耶路撒冷圣殿山祈祷。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不得不问自己，在伊斯兰世界1000名犹太人可以在一起在公众视野中祈祷吗？”

——穆斯林作者伊莎德·曼吉⁶

4 Kollek, p. 15.

5 “2010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leased by the Bureau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November 17, 2010).

6 Pearl Sheffy Gefen, “Irshad Manji, Muslim Refusenik,” Lifestyles Magazine, (Summer 2004), p. 29.

误区

“以色列拒绝穆斯林和基督徒免费进入他们的圣地。”

事实

自 1967 年以来，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大部分来自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阿拉伯国家——来到耶路撒冷参拜他们的圣地。

伊斯兰教相信，先知穆罕默德是奇迹般地从麦加到达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升上了天堂。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建于公元七世纪，明确地把耶路撒冷当作“偏远地区”，这在古兰经中提到过，这是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神圣之地。穆斯林在圣殿山两个圣地的权利没有被侵犯。

“只有一个耶路撒冷。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不是妥协的对象。耶路撒冷曾经是我们的，将是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并将永远如此。”

——首相伊扎克·拉宾⁷

六日战争中，耶路撒冷重新得到统一，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允许法基赫继续拥有其对犹太教圣地一部分的圣殿山的治理权力。穆斯林负责所有日常活动。以色列人守卫在圣殿山的入口迎接所有的宗教的人。

就像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 1977 年去阿克萨清真寺一样，阿拉伯领导人可以自由地前往耶路撒冷祈祷。出于安全因素，有时暂时会对参观圣殿山进行限制，但人们膜拜它的权利从来没有被剥夺。并且其他清真寺甚至在高度紧张的时期还可以供人们参拜。

对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是耶稣生活、传道、死亡、复活的地方。虽然教会强调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世俗的，新约中提到的耶稣传道的地方仍然吸引了几个世纪的朝圣者和忠实信徒前来朝圣。这些地方有圣墓大教堂，客西马尼的花园，《最后的晚餐》的地点，和十架苦路耶稣受难像。

各种基督教堂监护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的权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确定了，当时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称为“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现状的安排，”这些权利在英国掌权期间仍然有效，今天在以色列依旧存在。

⁷ Jerusalem Day Address to Knesset, (May 29, 1995).

误区

“以色列拒绝在讨论有关耶路撒冷未来问题上任何让步。”

事实

耶路撒冷历来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对这个城市没有特殊要求，他们只是把它作为首都。然而，以色列已经意识到，城市有大量巴勒斯坦人，其对穆斯林人是重要的，所以主权上的让步可能有助于减少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然而巴勒斯坦人并没有表现出对多数犹太人的相应的欣赏，也没有认识到耶路撒冷对犹太人的重要性，以及它已经是国家首都的事实。

1993年签署的巴以原则宣言提出了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但第五章也只是说，耶路撒冷是一个永久地位谈判中要讨论的问题。

“任何放弃一寸耶路撒冷的人，肯定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人。”

——亚西尔·阿拉法特⁸

大多数以色列人反对分裂耶路撒冷；不过，一直努力寻找一些能够满足巴勒斯坦利益的妥协方案。例如工党掌权时，议会成员约西·贝林据说达成了暂时协定，允许巴勒斯坦人宣称这个城市是他们的首都，以色列也不必放弃对它的主权。贝林的想法是让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郊区——阿布·迪斯村——建立首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随后在城市为议会建造一栋建筑。

总理埃埃胡德·巴拉克提出的戏剧性的让步策略允许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社区成为一个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并让巴勒斯坦人控制穆斯林圣地圣殿山。但这些想法在2000年12月的白宫峰会讨论时被亚西尔·阿拉法特拒绝。

2008年，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包含根据人口分布分割耶路撒冷。但阿巴斯否绝了这一提议。

误区

“以色列限制了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

事实

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除了享有宗教自由权力以外，还享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阿拉伯居民有权利选择是否成为以色列公民。大多数选择保留他们的约旦公

⁸ Voice of Palestine, Algiers, (September 2, 1993).

民身份。此外，不管他们是否是公民，耶路撒冷阿拉伯人都有权在市政选举中投票，在城市管理中发挥作用。

“我敦促穆斯林发动圣战，竭尽所能，从犹太复国主义篡位者和侵略者的手里恢复穆斯林的巴勒斯坦和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穆斯林人必须团结起来，对抗犹太人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

——沙特国王 Fahd⁹

误区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领土’。”

事实

联合国决议时的起草者之一，当时的驻联合国大使亚瑟·戈德堡说：“242 决议绝没有提起耶路撒冷，这种疏忽是故意为之的……耶路撒冷是个离散问题，与约旦河西岸没有关系。”1967 年，在几个联合国演讲中，戈德堡说：“我重申 1948 停战线本打算是暂时的。当然，这对耶路撒冷尤其如此。在这些演讲中，我绝没有把东耶路撒冷看作被占领的领土”。¹⁰

因为在 1948 年和 1967 年战争中，以色列为保卫自己免受侵略，国际法庭的前总统史蒂文·施韦贝尔写道，它有一个比它的阿拉伯邻居更好的对耶路撒冷主权的主张。¹¹

误区

“东耶路撒冷应该成为巴勒斯坦国家的一部分，因为其所有的居民都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犹太人从未在此居住过。”

事实

在 1865 年之前，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口集中在老城墙后（今天会被视为城市东部的一部分）。之后，这个城市开始扩大，因为人口增长突破了这堵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始建造城市新领地。

9 Saudi Press Agency, (July 15, 1986).

10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80).

11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pril 1970), pp. 346-47.

在分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东部有一个繁华的犹太人社区，里面包括老城的犹太区。城市的这一地区还包含许多重要的犹太教圣地，包括大卫之城， 圣殿山和圣庙西墙。此外，主要机构如希伯来大学和原来的哈达萨医院都在东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上。

东耶路撒冷唯一一次完全属于阿拉伯是在 1949 年至 1967 年，那时候约旦占领该地区，并强行驱逐了所有的犹太人。

“我们立场的基本点是，耶路撒冷决不能再一次成为一个分裂的城市。在 1967 年之前，我们反对现状，现在我们也绝不提倡回归。”

——乔治·布什总统¹²

误区

“美国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事实

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190 个国家中，以色列是唯一一个首都不被美国承认的国家。像其他大多数政府一样，美国大使馆，在特拉维夫，距离耶路撒冷 40 英里。然而，美国领事馆设在东耶路撒冷，它可以处理领土内的巴勒斯坦问题，并且其工作独立于大使馆，直接向华盛顿报告。今天，出现了反常现象，美国外交官拒绝在首都会见以色列人，因为耶路撒冷的地位是可以协商的，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在这座城市进行接触。

1990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耶路撒冷应该是以色列的首都”和“必须保持它作为一个所有种族和宗教团体权利受到保护的完整城市”。在 1992 年总统竞选中，比尔·克林顿说：“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城市，是以色列永远的首都，我相信我们的大使馆转移到耶路撒冷的原则是明智的。”但是作为总统，他从来没有重申这一观点；因此，美国官方政策依然继续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需要谈判。

为了改变这一政策，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耶路撒冷 1995。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宣称，作为美国官方政策声明中 耶路撒冷应该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是以色列永远的首都，并且美国在 1995 年 5 月以前要在耶路撒冷建立驻以色列大使馆。法案还包括一项豁免，如果总统认为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可以忽视立法机构。克林顿总统行使了该权利。

12 Letter from President George Bush to Jerusalem Mayor Teddy Kollek, (March 13, 1990).

“否认犹太与耶路撒冷的关系是盲目的。”

——圣城耶路撒冷大学校长萨利·努赛贝赫¹³

在 2000 年总统竞选中，总统乔治·W·布什承诺他会立即开“始迁移美国大使馆到以色列选择的首都”。¹⁴然而，作为总统，布什重演了克林顿的先例，反复使用总统权利阻止大使馆迁移。奥巴马自 2008 年上任以来也继续实行前任总统的政策。

虽然关于国会努力迫使政府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的批评坚称此举会破坏和平进程，支持立法者认为事实正好相反。美国的立场明确，耶路撒冷应该保持在以色列的统一主权下，巴勒斯坦关于这座城市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可以减少，从而促成最终协议的达成。

误区

“巴勒斯坦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圣殿山的考古遗迹。”

事实

虽然拒绝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的主权，在圣地开展工作时瓦克夫与以色列核查人员进行合作。然而，1993 年奥斯陆条约之后，由约旦控制的瓦克夫被受惠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代表所取代。为以色列从圣庙西墙隧道开一个出口的决定引起的骚乱之后，穆斯林停止与以色列合作。

瓦克夫随后阻止以色列检查员在圣山的考古监督工作，因为在第一和第二圣殿时期，考古工作已经对考古遗址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在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中，成千上万吨的砾石，包含着重要的文物，却从山中被移动，成为丢弃的垃圾。专家说，没有被摧毁的工件，也已经表面考古没有意义，因为巴勒斯坦建筑工人把推土机挖掘的不同时期的发现混合在一起了。¹⁵

“他们应该使用牙刷，不是推土机。”

——盖伯瑞尔·巴坎博士（在巴勒斯坦圣殿山上发掘）¹⁶

13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2, 2001).

14 Speech to AIPAC Policy Conference, (May 22, 2000).

15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February 13, 2001).

16 Martin Asser, “Israel anger over holy site work,” BBC News, (August 28, 2007).

2007年8月，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了穆斯林当局已经开始新的发掘，他们在圣殿山上建了一个500英尺的沟水管道和电力电缆。以色列官员说，杂乱无章地堆积着的土和石头证明，巴勒斯坦人再次损害了这个敏感的地方。反文物破坏的无党派考古学家在圣殿山说，挖掘破坏了一面可以追溯到第二圣殿时期的墙壁，很可能是圣殿的一部分。¹⁷

国际抗议迭起的时候，以色列开始修缮一座通往圣殿山的大桥，这并没有造成破坏，有些人却对古迹的完整表示了万分的担忧，这些人正是看到巴勒斯坦大肆破坏文物而保持沉默的人。

鉴于圣殿山的敏感性，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因耶路撒冷存在的紧张关系，以色列政府不干涉瓦克夫的宗教活动，但与此同时，对古迹的破坏依然在继续。

“在阿克萨清真寺大院中，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犹太圣殿，也没有证据证明曾有一座庙宇。”

——前耶路撒冷的穆夫提，艾克莱玛·撒布尔¹⁸

17 Martin Asser, “Israel anger over holy site work,” BBC News, (August 28, 2007); Etgar Lefkovits, “Archaeologists: Muslim dig damaged Temple wall,” Jerusalem Post, (August 31, 2007).

18 Mike Seid, “Western Wall was never part of temple,”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5, 2007).

16. 美国的中东政策

误区

“以色列的建立完全是美国施压的结果。”

事实

当联合国接手巴勒斯坦问题时，总统亨利·杜鲁门明确表示美国不应“使用威胁或任何非正当形式的压力对待其他代表团。”¹尽管如此，压力还是产生了，并且在分治计划的支持问题上美国扮演了重要的保护角色。但是美国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从属国希腊、古巴等国就选择了反对分治计划，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则选择了弃权。

杜鲁门政府的很多成员反对分治计划，其中包括国防部部长詹姆斯·弗雷斯特。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构成了对美国的石油供应和在该地区战略地位的威胁。联席会议参谋长担心如果阿拉伯人被疏远，他们可能会与苏联结盟。这些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者试图削弱美国对犹太国家的建立的支持。²

与此同时，苏联也支持分治计划，这是很快成为冷战对立方的两国第一次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合作。

虽然在分治计划问题上，支持者的战术行为常被报道，阿拉伯游说集团行为大都被忽视。事实上，阿拉伯国家和他们的支持者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积极给联合国施压，试图破坏分治计划。³

误区

“1948年，由于犹太院外集团的存在，相比阿拉伯美国更倾向于以色列。”

事实

杜鲁门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为他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履行对贝尔福

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DC: GPO, 1948), pp. 1173-4, 1198-9, 1248, 1284 [Henceforth FRUS 1947].

2 Mitchell Bard, *The Water's Edge And Beyond*,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 132.

3 FRUS 1947, p. 1313; see also Mitchell Bard, *The Arab Lobby: The Invisible Alliance that Undermines America's Interest in the Middle East*, (NY: HarperCollins, 2010).

宣言的承诺，并且他相信改善大屠杀中犹太幸存者的困境是人道之举。他的这种态度可以从他在关于犹太国家边界协议中的发言中略见端倪。

“整个地区都处在待开发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像开发田纳西河谷一样实施这件事，该地区还能供养2000万到3000万人。开启这样的未来之门的确是一项富有建设性和人道性的事情，并且可以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承诺。”⁴

在这件事上，美国人支持总统的政策。公众舆论投票结果显示，百分之六十五的美国人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⁵这种公众支持在1922年的一次国会会议中得以体现，那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1944年，美国两党都呼吁犹太联邦体的建立，1945年，国会通过一项类似的决议。

杜鲁门并没有屈服于犹太院外集团的压力，他倾向于对这些集团做负面反应。他多次抱怨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并说过将犹太宣传材料堆起来烧掉的话。在一封回复共和党议员劳德·派帕尔的信件中，杜鲁门写到：“如果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s不该有的干涉，我们一年半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⁶这可不是一个明显在意犹太人选票的政治家的表态。

误区

“美国和以色列毫无共同之处。”

事实

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两块基石上。在这种共同信仰和利益的基础上，美国人将对以色列的支持作为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外交政策之一也就情有可原了。

虽然以色列在地理分布上处于相对落后地区，且相对于西方国家，它更靠近第三世界国家，但以色列在不到六十年内就变成了一个充满西方社会特色的先进国家。一方面，由于以色列人口中有大量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人群，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规范，另一方面，犹太-基督教共同传统起了作用。

同时，以色列也是一个由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人口组成的多元社会，今天的以色列，接近一半的人口来自东方犹太人，起源地可追溯到北非、中东的伊斯兰

4 Harry Truman,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Vol. 2, (NY: Doubleday, 1956), p. 156.

5 John Snetsinger, *Truman, The Jewish Vote and the Creation of Israel*,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4), pp. 9-10; David Scho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irth of Israel,” *Wiener Library Bulletin*, (1978), p. 144n.

6 Michael Cohen, *Truman and Israel*,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157.

国家的古代犹太社区。

尽管居住在一个专制的地区，但以色列人对民主的笃定却一点都不逊于美国人。所有以色列公民，不论种族、宗教或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并享有完整的民主权利。言论自由、集会和新闻自由也充分体现在国家的法律和传统中。以色列的独立司法也大力支持这些权利的行使。

虽然政治体系上确实区别于美国——以色列采取议会民主制——但本质上仍然是不同政党间进行自由选举。尽管以色列没有一部正式的宪法，但其采用的“基本法”起到了类似的法律保证作用。

美国人一直对以色列人称赞有加，部分原因是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开拓精神和争取独立方面看到了太多自己的影子。同样作为移民国家，以色列尽管在国防支出上占用了近五分之一的国家预算，但在它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经济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它还成功地解决了大部分新来者的就业问题。一些来自埃塞俄比亚或也门等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移民者，从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教育或培训的新来者，最终成为了对以色列社会富有成效的贡献者。

以色列经济在建国伊始采取包括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英国模式的混合经济体制。在经历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后，这次战争导致了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国防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协调，以色列逐渐采取了改革措施，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转化为与美国相似的自由市场体系。美国在这场演变中扮演了合伙人的角色。

这种特殊的关系也反映在各种共享价值的举措中，这些举措涵盖了广泛的共同利益点，如环境、能源、太空、教育、职业安全与健康。美国 47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的超过 400 家机构收到过与以色列合作的两国项目资金。鲜为人知的关系，如自由贸易协定，合作开发研究项目，中东地区合作项目以及与美国几乎所有政府机构的各项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也无一不昭示着这种特殊关系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与美国 50 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存在着广泛全面的合作关系。

19世纪80年代，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关系的支柱之一——共同利益上。里根政府看到了苏联对美国在中东利益上的威胁，以及以色列在该地区所扮演的民主堡垒的角色。在两国的战略合作协定中，里根正式承认了以色列扮演的重要角色。冷战结束后，以色列继续扮演着保护美国利益的角色分工，包括在反恐战争中密切合作。可以说，美以的战略合作已经发展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关系，美国知道以色列是可以信赖的伙伴。

误区

“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美国同以色列交往过密。”

事实

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局限于犹太社区，任何年龄、种族、宗教的美国人都同情以色列。这种支持是超越党派的，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以色列的赞赏一直以来远超对阿拉伯国家的喜爱。

最能反映美国人对以色列态度的是其对不断被提起的中东问题的回应：“在中东局势的问题上，你同情以色列更多还是其他阿拉伯国家？”

在 82 项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从 1967 年开始，平均 47% 的美国人选择了以色列，只有 12% 的人选择了阿拉伯国家 / 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对巴勒斯坦的同情略高于阿拉伯国家，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选择，调查结果没有显著区别。

“经由我国政府和人民同意的盟国赞同巴勒斯坦应当为犹太联邦体奠定基础。”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⁷

有些人误以为对以色列的同情在过去更高，但事实上，在海湾战争前，对以色列同情的最高峰值为 56%，在六日战争后到达。1991 年 1 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对以色列的同情率达到创纪录的 64% 的峰值。与此同时，对阿拉伯人的支持率下降到 8%，差幅达到 56 点。

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截至 2011 年 2 月，对以色列的同情率连续两年都创造了接近 63% 的记录，相比之下，对巴勒斯坦的同情率只有 17%。尽管前几年存在持续的暴力问题和源源不断的负面媒体报道，以色列仍然得到了比 1967 年战争高出 7 个点的支持率，但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对以色列的支持在 1967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民意调查也表明，公众将以色列视为美国的可靠盟友。例如，2011 年 5 月，CNN 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2% 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是“友好的”或是一位“盟友”。

⁸

⁷ Mitchell Bard, U.S.-Israel Relations: Looking to the Year 2000, AIPAC Papers on U.S.-Israeli Relations, (1991), p. 3.

误区

“美国的政策一直对阿拉伯国家充满敌意。”

事实

阿拉伯人很少认同美国在帮助阿拉伯国家获得独立中所扮演的角色。威尔逊总统支持所有国家的民族自决，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致了奥斯曼帝国解体，也刺激了阿拉伯世界走向独立。

阿拉伯领导人认为中东政策一定是一场零和游戏，美国对其敌人——以色列——的支持，必然导致自身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阿拉伯国家都试图强迫美国在自己与以色列中进行选择。美国通常拒绝掉入这个陷阱。事实上，美国与以色列密切联盟并同几个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恰恰证明这两个不同民族的国家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并且曾经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友好交往。20 世纪 30 年代，石油的发现促使美国公司与海湾 阿拉伯人密切联系。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战略目标刺激形成了一个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激进领导人接管政府前，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都曾是美国的朋友。在纳赛尔政府下曾敌视美国的埃及人，在萨达特总统接管后转向了亲西方阵营。

二战以来，美国向阿拉伯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如今已成为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埃及人和海湾酋长国等国的主要支持者。尽管阿拉伯国家因自己发起的同以色列的战争中的失败而指责美国，但事实上，大部分共同交战国都曾在某段时间内得到过美国给予或提供的援助。⁹

误区

“美国一贯支持以色列。”

事实

回顾历史，尽管美国多次采取反犹太国家的行动，但它仍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

由 1948 年杜鲁门总统表现出在分治计划与提倡托管制度之间摇摆的迹象，可见美国努力在支持以色列与安抚阿拉伯两者间寻找平衡。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入侵以色列后，美国维持了武器禁运令，这严重限制了犹太人保护自己的能力。

8 CNN, (May 31, 2011).

9 See Bard, The Arab Lobby.

1948 年的战争以来，美国已经不愿意继续安置阿拉伯难民的项目。美国也不愿挑战阿拉伯，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决议。如此一来，阿拉伯人被侥幸允许封锁苏伊士运河，抵制以色列和发动恐怖袭击等。事实上，美国在联合国中对以色列常持反对意见，且直到 1972 年前都没有使用它的安理会否决权来反对一条反以色列的决议。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美国政策背离以色列的例子是在苏伊士战争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战后，美国的压力迫使以色列从它征服的土地上撤军。大卫·本·古里安对令人质疑的美国保证的信赖为 1967 年的冲突播下种子。

在许多其它时期，美国总统都采取行动反对以色列。例如，在 1981 年，罗纳德·里根在以色列获得戈兰高地后中止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在另一个场合，他因不满以色列袭击黎巴嫩 而搁置提供战斗机。

1991 年，因为与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有分歧，布什总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要求延迟考虑以色列用贷款担保来帮助吸收苏联和埃塞俄比亚 犹太人要求。在延迟问题上，以自己的声望作为赌注，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过激的语言，这激起了犹太社区的情绪，并引发了人们关于反犹太主义将被激发的担忧。

尽管通常被称为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在无数的场合批评过以色列。乔治·W·布什政府被认为对外政策具有同等的同情心，但也同样的批判过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战争的第一年，美国因为以色列使用美国制造的直升机进行有针对性的杀戮而非常愤怒，实行了对直升机备用配件武器的禁运。布什政府还因为以色列在 2005 年同意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而对以色列进行惩罚。¹⁰

在任期内的前两年，巴拉克·奥巴马对以色列政策大加指责，并且公开要求冻结定居点建设。许多其他的对抗发生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里，连同如果以色列不同意总统坚持冻结定居点的决定，美国将威胁使用惩罚性措施的报道。奥巴马针对以色列和更为广泛的中东政策的一系列举措造成的结果是，以色列人民对美国总统许予以色列的承诺出现前所未有的不信任。¹¹

误区

“美国一直确保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时拥有一支有质量优势的军队。”

事实

10 Nathan Guttman, “US Stopped parts sales during intifada,”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22, 2005); Ze’ev Schiff, “U.S. Sanctions still in place, despite deal over security exports,” Haaretz, (August 28, 2005).

11 “The Obama Presidency—Pro Israel/Pro Palestinian,” Jerusalem Post, (May 24, 2010).

1962年之前，美国只向以色列提供有限的武器，包括弹药和无后座力炮。1962年，苏联向埃及人提供远程轰炸机后，肯尼迪总统才向以色列出售鹰式防空火箭。

1965年，美国成为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应商。部分原因归结于西德默许了阿拉伯的压力，并停止对以色列销售坦克。然而在约翰逊政府的大多数时期，美国出售武器给以色列，同时也相应地向阿拉伯转移武器，以此来平衡两者武器间的差距。如此一来，1965年，美国向以色列出售第一辆坦克时，也同约旦进行了类似的交易。¹²

直到1966年，美国都没有向以色列提供飞机。即便如此，美国却通过秘密协议向摩洛哥和利比亚提供相同的飞机。此外，其他一些军事设备也被送到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等国。¹³

1948年“六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令时，阿拉伯国家仍在继续接受苏联提供的武器支援。甚至，作为以色列唯一的其他主要武器供应商的法国，也对犹太国家实施了强有力地武器禁运，这进一步削弱了以色列的军事地位。

直到清楚的意识到以色列没有其他的武器来源，且前苏联并无意限制对该地区销售武器时，约翰逊总统才同意向以色列出售幻影战机。这才使得犹太国家首次拥有了决定性的优势。“从今往后，我们将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商。”助理国防部长保罗·沃恩克告诉以色列大使伊扎克·拉宾，“以色列的安全局势将与我们更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美国的安全也将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¹⁴

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实施使以色列在军事方面保持绝对优势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也仍旧履行武装阿拉伯国家的承诺，为约旦、摩洛哥、埃及人、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提供精密的导弹，坦克和飞机。因此，当以色列在1978年接收到了F-15单座战斗机时，沙特阿拉伯也得到了同样的武器（埃及人收到F-5E战斗机）。1981年，沙特阿拉伯首次收到武器系统——预警机雷达飞机，这使得沙特阿拉伯在军事绝对优势方面赶超以色列。

今天，以色列是在购买美国几乎最高端的军事设备，但是，许多阿拉伯国家也在接收美国最好的坦克、飞机和导弹。这些出售到阿拉伯国家的美国武器不但质量过硬，在数量方面也足以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例如，2010年，奥巴马总统批准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regarding Harriman-Eshkol talks, (February 25, 196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Ambassador Avraham Harman and W. Averill Harriman, Ambassador-at-Large, (March 15, 1965), LBJ Library; Yitzhak Rabin, *The Rabin Memoirs*, (M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p. 65–66.

13 Robert Trice, “Domestic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America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Pro-Israel, Pro-Arab and Corporate Non-Governmental Actor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6–1971,”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74), pp. 226–230.

1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xx, “Arab-Israeli Dispute 1967–8,” Document 306, (DC: GPO, 1969), p. 605.

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武器销售额度，与沙特阿拉伯交易额 600 亿美元的。以色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也许并未被改变，但无疑被削弱。

“我们的社会由希伯来先知的心灵感悟所启发。美国同以色列共享对人类自由的热爱，对民主生活方式的信仰。”

——林登·约翰逊总统¹⁵

误区

“美国在援助中东时，总是一边倒的倾向以色列。”

事实

以色列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回应以色列的请求，帮助接纳移民，通过批准 1.35 亿美元的进出口银行贷款和剩余商品销售。在以色列建国初期（乃至今天），美国的援助一直被视为促进和平的一种手段。

1951 年，美国国会通过投票决定帮助以色列应对经济负担，这部分经济负担由难民从欧洲难民营和阿拉伯国家犹太社区涌入而造成。阿拉伯国家因此抱怨美国忽略了自己，虽然当时这些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援助并不感兴趣，也认为没有用处。1951 年，叙利亚拒绝美国提供的援助，石油储藏丰富的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也没有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然而，沙特阿拉伯的确曾获得并在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约旦回避了英国的援助。1957 年之后，美国承担起支持约旦和帮助埃及人恢复经济的责任时，其对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力度突飞猛涨。同时，美国是迄今为止对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的最大贡献者，通过 UNRWA，这种状况一直维持至现在。

1971 年之前，以色列只收到军事援助 2.77 亿美元，所有军事援助以贷款形式给予，如果赊销一样。大量的经济援助同样提供给了以色列。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在 1971 年以前收到了近三倍的援助，44 亿美元，或每年 1.7 亿美元。此外，与以色列不同的是，其接受的所有援助几乎全部来自美国，阿拉伯国家却得到了来自亚洲、东欧、苏联和欧洲共同体的援助。

1973 年战争爆发后，直到 1974 年，以色列才开始得到大量援助资金，签订戴维营协议之后，以色列获得的援助资金额度才飙升。总之，自 1949 年以来，以色列已经收到超过 1000 亿美元的援助。1998 年，以色列主动提出减少其对美国提供的援助的依赖，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经济援助逐步取消。与以色列签署

15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SA—Lyndon Johnson,” (DC: GPO, 1970), p. 947.

协议的阿拉伯国家也因此从中获益，因为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埃及人一直是美国第二大援助接受国（2010 年接受援助 16 亿美元，同年，以色列为 27 亿美元）。约旦获得了更高标准的资金援助，由于其与以色列签署了一份协议（2010 年，从不足 4000 万美元增加到 6.93 亿美元）。这两个背负数十亿美元对美债务的阿拉伯国家的债务也被免除。

“首先，我的责任是确保我们对以色列采取的政策与我们对整个世界所采取的政策相匹配；第二，我的愿望是帮助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强大、繁荣、自由和独立的民主国家。它必须足够大，足够自由，足够强大，让它的人民自给和安全。”

——亨利·杜鲁门总统¹⁶

奥斯陆协议之后，美国也开始对巴勒斯坦提供援助。1994 年以来，巴勒斯坦已经获得超过 29 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援助，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超过其他任何援助国。单单 2010 年，金融援助就超过 5 亿美元。¹⁷60% 以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资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可以为每个巴勒斯坦公民获得平均 1000 美元每年的资助，通过国外渠道获得。¹⁸

误区

“以色列不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

事实

以色列只与两个邻国签署了和平协议，并且这两个长期政策倾向以色列的国家在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中都产生了问题。特别是其与埃及人的关系，作为一件被严重关注之事，都没有被澄清，直到国家的政治前途被确定之前。以色列在技术上仍然与其它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处于战争状态，和伊朗等几个国家是公开的敌对关系。鉴于潜在的威胁，以色列继续维持其强大的国防是相当必要的。

附录中的武器平衡图表显示，以色列所面对的敌人强大到可以联合起来威胁其安全，并且这种联合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因此，它必须依靠其决定性的优势才能确保打败敌人，这只能通过继续购买最新的武器来确保。然而，以色列无法承担价格不菲的新坦克、导弹和飞机，所以继续接受来自美国的援助对其安全是至关重要

16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1945–1953,” Truman Library, #262.

17 “U.S. Assistance to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10).

18 “Gil Kol, “Research: PA highly dependent on aid,” Ynetnews, (January 16, 2011).

要的。此外，以色列的敌人拥有很多供应商，以色列则基本上完全依赖于来自美国的硬件。

误区

“美国以牺牲本国工业为代价，向以色列国防承包商提供军事援助补贴。”

事实

与大众认为的不同，美国不单单只是写数十亿美元的支票移交给以色列任由他们花销。以色列接受的国外军事融资（FMF）中只有约 25%（2010 年，27.75 亿美元中的 6.94 亿美元）可以用于以色列军事采购。剩下的 75%全部用于为美国创造利润和就业。在过去几年中，在 47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的和波多黎各等地区超过 1000 家公司通过这个项目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作。2010 年的数据如下：

美国发布的外国军事价值的融资（FMF）的订单状态¹⁹

阿拉斯加	\$81,884.00	北卡罗莱纳	\$8,143,528.02
阿拉巴马州	\$2,241,523.00	北达科塔	\$26,667.86
亚利桑那	\$1,359,066.57	内布拉斯加州	\$26,667.86
卡罗莱纳州	\$80,782,623.39	新罕布什尔	\$727,728.06
科罗拉多	\$4,420,057.78	新泽西	\$44,176,250.96
康乃迪克州	\$55,398,227.73	纽约	\$122,134,683.57
特拉华	\$2,999,956.00	俄亥俄	\$56,254,350.76
佛罗里达	\$75,217,283.80	俄克拉荷马	\$2,033,022.52
佐治亚	\$22,848,592.34	俄勒冈	\$1,011,213.04
爱达荷	\$3,952.00	宾夕法尼亚	\$31,387,255.97

19 Israeli Ministry of Defense.

爱荷华州	\$88,325.00	波多黎各	\$33,431,580.00
伊利诺伊	\$123,136,963.87	罗德岛	\$2,130,542.00
印第安纳	\$596,482.95	南卡罗莱纳	\$1,644,744.60
堪萨斯	\$1,515,384.01	南达科塔	\$1,929,860.00
肯塔基	\$11,742,942.40	田纳西	\$2,101,734.17
缅因	\$84,943.65	德克萨斯	\$43,485,376.89
马萨诸塞	\$23,490,440.12	犹他	\$2,423,987.00
马里兰	\$14,932,369.99	弗吉尼亚	\$40,811,567.05
密歇根	\$146,415,041.21	佛蒙特	\$36,052.00
明尼苏达	\$6,384,437.05	华盛顿	\$876,112.95
密苏里	\$3,783,341.69	威斯康辛	\$3,322,258.72
密西西比	\$170,526.91		

误区

“以色列对美国没有战略价值。”

事实

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将军认为西方需要19个师来防卫中东，其中以色列可以提供两支军队。他还预计在1955年的中东防御中只有三个国家可以为西方提供空军力量：英国，土耳其和以色列。布拉德利的分析被拒绝，因为政治阶层认为美国同埃及人，及之后的伊拉克合作更为重要，担心在西方战略中集合以色列武装力量会疏远阿拉伯国家。²⁰

同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盟的尝试失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于1958年得出结论：“如果我们选择对抗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在必要时以武力方式解

²⁰ Dore Gold, *America, the Gulf, and Israel*, (CO: Westview Press, 1988), p. 84.

决波斯湾石油问题，那么在近东地区支持以色列作为唯一的亲西方力量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²¹

1967年，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部队的压倒性胜利加强了这一观点。第二年，美国第一次向以色列销售精密飞机（幻影战斗机）。华盛顿改变了其中东政策，从力求寻找各方势力的平衡转变为确保以色列享有面对敌人时的决定性的优势。

1970年，在美国要求巩固国王侯赛因的政权时，以色列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以色列愿意援助安曼，并派遣军队前往约旦边境，说服叙利亚撤出坦克，其曾在“黑色九月”时期派往到约旦支持巴解组织，向国王发出挑战。²²

可以确定的是，到1970年代初期，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或愿意为中东的西方国防做出贡献。巴格达条约早已过期，对美国友好的政治势力也因埃及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反西方势力而弱化。即使埃及人在签署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之后进行了重整，美国也没有指望来自任何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

卡特政府通过使以色列有资格出售军事装备到美国的方式开始实施一种战略合作（并非如字面所示）。从事有限、联合军事活动的意愿被卡特总统认为是一种对以色列在同埃及人的和平谈判中表现“良好”的奖励。

尽管不愿将关系正式化，但罗纳德·里根刚任职时，战略合作成为美以关系的重点。选举前，里根曾写到：“只有重视以色列在我们战略演算中的关键作用，才可以构建阻挠莫斯科领土和资源上设计的基础，这对我们国家的福祉是至关重要的。”²³

里根的观点在1981年11月30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战略合作”中有目共睹。1983年11月29日，一个新的协议签订创立了联合政治军事集团（JPMG）和一组监督安全援助、联合安全援助计划（JSAP）。

1987年，美国国会指定以色列作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国。这个法律正式承认以色列成为美国的盟友，允许其产业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其他美国亲密盟友公平竞争，签署生产数量可观的国防项目合同。

“以色列这个国家重生以来，有一条坚固的纽带将民主以色列与民主美国捆绑

21 “Issues Arising Out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Near East,” July 29, 19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XII (“Near East Region; Iraq; Iran; Arabian Peninsul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p. 114–124 at p. 119.

22 Yitzhak Rabin, address to conference on “Strategy and Defens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sponsored b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nd Israel Military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 Jerusalem, (July 9–11, 1986).

23 Reagan Address to B’nai B’rith, cited in Mitchell Bard, U.S.-Israel Relations: Looking to the Year 2000, AIPAC Papers on U.S.-Israel Relations, p. 6.

在一起。”

——罗纳德·里根总统²⁴

1988年4月，里根总统签署了另一个谅解备忘录涵盖所有之前的协议。这份协议将战略关系制度化。

里根任期结束时，美国在以色列预先部署设备，定期举行联合演习，共同发展“‘箭’式的反战术弹道导弹”和从事其他一系列军事合作的努力。自此，美以战略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现在，以色列经常出现在与美国部队的联合演习中，2005年，以色列第一次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和演戏。

2007年，美国与以色列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这份谅解备忘录将国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式化。在此之前，以色列经常举办活动，向美国执法人员与急救人员分享预防恐怖袭击与应对紧急情况的知识。

今天，战略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以色列已经成为实际意义上美国的盟友。美国采购创新高端的以色列武器系统，与以色列公司共同开展导弹防御工作，分享情报。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是美国在该地区唯一可靠的民主盟友。

误区

“多年来，美国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有所下降。”

事实

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严重打击美国经济，加上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随后的哄抬物价，以及美国日益增长的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引发了美国七十年代初的经济衰退。

1973年，外国石油占美国石油需求总量的35%。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3%，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国家的交易量占了2010年美国进口的22%（非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国家安哥拉、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所占比例为42%）。2010年，美国前15名石化产品的供应商中，沙特阿拉伯排名第三，阿尔及利亚第六、伊拉克第七，科威特第十三。2010年，仅波斯湾国家就为美国提供近15%的进口石油。²⁵

24 Ibid

25 U.S. Energy Administration “Petroleum and other Liquids,”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10, accessed April 15, 2011, at http://www.eia.doe.gov/dnav/pet/pet_move_impcus_a2_nus_ep00_im0_mbb1_a.htm; Index Mundi,

对进口石油与日俱增的依赖使美国经济在价格暴涨面前更加脆弱，发生在 1979、1981、1982、1990、2000、2005、2007 / 8 和 2011 的事例是最好的例证。由于美国的消费，成品油价格上调也为阿拉伯国家石油生产商带来巨大的利润。这些利润被用在大型武器采购与非常规武器项目上，诸如伊朗等国。

有时，美国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会引起重新胁迫美国放弃其对以色列的支持的恐慌。好消息是，美国前两名的石油供应商——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可靠的和更好的盟友，与波斯湾国家相比。

误区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导致 9/11 袭击事件。”

事实

针对美国的十恶不赦的 9·11 恐怖袭击由穆斯林狂热分子策划，这些穆斯林狂热分子有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动机，无论是针对 9·11 还是其他恐怖活动。这些穆斯林狂热分子歪曲解读伊斯兰教，他们认为攻击异教徒是必须的行为，尤其是对没有共同信仰的美国人 and 犹太人。他们反对西方文化与民主，反对任何带有美国特色的事物出现在穆斯林国家。这些穆斯林狂热分子对存在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波斯湾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尤为愤慨。这些都是事实，无论美国对巴以冲突采取怎样的政策。虽然如此，这些穆斯林狂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与以色列是联盟的事实。之前袭击美国的行为，如 2000 年的“科尔号驱逐舰”，1998 年发生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些袭击者对美国的愤怒与以色列并无关联。

“奥萨玛·本·拉登实施了爆炸，然后开始谈论巴勒斯坦人，之前从未提及。”

——埃及人总统斯尼·穆巴拉²⁶

奥萨玛·本·拉登声称，他代表巴勒斯坦人，他对美国的愤怒源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是一套新的说辞，本·拉登显然旨在吸引阿拉伯公众的支持，以及合法化他的恐怖行动。本·拉登对美国的憎恶从来与阿以冲突无关。尽管许多阿拉伯人被本·拉登的易识破的将以色列拖进战争的目的所愚弄，但是卡塔尔大学伊

United States Oil Consumption, accessed April 15, 2011, at
http://www.indexmundi.com/united_states/oil_consumption.html.

26 Newsweek, (October 29, 2001).

伊斯兰教法和法律学院院长阿卜·阿哈米德·阿安萨里批判到，“在他们伪善的说辞中，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将9·11事件与巴勒斯坦问题的相关联——这完全与基地组织七年的记录矛盾，基地组织与巴勒斯坦不曾有任何关联。”²⁷

甚至连亚西尔·阿拉法特都告诉都《伦敦周日时报》，本·拉登应该停止利用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借口，本·拉登“从不帮助我们，他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工作，与我们的利益相冲突。”阿拉法特谈到。²⁸

虽然基地组织的议程并不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但组织开始在将以色列作为恐怖攻击目标的问题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种倾向始于2002年11月28日，自杀性炸弹袭击发生在肯尼亚一家以色列人经营的酒店中，导致3名以色列人和11名肯尼亚人死亡，同一天，同样在肯尼亚，以色列的导弹飞机在试图起飞时被击落。²⁹2005年，基地组织声称对发射的三枚火箭弹负责，这三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发射，攻击目标位于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城。³⁰

误区

“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等组织都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

事实

9·11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恐怖分子和庇护他们的国家开战，而阿拉伯国家和他们的同情者则认为，许多从事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暴力行动的组织并不该成为美国进行新战争的目标，因为他们是“自由战士”，而非恐怖分子。这是恐怖分子自身的咒语，他们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对“以色列占领”的合法反抗。

这个论点是有严重缺陷的。首先，以色列的敌人借20世纪初以来犹太人所犯下的真实的和想象的罪名将攻击合理化，结果是，阿拉伯联盟及其联合国的支持者成功地阻止了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的谴责，相反，他们经常支持批评以色列报复行为的决议。

“恐怖分子并没有好坏之分。”

27 Al-Raya (Qatar), (January 6, 2002) cited in “Special Dispatch #337,” MEMRI, (January 29, 2002).

28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6, 2002).

29 CNN, (December 3, 2002).

30 CNN, (December 30, 2005).

第二，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是将谋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视为“合法形式的抵抗”。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黎巴嫩真主党、 Hamas 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组织及许多其他团体，多年来犯下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恶却很少被谴责或将他们的成员绳之以法。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包括狙击手射击婴儿，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炸毁披萨店和迪斯科舞厅，劫机和杀害人质，以及非法入境者谋杀奥林匹克运动员等。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定义——“恐怖主义是针对人身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来恐吓或胁迫政府、平民、或其中的任何部分，来促成政治或社会目标”³²因此，美国应当努力削弱他们资金，根除他们的领导人，将他们绳之以法。

对于巴勒斯坦团体，领导人是谁，资金来自于哪，被哪个国家所庇护，这些都不是秘密。美国慈善组织参与资助其中的一些团体，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都通过提供庇护所和 / 或财务，以及后勤来支持他们。

误区

“美国必须‘参与’到推进和平的进程中。”

事实

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张片面的不利于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这致使他们失去了成为严守中立的调解人的资格。美国是唯一拥有以色列与阿拉伯双方信任的国家，因此是唯一的可以在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第三方。这导致许多人呼吁奥巴马政府更加频繁的参与谈判。尽管美国可以扮演调解人的重要角色，但历史表明，美国的和平计划并没有成功，分歧必须由当事人自己解决。

为缓和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政府提议阿拉伯与以色列共同使用约旦河。该计划将开发更多地可灌溉土地帮助阿拉伯难民，并减少以色列用水需求量。以色列慎重地接受了这个计划，而阿拉伯联盟拒绝了。

约翰逊总统概述了五项和平原则。“第一条，也是最重要一条，”约翰逊说，“每个国家在该地区有基本生存权，这个权利需得到来自邻国的尊敬。”几周后，阿拉伯方面回应：“不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不承认以色列，无谈判余地……”

威廉·罗杰斯，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提供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被用来寻求“平衡”美国政策，倾向于以色列撤退到 1967 年前的边界，接收更多的巴勒斯坦难

31 “Definitions: Terrorism,”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32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7, 2001).

民，允许约旦在耶路撒冷有一席之地。以色列完全无法接受这项计划，尽管这项计划倾向阿拉伯居多，但阿拉伯也拒绝了。

亨利·基辛格，福特总统的国务卿，通过穿梭外交取得一些成功，他部署了1973年战争后武装力量的撤离，但是，他从没有提出一项和平计划，也未能使政党间的关系超越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和平正式化。

吉米·卡特总统是总统参与冲突的楷模。他希望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达成全面和平。卡特总统竭尽全力组织会议时，埃及人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决定绕过美国直接同以色列交谈并参与以色列议会，卡特总统白忙活了一场。尽管由于卡特前顾问的历史修正主义，以色列与埃及人进行了深入协商，这场协商没有受到卡特的影响。梅纳赫姆·贝京和萨达特曾在戴维营协议前进行多次秘密接触，并在卡特干预前就已达成协议。卡特的调解帮助了协议的最终落实，但萨达特去耶路撒冷的决定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坚信卡特的政策是错误的。

1982年，里根总统宣布了一项令人惊喜的和平倡议，呼吁允许巴勒斯坦在领土内自治，并与约旦协同。这项计划既不同意以色列兼并巴勒斯坦，也不同意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指责该计划会危及以色列的安全。这项计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抚慰了阿拉伯国家，这些阿拉伯国家由于巴解组织从贝鲁特驱逐被激怒，但是他们仍旧拒绝了里根的计划。

1991年，布什政府成功召开的马德里会议，这次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域性会议，但这次会议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解决一些较大争议的多重途径。此外，布什对以色列明显的敌意破坏了信任度，这使说服以色列为和平而冒险变得更加艰难。



“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的几分钟之后，美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美国与以色列之间深深的友谊建立，并一如既往的强大与不可动摇。”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³³



克林顿总统还未来得及展开和平愿景时，就发现以色列在奥斯陆与巴勒斯坦人达成了秘密协议。美国与奥斯陆协议中的突破性进展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影响其直接的后果。事实上，随着美国更多的参与和平进程反而变得越来越混乱。

与约旦的和平协议事实上也没有美国的参与。以色列人与约旦人早已在和平问题的主要条款上达成一致，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侯赛因国王不愿意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达成共识前签署条约。奥斯陆协议后，他放心地参与其中，这其中也并没有美国的参与。

33 Statement on the 61st anniversary of Israel's independence, (April 28, 2009).

为了连任总统进行最后一搏，克林顿提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和平计划。再一次，相对总统的计划，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愿意在很大程度上让步来达成协议的行为更加关键。即便克林顿准备为巴勒斯坦国提供一块几乎在所有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土地作为其国土，并使东耶路撒冷成为其首都，巴勒斯坦仍提出了拒绝。

乔治·W·布什总统还提供了一项计划，但却受到亚西尔·阿拉法特的腰斩，阿拉法特阻挠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改革，并拒绝拆除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和停止暴力活动。布什的计划因此演变为“路线图”，尽管得到了英国、法国、俄罗斯和联合国的支持，但无法实现，由于巴勒斯坦的持续暴力活动。当艾瑞叶·沙龙总理实施脱离接触方案后，和平进程才被再次提上议程，而这个单边行动长期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反对。布什政府选择执着于指导方针，而非凭借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的势头展开行动。

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提出和平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关注对冻结定居点的需求，这些定居点位于约旦河西岸与耶路撒冷。再加上其他公共意见和政策，这导致以色列政府怀疑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承诺，从而导致美以关系的紧张。同时，由于以色列只同意在约旦河西岸的暂时冻结，阿拉伯领导人看到奥巴马对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的软弱，积极拒绝响应美国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即如果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可以促使他们愿意与以色列进行协商的要求。与此同时，谈判多年没有积极坚持冻结定居点的巴基斯坦拒绝跟以色列人交谈，除非完全冻结定居点。两年之后，奥巴马成功地疏远所有的政党，并且巴勒斯坦人拒绝了所有以色列重启和平谈判的邀请。历史已经表明，中东和平不是美国制造。只有当事人能决定冲突的结束和条款的接纳。美国计划从未成功，并且美国计划也会带来和平。阿以冲突不会通过美国的倡议或高度参与而结束，只有当阿拉伯领导人下定决心去追随萨达特和侯赛因作为榜样时，与以色列和平共处问题才可以被解决。

17. 和平进程

误区

“埃及人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所有功劳应归功于安瓦尔·萨达特。”

事实

和平之路并非始于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在 1977 年 11 月访问耶路撒冷。萨达特的访问毫无疑问是政治家勇敢行为的风度体现，但只有通过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与以色列领导人半个多世纪同阿拉伯和平协商的努力才得以实现。

“如果以色列以牙还牙”，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斯姆查·狄尼兹说，“我们将不得不向埃及人宣战，长期与埃及人处于交战状态，拒绝谈判，渴望埃及人灭亡，建议把他们丢进大海，对他们开展军事和恐怖行动，采取经济抵制，将其船只封锁于蒂朗海峡，对其关闭苏伊士运河交通，并声称他们不受欢迎。这样贝京先生才会去开罗，他的旅行将同样充满戏剧性。显然，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从始至终，我们的政策都在强调谈判。”¹

尽管如此，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证明，像萨达特一样，他愿意为实现和平开辟道路。尽管卡特政府在会谈中态度向埃及人倾斜，贝京仍然决定继续和平进程，并冻结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来促进谈判的进展。

最终，以色列对埃及人做出实际让步，只为得到一项承诺。贝京同意将战略重地——以色列在六日战争期间赢得的西奈半岛 91% 的领土——归还埃及人以换取萨达特的和平承诺。

放弃西奈半岛，意味着以色列失去电子预警站，这些预警站可以提供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西侧、苏伊士海湾和埃拉特湾附近地区的军事情报，这对于防御来自东部的攻击至关重要。此外，以色列在撤军之后需要对 170 多的军事设施、机场和军事基地进行重新安置。

撤军可能导致以色列损失实现能源独立的唯一机会。由以色列发现和开发的西奈半岛南部阿尔玛油田，在 1979 年 11 月被移交给埃及人。在以色列放弃这片地区时，它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能源来源地，提供国家能源需求量的一半。

以色列也放弃了对往来埃拉特的航道的直接控制，以及方圆 1000 英里内的道路、房屋、工厂、酒店、卫生设施和农业村庄。

¹ Speech to AIPAC Policy Conference, (May 8, 1978).

因为埃及人坚持犹太平民离开西奈半岛，7000 名以色列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1988 年，以色列放弃塔巴——以色列在贫瘠的沙漠上建造的度假胜地，靠近埃拉特——将其让渡于埃及人。塔巴的归属状态尚未被戴维营协议裁决。1988 年 9 月 29 日，在开罗，一个国际仲裁小组裁定以色列应该将塔巴让渡给埃及人。

为了同以色列和平相处，萨达特做出了英勇决定，但贝京的决定同样大胆，而且以色列做出的实质性牺牲远远大于埃及人。

“以色列希望为巴勒斯坦提供没有人可以给予他们的——一个国家。而非土耳其、英国、埃及人、约旦只能提供这种可能性。”

——艾瑞叶·沙龙²

误区

“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冲突的核心。”

事实

事实上，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冲突的结果而非起因，源于阿拉伯拒绝接受一个犹太国家在中东地区存在。

如果阿拉伯政府没有在 1948 年发动战争，来阻止联合国分治计划，那么现在，一个巴勒斯坦国也许正在庆祝它独立 60 多年。如果阿拉伯国家不支持恐怖主义，这些恐怖主义直指以色列平民，以及煽动连续七次的阿以战争，冲突在很久以前就可以平息，巴勒斯坦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在 1948 至 1967 年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处于阿拉伯的统治下，不存在犹太定居点，但阿拉伯人从未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相反，加沙被埃及人占领，约旦河西岸则被约旦占领。直至六日战争以色列控制这些地区，关于约旦河西岸/加沙独立的要求未曾被提及。

²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25, 2001)

误区

“如果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中东地区将和平。”

事实

巴勒斯坦问题只是困扰该地区的种族、宗教和民族主义等众多激化问题之一。以下只是部分其他冲突的列表：1991年海湾战争，两伊战争，黎巴嫩内战，利比亚干涉乍得，苏丹内战，叙利亚-伊拉克冲突，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之间的战争，2011年埃及人革命，以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和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动荡。

“几乎那部分世界的每一条边界，从利比亚到巴基斯坦，从土耳其到也门，都处于不明确或纠纷的状态，”学者丹尼尔·派普斯指出，“但是美国人往往只知道以色列的边界问题，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几乎是中东地区的常态。”³

“即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它的影响仍旧微不足道的，在该地区许多阿拉伯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无数的战争。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也不会消除阿拉伯对以色列的反对。拿叙利亚和黎巴嫩来说，与以色列有领土争端，这与巴勒斯坦无关。其他国家，如伊朗，其总统曾威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与以色列一直处于战争的状态，尽管没有任何领土争端。”

“最终，我们（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达成一致，承认有一个巴勒斯坦国，但它必须是一个通过协议建立的 巴勒斯坦国，必须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

——艾瑞叶·沙龙总理⁴

误区

“一个巴勒斯坦国对以色列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事实

3 Daniel Pipes, *The Long Shadow: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pp. 273–74.

4 Reuters, (November 11, 2001).

多年来，以色列认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会以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些担忧是有理由的，考虑到长期以来巴勒斯坦致力于消灭以色列，后来采用分阶段计划，即巴勒斯坦表达了他们将从短期内一个小国开始，使用它作为一个基础，以追求取代以色列的长期目标。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奥斯陆协议后，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改变，大多数以色列人愿意接受与一个和平的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成为邻居。两国解决方案被视为结束冲突的最佳选择，但以色列人仍然认为这种选择充满危险，奥斯陆协议签署后，这个观点被巴勒斯坦的行动强化。

即使归还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区域和全部的加沙地带，并允许巴勒斯坦自治，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与煽动仍在继续。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让步并没有起到促使巴勒斯坦结束暴力的作用。

以色列同样担心巴勒斯坦国将成为由极端分子主导，恐怖分子集结待命的地区，这是从加沙撤军后，建立在经验上的一份担忧。另一个危险是，一个巴勒斯坦国可以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前沿基地，这些阿拉伯国家拒绝与以色列和平解决争端，在往后的战争中。⁵

在理想的世界中，一个巴勒斯坦国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但历史和经验使以色列人不得不谨慎。无论如何，对两国解决方案的支持表明，以色列愿意为了和平冒险。

误区

“如果以色列结束占领，和平将会到来。”

事实

自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和它的支持者的口号一直是：“结束占领。”这个口号背后的假设是，以色列结束“占领”之后将会拥有和平。在以色列政策的批评中同样流行的口号是要求以色列应该“以土地换取和平”，这个口号的前提是，以色列存在于巴勒斯坦声称拥有的土地上，这是和平的障碍。

加沙的经验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案例研究，针对这些不坦诚的口号。

如果巴勒斯坦狂热的欲望真的来自于结束以色列对他们生活的控制，他们应该欢呼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的计划，并且尽力使它成功。相反，他们谴责撤离。以色列仍然选择撤离加沙的每一寸土地——没有一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留驻——消耗巨大的精力和资金成本。那么，以色列结束“占领”到底意味着什么？以色列

5 Michael Widlanski, *Can Israel Survive A Palestinian State?*,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990), pp. 10, 35.

真的用土地换取了和平吗？不，恰恰相反，巴勒斯坦给出的答案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接二连三炮火的战争。⁶

再朗朗上口的口号，对于以色列与其邻国的未来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以色列已经反复证明自己和平的渴望，并愿意做出痛苦的牺牲，但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无法彻底结束冲突。在以色列撤离加沙，以色列总理表示计划退出整个约旦河西岸后，暴力升级。巴勒斯坦的行动迫使以色列维持占领状态，而非结束对土地的占领。只有当巴勒斯坦人通过他们的行动证明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共存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实现和平。

“巴以冲突升级的责任在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再一次的站到了和平的对立面。而非将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作为契机，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好未来，相反他们执迷于传播仇恨和死亡。”

——《芝加哥太阳报》社论⁷

误区

“巴勒斯坦人从未有机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事实

实际上，巴勒斯坦人有许多机会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他们一再反复的拒绝了这样的机会：

1937 年，皮尔委员会提议巴勒斯坦分治与阿拉伯国家的创建。

1939 年，英国白皮书提议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1947 年，联合国将已经建立了一个更大的阿拉伯国家作为分治计划的一部分。

1979 年，埃及-以色列和平谈判提议巴勒斯坦自治，这项提议将导致巴勒斯坦完全独立。

20 世纪 90 年代，奥斯陆协议的提出一套巴勒斯坦独立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因恐怖活动作祟而失败。

⁶ Dore Gold, “Israel’s War to Halt Palestinian Rocket Attacks,” JCPA, (March 3, 2008).

⁷ Editorial, Chicago Sun Times, (June 27, 2006).

2000年，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提出在整个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97%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

2008年，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提出在人口统计学的基础上退出约旦河西岸，并在人口统计的基础上对耶路撒冷进行分治。

此外，1948年至1967年间，以色列没有控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本可以向约旦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巴斯坦放弃了上述所有机会，原因各式各样，用阿巴·埃班的话说，“从没错过一个机会的错过了机会。”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认为巴勒斯坦在宗教、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都无法同以色列达成一致。他说，“作为阿拉伯人，阿拉法特与他的同代人无法接受大片土地成以色列的领土。（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是一片圣地，伊斯兰的和平世界。这片圣地曾经在穆斯林的手中，像我们（以色列）一样的异教徒接纳它，是难以置信的（对于他们而言）。”

巴勒斯坦也相信时间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觉得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经过一百年或二百年，犹太人会像十字军战士一样被打败。”莫里斯说，巴勒斯坦也希望阿拉伯在未来可以获得核武器，这会使他们击败以色列。⁸

“巴拉克提出了世界上任何人都在猜测的提议，然而阿拉法特拒绝了它。如果你拥有一个裂片般的国家，你可以从一幢高楼俯视到它的三个切面，你必须小心你所放弃的与你所给予的。”

——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⁹

误区

“2000年，亚西尔·阿拉法特拒绝巴拉克的提议，由于巴拉克无法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一个可靠的国家。”

事实

2000年，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提议撤出约旦河西岸97%的土地和100%的加沙地带土地。此外，他同意拆除63个单独的定居点。作为约旦河西岸3%土地吞并的交换，以色列表示将放弃内盖夫的领土，这将为加沙地带的领土增加约三分之一的面积。

⁸ Yediot Aharonot, (November 23, 2001).

⁹ Yediot Aharonot, (August 7, 2002).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巴拉克也做出空前的难以想象的让步，同意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社区成为新国家的首都。巴勒斯坦人仍保持对其圣地的控制，且对圣殿山拥有“宗教主权”。

根据美国和平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的说法，以色列为巴勒斯坦提供的是一个连续的国家，而非一系列的区。甚至加沙地带必须从约旦河西岸中独立出来，除非以色列被切成不连续的块状，有人提议开辟一条不设任何以色列检查站的连接巴勒斯坦国两地的高速公路。这个提议还涉及到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涉及到保障这些难民回到巴勒斯坦国的权利，以及获得来自国际捐助者的 300 亿美元的补偿。

同克林顿总统的最后一次通话中，阿拉法特总统告诉克林顿，“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克林顿对此回答，“我不是伟大的人，你已将我置于巨大的失败中。”

10

以色列要求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对部分西墙的主权，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而非整个圣殿山），同时，以色列会在六年内撤离位于约旦河谷的三个预警站。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谈判结束后阿拉法特同意结束与以色列的冲突。而破换谈判的真正原因是，阿拉法特不愿意结束冲突。“对他而言，结束冲突意味着结束自己”罗斯说。¹¹

戴维营 / 白宫协商的主流观点——以色列提供了慷慨的让步，而亚西尔·阿拉法特拒绝让步渴望战争，2000 年 9 月，他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战争。为反驳阿拉法特是实现和平的障碍的观点，巴勒斯坦及其支持者开始提供各种各样的借口解释关于为什么阿拉法特拒绝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提议。事实上，如果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提议有任何不满，巴勒斯坦完全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可他们从来没有。

误区

“巴勒斯坦人被要求只拥有 22% 的巴勒斯坦国面积，而以色列则占据 78%。”

事实

10 MSNBC, (June 27, 2002).

11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107th Congress, 2nd Session, Vol. 148-Part 4,” US Congressional Record, (April 11–24, 2002), p. 5174.

以色列政府同意采取两国解决方案来解决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一旦以色列同意给予巴勒斯坦所期望的独立，巴勒斯坦人就将抱怨转变为所得领土的面积。巴勒斯坦人说以色列提供的有争议的领土对自己并无好处，因为这将要求他们接受一个只拥有 22% 的领土的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则拥有其余 78%。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说法，表明巴勒斯坦人遭到不公正待遇而造成的困境，以及以色列不合逻辑的和平提议，当然，除非你知道巴勒斯坦的历史，否则就不会知道事实恰恰相反。

历史上的巴勒斯坦不仅包括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也包括现如今的整个约旦。正是以色列，加上其有争议的领土，也只有“巴勒斯坦”领土面积的 22%。如果以色列人完全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出，它拥有的只有大约 18%。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s 做出真正的牺牲，放弃了 82% 的以色列的领土。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攻击并试图阻挠以色列新生之前，以色列已经准备接受联合国分治决议，接受只有约 12% 的古以色列的国土面积。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约 900 万巴勒斯坦人中，四分之三都生活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

“统治这350万人既不利于我们，也不利于他们……我明确表示我已经得出结论，我们必须达成一个‘和平’协议。”

——艾瑞叶·沙龙总理¹²

误区

“以色列应该被一个单一的双民族国家所替代。”

事实

两个国家的想法并不新鲜，这个想法由著名的犹太人犹大·马格内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第一次提出。然而，如同今天一样，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

支持两国制的人持有一种乌托邦的观点，那就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土地都有合法使用权，并且应该和睦共处于一个国家。这个想法否定犹太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自决权；忽视了人口问题，即人口迅速增长的阿拉伯人将压倒犹太人，使犹太人在自己的家园成了少数派；并假设阿拉伯人准备与犹太人和平共处在同一片土地。过去二十年里，理想主义者被证明是错误的，通过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巴勒

12 Associated Press, (May 26, 2003).

斯坦的冲突，以及 1939 年阿拉伯拒绝英国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提出了国家统一的类型。

“巴勒斯坦国将永远无法建立，如果以暴力为基础。现在是时候让每一个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朋友，每一位在中东的领导人，和巴勒斯坦人自己，断绝所有给恐怖分子的资金与支持，并积极的全方位的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只有这样以色列方能安全，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国旗才能迎风飘扬。”

——乔治·布什总统¹³

早在 1937 年，这两个民族的人民无法共同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需要属于自己的国家。因此，皮尔委员会在那一年提出了一个分治的建议，十年后联合国采取了同样的建议。自那时起，提出其他解决方案结束冲突的做法，不会改变任何情况。

由于居住在地中海和约旦河的阿拉伯人组成巴勒斯坦约 46% 的人口，并且他们的出生率高于以色列犹太人，因此他们很快会成为这个两个国家的主要人口。犹太民族的特征会被侵蚀，以至消失，以色列犹太人将失去在犹太人避难所中的政治控制权。此外，鉴于阿拉伯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虐待犹太人的历史，建立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极可能导致犹太人再次遭到迫害。

误区

“巴勒斯坦的教育体系促进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事实

巴勒斯坦并非利用教育来促进与犹太邻居的和平共处，而是一直给子孙后代灌输反犹太主义的刻板印象，反以色列宣传和其他材料，这些材料被刻意设计成为促进敌意与偏狭，而非促进共存。

例如，一个叫做“儿童俱乐部”的巴勒斯坦儿童电视节目利用“芝麻街”单元参与儿童间的互动，在一个伊斯兰圣战游戏中使用木偶和虚构的角色鼓励孩子仇恨犹太人，以及对其采取暴力攻击。在一首儿歌中，年幼孩子的歌唱，来表示出他们希望成为“自杀战士”的愿望，以及拿起机枪反对以色列人的渴望。在另一首儿歌的副歌部分的歌词写到，“当我走在耶路撒冷，我将成为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¹⁴

13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03).

14 Daniel Pipes, “[Suicide Bombers:] A father’s pride and glory,” Jerusalem Post, (August 15, 2001).

“我们发现著有反犹主义短文的书籍，内容强烈到如果发表在欧洲，出版商将受到反种族主义的指控。”

——法国律师和欧洲议会成员弗朗索瓦·吉莫海¹⁵

另一个巴勒斯坦的电视节目中，一个名叫法福的像米奇鼠一样的角色鼓励孩子要与以色列人争战，从而建立“一个由伊斯兰人领导的世界”，这个节目在遭到批评后被停播，但在最后一集的播放中法福遭到了以色列人的杀害。¹⁶

巴勒斯坦电视还呼吁年轻人放下玩具，拿起石头，与以色列开战。在一个商业广告中，演员重现了一个孩子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交火中丧生的情节，在广告中，在天堂的孩子敦促其他孩子要“跟随他”。¹⁷

巴勒斯坦机构的电视节目还教导孩子，所有以色列都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指出以色列海法和雅法等城市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城市”。¹⁸

类似的信息在巴勒斯坦教科书被表达，其中多数教科书是巴勒斯坦教育部拟定的。五年级的教科书《背诵课本与释法读本》描述犹太人为胆小鬼，安拉为其准备了地狱之火。8年级的教科书阅读与文学文本，以色列人被称为耶路撒冷的屠夫。歌颂向士兵们扔石头的故事也出现在各种课本中。9年级的课本《阅读与文学文本》，中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必须从阿拉伯国家完全根除。¹⁹

新教材没那么尖锐，但仍存在问题。例如，他们描述了巴勒斯坦民族由穆斯林和基督徒组成，没提及犹太人或古老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区。耶路撒冷城被描述为只存在阿拉伯人。以色列不被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所有地图都将其标为“巴勒斯坦”，以色列人应对1948年战争和难民问题负责，目录侵犯巴勒斯坦人都归因于“占领者”。犹太复国主义被描述为种族主义，并与西方帝国主义相牵连。提及犹太人通常带有刻板印象，往往采取消极方式反对穆罕默德和拒绝皈依伊斯

15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6, 2001).

16 “ Hamas TV drops militant Mickey Mouse,” Jerusalem Post, (May 9, 2007); Itamar Marcus and Barbara Cook, “ Hamas steals Mickey Mouse image to teach hate and Islamic supremacy,”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Bulletin, (May 6, 2007).

17 “ Palestinian Children Taught Paradise Is Reward for Martyrdom,”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June 28, 2006).

18 Itamar Marcus and Nan Jacques Zilberdik, “ PA TV to kids: Israeli cities, Haifa, Jaffa, Lod, Ramle, Acre are all ‘ occupied cities,’ ”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August 29, 2010).

19 “ Sharm el-Sheikh Fact-Finding Committee—First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December 28, 2000), <http://www.mfa.gov.il/mfa/go.asp?MFAH0jcb0>.

兰教。在一门描述著名清真寺和教堂的建筑学课中，完全没有提及犹太人的圣地。

20

一本教科书的分析得出结论：

尽管与旧课本相比，反犹太主义引用明显减少，在新教材中，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历史关系加强了犹太人在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的刻板印象。把现在的冲突与远古的耶稣或穆罕默德的纠纷相提并论意味着什么都没有改变。²¹

这样的灌输不仅出现在学校中。夏令营教导巴勒斯坦儿童如何抵抗以色列，以及成为一名烈士是最大的荣耀。露营期间儿童被教育模拟绑架和学习割破以色列人的喉咙。位于加沙地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组织的四个“天堂营”为8-12岁的儿童提供军事训练，鼓励他们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²²

“我们教导孩子，自杀式炸弹使以色列人害怕……我们教他们，当一个人成为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他就到达最棒的天堂。”

——巴基斯坦“天堂露营”指导员对BBC记者说²³

2009年的夏天，哈马斯为100000名儿童和青少年建立了700个野营房。营地课程包括射击火器和拆除手榴弹。两年前，一些巴勒斯坦父母对这种煽动孩子们对阵以色列和法塔赫的军事训练表示愤慨而终止了夏令营活动。²⁴

这些教义违背和平协议的内容和精神。

误区

“巴勒斯坦人不再反对以色列的建立。”

事实

20 Lee Hockstader, “At Arab, Israeli Schools, Hatred Is Common Bond,”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5, 2001).

21 Goetz Norbruch, Narrating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A Study of the New Palestinian Textbooks,” (DC: MEMRI, 2002).

22 Near East Report, (June 25, 2001); Jerusalem Post, (July 20, 2001).

23 Quoted in Jerusalem Post, (July 20, 2001).

24 Arnon Ben-Dror, “Welcome to Camp Hamas,” Israel Defense Forces, (August 29, 2009).

巴勒斯坦在和平路线中的主要义务是肯定以色列，确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在和平与安全方面。那么，人们如何解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穆罕默德·阿巴斯在 1948 年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的决定被视为犯罪？²⁵

当以色列人庆祝独立时，阿巴斯和其他巴勒斯坦人却在这一天进行所谓灾难日的哀悼。如果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在 1947 年接受了分治决议，巴勒斯坦国也会视这一天为庆祝独立日，而不会悲叹这一天是灾难日。

巴勒斯坦人为过去 60 年的历史感到痛苦，但我们经常被告知，今天，他们反对的是 1967 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将灾难纪念日定于每年六月阿拉伯战败的六日战争？

“巴勒斯坦意味着全部的巴勒斯坦——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从拉斯·埃勒-纳库拉到拉法。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寸土地。因此，我们不允许以色列（的权力）存在于哪怕一寸的土地上。”

——哈巴斯领导穆罕默德·扎哈尔²⁶

巴勒斯坦认为以色列建国是原罪，即使在今天，他们关注这件事的态度仍然是拒绝同犹太国家家的调解。在否认以色列存在的问题上，哈马斯从未迟疑过，坚持呼吁消灭以色列。²⁷

现任领导可能并不能真正地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感情。例如，2010 年 3 月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 58% 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以巴和平谈判。²⁸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然而，只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以色列的创建等同于大屠杀的灾难，共存的前景依然暗淡。

误区

“巴勒斯坦人已经放弃了摧毁以色列的梦想。”

事实

当以色列人表示愿意与巴勒斯坦和平相处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继续在其教科书推动多数派意愿，尤其是其地图。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官方网站发表的地图

25 Jerusalem Post, (May 15, 2005).

26 Al-Manar TV, (January 25, 2006).

27 For example, Hamas Foreign Minister Mahmoud Zahar, “I dream of hanging a huge map of the world on the wall at my Gaza home which does not show Israel on it,” Xinhua, (April 1, 2006).

28 Jerusalem Media & Communication Center, (April, 2008).

中显示，巴勒斯坦不仅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还包括了整个以色列。类似的地图出现在教科书中。²⁹地图生动地表明，巴勒斯坦人在继续一个取代以色列的梦想。



29 “Map Erasing Israel on Palestinian Website,”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February 1, 2010).

误区

“因为以色列不允许他们实现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愿望，巴勒斯坦可光明正大的使用暴力。”

事实

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的前提是解决争端必须通过谈判，而非武力。巴勒斯坦领导人从开始就没有接受这个最基本的共存原则。巴勒斯坦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以色列没有迅速彻底的撤军，应该有更多的谈判，更多建立信任的措施和更多的渴望生活在一起没有使用暴力的示例。

要理解为什么奥斯陆和平进程失败，为什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不能和平共处，回顾第一次阿以和平进程对理解这两个问题有帮助，以及埃以谈判。虽然和平协议在频繁的戴维营谈判中敲定，和平路线是一个长期、曲折，经过多年来操纵的过程，然而，正是两国对和平的承诺和行动确保了它的实现。

“如果以色列可以做出妥协而你不能，我应该回家。你在这里已经14天了，却对一切表示拒绝。这样的后果是，和平进程以失败而告终……”

——克林顿对阿拉法特说³⁰

在安瓦尔·萨达特严肃的讨论和平问题前，埃及人与以色列的战争持续超过25年。血腥的冲突发生在1948、1956、1967、1968-70年和1973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愤怒、心痛与不信任不能在一夜之间消除。这一过程始于1973年的战争，亨利·基辛格促进脱离协议的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双方做出了巨大让步。

埃及人曾要求以色列从西奈半岛做出实质性撤军，并承诺放弃从1967年后占有的所有领土，但以色列只放弃了小面积的西奈半岛。相对于诉诸暴力，埃及人更多的从事谈判。

第一份协议的签订在1974年1月。约一年半后，第二份协议达成，这实属不易。以色列被批评“顽固”，埃及人也不让步。安瓦尔·萨达特同意限制埃及人媒体

30 Washington Post, (July 18, 2001), citing an article by Robert Malley and Hussein Agha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in which they quote the president at the Camp David summit in July 2000.

的反以色列宣传，结束参与发生在阿拉伯抵制。伊扎克·拉宾也艰难的做出领土让步，放弃油田和两处关键西奈关口。

“西奈 II”之后，埃及人并没有收复其所有领土。萨达特表示不满意，同时承受着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抨击，抨击其为了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所作所为。然而，他并没有诉诸暴力。他没有发动阿拉伯突击队，像纳赛尔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所做的那样。相反，他坚持协商。

戴维营协议签署之前的三年多，以及最终的和平条约谈判的 6 个月后。共花了 5 年时间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与当前的僵局同样复杂。

作为实质性让步的回报，以色列收到和平关系新未来的承诺。以色列可以承担这样的风险，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埃及人表示它将通过和平方式与以色列解决争端，并不希望摧毁它的邻居。

埃及人仍然不是非常满意，萨达特索要一小片土地，这片土地在西奈半岛由以色列持有，又经过九年的国际仲裁裁决以色列让出塔巴，埃及人人选择协商，而非利用这次争端作为借口破坏和平协议。

巴勒斯坦得到的教训是，他们只能妥协，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误区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只攻击以色列人，他们从不袭击美国。”

事实

巴解组织有长期残暴对抗不同国家无辜平民的历史，这其中也包括美国。巴勒斯坦穆斯林恐怖组织是一个最近的现象，但他们同样不顾惜美国人。这里是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事件涉及美国公民的几个例子。

1970 年 9 月，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劫持了四架飞机，乘客中超过三十多个美国人被当做人质。

1972 年，巴解组织试图向尼克松总统，前国务卿威廉·罗杰斯 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邮寄信件炸弹。

1973 年 3 月 2 日，巴解组织的成员谋杀美国驻苏丹大使克利奥·诺埃尔和代办乔治·摩尔。凶手被苏丹方面逮捕，他们供认自己直接从巴解组织得到命令。美国情报官员被认为拥有直接判处亚西尔·阿拉法特死刑的证据，但因不明原因被压制，所有的恐怖分子也被释放。

1978 年 3 月 11 日，巴解组织恐怖分子在以色列海岸着陆，谋杀了一位沿着海滩散步的美国摄影师。然后恐怖分子沿着海滨公路劫持了一辆公共汽车，在公车经

过时，从窗口进行了射击和手榴弹的投放。当以色列军队阻止他们的致命行径时，34名平民在事件中死亡，另有82人受伤。

1985年10月，阿卜勒·阿巴斯命令一个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恐怖小组劫持了远洋班轮阿基莱·劳伦号。里昂·克林霍弗，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美国乘客被杀。

1988年3月，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宣布曾试图通过在耶路撒冷酒店附近放置一枚汽车炸弹来谋杀国务卿乔治·舒尔茨。³¹

1995年4月9日，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组织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一辆以色列公共汽车，包括布兰迪斯大学20岁学生艾丽莎·弗莱托等8人死亡。

2001年8月9日，萧珊娜·耶胡帝特·格林鲍姆等15人死于一起耶路撒冷市中心的胜百诺匹萨饼店自杀式爆炸中。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2002年7月31日，一枚炸弹在希伯来大学食堂爆炸，造成7人死亡，80人受伤。死者中有五名美国人。

2003年6月11日，耶路撒冷一辆公共汽车爆炸事件扼杀了一名美国人，新泽西参议员罗伯特·辛格的女儿受伤。

2003年6月20日，一辆汽车在穿越约旦河西海岸时遭遇枪击，兹裴·戈尔茨坦遇害，他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受伤。

2003年8月19日，一起自杀式爆炸事件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车上发生，杀死五名美国人，其中包括11岁，9岁，3岁和3个月的儿童。

2003年10月15日，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加沙地带伏击了一个美国车队，杀害了试图联系特拉维夫美国大使馆的三名美国公民。

2004年9月24日，迫击炮弹击中了一个住宅社区杀害了双重国籍的蒂法雷特·特拉特纳。

2006年4月17日，一起自杀式爆炸事件在特拉维夫的城市之首餐厅发生，佛罗里达维斯顿的16岁少年丹尼尔·伍兹受伤，于一个月后死亡。

2010年12月20日，一名美国游客在耶路撒冷的山麓徒步旅行时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刺死。

“昨天（2001年8月9日）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个拥挤的比萨餐厅发生爆炸，至少1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这种暴行必须区别于巴以冲突中的其他一切……这

31 Chicago Tribune, (March 5, 1988).

是故意针对平民，包括儿童的行径……是粗暴的野性，没有国家有理由容忍。
以色列昨晚回应的决定是完全合法的……”

——华盛顿邮报社论³²

误区

“巴勒斯坦从不捏造关于以色列暴行的故事。”

事实

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经常使用他们的媒体通道无耻地传播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诋毁，以此来煽动民众情绪。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这类手法——由阿道夫·希特勒所完善，称为“大谎言”——的大师。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讲到的：

谎言的大小是导致它是否被相信的一个确切因素，因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来说，内心深处更容易被欺骗而不是存心和蓄意的道德败坏。他们古朴的思想使他们更容易成为大谎言的猎物，因为他们自己也经常撒小谎，但以大的谎言为耻。

巴勒斯坦大谎言的一个例子发生在 1997 年 3 月 11 日，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声称以色列政府已经给 300 名巴勒斯坦儿童注入了艾滋病病毒。³³

巴勒斯坦人宣称以色列在 2002 年通过直升机在学校投放有毒糖果来毒害儿童。谎言在 2003 年升级，捏造以色列正将“炸弹和地雷设计为玩具”，并通过飞机投放到巴勒斯坦领土，这样孩子们在玩耍时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³⁴2005 年，巴勒斯坦方面宣布，以色列在检查站使用“射线间谍机”，此设备导致一名 55 岁的巴勒斯坦女人致死。³⁵

巴勒斯坦也经常通过谎称犹太人要炸毁圣殿山或阿卡萨清真寺试图激怒穆斯林世界。例如，2000 年 9 月 29 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方电台——巴勒斯坦的声音——发出所谓的“所有巴勒斯坦人来保卫阿卡萨清真寺”的召集”，此事发生在艾瑞叶·沙龙访问圣殿山后的第二天，随后的骚乱标志着巴勒斯坦战争的非官方开端。

32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0, 2001).

33 Moshe Zak, “Did Israel Inject AIDS to Palestinian Children,” Israel Behind the News, (March 30, 1998).

34 Palestinian Authority TV, (March 3, 2003).

35 Aaron Klein, “Palestinians Claim Israelis X-Rayed Woman to Death,” WorldNet Daily, (May 2, 2005).

在那场战争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电视”向世界发出信息”广播节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罪犯正在计划破坏阿卡萨清真寺，他们正在搜索这座神庙，谎称他们正在清真寺”。³⁶

“最可恶的是流传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是4000名以色列人因为知晓一个袭击事件将要发生而没有在9月11日当天报告工作。以色列和摩萨德也声称对此次暴行负责。当然，这同样是一个谎言，但它是被保持伪造的阿拉伯人广泛认为是事实的阴谋论，《锡安长老议定书》是真实的。“从我在这个帐户一直工作以来，就面对同样的问题，已经有三年了，这就是恐怖主义，仍然源自于哈马斯，源自于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组织，源自于对和平不感兴趣、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状态不感兴趣的其他组织，他们只致力于以色列的毁灭。”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³⁷

误区

“以色列拒绝撤出戈兰高地导致了与叙利亚和平的终止。”

事实

鉴于过去的历史，以色列不愿意放弃战略制高点及其早期预警系统是可以理解的。但以色列一再表示愿意协商戈兰高地的未来。一个可能的折衷方案是以色列按照 1974 年与叙利亚脱离协议中的内容进行部分撤军，另一个是完全撤军，使戈兰高地成为一个非军事区。

1999 年大选失利后，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证实了关于他已经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就撤出戈兰高地和在黑门山维护战略预警站进行秘密协商的报道。在公开场合，阿萨德继续毫不妥协地坚持全面撤出，表示不愿意同意与以色列有限的“非交战状态”交易超过以色列所要求的全面和平协议。

以色列和叙利亚谈判代表之间密集的谈判于 2000 年和 2008 年举行，但这些讨论并没有导致任何协议的签署。

哈菲兹·阿萨德于 2000 年逝世，由他的儿子巴沙尔继任，巴沙尔公开坚持同父亲同样的条款——以色列全部撤出戈兰高地，并且没有和平的承诺交换。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准备就戈兰高地问题进行妥协并作出重大的让步。唯一的障碍是阿萨德不愿答应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36 Palestinian Authority TV, (March 3, 2003).

37 VOA News, (February 12, 2004).

误区

“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是与黎巴嫩达成和平条约的唯一障碍。”

事实

以色列从未对黎巴嫩存在任何敌对意图，但因黎巴嫩南部对恐怖分子的许可，导致巴解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先后在以色列北部制造混乱状况威胁到公民生活而被迫武力反击。1983年，以色列确实与黎巴嫩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但叙利亚强迫总统阿明·杰马耶勒撕毁了协议。

以色列在2000年5月24日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以色列撤军是与联合国协调进行的，并按照联合国的旨意，履行安理会425号决议所规定的以色列的义务。不过，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坚称以色列占有了黎巴嫩领土——一片在很大程度上无人居住的名为沙巴阿的农场。这一说法提供了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交战的借口。然后，以色列方面坚称土地是从叙利亚那里夺得的。

与此同时，直至戈兰高地问题被解决之前，叙利亚都利用其在戈兰高地的影响力劝阻任何的和平协议。曾经一段时间内，似乎一旦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共识一份黎巴嫩-以色列的协议就可能达成，但随着黎巴嫩内伊朗代理力量的增加，黎巴嫩真主党减少了黎巴嫩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可能。

“巴勒斯坦不仅是我阿拉伯国土的一部分，而且是叙利亚南部的一个基本部分。”

——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³⁸

误区

“以色列拒绝与邻国分享水资源可能会引发下一场战争。”

事实

38 Radio Damascus, (March 8, 1974) cited in Daniel Pipes, “Palestine for the Syrians?,” Commentary, (December 1986).

对于中东的人民来说，水的供应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耶路撒冷 邮报》的标题简洁地陈述了水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控制水龙头的手统治着国家的命运。”³⁹

侯赛因国王在 1990 年提到水问题很可能导致苏丹卷入战争，所以同以色列和平条约的谈判中供水协议是如此至关重要也就并不奇怪。目前约旦每年接受来自以色列的分配供水。⁴⁰

以色列在水问题方面已经赤字多年。简单的说，水的总消费量大于降雨的收集量。在干旱形势更加恶化，因为在水库的水量和河流和溪流的水量明显减少。

随着每年地区人口以指数级增长，情况变得越来越危险，关于现存供水问题的政治纠纷变得更加显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水域的权利进行了谈判。

以色列有三个主要的水源：沿海区域、山岳含水层和加利利湖。每个水源供应约 25% 的消耗量。约 20% 来自较小的地下蓄水层。剩余的 5% 来自于都市特拉维夫回收污水的夏夫丹项目。

“对于我们地区稀缺的水资源，旧约时代有两种方式解决相关纠纷。一个是去争夺它。另一个是在共同的地方建一口井，一块需要五个牧羊人去提的石头，创造合作的需要。”

——前以色列农业部长雅科夫·特祖尔⁴¹

因为山岳含水层部分位于约旦河西岸，因此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偷了他们的水。然而，以色列提取的大部分的水都来自于在 1967 年之前的以色列边界内。尽管如此，巴勒斯坦人认为水应该受到他们的控制，以色列人则认为根据之前对水源的投资发展和使用，以色列拥有对该水域的权力，而且因为水的自然流动处于军事分界线内的事实。

以色列面临的危险是，即使一个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存在和平意图，它可以提供给以色列的用水也将明显减少，因为其需要满足自己人口的需求。实际上，未经授权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钻井已经影响到含水层的水质。没有任何其他水源，巴勒斯坦人将会抽出更多的含水层的水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最终可能用海水淹没它，而以色列没法阻止他们。

39 Jerusalem Post, (July 16, 1994).

40 “Main Points: Israel-Jordan Peace Treat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6, 1994).

41 “Averting the Middle East Water Crisis,” Link, (May 1995).

同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水处理设施的低质量，管理不善，忽视和对环保问题的较后处理，增加了水层质量被污染的可能性，严重时可能导致无法饮用。这种情况已经在加沙地带发生，唯一的含水层因为污染和盐度导致无法使用。

根据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人一年内享有 2360 万立方厘米的水，但经过以色列的同意，他们实质抽取 7000 万立方厘米的水。以色列也为遭遇缺水问题的村庄提供额外的水资源。⁴²仅在 2010 年，以色列就通过了约旦河西岸的 37 个水项目。偶尔以色列会被指责以牺牲巴勒斯坦为代价向定居点供水，然而，大多数定居点得到的都是以色列内部的，而非约旦河西岸的水。

如果以色列放弃对山岳含水层的控制的话，像目前为止协议里隐含的提议一样，这将取决于巴勒斯坦人的善意来保护水的质量，确保以色列继续收到满足其需求的足够的水。

“以色列对该地区的任何一滴水都没有使用权。”

——叙利亚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⁴³

在同叙利亚的谈判中，水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叙利亚要求全部归还戈兰高地才同意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这意味着以色列将面临从叙利亚控制领土流到加利利海的水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根据水问题专家乔伊斯·斯塔尔的说法，如果以色列政府在没有保证耶尔穆克河或其他水域水源的供应的情况下退让出戈兰高地领土，将会将国家置于“生死线”上。⁴⁴

以色列正在通过构建大型海水淡化厂的措施改善水问题，预计将满足近四分之一的以色列的需求。以色列提出在约旦河西岸的哈代拉为巴勒斯坦修建一个海水淡化厂，但对方拒绝了这个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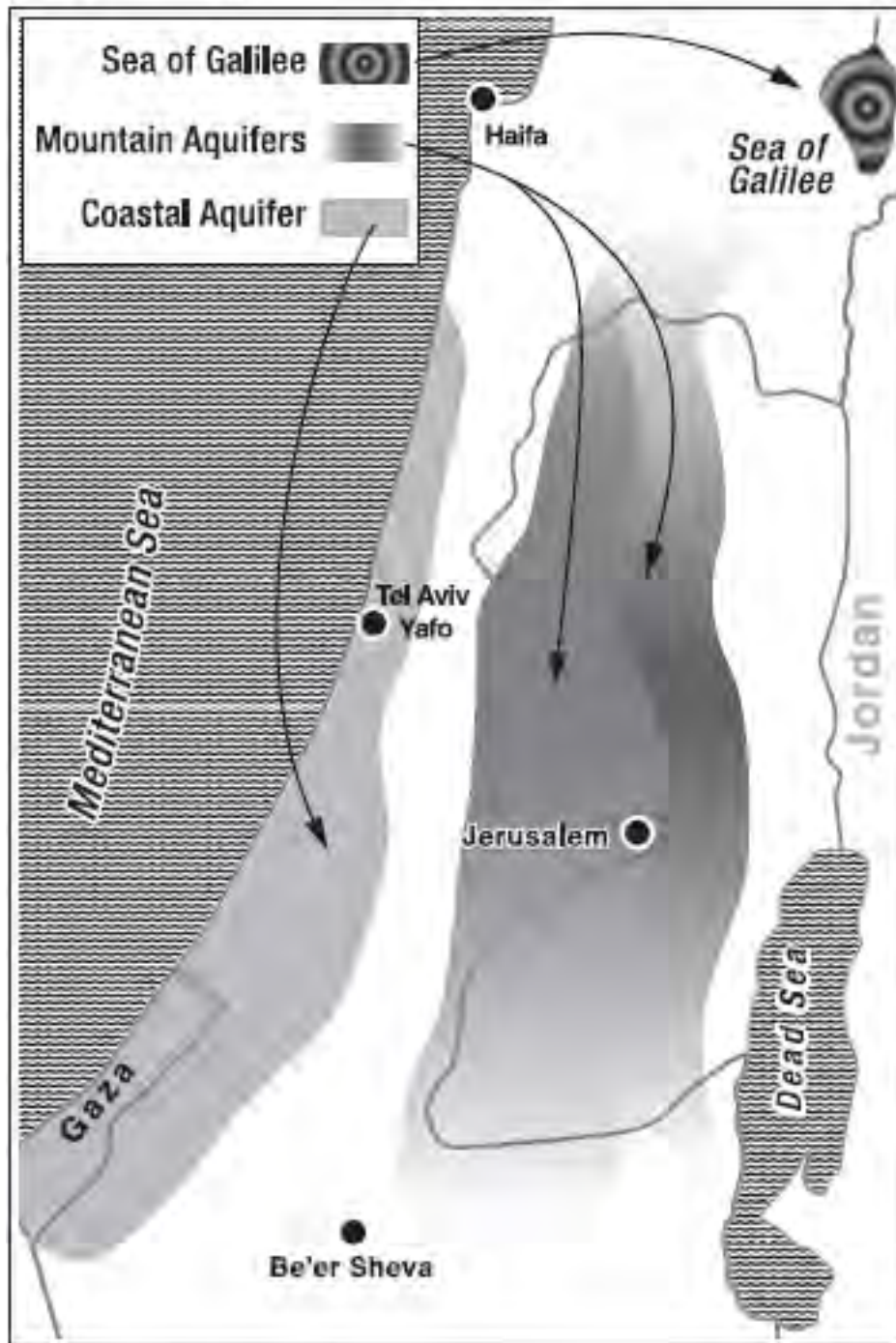
42 Israel Harel, “Claims Israel deprives Palestinians of water are groundless,” Haaretz, (October 29, 2009).

43 Mideast Mirror, (October 7, 1991).

44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0, 1995).

Map 23

Water Resources



误区

“沙特阿拉伯是一股和平和温和的势力。”

事实

“沙特人活跃在每一个级别的恐怖链当中，从规划师到投资家，从高级干将到普通步兵，从思想家到啦啦队长，”兰德公司分析师劳伦特·穆拉维奇在一份写给五角大楼的顾问委员会的秘密简报中说道。“沙特阿拉伯”，他补充道，“支持我们的敌人，攻击我们的盟友。”⁴⁵

最引人注目的表明沙特参与恐怖行动的证据是 9/11 事件的 19 名恐怖分子有 15 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事实。尽管如此，沙特政府拒绝配合美国关于攻击的调查，并驳回了美国关于停止通过慈善组织流入恐怖组织资金请求。许多这样的慈善机构都设在美国，正在接受来自美国财政部调查。

尤其沙特对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国内的极端分子。一份美国的机密情报报告显示，2001 年 10 月，在目标人群为 25-41 岁受过教育的沙特人中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95% 的受访者支持奥萨玛·本·拉登的事业。⁴⁶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在过去的 10 年中基地组织以一系列慈善机构和企业作为幌子，从代表大约 20% 的沙特国民生产总值的富有商人和银行家那里获得 3 亿美元到 5 亿美元的资金。”⁴⁷

“感谢尊贵的真主对人民伊斯兰圣战和解放加沙地带的支持，我请求他帮助我们解放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阿科勒，海法，雅法，萨法德，拿撒勒，阿什克伦，以及所有巴勒斯坦。”

——阿兹丁·卡桑旅的指挥官穆罕默德·德伊夫⁴⁸

沙特一直在积极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恐怖行动。在 1990 年代他们是哈马斯最大的金融支持者，提供可能每年高达 1000 万美元的金钱。某些时候，总理阿布·马

45 Washington Post, (August 6, 2001); Matthew Levitt, “A Hamas Headquarters in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September 28, 2005).

46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02).

47 “Terrorism Financing—Report Prepared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Nations, (December 19, 2002).

48 Audiotape posted August 27, 2005, on the ‘Izz Al-Din Al-Qassam Brigades website, translated by MEMRI.

赞甚至向州长利雅得抱怨，沙特的钱没有到达“烈士”那里，而是直接通向哈马斯。⁴⁹

2002年4月11日沙特人举行了恐怖活动电视募捐，为包括自杀式爆炸者在内的巴勒斯坦“烈士”家庭募集了超过1亿美元的捐款。⁵⁰在圣城起义的过程中。以色列发现许多沙特阿拉伯和恐怖活动关联的文档。例如，逐条列记收到了援助的巴勒斯坦的家庭死亡情况的分配，很明显得到分配的都是来自自杀式袭击的家庭。这个信息来自援助圣城起义的沙特委员会，由沙特内政部长纳耶夫·本·阿布德·埃勒-阿齐兹王子领导进行。

2005年9月，以色列当局逮捕了一个以色列阿拉的哈马斯激进分子，他承认接收来自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的哈马斯的指令和数十万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哈马斯领导人出资建立了一个“通信办公室”当场向国外的哈马斯成员发送报告。金钱也经常转移，通常通过慈善工作的形式流向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家庭、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和哈马斯机构。⁵¹

在9/11恐怖袭击六周年的那天，美国主管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副部长斯图尔特·利维说，“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切断对一个国家的资金赞助，那个国家将是沙特阿拉伯”，2008年4月，他重申，沙特阿拉伯仍然是世界主要的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分子网络的资金来源。2009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称赞沙特最近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行动，但一份标注日期为2009年12月的美国国务院电缆泄露告诉美国外交官：“沙特阿拉伯仍然是基地组织、塔利班、虔诚军（该集团被指控2008年孟买的恐怖袭击），其他恐怖组织，包括哈马斯的重要金融支持基地。”⁵²

误区

“阿拉伯国家不再抵制以色列。”

事实

在1945年以色列成立之前，阿拉伯联盟宣布进行针对犹太人的抵制活动，自成立以来它的大部分成员奉行对犹太国家的外交和经济禁运政策。自以色列和埃及人、约旦从事和平谈判，巴勒斯坦参与和平协议，许多海湾国家开始忽视黑名单

49 Kenneth Timmerman, "Hamas' Friends," *Australia/Israel Review*, (June 2002), p. 13.

50 *Washington Post*, (April 2 and 12, 2002).

51 Matthew Levitt, "A Hamas Headquarters in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September 28, 2005).

52 Mitchell Bard, *The Arab Lobby*. (Harper Collins, 2010), p. 182; "Terrorist Finance: Action Request for Senior Level Engagement on Terrorism Finance," State Department cable, (December 30, 2009).

之后，联合抵制的影响力减弱，但从未被抛弃，许多国家，最明显的是沙特阿拉伯，大力实施了此行动数十年。

2005 年，沙特阿拉伯宣布将结束对以色列商品的经济禁运以此来赢得世贸组织的接受。⁵³政府开始时说得信誓旦旦，随后便宣布将维持对以色列产品的一级抵制。政府说它同意提升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抵制，依照早先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世贸组织的要求。2006 年 6 月，沙特大使承认他的国家违反了早些时候同布什政府的承诺，仍在进行强制抵制，并且参加了 2007 年的抵制会议。

对以色列持续的经济和外交孤立表明，许多阿拉伯国家仍然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直到抵制终止，阿拉伯联盟成员接受以色列的存在，在此之前，该地区的和平前景仍将是暗淡的。

误区

“2002 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接受。”

事实

2002 年，那时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布杜拉告诉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的想法是中东拥有全面的和平。阿拉伯联盟通过和修订了阿布杜拉的想法，并将其作为和平倡议，提议以色列用撤军到 1967 年边界和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来换取“正常关系”。

这个提议只不过是重述了阿拉伯关于联合国 242 号决议的解释。问题是，242 号决议没有提到沙特计划中对以色列的要求，该决议呼吁以色列撤出战争期间占领的领土，并不是用“所有”的领土来换取和平。

此外，242 号决议还说，每个国家都有权生活在“安全的和可辨认的边界”内，所有的军事分析人士都理解这就意味着修改过的 1967 年的边界，以满足以色列的安全需求。此外，在阿拉伯人同意和平相处之前，以色列没有义务提前撤军。

阿拉伯计划要求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以色列政府已经表示如果所有的戈兰高地换不来和平协议，只同意大部分撤出，然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迄今都不愿与以色列进行谈判。

阿拉伯计划还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剩下的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中撤出，这样的要求也不符合联合国关于以色列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撤出黎巴嫩领土任务的结论。

53 “Saudi Arabia lifts Israel embargo,”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5, 2005; June 22, 2006).

阿拉伯和平倡议要求公正的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基于不具约束力的联合国大会 194 号决议。在阿拉伯的解释中，470 万名难民应该被允许生活在以色列。从 1948 年战争结束以来，这个自杀公式就被所有以色列人拒绝，直至今日仍然完全不能接受。无论如何，以色列认同允许所有的难民住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也已同意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允许一些巴勒斯坦难民住在以色列，作为家庭团聚的一部分。

难民问题不属于阿布杜拉最初提案的部分，但由于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压力进行了添加。另一个关于阿布杜拉最初构想的变化是，退出的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承诺，转而发展成一个更加模糊的关于“正常关系”的承诺。

自从奥斯陆协议以来，阿拉伯要求以色列接受一个建立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就成为谈判的组成部分。以色列的领导人，包括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已经接受了在这些领土之上创建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想法，以色列甚至提出在耶路撒冷的地位的妥协，但是，巴勒斯坦人拒绝了他们所有的提议。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大部分的阿拉伯联盟国家没有理由不与以色列和平相处。以色列没有占用他们的领土，也相当愿意同联盟成员和平与共。在最近一次暴力爆发之前联盟的一些成员已经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他们的主要批评者是沙特阿拉伯。

如果阿拉伯计划的支持者是真诚的，坐下来与以色列领导人讨论如何克服分歧才是正当的回应。但阿拉伯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拒绝接受以色列提出的来耶路撒冷进行谈判的邀请，阿拉伯人告诉以色列人必须接受计划，否则将面临战争的威胁。这里是若干例证：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本·费萨尔王子说：“如果以色列拒绝，这意味着它不希望和平，而是将一切退回到命运的安排中。他们将他们的未来交付到的不是和平缔造者，而是战争之王的手中。”⁵⁴

叙利亚信息部长穆赫辛·比拉勒宣称：“如果以色列拒绝阿拉伯联盟的和平提议，解放戈兰高地的唯一方式将是抵抗。”⁵⁵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秘书长阿卜杜拉赫曼·阿提亚表示，以色列应该迅速回应阿拉伯和平倡议，因为阿拉伯人没有心情进行漫无止境地等待。⁵⁶

同意我们的条款没有其他余地，这是你期望从领导人那里得到的说辞吗？他们真的是有缓和观点，寻求与以色列和解吗？

54 David Blair, “Accept peace plan or face war, Israel told,” *Telegraph*, (March 28, 2007).

55 Roe Nahmias, “Syria: Without peace, resistance will liberate Golan Heights,” *Ynetnews*, (April 16, 2007).

56 “Arabs won’t wait decades for Israeli response to Arab Peace Initiative: GCC,” *Kuwait News Agency*, (May 3, 2007).

如果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支持者继续谈论战争，追求支持恐怖分子的支持，武装激进穆斯林，使用反犹主义 宣传煽动民众和执行联合抵制激化冲突的政策，那么和平计划就永远无法进入正题。真正的和平进展需要阿拉伯国家言行一致地达成与以色列共存的方式。唯一的最后通牒应当是在第一次尝试达成理解失败后，继续进行不断的努力。

误区

“巴勒斯坦人希望生活在一个巴勒斯坦国。”

事实

大多数目前生活在以色列边界的巴勒斯坦人表示他们宁愿住在以色列，也不愿住在一个巴勒斯坦国家。一项调查发现，62%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喜欢保持以色列公民的身份，而不是成为一个未来巴勒斯坦国的公民。另一个调查发现，东部耶路撒冷只有 30%的巴勒斯坦人喜欢巴勒斯坦多过以色列，如果他们的社区成为一个国际公认的以色列的一部分，54%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搬到巴勒斯坦。⁵⁷以色列阿拉伯人知道，尽管存在缺点，以色列仍然是一个提供他们言论、集会、宗教、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国家，并尊重一般人权和特别的妇女、同性恋权利，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统治下，巴勒斯坦人否认了所有这些权利。

“主要的困难在于巴勒斯坦人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权利。”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⁵⁸

2007 年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前，当政客们开始讨论分裂耶路撒冷的可能性之时，东耶路撒冷的居民开始以足投票。自从 1967 年以来只有大约 12000 名（约 250000 中）东耶路撒冷人申请公民身份，但在会议开始的前四个月内，3000 名新的申请者涌进了以色列内政部。⁵⁹

拉斯·哈米斯和舒阿法特难民营作为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在任何未来的和平协议中更大程度上可能落在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的耶路撒冷的一边，但这里的巴

57 KEEVOON Research, Strategy and Communications, (December 26, 2007); “The Palestinians of East Jerusalem: What Do They Really Want?” Pechter Middle East Poll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12, 2011).

58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7, 2006).

59 Ronny Shaked, “Thousands of Palestinians apply for Israeli citizenship,” Ynetnews, November 7, 2007).

勒斯坦人很明显偏爱住在以色列。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身份成为以色列的永久居民，这样他们就有了出入境的自由，可以搬到一个在以色列的边界和法律管辖范围内的城市。“如果他们把边界画到这里，我们将搬到海法和特拉维夫，这里居住的五万人将会在几分钟内离开东耶路撒冷。”地方议会难民营的负责人贾米尔·三都卡表示。⁶⁰

耶路撒冷东部 250000 人中有许多人严重依赖以色列提供的就业、医疗、失业保险。他们没有预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可以提供给他们相同的机会或利益。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想帮助他们的家庭过上正常生活，不想涉及极端分子。“我不想扔石头或哈马斯的环境中抚养我的孩子。”三都卡说。⁶¹

推进两国制解决方案的建议中，其中一条是土地互换。这个想法是，以色列将从大部分的约旦河西岸撤离，但保持约 200000 犹太人居住的大型定居点，这些定居点的面积约占 3-4% 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已经提出现在在以色列内部同样数量的领土互换。一种想法是交换边境，那么 45000 名的乌姆伊尔法姆居民，再加上额外的坐拥 200 平方英里约旦河西岸东北部的土地的 150000 名以色列阿拉伯人，组成一个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交换国籍：以色列交流土地。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每个人都将成为自己国家的公民。但这些城镇，特别是以色列最大的穆斯林城市乌姆伊尔法姆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激烈的反对成为交易的一部分。

“全球领导人很容易在中东发出夸张的呼吁行动或暗示如果美国利用对以色列的影响力进展将可能发生。顽固的现实是，除非一个巴勒斯坦领导准备接受一个两国制的解决方案，否则走向和平运动都是空谈。”

——华盛顿 邮报社论⁶²

“我们想就我们的公民，政治和人权强烈表达反对任何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强加的倡议，”在应对土地互换提案的问题上阿拉伯地区和城市委员会领导写给奥尔默特总理和他的内阁成员。“……我们希望澄清，自 1948-1949 年作以色列国家为公民以来……提出的移动边界将剥夺我们这些人权和撕破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在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的基础上建构的。”

第一个给总理奥尔默特写信的是谢赫·哈沙姆·阿拜德·艾尔拉曼，乌姆伊尔法姆市长和阿拉伯和犹太市长瓦迪阿拉论坛的主任，他写道，“我在感情上无法同

60 Joshua Mitnick, “Better the Devil You Know,” The Jerusalem Report, (November 11, 2007).

61 Ibid.

62 “Intransigent Hama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1, 2006).

意，可以告诉你，我们想要为了以色列的改善而与犹太人一起工作。宗教上、政治行和社会上，我们都想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⁶³

不但没有巴勒斯坦人想搬到“巴勒斯坦”，许多现在居住在巴勒斯权力机构管理下的巴勒斯坦人都表示如果可行会进行移民。07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居民想要离开。⁶⁴

误区

“阿巴斯是一个对妥协感兴趣的温和政治家。”

事实

“温和”的定义是相对的。例如，同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艾哈迈迪内贾德相比，阿巴斯可以被看作是定义为温和，因为他明确地与以色列进行了谈判。然后，阿巴斯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愿意对任何实质性问题的妥协，拒绝了做出关于和平的实质的努力，发出明显阻碍和平进程的反以色列的言论。

2010年11月，阿巴斯在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六周年纪念日的追悼会中明确宣布，他将继续他的导师和前辈的强硬路线。⁶⁵阿巴斯坚持阿拉法特的政策，宣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首都；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定居点；要求巴勒斯坦难民和他们的后代返回的完整的权利；并且拒绝承认以色列是犹太国家。阿巴斯还公开美化巴勒斯坦烈士，允许巴勒斯坦官方媒体传播对大屠杀的否认。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阿巴斯说，这座城市将是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在戴维营峰会上，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以色列分享阿卡萨清真寺主权的建议，”他说。“他们想给穆斯林所有清真寺之上的一切，而以色列参与控制清真寺之下的一切。因此我们继续拒绝这个提议。我们不在耶路撒冷的问题上妥协。”⁶⁶在一次《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阿巴斯宣布，“我强调，并且一直强调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领土，我们必须收回它。”⁶⁷2010年，他又说“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城，包括它的圣地，是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⁶⁸

关于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的撤军，阿巴斯强调“从加沙撤军必须只是所有撤军中的一部分……以色列必须退出1967年占领的巴勒斯坦的所有土地。”⁶⁹2010

63 Eetta Prince-Gibson, “Land (Swap) for Peace?” The Jerusalem Report, (November 26, 2007).

64 Near East Consulting, Bulletin # II-12, (December 2007).

65 “Abbas Talks Peace Process at Arafat Memorial,” Ma’an News Agency, (November 11, 2010).

66 Tani Goldstein, “Rocket Hits Ashkelon House; Qassams Land in Sderot,” Ynetnews, (March 3, 2008).

67 “A Conversation with Mahmoud Abba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30, 2007).

68 Khaled Abu Toameh, “Abbas Vows to Walk in Arafat’s Footsteps in Palestine,”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2, 2010).

69 “Abbas Demands Israeli Pullout, Prisoner Release,” Daily Times, (December 26, 2004).

年，他在写给奥巴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的信中再次重申，“和平的捷径是结束以色列对领土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占领叙利亚的阿拉伯戈兰高地和剩下的黎巴嫩领土。”⁷⁰阿巴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完全撤离后所面临的的安全问题，断然反对通过土地交换来减轻这些担忧。”

在同一次演讲中阿巴斯说，难民问题必须在联合国 194 号决议的基础上解决。根据阿巴斯的说法，470 万巴勒斯坦人属于难民。在 2005 年 1 月 3 日的一次露面中阿巴斯表示，巴勒斯坦难民和他们的后代有权利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难民的权利，不会忽视他们的痛苦。他们最终将获得自己的权利，难民返回家园的这一天终将到来，”阿巴斯告诉欢呼的人群，⁷¹2010 年 11 月，法塔赫革命委员会赞扬阿巴斯抵住压力，维护巴勒斯坦回归的立场。⁷²

尽管阿巴斯与以色列谈判中表示他拒绝以色列以犹太国家的形式存在。说到 2009 年巴勒斯坦青年议会，阿巴斯宣布他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犹太国性质，“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称，但我不会接受它……‘犹太国家’……我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⁷³“阿巴斯在 2010 年 9 月再次重申了这样的立场，当他告诉以色列共产党成员要他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要求”⁷⁴

2008 年，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向阿巴斯提议扩展和平提议，创建了两国制国家。根据该计划，以色列将会撤出几乎整个约旦河西岸，对耶路撒冷在人口统计的基础进行分治。阿巴斯拒绝了这一提议。⁷⁵

阿巴斯理应放弃恐怖行动，但在 2008 年 2 月 28 日，他告诉约旦报纸《宪法报》，他不排除重返武装“抵抗”以色列的路径。事实上，他不参与“武装斗争”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反对恐怖主义，而是因为他不相信巴勒斯坦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在目前的关键时刻，我反对武装斗争，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也许在未来事情会有所转机，”他说道。⁷⁶早些时候，阿巴斯已经发起了他的总统竞选，并表示“使用武器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对我们的形象有负面影响。”《华

70 “Erekat Delivers Message from President Abbas to Quarter,” Independent Media Review Analysis, (August 22, 2010).

71 “Abbas: Refugee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in Israel,” Haaretz, (January 4, 2005).

72 Khaled Abu Toameh, “Fatah: No to Israel as Jewish State, No Land Swaps,”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28, 2010).

73 “Abbas Scorns ‘Jewish State,’”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April 27, 2009).

74 Ynet, “Abbas: We Won’t Recognize Israel as Jewish State,” Ynetnews, (October 15, 2010).

75 Ari Shavit, “The two nation-state solution,” Haaretz, (April 23, 2009).

76 Roe Nahmias, “Report: Abbas Does Not Rule Out Resuming Armed Conflict with Israel,” Ynetnews, (February 28, 2008).

尔街日报》指出之后，“阿巴斯拒绝恐怖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为它不再是对外发布的原因。”⁷⁷

阿巴斯是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和法塔赫恐怖组织的创始人，这使得他需要对几十年来的暴行负责。2008年2月，他自豪地宣称对以色列发起恐怖活动负责。“我有幸在1965年发射第一枪，有幸教会该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人学会抵抗，”阿巴斯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甚至将训练黎巴嫩什叶派恐怖分子作为功劳。“我们（法塔赫）有幸领导抵抗，并教会每个人抵抗，包括在我们军营训练的黎巴嫩真主党。”⁷⁸2010年，阿巴斯颂扬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屠杀中的策划者，他将这场以11名以色列运动员遇害为结果的行动的策划者视作为“以正当原因牺牲他人”的“一位抵抗中的领军人物”。⁷⁹

阿巴斯也否认大屠杀。他的博士论文暗示六百万犹太人并没有死在纳粹手中，并且他否认毒气室被用来谋杀犹太人⁸⁰。阿巴斯也允许在他执政期间传播对大屠杀的否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方媒体播出的节目中，巴勒斯坦学者教导奥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教育部生产的历史教科书中记载的世界大战，完全无视了大屠杀和灭绝的六百万犹太人。⁸¹

阿巴斯还坚信以色列将由于被外界的力量要求被迫投降于他的要求，这种幻想的产生是由于欧洲、联合国和美国国务院带给以色列的压力。拒绝与内塔尼亚胡政府谈判后，阿巴斯宣布计划通过迂回绕开和平谈话来寻求联合国对巴勒斯坦国的承认。他还同意与哈马斯和解，正当该组织坚持认为它仍然致力于毁灭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对阿巴斯没有任何幻想，并且仍然怀疑同他能否达成任何协议，因为阿巴斯是既不愿也不能实现自己任何承诺的人。无论如何，以色列领导人明白他是自己目前唯一的对话者，并且愿意同他的协商，希望能够由衷的温和阿巴斯的态度，在要求达成共识的议题上作出妥协。

误区

“导致巴勒斯坦选择暴力的原因是贫穷和绝望。”

事实

很多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处于不幸的情况中，甚至常常是很严重的。许多人过着贫穷的生活，对于未来看不到希望，也不满以色列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但所有这

77 Editorial, “The End of the Affai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1, 2004).

78 “Abbas: Armed Resistance Not Ruled Out,”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9, 2008).

79 Tzvi Ben Gedalyahu, “Abbas Eulogizes Munich Massacre Mastermind,” Arutz Sheva, (July 4, 2010).

80 “Palestinian Authority Holocaust Denial and Distortion,”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81 Ibid.

些都不是从事恐怖主义借口。事实上，许多恐怖分子根本不是贫穷或绝望的人。例如，奥萨玛·本·拉登就是一个沙特的百万富翁。

2008年3月6日，阿拉·阿布·达伊姆在耶路撒冷的莫卡兹·哈拉维神学院杀害8名学生，打伤15名。达伊姆不是贫穷或绝望。他已经订了婚，来自一个经济宽裕的家庭，并被犹太高等学校聘请为一名司机。达伊姆也没有遭受“占领”，事实上，作为一名耶路撒冷城市边界东耶路撒冷穆卡贝尔贾贝尔村的居民，他享有了和其他以色列公民相同的所有社会福利。

巴勒斯坦人转向恐怖主义是出于绝望的刻板印象完全不是真实的。“讨厌以色列人和犹太这类人群并没有明显的侧写，他们外貌各异，背景多样。游行示威者，暴徒和投掷石头者的确往往是年轻未婚的男性。但参与这类骚动和恐怖行为的年轻男子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耶路撒冷地区的警察局长阿里叶·阿米特评价说。⁸²

“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使用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没有什么可以为这一点辩护。”

——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特殊代表副秘书长奥拉瑞长·奥图努⁸³

一个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的报告总结道，“经济条件和教育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是否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无关。”研究人员说，该地区始于2000年的暴力冲突事件不能归咎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因为恐怖主义和经济萧条并没有联系。此外，作者发现，对暴力行动反对以色列表示支持，包括自杀式炸弹袭击，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大的变化。⁸⁴

例如，2001年发生在耶路撒冷商业步行街的自杀性爆炸导致年龄从14到21岁之间的10人死亡，引爆自己的两名巴勒斯坦自杀性袭击者中的一位的表妹坦白的说，“他们两人没有被剥夺任何权利。”⁸⁵

虽然有些人试图暗示暴力与激进的伊斯兰并无关系，现实是只有穆斯林教徒从事到自杀性爆炸中。生活在相同的情况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并没有诉诸恐怖行动。

82 Interview with Jerusalem District Police Chief Aryeh Amit by Eetta Prince Gibson, “The Back Page,” The Jerusalem Report, (March 31, 2008).

83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5, 2003).

84 Jitka Maleckova and Alan Kreuger, “Education, Poverty,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Is There a Causal Connection?” (July 2002), quoted in the Daily Star [Lebanon], (August 6, 2002).

85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5, 2001).

恐怖主义不是以色列的错误，也不是“占领”的结果。当然，它更不是对巴勒斯坦人不满意的唯一回应。巴勒斯坦人有改善他们处境的选项，即谈判。但在当前哈马斯政权的统治下，这被不可动摇地拒绝了。巴勒斯坦也可以选择由马丁·路德·金和甘地强调的非暴力路径。不幸的是，他们选择追求恐怖的战争，而非和平的进程。以色列已经用屡次以土地交换和平来证明自己的意图，但它绝不能因恐怖行动而让出土地。

误区

“以色列必须同哈马斯谈判。”

事实

哈马斯控制着加沙地带，因此，有些人认为，以色列必须与这个恐怖组织谈判。没有以色列人认真地相信哈马斯会对任何与以色列的持久和平感兴趣，但主张谈判的倡导者相信谈判可能会达成长期停火协议，哈马斯将承诺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以色列也将停止其打击在加沙的集团的军事行动。

哈马斯的停火造成其对以色列的恐惧，即以色列将以攻击他们或有针对性的杀害他们的领导人作为回应。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哈马斯使用停战进行重新武装，停战随后被打破，恐怖分子继续对以色列南部进行火箭攻击。

与此同时，其发言人继续发布好战的声明。例如，2010 年 8 月 2 日，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说，“我们并不担心被称为恐怖分子，因为如果我们的伊斯兰圣战组织被认为是恐怖主义，那么批评者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要坚持伊斯兰圣战，抵抗，和使用枪支作为通向解放和回归的方式。”⁸⁶哈马斯也依然致力于它的契约，呼吁对以色列的破坏。

人们常说，不要与你的朋友和解，与你的敌人和解，但这种和解的假定是与你谈判的敌人并不致力于毁灭你。果尔达·梅厄的假说，当她解释冲突与领土无关的时候就已经被打败了。“我们是世界上仅有的被邻居公开宣布他们只是不想我们在这里而已的人，”她评论道。“并且他们不会放弃战斗，他们不会放弃战争只要我们仍然活着……他们说我们必须死，而我们说我们想要活着。生与死之间，我不知道有什么折中的办法。”

86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August 8, 2010).

18. 定居点

误区

“以色列定居点是非法的。”

事实

犹太人自远古时代就一直住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大地区和撒玛利亚。在近几十年里，犹太人只有在 1948 到 1967 年间由于约旦条约被禁止居住在该地区。

大量的法律机构指控这些定居点是“非法的”。国际法庭前总统斯蒂芬·施韦贝尔指出，出于自卫，一个国家在必要时可以抓住并占领领土来保护自己。施韦贝尔还指出，作为撤军的条件，一个国家可能需要安全措施来确保其公民不再受到领土威胁。¹

在约翰逊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前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看来，242 号决议赋予了以色列位居约旦河西岸的合法权利。罗斯托指出，“以色列有权管理该领土”，这些领土在 1967 年中获得，在“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出现在中东”之前，该决议将一直有效。²尽管对以色列的政策有所不满，但美国肯定定居点的合法性。

误区

“定居点是和平的障碍。”

事实

定居点从来不是和平的障碍。

1949 年至 1967 年，当犹太人被禁止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时候，阿拉伯人拒绝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1967 年至 1977 年之间，工党在领土上只建立了少数战略定居点，但阿拉伯人仍不愿意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

1977 年，利库德政府掌权后的几个月内致力于更大范围的定居点活动的生效，埃及人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且随后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顺带地，以色列定居点存在于西奈和那些作为与埃及人协议一部分而撤掉的领土上。

1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pril, 1970), pp. 345–46.

2 New Republic, (October 21, 1991), p. 14.

一年后，以色列冻结了三个月定居点的建设，希望这一举动能吸引其他阿拉伯人参加戴维营和平进程，但没有一个国家参与。

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定居点并不是阻碍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那就是生活在该地区的犹太人数量的增长。

1992年6月至1996年6月期间，在工党政府领导下，该领土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大约50%。这种快速的生长并没有阻止巴勒斯坦人在1993年9月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和在1995年9月签署了奥斯陆2号协议。

2000年，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提出拆除几十个定居点，但巴勒斯坦人仍然不同意结束冲突。

2005年8月，以色列撤离所有在加沙地带的和撒玛利亚北部的四个定居点，但恐怖袭击仍在继续。

2008年，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提出退出约旦河西岸大约94%的领土，但这笔交易被拒绝了。

2010年，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冻结了10个月定居点的建设，但巴勒斯坦人直到谈判期将近结束时，才同意参与谈判，却在内塔尼亚胡拒绝延长冻结期时退出谈判。

定居点活动可能是对和平的一种刺激，因为它迫使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重新考虑他们是否处在有利地位。在阿拉伯语的文字作品中，人们经常引用参照例子来说明驱逐十字军战士需要多长时间，以及怎样用相当的时间来驱逐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口在该领土的增长迫使阿拉伯人对这一宗旨产生了质疑。伯利恒市长伊莱亚斯·弗拉杰说，“巴勒斯坦人现在意识到，当今形势对以色列较为有利，他们可以建立定居点和创建事实。要想走出这一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面对谈判。”³

虽然定居点并不是和平的障碍，但许多以色列人仍关心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建。一些人认为他们激进，其他人则担心这些定居者特别脆弱，他们将成为不断重复的巴勒斯坦恐怖袭击的目标。大量的士兵应被部署来保护他们，而这些士兵本是训练以备应对未来可能和阿拉伯军队的冲突的。一些以色列人也反对流向超过军事分界线以外的社区的金额，和为了让在那里的人们买得起房而提供的特殊补贴，还有的人认为那些定居者提供了一线防御，开发了本属于以色列的土地。

定居点的处理是最终地位谈判条款的重要内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实体最终边界位置的划分将有可能受到犹大地区和撒玛利亚中犹太城镇分布的影响（和加沙的边境是以色列撤军后非正式定义的）。以色列希望在其境内尽可能多地整合定居者，而巴勒斯坦人则想驱逐在他们控制的领土上的所有的犹太人。

3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1991).

如果以色列单方面，作为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撤离到 1949 年的停战线的位置，许多居民将面临一个或更多的选择：留在领土（从加沙撤军表明这是不可能的），逐出家园，或自愿重新安置在以色列（有经济补偿）。

和平的障碍不是在争议领土上存在犹太社区，而是巴勒斯坦人不愿接受作为以色列旁的一个国家而存在，他们想要的是替代以色列。

误区

“日内瓦公约禁止在被占领土上建设犹太人定居点。”

事实

第四部日内瓦公约禁止将人民从一个国家强行转移到由于战争而被占领的他国领土。该公约的目的是确保被占领土地的当地居民不被逼迫搬离。这跟定居点问题完全不相关。犹太人不是被迫搬去约旦河西岸的，相反，他们是自愿回到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在被他人驱逐前曾生活的地方。

此外，这些领土从未合法属于过约旦或埃及人，当然也不属于巴勒斯坦人，他们从来没有在巴勒斯坦任何领土拥有过主权。“犹太人在该区域拥有与住在此地的居民完全同等的权利，”负责政治事务的前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说。⁴

此外，作为一项政策，以色列不征用私人土地建立定居点。只有在确认私权没有受到侵犯的前提下，人们才能在私有土地上建房子。这些居民也不会取代生活在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媒体有时给人造成这样的假象，就是每一个犹太人搬到约旦河西岸，就有数百名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定居点都建设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即使少数建立在或接近阿拉伯城镇的居住点，也没有强迫任何巴勒斯坦人离开。

误区

“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的人口规模阻止了任何领土妥协。”

事实

总之，建立起来的居住点面积比有争议的领土面积的 2% 还小。估计有 70% 的定居者居住在实际上是以色列主要城市的郊区，如耶路撒冷。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认

4 Eugene Rostow, “Bricks and Stones: Settling for Leverage,” *The New Republic*, (April 23, 1990).

为以色列必须保有这些地区并确保其安全，克林顿总统和布什总统也预期以色列将保持这些地区的永久主权。⁵

战略上的顾虑已使工党和利库德政府决定建立定居点。其目标在于保护约旦河西岸关键战略区域的大量犹太人，例如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走廊，在该地发生过几场激烈的阿以战争。不过，当阿以于 1991 年底开始和平谈判时，超过 80% 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中无人居住或仅有几个人口稀少的居住点。⁶

今天，大约 30 万名犹太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 122 个社区。绝大多数定居点的人数少于 1000 人，40% 的定居点人数不到 500，有几个定居点只有几十名居民。巴勒斯坦人对定居点的扩建表现得歇斯底里，但与之相反的事实是，自 1990 年以来只有五个定居点被修建。⁷ 分析人士指出，只要对“军事分界线”做小改动就可以把 70%-80% 的犹太人囊括进以色列的边界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巴勒斯坦人抱怨这些定居点，但这些定居点有大约 3 万 5 千巴勒斯坦人在此工作，支撑起了超过 20 万巴勒斯坦人口的生计。⁸

误区

“在戴维营会议中，贝京承诺停止五年定居点的建设。”

事实

根据戴维营协议，5 年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相关领土自治的期限。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同意暂停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时间只有三个月。

以色列在此问题的立场获得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意想不到的支持，萨达特说：“我们同意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冻结定居点的建设，我们估计需要这段时间来签署和平条约”。⁹

巴勒斯坦人拒绝了戴维营协议，因此相关规定没有得到实施。如果他们接受了贝京提供的条款，自治权力机构很有可能在此前很久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Haaretz, (September 13, 2001);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April 14, 2004).

6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2, 1991).

7 Tovah Lazaroff, "Frontlines: Is settlement growth booming?"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30, 2010).

8 Avi Issacharoff, "PA lightens ban on working in settlements to ease Palestinian unemployment," Haaretz, (December 28, 2010).

9 Middle East News Agency, (September 20, 1978).

“如果巴勒斯坦承认现在集中建立定居点的地区在任何未来的和平协议中将成为以色列土地的一部分，又怎么会为固执的认为定居点是和平的障碍呢？”

——尤西·克莱恩·哈列维¹⁰

误区

“以色列必须拆除所有定居点，否则和平将无法实现。”

事实

当开始约旦河西岸的最终地位的严肃谈判时，在哪些定居点应该被并入以色列，或被清空，犹太人撤离的问题上，将会有认真的讨论。在 2005 年 8 月，总理艾瑞叶·沙龙承认，“目前为止，并非所有在犹大地区和撒玛利亚的定居点都将保留在以色列。泄露出来的巴勒斯坦谈判文件显示，巴勒斯坦人也准备接受一些定居点并入以色列的可能性。¹¹

在加沙，以色列的意图是完全的撤离，没有定居点被视为对以色列的经济，安全，人口是至关重要的。在约旦河西岸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犹太人与这些地方有着可以追溯几个世纪的历史和宗教的紧密联系。此外，约旦河西岸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它接近以色列中心地带，并且拥有以色列四分之一的水源。

从加沙的撤离包括约 21 个定居点和约 8500 名犹太人，位于犹大地区和撒玛利亚有超过 100 个定居点和 30 万左右的人。任何从约旦河西岸的新撤离都将造成另外的痛苦的决定，即大部分定居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将发起比加沙撤离更残暴的反对行动。无论如何，大部分以色列人更倾向于从除了最大的社区之外的定居点进行撤离。

约旦河西岸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犹太人住在五个定居点，均位于“1967 年边界”的附近。大多数以色列人相信这些阵营在最终边界分明时应该会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下面的表格列出了这个“共识”中的定居点：

阵营	社区数量	人口	大约面积（平方英里）
马阿勒·阿杜明	6	40,210	28

¹⁰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0, 2001).

¹¹ Greg Myre, “Middle East: Sharon Sees More West Bank Pullouts,”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2005).

莫迪因·伊利特	4	51,773	2
艾瑞叶	15	41,720	47
古什·埃齐翁	18	54,939	10
吉瓦特·齐夫	5	12,916	3
总计	48	201,558	90

如上表所示，这些是有着成千上万居民的大社区。疏散他们将相当于解散诸如马里兰，安纳波利斯，奥林匹亚，华盛顿，内华达的卡森城等美国主要城市。

马阿勒·阿杜明是以色列首都的一个郊区，位于耶路撒冷城市圈仅三英里以外，离耶路撒冷只有十分钟的车程。马阿勒·阿杜明不是最近建成的山顶上的前哨，它是一个已建成 35 年的社区，因干净、安全且靠近大多数居民工作地点而广受欢迎。它也是被占领区的第三大犹太城市地区，人口为 34324。大约有 6000 人生活在马阿勒·阿杜明阵营周围的定居点。以色列一直计划填补耶路撒冷和这一社区的中间带空地（称为 E1 项目）。此地带大约有 3250 英亩，没有任何居民，所以没有巴勒斯坦人将因此项目而无家可归。据克林顿计划，马阿勒·阿杜明将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古什·埃齐翁定居点由 18 个社区组成，有将近 55000 人口，离耶路撒冷仅 10 分钟路程。犹太人在 1948 年前就在此居住了，但约旦军团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摧毁了这个定居点，杀害了 240 名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在 1967 年夺回该地区后，那些早期定居者的后代重建此社区。最大的定居点是白塔尔·伊利特城，约有 35000 名居民。

约旦河的吉瓦特·齐夫定居点坐落于耶路撒冷的西北部，包括 5 个社区。吉瓦特·齐夫拥有将近 11000 人口，是定居点中最大的社区。

莫迪因·伊利特是一个有四个社区的定居点，是在所有有争议的领土上最大的城市，拥有近 46000 人口，位于“军事分界线”之上，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向约 23 英里以外，特拉维夫以东约 23 英里以外。

艾瑞叶现在是第三大人口定居点的中心。这个城市位于特拉维夫以东 25 英里，耶路撒冷以北 31 英里。艾瑞叶和周围社区拓展了以色列的窄腰（1967 年之前这里只有 9 英里宽），并确保以色列有陆路通向约旦河谷，以备以色列需要向东进

行地面作战。它比其他定居点更有争议，因为它绵延约 12 英里到约旦河西岸，离 1949 年定下的停火线最远。在戴维营，巴拉克提议将包括莫迪因·伊利特在内的定居点归属以色列；克林顿计划也设想将莫迪因·伊利特合并并在以色列的新边界内。

“很明显，在永久协议中，我们不得不放弃部分犹太人定居点。”

——艾瑞叶·沙龙总理¹²

包括克林顿计划在内的大多数和平计划都认为以色列将吞并足够多的领土以使其包含 75 - 80% 目前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但是，从上述表中的数据看来，即使这五个阵营都附属于以色列，也达不到这一人口统计目标。这些社区的总人口约为 202000，约占生活在犹大地区和撒玛利亚的 304000 名犹太人的 66%。然而，以色列期望，约三分之一生活在其他定居点的犹太人能搬进这些阵营，这样总比例将接近 80%，但仍然需要以色列疏散超过 60000 人。

在戴维营协议中，以色列坚持在犹大地区和撒玛利亚的 80% 的犹太居民应生活在以色列主权下的定居点。克林顿总统同意并提议以色列可用其国内的部分领土作为交换来获得三个定居点阵营，即 4%-6% 的约旦河西岸面积，以完成这一人口统计学目标。

认识到该地区的人口构成，布什总统意识到一些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人城镇必然被划入以色列的迫切性，在 2004 年写信给沙龙总理。然而，一年后他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时，布什表示任何这样的决定都必须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同意，这似乎与他之前的观点矛盾。不过，考虑到以色列的先决条件（须获得美国的批准）是融合大多数的定居者居住在其领土，未来的边境可能近似隔离墙的路径。

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单方面撤离约旦河西岸，并自己决定将哪些定居点整合到其勾画的边界内。然而，以色列更喜欢与巴勒斯坦协商和平条约以明确哪些犹太社区留在双方同意的以色列边界内，哪些需要疏散。以色列无疑将坚持一些或所有的“共识”阵营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

12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Address to the Likud Central Committee, (January 5, 2004).

误区

“如果以色列吞并定居点，巴勒斯坦国无法保持国土的连贯性。”

Map 24

The Future Borders of Israel and Palestine?



事实

正如地图-24 所显示，即使以色列将主要定居点都划归为自己的领土，巴勒斯坦仍有可能在约旦河西岸创建一个国土连贯的国度。这些社区的总面积大约只占约旦河西岸面积的 1.5%。通过一条安全通道将这个肾形的国土同加沙地带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国土连贯的国家是完全可能的。有人认为，意在连接马阿勒·阿杜明和耶路撒冷的 E1 计划将切断东耶路撒冷。即便如此，切断东耶路撒冷的说法也未必真实，因为以色列提出了建设一条四车道的地下通道，保证约旦河西岸和阿拉伯部分的耶路撒冷之间能自由通行。

19. 军事平衡

误区

“以色列在军事上优于其邻国，因而无所畏惧。”

事实

由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都掌握了日益复杂的常规和非常规武器，以色列质量上的军事优势已有所下降。事实上，尽管与其承诺相反，但美国允许消除以色列在质量上的优势。在某些情况下，引起这种退步的正是美国选择将武器转让给阿拉伯人。

以色列的常备军规模小于埃及人、伊朗和叙利亚。即使加上它的后备队，以色列军队规模仍小于埃及人和伊朗。此外，像以往每个战争一样，以色列很可能要面临敌人的联盟，几乎任何可能对手的联合都将在人力资源、坦克和飞机上优于以色列。

在九十年代期间，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从西方与东方的集团进口价值超过 1800 亿美元的最先进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又给武器库添加了价值 400 亿美元的物资。¹2010 年，仅美国（其他国家也供应武器给阿拉伯国家）计划出售价值 601 亿美元的若干美国最先进的武器给沙特阿拉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武器交易）。得到美国大量武器提供的其他阿拉伯国家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54 亿美元）、伊拉克（49 亿美元）、阿曼（36 亿美元）和科威特（16 亿美元）。²

自 2009 年以来，沙特阿拉伯已经购买了近 200 架战斗机，100 架战斗直升机，550 辆坦克和各种空对地导弹。2010 年，叙利亚改从俄罗斯购买数以百计的灰鼬鼠 SA-19 地对空导弹，并得到了俄罗斯提供额外武器的承诺。尽管受限于联合国武器禁运，伊朗还是从中国、俄罗斯和北朝鲜采购了数以百计的防空、反坦克和反舰导弹。³埃及人在过去的十年中购买了价值 68 亿美元的武器。而且，武器转让的透明度在中东地区非常差，自 1998 年以来，只有以色列、约旦和土耳其有定期给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处提交报告，详述他们的主要常规武器进出口情况。⁴

1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2 “Proposed U.S. Arms Export Agreements From January 1, 2010 to December 31,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1).

3 SIPRI

4 Sam Perlo-Freeman, “Arms Transfers to the Middle East,” SIPRI, (July 2009).

以色列每年分配约 130 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国防，而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其中许多与以色列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他们每年的国防经费花费超过 700 亿美元。⁵除了武器的数量，由于阿拉伯国家掌握日益复杂的系统，以色列还必须关心其受侵蚀的军事质量优势。

除了购买大量的常规武器，这些国家还购买和生产越来越多的非常规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增强，外加追求核能力的伊朗，叙利亚，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其中有 12 个国家或者已宣布有计划探索原子能，或者已以“和平目的”为理由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这些都使以色列的战略地位岌岌可危。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也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没落和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对以色列的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一个未来的埃及政权违背了和平协议，以色列将不得不彻底重塑策略以准备可能与其发生冲突。如果埃及变得更加支持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或其他恐怖分子，以色列就必须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威胁。黎巴嫩真主党接管黎巴嫩，伊朗和叙利亚重整军备，这些举动都会显著增加以色列北部的危险。如果约旦政权不稳，那么以色列可能将置身于 1978 年前的位置，被敌人包围。

即使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以色列就对美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表示担忧，担心“缩小了潜在对手与自己的质量差距”。美国为阿拉伯武装部队提供最前沿的美国武器和技术以及培训，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军事实力。以色列担心质量优势退化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敌人的意图。以色列还担心“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军事能力可能会落入恐怖活动分子手中。”⁶

除了安全威胁，大规模的阿拉伯扩充军备还迫使以色列花费大约 7%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国防，这就加剧了以色列的经济压力。此外，即使是这种高水平的支出，都可能不足以应对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威胁。

误区

“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的武器巩固了沙特王国的安全，并没有对以色列构成任何威胁。”

事实

沙特军队在结构上是无法捍卫自己国家的。尽管沙特在海湾战争十年前已购买超过 500 亿美元的美国武器和军事服务，但他们在 1990-1991 年面对伊拉克威胁时

5 “Military Expenditures,”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GD.ZS>, (accessed June 8, 2011).

6 “U.S.-Israel JPMG Follow-Up: Israeli Response To U.S. Proposed Defense Sales To Region,” (March 13, 2006).

仍表现得很无助。⁷如果萨达姆在美军 1990 年 8 月抵达到沙特阿拉伯前继续他的闪电战，则多年来美国卖给利雅得的大部分武器可能会落入萨达姆之手。

美国没有办法确保大量卖给沙特阿拉伯的飞机和导弹将不会被用来对付以色列。鉴于有记录表明沙特对恐怖分子的支持，以及其君主制有可能被一个更加敌对的政权推翻，这些武器也可能落入到美国的敌人的手中。此外，没有道理说先进的美国武器能帮助沙特反击外部威胁，但这些相同的武器却不对以色列形成危险。

在过去的阿以战争中，沙特阿拉伯从来没有一个足够大的现代兵工厂，这使得即使他们参与到阿拉伯联盟中对抗以色列，对以色列来说也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沙特自 1973 年战争以来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由于有了这样的累积，沙特王国可能会迫于其他东部战线伙伴的压力对以色列发动进攻。

以色列已经越来越关注沙特的军事建设和挑衅性活动。除了担忧沙特参与过的战争，反对和平解决方案，持续参与恐怖主义，以色列还向美国官员抱怨沙特“从塔布可军用机场制造的不寻常甚至有时咄咄逼人的空中活动”。⁸特别是，以色列表示，沙特拦截器已经“反复搅乱以色列在埃拉特湾常规的空中活动”的行动“可以解释为表明敌意”。再者，沙特军机部署到塔布可，违反了美国卖给沙特飞机时对以色列所作的承诺。

误区

“以色列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意图掩盖其核军火库，并对邻国造成威胁。”

事实

尽管以色列并不正式承认它有核能力，但关于它已经加入核俱乐部多年的报道却广泛传播。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从来没有经过测试，使用或威胁对核武器的运用。事实上，以色列承诺绝不首先将核武器引入该地区，并且通过已经发生的战争中使用的炸弹得来证明，以色列只使用常规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安全。

像印度一样，以色列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NPT）。以色列做出此决定的主要依据是该条约并无法遏制该地区的核扩散问题。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在 1981 年以色列攻击它的反应堆之前，尽管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伊拉克却能够在没有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许可的情况下积累大量核材料。

7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Defense Security Assistance Agency Report;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8 “U.S.-Israel JPMG Follow-Up: Israeli Response To U.S. Proposed Defense Sales To Region,” (March 13, 2006).

伊朗也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同样被发现拥有超过 10 年的秘密核武器计划。即使披露之后，伊朗仍旧无视国际社会的压力，继续浓缩铀，大多数人认为其目的就是建造核武器。

另一个签署该条约的国家叙利亚，在 2007 年以色列轰炸了一个疑似核武器设施之后，也被指控从事核武器。中情局随后声明这是一个由北朝鲜帮助建造的钚反应堆。⁹

“我希望以色列不需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该地区最强大的国防力量的防御性力量，我也希望世界没有迫使犹太国家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军事上而非大学中。但生存优先，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是其生存的关键。那些认为道德优越感就可以确保生存的必须记住华沙犹太社区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毒气室。”

——艾伦·德肖维茨¹⁰

误区

“伊朗没有成为核国家的野心。”

事实

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评估表明，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将在几年之内（估算一直在变化中，但通常是 3—5 年）拥有核武器，如果当前的程序不被减慢或停止，可能会更快。证据表明伊朗从事核武器是因为 2002 年被发现在阿拉克和纳坦兹拥有两个以前未知的核设施。紧随其后的是巴基斯坦最高核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承认提供核武器专家和设备到伊朗。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说美国情报表明伊朗正试图安装导弹携带核武器。“在我看来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从我们这些年的讨论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一直对核武器的实用程序感兴趣，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制造核武器，而不是仅仅是旁观。”鲍威尔说。¹¹

9 Robert Siegel and Tom Gjelten, “CIA: North Korea Helping Syria Build Nuke Reactor,” NPR, (April 24, 2008).

10 Alan Dershowitz, Chutzpah, (MA: Little Brown, and Co., 1991), p. 249.

11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2004).

伊朗总统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一篇激烈的演说中捍卫自己国家生产核燃料的权利，稍后当他表明，“鉴于伊斯兰国家的需要，伊朗准备将核技术转让给他们”¹²时引发了全球对核扩散的担忧。

事实上，伊朗项目带来的最严重的危害之一就是核扩散。另外，防止伊朗可能的袭击，其邻国也感到需要构建自己的武器，希望创造核威慑力量。

国际共识反对伊朗从事核武器的态度反映在联合国的行动中。2006年7月31日，安理会通过1696号决议，要求伊朗在8月31日前以可验证地方式暂停铀浓缩和后处理的相关活动，并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要求实现全透明措施。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阿里·拉里贾尼回应了该决议，坚持伊朗将扩大铀浓缩活动。¹³

2006年12月23日，安理会一致通过1737号决议“阻止敏感核材料及设备的进出口，冻结支持扩散敏感核活动或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个人或实体的金融资产。”该决议要求伊朗中止“所有浓缩铀和再加工活动，包括研究、开发和所有相关项目，包括由重水控制的反应堆的建设。”该委员会还决定，“所有国家都应防止伊朗使用的或受益的相关设备和技术的供给、出售或转让，任何有助于浓缩铀，后处理或重水等相关工作，或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项目都应被禁止。”伊朗再次忽视了这项决议。

2007年2月2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伊朗违反了安理会为驱散建造核武器带来的恐惧提出的关于冻结铀浓缩和其他要求的最后通牒。伊朗外交部长马努切赫尔·穆塔基回应说，伊朗永远不会停止铀浓缩。¹⁴

2010年1月，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说，他们不相信政府早期的国家情报评估的结论，即在2003年末伊朗科学家结束所有设计核弹头的工作。接下来的一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的单边制裁。一天后，伊朗宣布已开始将铀浓缩到20%的更高纯度，是接近生产武器级的铀纯度。¹⁵

2010年5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伊朗已经生产了大量库存的核燃料，如果进行进一步浓缩，将足以建立两个核武器。¹⁶

因为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的好战言论，明确的对以色列的威胁和对大屠杀的否认，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无论如何，即使他明天消失来自伊朗的威胁仍将存在，因为在他的政权之前，伊朗就渴望制造核武器，并视其为国家荣誉，即使一般情况下伊朗人被认为是亲西方的。

12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5, 2005).

13 USA Today, (August 6, 2006).

14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7, 2007).

15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10);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1, 2010).

16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10).

这个问题也被错误地视为由以色列的担忧而造成的，但是，尽管伊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和其赞助人发出令人不愉快的声音，但伊朗的主要战略利益是区域支配，伊朗最关心的国家是其直接的邻居阿拉伯国家。伊朗想要主宰了石油行业，影响中东政策，成为全球政治中的主要玩家。这可能是无论谁主导国家都会发生的状况。

鉴于在伊朗不存在反革命的可能，采取必要措施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变得更为迫切。每个人都渴望提出一个政治的解决方案，但是伊朗已经明确在利用外交手段延迟国际社会严厉措施的同时加速其铀浓缩的工作。

伊朗政府藐视经济制裁，西方国家的公司也通过欺诈来破坏经济制裁，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同伊朗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也削弱了制裁的影响。一个军事选项存在，但它会给未来区域稳定及伊朗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带来严重的风险。因此，尽一切可能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能力以免为时过晚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

误区

“以色列不必担心拥有核武器的伊朗。”

事实

痛苦的历史教会犹太人严肃对待其他人杀戮的恐吓。因此，在听到伊朗总统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声称，“这腐败的起源（以色列）将很快从地球上消失！”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宣称，“以色列是一个癌症肿瘤，对待一个癌症肿瘤必须选择移除。”以色列会对这些发言忧心忡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些人认为伊朗永远不会对以色列发动核攻击，因为没有穆斯林领袖会冒以色列反恐精英可能摧毁他们的风险。无论如何，当伊朗领导人相信破坏最终还是会发生的时候，这个理论就无法立脚。重要的是，中东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所观察到，是异教徒去地狱和信徒去天堂的问题。刘易斯引用一段伊朗 11 年级教科书中刘易斯的话，“我伊朗果断向全世界宣布，如果世界吞食者（异教徒权力）希望反对我们的宗教，我们将抵抗整个世界，直到他们全部毁灭都不会停止。要么我们都变得自由，或者我们得到更大的自由，这是殉难。要么我们手牵手欣喜于伊斯兰世界的胜利，或者我们都将变成永恒的生命和殉难。在这两种情况下，胜利和成功是我们的。”¹⁷

伊朗总统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认为最重要的伊朗革命任务是为消失于 874 年的十二世伊玛目的返回做准备，从而终结穆罕默德的血统。什叶派信徒相信伊玛目，马赫迪或“神授”，将在末日战争中返回，正义力量将打败邪恶

17 “Does Iran have something in stor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8, 2006).

的力量，并带来一个新时代，一个什叶派伊斯兰教最终成为整个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时代。什叶派一直耐心地等了十二世伊玛目一千多年，但艾哈迈迪内贾德可能相信他现在可以通过一场核战争加速返回。刘易斯指出，正是这种启示录的观点，将伊朗同其他制造核武器的政府区别开来。

另外一些人认为，伊朗不会对以色列使用核武器，因为无辜的穆斯林会死亡；然而，阿亚图拉·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前任明确表示，他并不担心攻击以色列带来的辐射。“如果有一天伊斯兰适时地配备了武器，而以色列被其控制，”他说，“殖民主义的战略将面临一个僵局，因为原子弹的应用不会在以色列留下任何东西，但同样的事只会产生对穆斯林世界的损害。”一名伊朗评论员指出，拉夫桑贾尼显然并不担心犹太国家的毁灭也将导致大规模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¹⁸

伊朗将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影响该地区的活动。通过拥有核能力，伊朗人可以阻止以色列或任何其他国家攻击伊朗或其盟友。例如，在2006年，当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了以色列，如果以色列军队轰炸贝鲁特，核伊朗将会威胁报复特拉维夫。仅仅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就足以驱动以色列人逃到避难所，并且削弱其经济。有人会想要移民到一个充满毁灭阴影的国家吗？公司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业务吗？以色列人愿意生活在核阴影中吗？

如果你是以色列总理，你难道不会认真对待要摧毁以色列的威胁？并且这些威胁可能很快就有能力去实施。你会承担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带来的风险吗？采取单边行动来保卫你的国家之前，制裁或其他国际措施你会等待多久？

误区

“伊朗的核计划仅仅威胁到以色列。”

事实

以色列并不是唯一担心伊朗核武器计划的国家。事实上，最担心的伊朗是它的邻国，即确信德黑兰激进的伊斯兰教徒的霸权野心的国家。

伊朗的阿拉伯邻居指责它威胁巴林王国的主权和独立，还威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土，“发表反对阿拉伯国家的煽动性言论，”和干涉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摩洛哥的内政。¹⁹

¹⁸ Iran Press Service, (December 14, 2001).

¹⁹ “AIP calls on Iran to respect int’l treaties relevant to Bahrain, UAE,” Kuwait News Agency, (March 22, 2009).

在挑战巴林主权的声明中，伊朗官员再次声称巴林王国其实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记者贾尔斯·怀特尔写道，伊朗虚张声势的效果是，“作为战争中或战争边缘的以什叶派为多数派的国家中唯一的由笏尼派领导的巴林 尤其感到恐惧。”²⁰ 阿拉伯联盟副秘书长艾哈迈德·本·哈里 愤怒地指责伊朗对巴林的主张，前陆军参谋长哈里发·伊本·艾哈迈德·埃勒-哈里发少将说，“伊朗像章鱼一样挑衅众海湾国家——伊拉克、科威特、黎巴嫩、加沙和巴林。”²¹

“美国和国际社会将坚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²²

巴林王子是第一个明确指责伊朗核从事武器计划的海湾国家领导人。“当他们还没有炸弹时，他们正在创造炸弹，或有能力创造它。”撒莱曼·本·哈马德·本·伊萨·埃勒-哈里发说到。²³

伊朗也重申了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超过三个岛屿的权力，这是它在 1970 年代早期强行夺取并继续占领的岛屿。直到 1994 年，都由伊朗和阿联酋保持联合主权的阿卜·穆萨和大小通布群岛，现在伊朗在阿卜·穆萨军事能力的显著增加，在此驻扎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驱逐外国工人，试图完全控制这个岛。联合国大会、阿拉伯联盟、阿拉伯议会联盟都表达了对阿联酋的支持，并且明确表示伊朗对这些岛屿的占有是非法的。²⁴

伊朗对阿拉伯国家的威胁甚于对海湾国家的威胁。由于对巴林的煽动性声明，加上在摩洛哥造成的敌视事件，摩洛哥切断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摩洛哥外交部指责伊朗外交使团在拉巴特干涉巴林内政，并试图在这个国家 99%的人口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国家传播伊斯兰教什叶派。²⁵

20 Giles Whittell, “Bahrain accuses Iran of nuclear weapons lie,” TimesOnline, (November 2, 2007).

21 Al-Hayat (London), May 16, 2008. “Arab League slams Iran’s ‘provocation,’”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22, 2009).

22 “Obama says new U.S. sanctions show international resolve in Iran issue, CNN, (July 1, 2010), accessed May 6, 2011, at http://articles.cnn.com/2010-07-01/politics/obama.iran.sanctions_1_nuclear-program-nuclear-non-proliferation-treaty-iran-s-islamic-revolutionary-guard?_s=PM:POLITICS.

23 Giles Whittell, “Bahrain accuses Iran of nuclear weapons lie,” TimesOnline, (November 2, 2007).

24 “AIP calls on Iran to respect int’l treaties relevant to Bahrain, UAE,” Kuwait News Agency, (March 22, 2009); “Abu Musa Island,” GlobalSecurity.org, (October 15, 2008).

25 “Morocco severs relations with Iran,” aljazeera.net, (March 7, 2009).

自 2006 年以来,至少有 13 个阿拉伯国家要么宣布探索原子能的新计划,要么复活预先存在的核项目(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人、约旦、摩洛哥、土耳其和叙利亚)以应对伊朗的核计划。²⁶许多中东国家试图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核合作,如美国、俄罗斯和法国。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签署了同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合作,埃及人也已经奠定了由俄罗斯加入的最早民用核电站的基础。科威特、巴林、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约旦也宣布计划建造核电厂。即便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之一的也门在宣布购买核反应堆的计划。

欧洲领导人将伊朗视为对自己利益的威胁。例如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说,“伊朗正试图获得一枚核弹。我代表法国人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同样,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已经表示,“我着重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不让步,我们也需要准备实施进一步制裁。”²⁷

“伊朗正试图获得核武器,”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说。“我们不能参与核武器竞赛,这将影响到在场每个人和世界上每个人的利益。”²⁸

国际关注激起了一系列联合国决议,正在进行的谴责伊朗的行为与以色列并没有关系。大部分人都清楚,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构成对中东内和中东外国家的直接威胁,引起对核恐怖主义的恐慌,增加地区不稳定的前景,促进扩散。以色列的反对者,比如斯蒂芬·沃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将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塑造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形象。²⁹事实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一直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强硬措施实施的渴望,以期阻止伊朗核武器计划来避免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在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例如,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说,美国应该结束伊朗的核项目,“切断毒蛇的头”。³⁰

26 Friedrich Steinhausler,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nd Nuclear Power,” *Strategic Insights*, Volume VIII, Issue 5 (December 2009), accessed May 6, 2011, at <http://www.nps.edu/Academics/centers/ccc/publications/OnlineJournal/2009/Dec/steinhauslerDec09.html>.

27 David Jackson, “Iran, Iraq top agendas for meetings with allies,” *USA Today*, (November 1, 2007).

28 “David Cameron threatens more Iran nuclear sanctions,” *BBC*, (February 23, 2011), accessed May 6, 2011, at <http://www.bbc.co.uk/news/uk-politics-12550216>.

29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p. 298.

30 “Saudi King Abdullah And Senior Princes On Saudi Policy Toward Iraq,” White House for OVP, Department For NEA/ARP AND S/I, (April 20, 2008).

20. 媒体

误区

“媒体对阿拉伯世界的报道是客观的。”

事实

很多观众认为CNN对以色列有偏见，当被要求评论此事时，里斯·舍恩菲尔德，CNN的首位首席执行长解说，“我看到他们（记者）在播报时都对阿拉伯敏感问题非常小心。”舍恩菲尔德建议CNN网络的覆盖范围应该有所倾斜，因为CNN不想冒然失去在阿拉伯世界已有的特殊通道的风险。¹其他网络参与到类似的审查制度中。

在阿拉伯国家，记者们通常被押送去看独裁者希望他们看到的事，不然就是被跟踪。安全机构时而直接地，时而委婉地警告公民们，让他们跟访问者们说话时注意分寸。

例如，在80年代的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让记者们投标做为他们获得访谈和保护的代价。巴勒斯坦战争期间，以色列记者被警告禁止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些记者在发表批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文章后收到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的电话威胁。²

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覆盖范围内，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巴勒斯坦在其领土上对通讯者的协助护送。此外，巴勒斯坦人经常提供发送到世界各地新闻。例如，至少两名法新社记者同时也在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媒体工作。一个美联社记者也曾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报纸工作。一个资深记者说，“这就像从（以色列人）政府新闻办公室或以色列政党雇佣一个人来作为记者工作。”³

“据我自己的估计，”记者埃胡德·亚阿里写道，“每天晚上通过卫星发送到国外各个地方和以色列频道的电视画面超过95%由巴勒斯坦摄制组提供。视频新闻市场的两个主要的机构，美联社和路透社电视部，为巴勒斯坦领土上所有特约记者、自由职业者和调停者运营一个网站，为他们提供即时拍摄的事件。这些人员能明显地识别情感和政治上的暴动，在‘最佳’情况下，他们根本不敢拍摄任何可能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尴尬的视频。所以相机受到“污染”，扭曲报道以

1 New York Jewish Week, (August 31, 2001).

2 Jerusalem Report, (May 7, 1991).

3 “Where the reporting stops,”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8, 2005).

色列军队的行动。这些记者从不关注巴勒斯坦持枪歹徒，却努力创造一个特定类型的地面局势的特写。”⁴

2000年10月，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了，两个以色列人在拉马拉被一个巴勒斯坦暴民处以私刑。据在现场的记者的说法，巴勒斯坦警察试图阻止外国记者拍摄这一事件。一个意大利电视员工设法拍摄了部分攻击视频，这些令人震惊的图片基本上都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一个有竞争关系的意大利新闻机构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要报纸 埃勒·哈亚特-埃勒-贾迪达上发了个广告，解释说它与此事件的拍摄没有关系。⁵

如果一个新闻组织偏离亲巴勒斯坦路线，它会受到直接的攻击。例如，2000年11月，巴勒斯坦记者工会抱怨美联社呈现了错误的巴勒斯坦战争的印象。工会称美联社报道了一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有意识的犯罪，并说这是为以色列服务。工会威胁称如果该机构继续伤害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付美联社工作人员以及位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美联社办事处。⁶

“我们刚开始拍摄游行示威。突然，一辆面包车匆忙停下。里面有法塔赫武装分子。他们发布了命令，甚至还放了燃烧炸弹。我们一直在拍摄。但是这些图片，你永远不会看到。在几秒内，所有在我们周围的年轻人包围我们，威胁我们，然后带我们去警察局。在那里，我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们不得不删除有争议的图片。巴勒斯坦警察平息了局势但审查了我们的图片。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这些骚乱不再是自发的。所有的这些命令都来自巴勒斯坦的高层。”

——约翰·皮耶·马丁⁷

误区

“记者关于中东的报道由寻求真理驱动。”

事实

4 Jerusalem Report, (May 7, 1991).

5 Judy Lash Balint, “Media Frightened into Self-Censorship,” WordNet Daily, (March 5, 2001).

6 Al Hayat-Al-Jadidah (November 2, 2001).

7 Report filed by Jean Pierre Martin on October 5, 2000, a day after his Belgian television team from RTL-TV1 was filming in the area of Ramallah.

在中东的记者与报道国内问题的同事一样，追求轰动效应，这已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最极端的例子来自电视记者，他们对视觉效果的强调超过了本质，这就促使人们简单地处理事件。例如，当NBC的记者在以色列被问到为什么记者出现在明知是演戏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示威中时，他说，“我们一起参与，是因为我们需要图片。”⁸ CNN不能从封闭社会如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利比亚得到有新闻价值的图片，因此在阿拉伯世界被忽略时，在以色列发生的事件则经常成为头条新闻。

以色列经常面临着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就是试图用文字来反驳图片。“当一辆坦克进入拉马拉，这在电视上并不好看，”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梅尔解释说。“当然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那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但是是以文字的形式。我们不得不使用文字来与照片抗争。”⁹

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和英国独立电视台新闻制作人塔米·艾伦霜-弗罗斯特很清楚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停留在头脑里最强烈的是城市里坦克的画面，在约旦河西岸有比自杀式爆炸袭击一起的更多的事件发生。最后你会记得的只是数量。”¹⁰

一个引起对中东误解和媒体报道偏颇的是记者对该地区的无知。很少有记者讲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所以他们只有少量或没有获得主要资源的途径。他们经常机械重复从该地区英文语言出版物读来的故事，而不是独立撰写报道。媒体也常常依赖特约通讯员——帮助他们找到故事的当地阿拉伯人——而这些人个人偏见常常渗入到报道中。当他们试图把事件放在历史背景下，就经常曲解事实并创造一个不准确或带有误导性的印象。举例来说，在一段关于圣地耶路撒冷历史的详述中，CNN的盖瑞克·奥特立报道，犹太人在1948年到1967年约旦条约期间可以在圣庙西墙祈祷。¹¹事实上，犹太人当时被禁止访问他们的神圣圣地。这是一个有助于解释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立场的关键历史临界点。

误区

“阿拉伯官方在面对西方媒体和本国人民时一视同仁。”

事实

阿拉伯官员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经常差别于阿拉伯语。他们用母语向自己的选民表达真实情感和立场，然而，在对外时，阿拉伯官员已经学会用温和

⁸ Near East Report, (August 5, 1991).

⁹ Jerusalem Report, (April 22, 2002).

¹⁰ Jerusalem Report, (April 22, 2002)

¹¹ CNN, (October 10, 2000). Cited in Abraham Foxman, “Letter to Garrick Utley,” Anti-Defamation League, (October 13, 2000).

的声调说话，并且在面向西方观众时经常用英语表达截然不同的观点。前一阵子，阿拉伯宣传者对于如何传达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富有技巧。他们现在定期出现在美国电视新闻广播和印刷媒体中，给人拥有合理抱怨的理智者的印象。然而，正是许多相同的人，用阿拉伯语所说的却通常远没有这么温和合理。因为以色列人可以轻易地翻译阿拉伯语所说的，所以他们深知敌人的观点。但是美国人和其他说英语的人则很容易的被一个阿拉伯宣传者油滑的陈述所愚弄。

举个例子，经常被西方媒体引述的巴勒斯坦和平谈判代表萨伊布·埃拉卡特，在两名以色列青少年于2001年5月9日被残忍谋杀后，他被要求给以回应。《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他的回应：

“一位名叫萨伊布·埃拉卡特的巴勒斯坦官员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表示，“杀害平民是一种犯罪，无论在巴勒斯坦还是以以色列方面。”这样的评论并没有出现在阿拉伯语的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中。¹²

这个故事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埃拉卡特的评论被巴勒斯坦媒体所无视的事实。

2011年3月，以色列电视台的一个采访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谴责巴勒斯坦一个广场以达勒勒·穆格拉比命名，达勒勒·穆格拉比是领导以色列历史中最致命的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然而，在2010年对话巴勒斯坦人时，阿巴斯说：当然，我们想要以她命名一个广场……我们实施了一次军事行动，难道我能稍后否认所有我们所做的吗？¹³

个案研究

《华盛顿邮报》关于约旦河西岸“死亡的轮回”的报道包括对雷德·卡米——一个法塔赫官员的采访，法塔赫是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导派别。此报告首先观察到卡米竭尽全力加入到对抗以色列士兵的战斗中，并且抓起一支M16冲锋枪。这个故事没有提及的是，只有巴勒斯坦警察能够进行武装。该报告暗示，因为卡米说他是为一个死去的巴基斯坦人报仇，这个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以组织恐怖袭击为由暗杀，所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等效于这个“循环”。卡米承认，他参与了绑架和处决谋杀两名曾在一个图勒凯尔姆餐厅吃午饭的以色列人。卡米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宣判执行入

12 Washington Post, (May 10, 2001).

13 Al-Hayat Al-Jadida, (January 17, 2010), cited in Itamar Marcus and Nan Jacques Zilberdik, “Abbas’ s duplicity about his support for honoring terrorist Dalal Mughrabi,”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May 27, 2011).

狱，但仅仅在四个月后就得到释放，他随后又杀害了四个以色列人，其中包括一个正在购买食品杂货的人和一個被他伏击的司机。“我将继续杀害以色列人，”他告诉《邮报》。¹⁴

这些年来，亚西尔·阿拉法特以用英语向西方媒体说一件事，然后用他的母语向阿拉伯媒体说一些完全不同的事而著称。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坚持要他用阿拉伯语重复他用英语所说的，特别是对于恐怖袭击的谴责和结束暴力的呼吁。

现在，对于阿拉伯领导而言，侥幸逃脱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更加困难，因为他们的阿拉伯语讲话现在都会被监察人翻译并且用英语进行散播。

误区

“以色列无法否认虐囚照片的事实。”

事实

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但有时图片和用于描述这些图片的词语却被扭曲和误导。可以理解，摄影师寻求他们能找到的最引人注目的照片，和那些暗示野蛮的以色列巨人歌利亚正在虐待饱受痛苦的巴勒斯坦的大卫们的图片尤其有吸引力，但是通常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形。

在一个典型的例子中，美联社流传了一张戏剧性的照片，一个愤怒的挥舞着警棍的以色列士兵站在一个血流不停的年轻人旁边。看起来像是士兵刚刚重击了年轻人。这幅画出现在《纽约时报》中，并且激起了国际公愤，因为美联社提供的标题为，“在圣殿山的一名以色列警察和一名巴勒斯坦人”。¹⁵事实上，标题是不准确的，这张照片想要传达的也与实际报道几乎相反。图中的巴勒斯坦人不是被以色列士兵重击的受害者，而是一名保护美国犹太学生的警察，该学生叫图维亚·格罗曼斯，当时格罗曼斯正在乘坐一辆出租车，却被巴勒斯坦人用石头击中，拖出出租车进行殴打和刺伤。当他挣脱逃向以色列警察的时候，一个摄影师抓拍了这张照片。

除了弄错受害者之外，美联社也错误地报道了这张照片拍摄于圣殿山。当美联社察觉到这个错误时，发布了一系列修正的报道，其中几个报道还是没有澄清故事的真相。通常情况下，媒体若犯错，损失往往的无可挽回的。许多媒体使用

14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7, 2001).

15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00).

了这张照片没有进行澄清声明。其他发布了更正声明的媒体，也几乎不再接收任何类似的故事。

另一个照片关于既具有戏剧性也具有误导性的例子是一张路透社的照片，显示了2001年4月6日一个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警方逮捕。照片中的男孩明显害怕到尿湿了裤子。这张照片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宣传，强化了残酷的以色列人虐待无辜的以色列儿童的形象。在这个事例中，具有误导性的是照片的内容。另一个路透社摄影师刚好在上一张照片拍摄之前拍了一张照片。它显示的却是相同的男孩参与到反对以色列士兵的暴乱中。没有任何媒体发布这张照片。

“无论如何（不管采用何种逻辑），参与暴乱（战争）的激进分子都不要将无辜的小孩子卷入。”

——《迈阿密先驱报》执行主编汤姆·菲德勒¹⁶

误区

“媒体对恐怖分子毫无歉意。”

事实

媒体例行地接受和重复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发言人对计划的陈词滥调。媒体声称袭击无辜平民的行为是“自由战士”。近年来一些新闻机构已经对术语“恐怖分子”发展出一种抵抗，使用委婉语取而代之，如“好战的”，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为偏袒或可以判断凶手。

例如，2001年8月9日，耶路撒冷市中心一个比萨餐厅发生的一起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事件，造成15人丧生，攻击者被形容为“好战的”（《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NBC晚间新闻）。2003年10月4日，在海法，一名巴勒斯坦妇女走进一家拥挤的海滩餐厅引爆一枚炸弹，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四名儿童，路透社官方说她的行为是为了报复之前以色列军队的行动所做的“攻击”，轰炸表明，巴勒斯坦官员未能“控制激进分子”。¹⁷2011年3月11日，两名潜入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小镇伊塔玛，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残忍地杀害了一个五口之家，包括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这件令人发指的事件被《洛杉矶时报》称为“持续暴力的

¹⁶ Tom Fiedler, “Handle with care: words like ‘conflict,’ ‘terrorist,’ ” Miami Herald, (January 4, 2004).

¹⁷ Ibid.

循环”。¹⁸埃拉特附近，多次恐怖活动造成8名以色列人死亡，30多名受伤，《纽约时报》称凶手只是作为“武装袭击者”，并称以色列的反击杀害了“激进组织”的巴勒斯坦人。¹⁹

中东信息网络中心的克利福德·梅指出媒体报道的荒谬：“没有报纸会写‘武装分子昨天打击了世界贸易中心，’或说‘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自由战士，作为新闻人我们没有立场对此进行评价’”²⁰

关于媒体如何时而区分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袭击，最好的例子是由美联社传播的一份“世界各地最近的恐怖袭击”的名单，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服务。列表引用1998年8月至2003年8月五年间的15起恐怖主义事件。在此期间，800多名以色列人在恐怖袭击中被杀害，但没有一个在以色列发生的事件上榜。²¹同样地，美联社发布的2003年的130张照片中，六张被选作反应人类在巴以冲突的苦难，所有六人都是巴勒斯坦人。

在一份《纽约时报》国际版的备忘录中，前耶路撒冷分社社长詹姆斯·班纳特批评他的报纸不愿使用“恐怖主义”的措辞，他说道：“发生在大学食堂或冰淇淋店的爆炸数量足以可以使用……我也想避免‘恐怖主义’带来的政治意义，但我不能假装在普通英语中这个词无法使用。”班纳特承认不使用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²²

相对于因恐怖事件道歉，媒体有时将恐怖分子本身描绘的如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例如，以色列受害者和以色列俘获的恐怖分子的图片有时会出现同一页，这种感觉就好像将带着手铐蒙着眼睛的巴勒斯坦人和被帮助逃离自杀式炸弹袭击现场的震惊女人作为同样的受害者。

一个最极端的例子，2002年5月27日在佩塔提克瓦一个自杀式爆炸发生后，CNN采访了爆炸者吉哈德·提提的母亲。也采访了在这次袭击中丧生的15个月大的女孩的父母翰和李奥尔·凯南。凯南的采访并没有出现在以色列或世界各地的CNN国际台中，直到几个小时后，在提提母亲的采访被播放若干次后才得以播出。

这种报道倾向即使对CNN来讲，都已经过份了。于是，CNN随后宣布，“除非有看似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将不再报道自杀式炸弹者或他们的家庭的陈述。”

²³

18 Editorial Staff, “A Fatal Israeli-Palestinian Flaw,”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4, 2011).

19 Isabel Kershner and David D. Kirkpatrick, “Attacks Near Israeli Resort Heighten Tensions with Egypt and Gaza,”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2011).

20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3, 2001).

21 WorldnetDaily, (November 24, 2003).

22 Daniel Okrent, “The War of the Words: A Dispatch From the Front Lines,”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05).

23 Forward, (June 28, 2002).

误区

“巴勒斯坦官方对记者不存在限制。”

事实

关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新闻自由的想法有一个发生在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的个案研究。一名美联社摄影师拍摄了巴勒斯坦人在那不勒斯集会的视频，视频中人们在庆祝恐怖袭击，摄影师随后被召集到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安全办公室中，告知素材不得播出。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拉法特的内阁部长说，如果录像被播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能保证摄影师的生命安全”。²⁴要求摄影师不得将素材播出，美联社于是从未发布该视频。

一个多星期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归还了一盘从美联社没收的录像带，当中显示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集会，当中一些示威者举着海报支持支持奥萨玛·本·拉登。根据一名美联社官员的说法，这个六分钟长的录像中的两个“敏感”段落被巴勒斯坦人抹除。²⁵

2001年10月，在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后，支持奥萨玛·本·拉登的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举行集会，被巴勒斯坦警察无情地镇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媒体报道集会或随后的骚乱。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抗议以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抗议巴解组织的未经其许可不得报道呼吁罢工，民族主义，示威或其他新闻的要求。一名匿名巴勒斯坦官员表达了新闻管制的目的，“我们不希望任何可能破坏我们形象的行为。”²⁶

2002年8月，巴勒斯坦记者联合会禁止记者拍摄巴勒斯坦儿童携带武器或参加恐怖组织活动的照片，因为伤害到巴勒斯坦的形象。这项禁令是在众多儿童携带武器和扮成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照片发表后提出的。另一组巴勒斯坦记者辛迪加的团体发表了类似的禁令，包括拍摄蒙面人。外国记者协会表示“深切关注”审查覆盖范围的行动和对无视禁令记者制裁的威胁。²⁷

24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2, 2001).

25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September 18, 2001).

26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0, 2001).

27 Jerusalem Post, (August 26, 2002).

2004年7月，加沙地带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抗议者数目由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腐败而增加，巴勒斯坦记者因为对此事的报道收到了死亡威胁。²⁸大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对记者进行身体攻击的事件也被曝光。一名沙特新闻频道的记者在开车穿过加沙地带时中枪受伤，他随后被拖出车外进行殴打，因为他所在的电视台允许对阿拉法特和其他官员的批评。一个星期后，100名巴勒斯坦记者前往阿拉法特所在的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总部向他宣誓效忠。

29

在2011年4月6日发布的人权观察报告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被指控有组织地滥用巴勒斯坦记者。报告呈现了安全部队折磨、殴打和任意扣留记者的案例，并说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安全部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针对巴勒斯坦记者的严重骚扰，对自由表达产生了明显的寒蝉效应”。³⁰

例如，哈马斯安全部队拘留一名圣城电台的记者，并在太平间对他进行了攻击，“他曾报道过关于一个据说死于以色列的军事攻击却被发现还活着的人，正是发生在这间太平间里。”

发展和媒体自由中心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权组织，他们表示巴勒斯坦袭击、逮捕记者，没收设备的事件在2010年增长了45%。³¹

2011年6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禁止巴勒斯坦记者报导拉马拉建立独立人权委员会的事件，这个委员会是关于滥用人权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的。“攻击、审查和限制言论自由仍然是记者可怕的噩梦。”巴勒斯坦记者穆斯塔法·易卜拉欣说。“记者为躲避来自约旦河西岸安全部队的注意或逮捕（巴勒斯坦）而减少了很多报道。”³²

误区

“媒体在发表巴勒斯坦声明前都经过仔细的调查。”

事实

28 Jerusalem Post, (July 25, 2004).

29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2 & 14, 2004).

30 “West Bank/Gaza: Stop Harassing Journalists,” Human Rights Watch, (April 6, 2011).

31 Lahav Harkov, “PA, Hamas systematically abuse Palestinian journalists,” Jerusalem Post, (April 6, 2011).

32 Khaled Abu Toameh, “PA bans journalists from reporting human rights abuses,” Jerusalem Post, (June 8, 2011).

巴勒斯坦人已经知道他们可以传播几乎任何信息给媒体并在某个地方得到刊登或播放。消息一旦被一家媒体得到，就不可避免的被其他媒体引用。很快，错误信息可以呈现出事实的外观，而当以色列可以提出纠正不准确报道的证据时，破坏已经造成。一旦图像或印象定格在一个人的脑海，即便有可能抹除，通常也是非常困难的。

例如，一名巴勒斯坦男孩被刺死在一个犹太人定居点附近的村庄。媒体引用巴勒斯坦宣称的男孩遭到定居者的袭击，而事实是他已经死于对立的巴勒斯坦部落的斗争中。³³还有一个例子，一个10岁的巴勒斯坦女孩，据称死于以色列国防军的坦克军火。这一次，真相是她死于巴勒斯坦人为庆祝穆斯林礼拜从麦加回归的空中射击中。³⁴

一个主要的巴勒斯坦宣传曾经发布虚假的统计数据，以使以色列的行动显得畸形。例如，如果一个涉及死亡或毁灭的事件，他们可以严重夸大数字，一个轻信的媒体会重复这份捏造的数据，直到数据被广泛误认为是准确的。例如，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黎巴嫩战争中，当阿拉法特的兄弟声称以色列的行动已经导致60万黎巴嫩人无家可归，他编造了数字，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引用这份数字并在媒体上进行了宣传。当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进行否认时，已经太难去改变印象，即以色列在其北部边境对抗恐怖袭击捍卫自己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不合理的难民问题。³⁵

巴勒斯坦人被发现在2002年4月再次说谎，当巴勒斯坦发言人萨伊布·埃拉卡特告诉CNN在4月17日至少有500人在叶宁被屠杀，1600人失踪，包括妇女和儿童。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埃雷卡特的发言，随后巴勒斯坦自己的评估委员会报道死亡人数为56人，其中34名是战士。没有妇女或儿童失踪。³⁶

比重复埃拉卡特的谎言更离谱的是媒体继续把他当做一个合法的代言人，给他通道允许他继续传播错误的信息。

误区

“媒体关于筑铅行动的报道是公正和合理的。”

事实

33 Arnon Regular, “Palestinian boy likely stabbed to death in West Bank clan feud,” Haaretz, (July 20, 2005).

34 Margot Dudkevitch, “PA arrests suspect in girl’s murder,”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1, 2005).

35 “Toll of Lebanon Dead and Injured Still Uncertain in Chaos of War,” New York Times, (July 14, 1982).

36 New York Post, (April 17, 2002). See also myths and facts related to coverage of the Lebanon wars, the Palestinian War and Operation Cast Lead.

以色列的敌人会做任何可能的事情来控制媒体影响公众舆论，以色列将被指责大屠杀，伪造的伤亡人数将被散布，照片将被篡改，记者将被威胁。这些和其他的计谋将被用于制造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制造对以色列方面的中伤，以期造成世界舆论对以色列的反对。

为了争当第一个报道者，不负责任的记者太多次地重复未经证实的，通常是不准确的信息。为了呈现一个公平的解释，有些记者存在错误的观点，即允许一个阿拉伯发言人说谎，然后给以色列一个机会回应，来表现一个平衡是解释。这就好比让一个发言人指责以色列殴打他们的配偶，然后邀请以色列人来否认他们殴打自己的丈夫和妻子。

第一个这样的例子出现在加沙战争中，当以色列军队在2009年1月6日在一所联合国运行学校附近进行了射击，媒体立即报道，超过40名在大楼里寻求庇护的巴勒斯坦人被杀，攻击被描绘成对无辜人群的蓄意伤害。³⁷几个小时后，以色列的调查人员说他们是被发射于该地区的 Hamas 恐怖分子的迫击炮攻击后才进行的反击。证人支持了以色列的解释，联合国后来表示“文书错误”使他们错误地指责了以色列对学校的炮击。³⁸另外，原来的伤亡数字也是捏造的，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12人，9人为 Hamas 士兵。无论如何，事实来的太迟了，为了抵消由于联合国官员声明重复对以色列造成和强化的印象，贬低了以色列的版本。³⁹

法国2台，曾经播放巴勒斯坦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关于默罕默德·阿巴斯·穆罕默德·阿巴斯·穆罕默德·阿巴斯的错误故事的电视网，再次播放了一个错误报道，展示了据说在加沙战斗中死亡的儿童。被白床单包裹着的死亡婴儿的业余视频，实际上是在他们于2005年9月加沙的一次游行中被 Hamas 弹药车的爆炸扼杀后拍摄的。⁴⁰

CNN 记者安德森·库柏描述了一种 Hamas 操纵新闻报道的方式：“在加沙地带，Hamas 对媒体的控制是相当严厉的。加沙地区没有新闻自由，Hamas 控制报道者和他们的去向。当受伤的孩子被带到医院的照片明显被鼓励时，我们却很少看到 Hamas 战士或他们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图像。”⁴¹

甚至在以色列的启动“筑铅行动”之前，许多记者要迅速报道任何他们被 Hamas 所告知的。当 Hamas 在加沙上演停电时，媒体错误地报道是以色列阻止加沙人获得燃料和电力。以色列人经常被指责为制造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37 Patrick Martin, “Account of Israeli Attack on Gaza School Doesn’t Hold Up,” Scripps News (January 29, 2009).

38 Yaakov Katz, “UN: IDF Did Not Shell Unrwa School,”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1, 2009).

39 Steven Erlanger “Weighing Crimes and Ethics in the Fog of Urban Warfar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 2009).

40 Haviv Rettig Gur and Ehud Zion Waldoks, “Ask Egypt to let you into the Gaza Strip,” Jerusalem Post, (January 7, 2009).

41 Anderson Cooper, “Covering the Gaza Crisis,” CNN, (January 6, 2009).

与此同时，每一天大量的商品从以色列发送到这里。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立即登上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头版，发生在以色列南部的火箭袭击，以及超过前面的三年他们对人口的影响，却很少被提及。

媒体经常把冲突变成数字游戏，保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以色列一直因为比例失调而遭到指责，因为对抗中以色列的典型死亡人数较少。但以色列人却没有义务为了在媒体上得分而承担更大的伤亡人数。

21. 非法化以色列运动

误区

“以色列政策导致反犹太主义。”

事实

反犹太主义就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现代以色列国家崛起之前。与其说以色列导致反犹太主义，不如说对以色列行为的不满和对以色列政策的扭曲报道强化了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观点。

正如作家利昂·维斯提耶观察到，“全部犹太人要为任何犹太人的行为负责的概念，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概念，而是反犹太主义概念。” 维斯提耶补充道，欧洲对犹太人攻击与以色列并无关系，指责犹太人应为反犹太主义负责，就好比指责黑人应该为种族主义负责。¹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国家，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群，面临着持续的从政府、宗教到恐怖活动的威胁，最可怕的是，在面对这样的种族灭绝式的反犹太主义时，更多的是沉默，冷漠，有时甚至是纵容。”

——加拿大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欧文·考特勒

误区

“以色列的支持者一味的谴责阿拉伯，从未谴责以色列。”

事实

以色列并不完美。即使以色列最忠实的盟友也承认以色列政府有时会犯错，这使

¹ Leon Wieseltier, “Israel, Palestine, and the Return of the Binational Fantasy,”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24, 2003).

²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6, 2004).

以色列社会目前的所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色列的支持者也许不会强调这些错误，因为从不缺乏只关注以色列的错误的组织和个人，相比阿拉伯而言，公众通常缺乏的多渠道了解以色列在冲突中的故事，或其社会的积极方面，因此，全局考虑通常更为重要。

以色列人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如果你想阅读对以色列行为的批判，你不需要在反以色列的资源中寻找，您可以打开任何以色列报纸，都会找到关于批评政府政策的新闻和评论。世界其它地区的媒体也提供了持续的关于以色列的报道，这些报道中大多数言辞犀利，极少数言辞温和。

以色列对争辩的开放态度导致一些人认为美国发表类似的批评观点不应感到约束。然而，美国不是以色列，以色列人有共同的故事与经历。美国人，即使是美国犹太人，都没有同等分量的故事与经历，所以批评家应该意识到他们的批评可能会被那些不知道讨论主题历史和背景的人误解。

批评不会由于对以色列的赞扬而得到辩护。因为以色列人不了解美国国情，他们通常只保证评论家的言论与自己一致（左翼以色列乐于支持美国犹太人发表反右翼政府的言论，却对左翼政府的批判言论大发雷霆，反之亦然）。

误区

“学术自由意味着在大学内，任何关于以色列的批判都是允许的。”

事实

美国仍能容忍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地方是大学，在这里“学术自由”常被用作批准反以色列教学与论坛的庇护。

在一场学术自由为主题的演讲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引用一份报告描述了一位教授作为“‘不公正的人’，除了‘被判断力束缚或限制……的专业学者’，甚至会怀疑说话的权利，”他还提到了教师需要“抵制确定性的诱惑，使用讲台作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平台的诱惑，教化被囚禁的观众的诱惑，因志趣不同而厚此薄彼的诱惑，让其他人沉默的诱惑。”

无论如何，许多教职员选择不抵制诱惑，相反，他们将自己的职位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平台。滥用他们的权利，并坚持他们说自己希望说的，伪善地谴责那些行使权利批评他们的人。暗示一位教授的观点不恰当，或者他们的奖学金是错误的，是要冒着遭受麦卡锡注意风险的。

合法性不是评估反以色列的问题，有时反犹太主义演讲，教职员工的教育和校园的扬声器，没有人质疑言论自由允许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问题是，这种类型的言论是否可以由“学术”自由来庇护，由大学通过资金、宣传或教员的使用来授

予其合法性。

有时候有人会建议批评者试图压制对以色列是合法批评，然后，这种批评和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存在明显区别的，你可以在任何以色列报纸中看到后者，相反，反犹太主义是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挑战和攻击，或侮辱性地单独将以色列从所有其他国家中列出。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是否任何方式的陈述都是学术的。没有人会说反黑人、反同性恋或者反女性的情绪宣泄的会议是受学术自由庇护的，然后，这种自由庇护却成了允许攻击以色列人民的盾牌。

对以色列的批评的允许，过度的批判会发展成仇恨言论或反犹太主义，可能创造一个侵犯犹太人民事权利的充满敌意的环境。美国教育部2010年10月发布的政策指导澄清，根据1957年公民权利法案的第六条法案，以色列人免受歧视和骚扰。民权办公室特别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和学区“可能违反这些民事权利法和部门的实施条例，当同事骚扰建立在种族、肤色、国籍、性别、或残疾与否的基础上的时候，就创造了被学校员工鼓励、容忍、不充分解决或忽略的充满敌意和骚扰的环境。”³

误区

“美国大学应该放弃与以色列做生意的公司的投资。”

事实

“和平”这个词没有出现在撤资请愿中，这表明撤资的意图并非解决冲突而是取消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上访者指责以色列缺乏和平举动，要求其做出单方面的让步，却对巴勒斯坦没有任何要求，甚至是停止恐怖活动的要求。另外撤资者无视以色列为同巴勒斯坦的和平所作出的历史性的妥协，即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甚至当以色列彻底撤离加沙后，某些个人和团体仍然在运动中诋毁以色列，进一步说明，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希望的是以色列的灭亡而非领土的让步。

对南非的撤资运动，专门针对利用国家种族主义法律达到对自身有利目的的公司。在以色列，没有种族主义法律的存在，公司在这里的投资都按照应用于美国的平等工作权的同一标准。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发现撤资行为是反犹主义。“深刻的反以色列的观点越来越被进步知识社区认可”萨默斯表示。“严肃和慎重的人进行倡议并采

3 “Dear Colleague” letter from Russlyn Ali,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ivil Rights, (October 26, 2010), <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letters/colleague-201010.html>.

取行动，他们的效果是反犹主义，如果他们的意图并非如此的话。”⁴

中东和平只会来自于双方直接的谈判，只有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停止对恐怖活动的支持。美国的大学不能通过帮助被误导的撤资运动，不公平地将以色列单独作为该地区冲突的原因。撤资的支持者希望通过种族隔离南非的方式针对以色列，这个无理的比较是忽视了所有的以色列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事实。

误区

“以色列的倡议者为了让批评者沉默，给他们贴上了反犹主义标签。”

事实

对以色列的批评不一定会使人成为反犹主义者。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发言人本身的意图。合理的批评家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权利，而反犹者则反对。反犹者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例如，在否认以色列有追求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同时，却鼓励巴勒斯坦这样做，否认以色列有保卫自己的权利，忽视犹太受害者，却指责以色列追讨杀人犯的行为。反犹者很少，如果有的话，对以色列做出积极的评论。反犹者使用贬义词和仇恨言论来描述以色列，例如，形容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或“纳粹”。

纳坦·夏兰斯基提出一个“3-D”测试来区分对以色列的合理批评和反犹太主义。第一个“D”测试是以色列或其领导人是否被妖魔化或他们的行动被不成比例地夸大。将以色列等同与纳粹德国就是一个妖魔化的例子。第二个“D”是双重标准的测试，一个例子是当以色列因涉嫌所谓侵犯人权行为而在联合国被专门谴责的时候，大规模违反人权的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甚至都没有被提及。第三个“D”是去合法性的测试，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即质疑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始终属于反犹主义。⁵

没有运动的存在是为了阻止人们表达对以色列政策的负面看法。事实上，最大声批评以色列的人就是以色列人自己，他们使用言论自由在每一天表达他们的关切。看任何以色列报纸都会看到过度质疑政府政策的文章。反犹者，无论如何，分享以色列的行为并不是为了提高社会水平，他们的目标是，短期内取消这个国家的合法地位，长期内摧毁它，以色列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取悦这些批评者。

4 Address at morning prayers, Memorial Chu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eptember 17, 2002),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Harvard University.

5 Natan Sharansky, “Antisemitism in 3-D,” Forward, (January 21, 2005), p. 9.

“将以色列视为种族主义者和残酷压迫者的单一的实体是一个讽刺。以色列是一个挣扎于自身的复杂社会。善与恶、以及中坚力量被关在一个瓶中每日进行博弈。”

——乌里·阿弗纳瑞⁶

误区

“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源于巴勒斯坦人寻求促进和平与正义。”

事实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是与2001年联合国世界反种族歧视会议并行的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非政府组织（NGO）论坛的产物。非政府组织论坛出现了多次由非政府组织活动家表达的明显反犹太主义，主持会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对此进行了谴责。

论坛的最终宣言将以色列描述为一个“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状态”的国家，并对“包括战争罪、种族灭绝行为和种族清洗的种族罪行”负有责任。最终宣言建立了“德班战略”的行动计划，目的在于促进“完整的和完全的孤立以色列作为种族隔离状态的政策……实行强制性的和全面的制裁和禁运，全面停止所有国家和以色列的所有链接（外交、经济、社会援助，军事合作和培训）。”（第242节）⁷

使用种族隔离的指控是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基础，是故意的——错误的与南非等同。根据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支持者的说法，如果将南非种族隔离是值得抵制和制裁的活动，可以导致卑鄙系统的最终垮台，“以色列种族隔离应当服从同样的攻击，导致同样的结果。”⁸

“当人们讨论犹太复国主义者s的时候，他们是指犹太人，你们说的却是反犹太

⁶ Uri Avnery, “The Boycott Revisited,” Gush-Shalom.org, (September 6, 2009), <http://zope.gush-shalom.org/home/en/channels/avnery/1252168050/>.

⁷ NGO Forum, “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Durban, South Africa,” NGO Monitor, (August 27 - September 1, 2001).

⁸ “NGO ‘Apartheid State’ Campaign: Deliberately Immoral or Intellectually Lazy,” NGO Monitor, (March 22, 2010).

主义。”

——马丁·路德·金⁹

误区

“巴勒斯坦人民是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坚实的支持者。”

事实

2005年，反以色列活动人士发布了“巴勒斯坦公民社会呼吁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目的在于造成一种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被全部巴勒斯坦人接受的假象。事实上，尽管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双方仍然保持着大量的对话和合作。

2008年，以色列工会和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工会总联合会（PGFTU）签署了一项协议，目的是为了未来谈判、对话和联合行动等方面的关系打造基础，推进“博爱和共存”。巴勒斯坦阿拉伯大学，尽管是反以色列活动滋长的温床，仍与他们的以色列同行保持活动。艺术家、医生和商人的人之间形成互利合作的纽带，甚至，偶尔在分裂的冲突中建立友谊。这些关系的断裂并不是双方的目的，隔离双方的行为也不是来自于巴勒斯坦阿拉伯这边的公众意见，而是一个自作主张的先锋通过非政府组织表达自我的策略，对巴勒斯坦阿拉伯的其他元素进行施压达到“德班策略”的实施。

误区

“校园去合法化运动是成功的。”

事实

校园撤资运动是在2001年由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发起的（SJP），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团体，会同旧金山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分会。一年之后，紧接着在伯克利举行的巴勒斯坦团结工会运动第一次会议，去合法性运动开始扩散到其他大学，包括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9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Socialism of Fools-The Left, the Jews and Israel,” Encounter, (December 1969), p. 24.

校园撤资以惨痛的失败告终。巨大的打击发生于2002年，当哈佛大学校长、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说撤资运动是反犹主义。不久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表示反对撤资，认为这是同种族隔离一样“充满怪异和攻击性”的行为。¹⁰

一份报纸研究统计在2006——2011年间14所校园内仅仅发生了17次联合抵制或撤职活动就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正如《前进》期刊总结道：“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导致美国或加拿大一所大学从任何公司撤资或永久停止出售任何产品。”¹¹

另一个推动德班议程的行动是学生在全世界的校园内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周”的推广。这些事件通常基本是仇恨的盛会，学生带扬声器和电影在校园里妖魔化以色列。虽然活动令人不安，但几乎没有波及到校园。在2010——2011年，组织者已经设法将这些活动出现在美国校园的频率降低到十几所（从大约4000所院校中），并且学生报道其为边缘性活动。与此同时，同一时期，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在80多所校园中举行了以色列“和平周”及相关积极活动。

即使他们的行动失败了，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倡导者常常声称，胜利的希望仍然孕育在他们的事业中。允许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倡议者在校园开展的机构应当小心，因为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支持者可能编造活动成功的谎言来损害了学校的声誉。

也许更严重的校园去合法性行为逃脱了公众的视野，因为它们更多的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教室里，尤其是中东研究部门的教授，利用他们的职位推进政治议程，这些议程往往对以色列充满敌视，在探索伊斯兰教问题时候又格外的小心翼翼。¹²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刘易斯观察到，中东研究项目被“自18世纪以来，就因一定程度的思想控制和言论自由限制而没有与西方世界平行，在某些区域更甚”的说法扭曲了，他补充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它让任何类型的伊斯兰教的学术讨论，至少可以说，变得危险。现在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价值观对评论和批评在西方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豁免权，这种豁免劝基督教已经失去，而犹太教从来没有得到过。”¹³

10 Summers address at morning prayers, Memorial Church, Cambridge, MA, (September 17, 2002),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Harvard University; Kim Kirschenbaum, “Israel, Gaza Student Groups Clash on Issues of Divestment, Apartheid,” *Columbia Spectator*, (March 4, 2009).

11 Josh Nathan-Kazis, “Survey of Campus BDS Finds Few Serious Cases,” *The Forward*, (May 4, 2011).

12 See, for example, 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DC: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p. 16; Marla Braverman, “The Arabist Predicament,” *Azure* (Summer 2003), pp.

176–184; Mitchell Bard, *The Arab Lobby: The Invisible Alliance That Undermines America’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NY: HarperCollins, 2010), pp. 284–321.

13 Matt Korade, “Lack of Openness Makes Scholarly Discussion of Islam Dangerous, Says Bernard

接着发生了2007年英国学术联盟投票抵制以色列大学（这个决定后来被撤销）事件，近300所大学校长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英国抵制，“在针对古兰经以色列大学和学者中，这样的投票威胁着每一个大学致力于培养启蒙意识和同理心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影响了一个急需的国际市场的想法。”

校园的去合法性运动由于没有按照巴勒斯坦的想法对以色列政策产生影响，渐渐淡出视野，尽管如此，仅仅是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讨论就允许批评者传播以色列负面形象，致使许多恐惧生根，并将讨论关于以色列政策的优势转化为它生存的权利。

“以色列学者从未抵制巴勒斯坦教授，即使在最糟糕的恐怖的日子里。相反，如果你在以色列组织一次会议，有一个巴勒斯坦教授出席的要求几乎是强制的。自由交流是学术自由的宗旨，在艰难的时期，以色列所做的维护学术自由的工作是令人钦佩的。相比之下，针对以色列的学术抵制本身就是一种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因为它明显是针对以色列学者的测试，这是一种种族激进的麦肯锡主义。”

——马丁·克拉默¹⁴

误区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者倡导和平。”

事实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是基于强迫而非民主。支持者暗示以色列没有开放到可以被说服的水平，选民由于愚蠢的，不成熟的或邪恶的原因无法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社会。无法让以色列选民接受他们的观点，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支持者呼吁外界妖魔化以色列，惩罚以色列公民直到他们投降。

一些学生认为为了刺激双方做出让步应当进行施压，才能使和平的协议成为可能。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策略，学生真正感兴趣的是和平认同，施压的措施应该针对双方展开。然而，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支持者只关心敦促以色列，并证明巴勒斯坦在冲突中的清白。许多的不公导致解决巴以冲突的持续的失败，盲目对巴勒斯坦的维护而不平行地考虑以色列人的感受，这种做法既没有建设性也没有公平性。进步的巴勒斯坦权利不应该否定以色列人的合法权益。

Lewi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s Homeland Security News and Analysis, (April 26, 2008).

14 Martin Kramer, “Boycotting Israel at NYU,” Sandstorm, (March 31, 2004).

与和平倡导者努力加速一个两国并存的解决方式不同的是，冲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支持者提出相反的党派政治要求。

“我们的立场是基于信仰，通过合作建立的相互尊重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而不是抵制或歧视，缩小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而不是扩大对立，这要求教育责任和职务需要，要求相互的交流对话，而不是对抗和敌意。我们对学术抵制的谴责和对学者和机构歧视的不满，是基于学术自由原则、人权自由和国家和个人之间平等的基础上的。”

——希伯来大学和圣城大学联合声明¹⁵

以色列不需要被外力逼迫来寻求和平，达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解的努力从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以色列一再提供各种让步，允许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他们已经目睹自己被承诺的家园缩小到只是原来面积的一个角落。即便如此，以色列表示愿意做更多如果这样能带来和平的话。

相比之下，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拒绝和平谈判，运动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不予考虑对和平的努力，从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到奥斯陆进程再到奥巴马的和平提议，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倡导者拒绝思考他们对和平谈判的负面影响，除了面对以色列所有事情他们自身的零作为，他没有试图解决和解和共存的问题，甚至不承认巴勒斯坦的任何责任或义务。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如法炮制了反南非运动，这不是为了促进和平，而是拆散了整个国家。因此，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领导人憎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合作。最能揭示他们的虚伪的例子就属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创始人之一，奥马尔·巴尔古提，他主张联合抵制以色列的大学，尽管他自己尽享因参与特拉维夫大学的博士项目所带来的好处。

始于1945年，早于建国的阿拉伯联盟的抵制，没有帮助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也没有阻止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的经济成功的楷模。同样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活动也将是无力的。

“如果我们好好观察下以色列社会，它是处在学术团体位置之中的，我们有最进步的支持和平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些看法可以支持我们平等待待……如果有人想惩罚任何地方，这个地方是最不应该被这样对待的。”

15 Joint Hebrew University—Al-Quds University Stat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Signed in London, (May 22, 2005), accessed May 9, 2011, at <http://www.hunews.huji.ac.il/articles.asp?cat=24&artID=449>.

由于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活动模式是一刀切，他们伤害的是那些最积极争取和平的以色列人，却让对和平倡议持怀疑态度的以色列人更猖狂了。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助长了这些人的愤世嫉俗，这些人不相信有任何妥协会让巴勒斯坦人满足；他们还暗中破坏和平活动家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家却相信巴勒斯坦人宁愿以土地换和平。悖逆鼓励妥协这条道路，使以色列孤立的行动只能让其公民感到更易受到攻击，更恶劣的是加大了牵涉领土撤离的风险。

误区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倡导一个两国制的解决方法。”

事实

在“非政治”的假设前提下，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倡导者宣称他们不支持任何解决方案。事实上，这是有目的的混淆，因为他们的三个要求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国家”的想法，这个想法忽视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作为犹太民族的以色列国家消失。他们否定任何达成以巴共识的可能，他们的前提条件使得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一个安全的犹太国家家的共存成为根本不可能的结果。与此同时，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支持者使用这种歧义来招募那些对运动真正意义根本不了解的善意的参与者。可以说，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是一个达成共存的灾难。难一个国家”与“回归的权利”的说法意味着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民自治权的否定，导致的将是无休止的冲突而非和平。

“谢天谢地通过两国制来解决巴以冲突的想法终于死了，希望有人能宣布这种想法的官方死亡，免得者垂死的尸体再生事端，然后我们就可以寻求一种恰当的、道德的解决巴以共存的方法：一个国家的方案。”

——巴勒斯坦运动对以色列的学术和文化抵制运动的创始人奥马尔·巴尔古提¹⁷

16 “Palestinian university president comes out against boycott of Israeli academics,” Associated Press, (June 18, 2006).

17 Omar Barghouti, “Relative Humanity: The Essential Obstacle to a Just Peace in Palestine,” Counterpunch.org, (December 13 - 14, 2003), <http://www.counterpunch.org/barghouti12132003.html>.

误区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活跃者促进大学校园的团结。”

事实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活动并没有推进中东和平的事业，相反在大学校园内制造了各种有害和不必要的混乱。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真正的校园对话的时候，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更多的成为一种屏障，而非催化剂。

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接受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就像他们愿意听到对美国政策的评论。但妖魔化、双重标准、去合法性则是另外一回事。那些将以色列标签为纳粹国家，种族隔离状态国家，或殖民国家的批评，显然是试图通过这些伤人的类比来妖魔化以色列。这些批评目的不是改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而是在于说服人们排斥，惩罚，驳斥这个犹太国家。同样，质疑以色列同犹太人联系或犹太民族在自己国土上的自治权是对犹太人身份本身的攻击。

在过去许多的校园撤资辩论中，犹太学生的感情一再受到伤害。当他们的同胞参与到去合法化犹太人身份的运动当中时，他们感觉受到难以置信的伤害。这种想法可能是抽象的，但许多犹太学生从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中受到的情感疏离却是真实的。

公正的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在大学校园里是非常必要的。撤资倡导者试图通过促进巴勒斯坦的立场和去合法化以色列的故事来控制一场真正的辩论。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支持者采用一种本能的反以色列的立场作为他们的出发点来取得对话的优先权。与不断发问“为什么事情会这样？”或“我们该怎么办呢？”不同，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支持者通过以色列存在是有罪行为的前提，得出以色列必须受到惩罚的结论，忽略了对历史背景，多元观点，或以色列角度的考虑。

如果采用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倡议，任何真正的讨论将无法展开。校园已经宣判了以色列有罪，疏远了许多犹太人和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并且这些学生现在都被误解为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支持者。

误区

“选择性抵制推进巴以和平的前景。”

事实

一群以色列艺术家、学者和作家呼吁演员抵制在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瑞尔的一家剧院进行表演，作为针对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一种抗议。抵制艾瑞尔的以色列人主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坚信犹太民族的自决权，反对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议程，反对创建两国制的国家取代以色列，他们的战术同以色列之外的战术相似。艾瑞尔抵制和类似的有针对性的抵制一样，无助于推进和平进程，反而惩罚了无辜的不参与政治冲突的犹太人，给寻找去合法化以色列的抵制者无意的合法性。改革犹太教运动的主席，经常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埃里克·约菲拉比观察到：

反对抵制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区分不同类型的抵制太难的缘故。全球范围内出现越来越多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其目的在于隔离和去合法化以色列。运动的存在已经是一个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成为影响以色列存在的致命威胁。那些声称他们只支持抵制艾瑞尔但反对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人，除了清楚自己的意图外，无法说服任何人。如果以色列内部的抵制是以色列人处理扩建定居点问题的解决方式，那么当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和团体呼吁抵制以色列的学术机构的时候，以色列人该如何反驳？¹⁸

区别以色列领土内的企业社区和领土外的其他同胞的做法无法在现实中运用。任何隔离和排除定居点的以色列人的步骤都会影响军事分界线两边的以色列人。因为经济体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惩罚或损害定居点的行为会伤害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和所有以色列人。无论全面的还是有针对性的联合抵制运动都是一种共同的惩罚，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

“如果阿莫斯·奥兹，大卫·格罗曼斯，梅雷兹党，立即和平运动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国家听他们的，他们不能打定居者的脸，这个抵制就是打定居者的脸。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这也是一种侮辱。我也希望定居点从未建立，并希望看到定居点解散的一天，但是在此同时，居住在定居点的人有权享有得体的生活，其中包括文化、娱乐和高等教育。”

——耶路撒冷 邮报专栏作家拉里·丹夫纳¹⁹

单独针对以色列的联合抵制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并不能解决目前真正的政治僵局，比如巴勒斯坦未能消除以色列公众对其和平意图的顾虑。惩罚以色列人的“占领”甚至可能帮助巩固巴勒斯坦多数派的主张，而不是鼓励达成公平的政治和解需要的温和态度。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运动本质是一种强制的方式。如果是为了鼓励和平，应

18 Eric H. Yoffie, “The Idiocy of the Ariel Boycott,”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5, 2010).

19 Larry Derfner, “Rattling the Cage: A little culture, comrade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6, 2010).

对巴勒斯坦施压，督促他们结束恐怖主义并承认以色列。然而，大部分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倡导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和平和两国制的解决方案。他期望提高对以色列国家合法性质疑，产生国际压力迫使以色列投降于巴勒斯坦，避免达成双方同意分用土地保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权利的谈判。

尽管支持有限或选择性抵制的人可能认为他们没有参与去合法化的行为，但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支持者使用和滥用任何类型的活动来支持和提升他们自己的成熟的、反以色列的策略。无论本意有多好，与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联系都会巩固寻求以色列灭亡的去合法化者的意图。